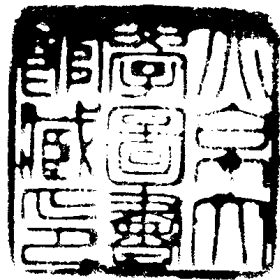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四八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經部第一四八册目次

經部・五經總義類

十三經解詁六十四卷（二）

〔明〕陳深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十三經解詁五十六卷》提要

三禮解詁

樂記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

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
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
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此言審樂以知政鄭衛之
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
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
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
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
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
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
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饗之禮非致味也清
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
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
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故清
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爲絃絃不練則聲清練
之則聲濁疏通也越瑟底之孔也疏而通之使
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
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

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然
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
矣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
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
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
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
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強者脅弱衆者暴
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
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
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鐘鼓干戚所
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
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
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
矣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
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
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
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
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樂由中出禮

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

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

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太始而禮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也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堯樂謂之大章黃帝樂名咸池韶繼也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禹樂名夏者言能光大堯舜之德也湯之大濩武王之大武於人事盡極矣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為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象德矣夫豢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

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皆以禮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賁扶粉反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好璧孔也肉倍好日璧好倍肉日瑗肉好均日環如此則肉乃璧之肉地也此言肉好則以璧喻樂音之圓瑩通滑耳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狄他歷反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

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踈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

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偽。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樂之將作必先擊鼓以警動衆聽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舞之方法再始謂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亂終也如云關雎之亂歸舞畢而退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再擊鼓以明其進也復亂以飾歸者復擊鐃

以謹其退也此兩句言舞者周旋進退之疾
言舞之容雖若奮迅速而不過於疾也樂之
道雖曰幽微難知而不隱於人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
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
也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
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
羣則所以贈諸侯也此八句專言禮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
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窮
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

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
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是故大人舉禮樂
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
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
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
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樂者非謂黃鍾大
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
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
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

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
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
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
制於天下也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
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
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
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
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
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

樂之發也旅衆也或進或退衆皆齊一無參差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弦匏笙簧之
屬畢多必會合相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文謂
鼓也武謂金鐃樂之始奏先擊鼓始奏以文鼓
者奉章之節欲退之時擊金鐃而終相即拊以
相也亂亦治也雅亦樂器也過而失節謂之疾
奏此樂器以治舞者之疾也云訊疾以雅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
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
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進俯退俯而俯僂曲相行列雜亂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
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
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

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
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
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
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
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
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
之謂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
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
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
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
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
敬以和何事不行爲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
矣君好之則臣爲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
民孔易此之謂也然後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壎
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
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
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
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椌音腔楬丘入反壎音喧箎音池

論樂器樂聲而推及于用賢閣治賢臣與樂器感發相闡文氣以之又叙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illegible]
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
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
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
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
聲則思畜聚之臣畜聚之臣謂節用愛人容民畜衆者竹聲汎濫汎則廣及於衆而衆必歸之故以立會聚而君子思是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
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
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

自此問答文氣遄放變幻不羈極其形容象武辭成輝光發越其神品也

也其聲讙雜使人心意動作故能進發其衆前言武臣泛言之也此專指將帥而言蓋謂樂聲也合之契合於心也八音
鞠其五而𠂇木竹中矣賓牟賈侍坐於孔
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
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孔子問大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
何也賈答言先鳴鼓以戒衆久乃出戚今欲象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咏嘆之淫
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武王恐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故長
歌以致其望歎之情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
事也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蚤乎賈言象武王及時伐紂之事故
可綴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憲音軒坐跪也

問舞武樂之而左足仰之公何故忽有時而蹈以右膝至地何也賈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然下文孔子言武亂皆坐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武樂之中有貪商之聲則是武王貪欲紂之天下故取之也賈言非武樂之聲也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也若非失其所傳之與而謂武王實有心於取商則是武王之志有荒縱矣豈精明神武應天順人之志哉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

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備戒已久所謂遲也久立於綴是遲而又久也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亂樂之卒章也言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綴音拙成者曲之一終孔子又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北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

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于南之初位樂王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爲天子矣樂終而德尊也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此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伐紂迅此象武王之兵所以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進也濟猶成也此於武王之事爲早成也舞者久立於行綴之位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也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

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行商容位書所謂式商容閭也弛政所散紂之虐政也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衅許覲反衅與釁同以血塗之也兵器之載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載還鎬京而刃向後者似於倒載云倒載也兵器皆以韜櫜韜藏之示

不用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冕而總干謂古冕而手執干盾也孔子語賓牟賈武樂之詳其言止此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

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

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以體言之禮減樂盈以用言之禮進樂反樂動於內故其體主盈蓋樂由中出而爲人心之所喜禮動於外故其體主減蓋禮自外作而疑先王有以强世也禮主減故勉而作之而以進爲文樂主盈故反而抑之而以反爲文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

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爲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
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
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
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
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
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樂者先
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
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
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
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
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
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
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
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
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
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
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

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
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
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志宋是商後世 商人謂宋人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
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
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
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
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illegible]
音悅歌聲之高者如抗舉其下者
如墜曲也倨微曲也句甚曲也

雜記上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
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 乘車其所自來之車也綏旌旗之旄也去其旄而用之
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而
行 輤于見反裧尺占反輤載柩之車上覆飾也輤象宮室裧者輤之四旁所垂緇布裳帷以圍棺也素錦以為屋為小帳如屋以覆棺之上乃行也
至於廟門不毀牆
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說於廟門外 說音脫廟門殯宮之門不毀牆不折去裳帷也所殯在兩楹間脫輤於門外者既入宮室則不必象宮之輤也故脫之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

以下皆言君大夫士死于道路之禮

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為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輲音遄死於外者尸入自門升自阼階柩則入自闕升自西階周禮殯則於西階之上惟死於外者殯當兩楹之中蓋不忍遠之也 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士卑故其禮如此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適音的 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適音敵實音至適者謂同國大夫位命相敵者外私在他國而私有恩好者也實讀為至言為訃而至此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士卑故其辭降於大夫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此言君喪則大夫居喪之次在公館之中終喪乃得還家若邑宰之士至小祥得還其所治之邑其朝廷之士亦留次公館以待終喪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為之故云倚廬堊室在中門屋下壘墼為之不塗墍蓋斬衰之喪居廬既練居堊室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適子雖未為士亦得服大夫之服則為士而服大夫服可知矣令此所言士是大夫之庶子為士者也庶子卑故不敢服尊者之服所以止如士服也 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庶子雖為大夫其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下使適子為主也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為之置後王氏曰充其說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蕤而追反卜宅卜葬地也有司治卜事之人也占者卜龜之人也尊於有司故皮弁其服彌吉也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史筮人也占者審卦爻吉凶之人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薦進也每車二匹按既夕禮柩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是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明日設遣奠時又薦馬此言既薦馬謂遣奠時也馬至則車將行故

此言卜葬宅

孝子感之而哭踊包奠者次遣奠牲之下體包裹而置於遣車以送死者駕至在包奠之前云出乃包奠者明包奠為出之節也讀書者既夕云書賵於方方版也謂書明奠賵之人名與其物於版柩將行主人之史於柩東西面而讀之此明大夫之禮與士同、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鑽灼之也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掌都家之禮者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稅音彖揄音搖此言夫人始死所用以復之衣也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復西上。襢之彥反內子卿之適妻也其服用鞠衣褒衣亦以素沙為裏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大夫不揄絞

此上三節言復

屬於池下。揄音搖絞音爻此言大夫喪車之飾揄翟雉也絞青黃之繒也池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而屬於池之下大夫降於人君故不揄絞屬於池下也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附讀為祔祖為士孫為大夫而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為士者若祖為大夫孫為士而死不可祔祭於祖之為大夫者惟得祔祭於大夫之兄弟為士者若祖之兄弟無為士者則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之為士者若高祖亦是大夫則得於高祖昆弟之為士者雖王父母在無可祔亦是祔於高祖也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

此二節言祔

昭穆之妾。夫所祔之妃夫之祖母也昭穆之妃亦謂間一代而祔高祖之妃也妾亦然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男子死而附祖者其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是祔祭王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其祔於祖母者惟得祭祖母不祭王父也故云祔於王母則不配蓋不言以某妃配某氏其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公子附於公子。若公子之祖為君公子不敢祔之祔於祖之兄弟為公子者不敢戚君故也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君在稱世子君薨則稱子踰年乃得稱君待猶君者謂與諸侯並列供待之禮猶如正君也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此章言居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絰已除故云有

此上四節言祔

三年之練冠也當此時忽遭大功之喪若是降服則以此大功之麻絰易去練服之葛絰也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此言居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而小功兄弟之殤又當祔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祔不改服也祝辭稱陽童者庶子之殤祭於室之白處故曰陽童宗子為殤則祭於室之奧故稱陰童童者未成人之稱也其甫者首而神之不名也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唯以哭對哀傷之情重不暇他言也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若聞計未

及服麻而即奔喪者以道路既近[illegible]時主人未行小斂故未成経小功以下謂之踈踈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之大功以上謂之親親者奔喪而至之時雖值主人成服已必自終竟其散麻帶経之日數而後成服也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女君而妾攝女君此妾死則君主其喪其祔祭亦君自主若練與大祥之祭則其子主之殯祭不於正室者辟攝女君猶降於正適故殯與祭不得在正室也不攝女君之妾君則不主其喪

君不撫僕妾略於賤也

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女君死而妾猶服其黨是徒從之徵也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妾攝女君則不服以攝位稍尊也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言大功以上謂降服大功者凡喪服降服重於正服

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適如字適往也往送兄弟之葬而不及當送之時乃遇主人葬畢而反則此送者不隨主人反哭必自至墓所而後反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小功緦麻疏服之兄弟也彼無親者主之而已主其喪則當為之畢虞祔之祭也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経大夫與殯亦弁経大夫之喪既成服而大夫往弔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経弁経者如爵弁而素加以環経也若與其殯事是未成服之時也首亦弁経但身不錫衰耳不錫

衰則皮弁服也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経私喪妻子之喪也卒哭以葛代麻於此時而遭兄弟之喪雖緦麻之輕亦用弔服弁経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大夫降旁親於緦麻兄弟無服若已成服則錫衰未成服則身素裳而首弁経也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其子長子之子也祖不厭孫此長子之子亦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獨居己位耳

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此謂適子妻死而父母俱存故其禮如此然大夫主適婦之喪故其夫不杖若父沒母存不主喪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耳此并言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贈謂以物贈已助喪事也母在雖不稽顙惟拜謝此贈物之人則可以稽顙故云稽顙者其贈也拜送

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違去也已本是國君之臣今去國君而往為他國大夫之臣是自尊適卑若舊君死已不反服以仕於卑臣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本是大夫之臣今去而仕為諸侯之臣是自卑適尊若反服舊君則為折君之恥矣故亦不反服若新君與舊君等乃為舊君服也

之往也之字有力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喪冠以一條繩屈而屬於冠以為冠之武而垂下為纓故云喪冠條屬屬猶著也言著於冠也是纓與武共此一繩若吉冠則纓與武各一物玉藻云縞冠玄武之類是也吉凶之制不同故云別吉凶也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其條屬亦然吉冠則襵縫向左左為陽吉也凶冠則襵縫向右右為陰凶也小功緦麻之服輕故襵縫向左而同於吉

此後皆論喪服

緦冠繰纓大

功以上散帶。繐音歲。繐服之縷細與朝服十五升之布同而縷數則半之布且繐不治其布冠與衰同是此布也但衰後之布則加以灰澡治之耳故曰緦冠繐纓。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爲之去其半則七升半布也用爲緦服緦云者以其縷之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灰以澡治之則謂之錫所謂弔服之錫衰也錫者滑易之貌服不加灰治也朝服一千二百縷弔服之縷與朝服同但其布終幅止六百縷而細故儀禮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諸侯相禭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禭。禭音遂後路貳車也冕服上冕之後次冕也先路正路也褒衣說見前章相禭不可用已之正服也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粻有子曰

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輤去聲粻音張遣車說見檀弓牢具者天子太牢包九箇則遣車九乘諸侯太牢包七箇則七乘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則五乘天子之上士三命少牢包三箇則三乘也諸侯之士無遣車遣車之上以麤布爲輤輤蓋也四面有物以鄣蔽之章與鄣同四隅輤之四角也粻米糧也遣奠之儀無黍稷故有子以載粻爲非禮然則脯醢之羞也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祭吉祭也卒哭以後爲吉祭故祝辭稱孝子孝孫自虞以前爲凶祭故祝辭稱哀子哀孫端正也端衰喪服上衣也喪車孝子所乘惡車也此二者皆無貴賤之差等。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後蕤。大白冠太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此二冠無飾故皆不蕤委武皆冠之下卷玄玄冠也縞縞冠也此二

縞二冠既別有冠卷則必有蕤故云委武玄縞而后蕤也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冕絺冕也祭於公助君之祭也弁爵弁也祭於已自祭其廟也冠玄冠也助祭爲尊自祭爲卑故冠服有異也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云弁而祭於已者此大夫指孤而言也記者以士之親迎用弁以爲可以弁而祭於已然親迎之弁暫用於已者此焉攝用耳祭有常禮不可忝也。暢，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椈音菊枇音七暢鬯也椈柏也梧桐也擣鬱鬯者以柏木爲臼梧木爲杵柏香芳而梧絜白故用之牲體在鑊用枇升之以入鼎又以枇自鼎載之入俎主人舉肉之時執

者則以畢助之舉此二器吉祭以棘木爲之喪祭則用桑木畢之柄與末加刊削枇亦必然也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率音律率與繂同死者著衣畢而加此帶謂之繂者但繂帛邊而製緝之不藏線也以五采飾之士喪禮緇帶此二采天子之士也。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甒音武筲思交反衡音杭見音諫間平聲此言葬時所藏之物稻醴以稻米爲醴也甕甒皆瓦器甕盛醯醢甒盛醴酒筲竹器以盛黍稷衡讀爲桁以木爲之所以支舉甕甒之屬也見棺衣也言此甕甒筲衡實於見之外椁之內而后折入者折形如床而無足木爲之直者三橫者五窆事畢而後加之壙上以承抗席也重既虞而埋之。重平聲重說見檀弓虞祭畢埋於祖廟門外之東婦人從其[illegible]位[illegible]婦人小

凡此喪容其婺等物其章法古兵其敘事皆各故詳用註疏

斂。大斂。啓。皆辯拜。辯音徧。徧當大斂小斂及啓殯之時賓客至則不暇事待事畢乃卽堂下之位而徧拜之故特舉此三節言之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朝夕之間孝子欲見須故哭則褰舉其帷哭畢仍垂下之無柩謂葬後也御主俯廟之後還在室無事於堂故不復施帷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此謂君來弔臣之喪而柩已朝廟畢載在柩車君來弔位在車之東則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右祖廟門之西偏也自內出則右在西孝子拜君從位而立故於門內西偏北面而哭踊爲禮也踊畢先出門以待拜送不敢必君之久留也君命之反還奠所卽設奠以告死者使知君之來弔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衻爲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稅音彖。衻音而占反。襲以衣斂尸也繭衣裳謂衣裳相連而綿爲之著也稅衣黑色纁絳色帛衻裳下緣也繭衣褻故用稅衣爲表合爲一稱故云繭衣裳與稅衣纁衻爲一素端一第二稱也皮弁一第三稱也皮弁之服布衣而素裳爵弁一第四稱也其服玄衣而纁裳玄冕一第五稱也其服亦玄衣纁裳衣無文而裳刺黻大夫之上服也婦服指纁衻而言曾子非之以其不合於禮也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公五日而殯自死至大斂凡七次踊大夫三日而殯凡五次踊士二日而殯凡三次踊凡踊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乃踊婦人踊畢賓乃踊是婦人居主人與賓之中間故云居間也然記者因云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此乃有三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常節言彼以哀心之所感言也

公襲者貴之襲尸如此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卷音袞。卑者以卑服親身如子羔之襲是也公者故上服親身褒衣最外尊顯之也褒衣上公之服也玄端玄衣朱裳齊服也朝服緇衣素裳公之日視朝之服也素積皮弁之服諸侯視朔之服也纁裳冕服之裳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以其爲始命所受之服故特用二領亦重本也玄冕又上章冕衣者君所加賜之衣最在上宗君賜也諸侯襲尸用小帶以爲結束此帶則素爲之而飾以朱綠之采也申重也已用韠帶又重加大帶象生時所服大帶也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環絰一股而纏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絰故云公大夫士一也公視大斂。君臨臣喪而視其大斂商祝習知殯禮者掌士斂者公升。商祝鋪席。乃斂。主人雖先已鋪席布絞紟等物聞君將至悉徹去之待君至升堂商祝乃始鋪席爲斂事尊榮君之至而舉其禮也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贈以物送別死者於壙中也謂用制幣玄纁束一丈八尺爲制今魯人雖用玄纁而短狹如此則非禮矣故記者譏之幅之廣二尺二寸弔者卽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

鄭圖致含

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弔者君所遣來之使也。介副也。門西主國大門之西也。西上介非一人。其長者在西近正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之中也。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之下也。相者受命。相禮者受主人之命也。如何不淑。慰問之辭。言何爲而罹此凶禍也。須待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由阼階而升也。降反位。降階而出復門外之位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王氏曰。此一段頗詳。可補諸侯喪禮之闕。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

鄭圖致襚

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含玉之形制如璧。坐委跪而致之也。未葬之前設葦席以承之。既葬則設蒲席以承之。鄭國有遠近。故有葬後來致含者。降出反位。謂含者委璧訖。降階而復門外之位也。凡初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之。然後宰夫取而藏之也。朝服吉服也。旣玉不麻。故著朝服。以在喪不可純變吉。故仍其喪屨。坐取璧。亦跪而取之也。以東。藏於內也。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要平聲。衣服曰襚。委于殯東。卽委置之席上也。左執領。則領向南。此襚者既致冕服訖。復降而出取爵弁服以進。至門之內霤而將命。子拜如初者。如受冕服之禮也。受訖。襚者又出取皮弁服及朝服及玄端服。每服進受之禮皆如初。但受之之所不同耳。致五服皆畢。襚者乃降出反位。而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而其舉之也。亦如襚者之西面焉。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

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車馬曰賵。乘黃。四黃馬也。大路。車也。北輈。車之轅北向也。客使。上介所役使之人也。爲客所使。故曰客使。自。率也。下。謂馬也。由。在也。路。卽大路也。陳車北轅畢。賵者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率馬設在車之西也。車亦此從者設之。子拜之後。賵客卽跪而置其圭於殯東南隅之席上。而宰舉之以東而藏於內也。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凡將命者。將命者立於殯之西南而面東北以向殯也。將命之時。子拜稽顙畢。客卽西向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含璧與圭。則宰舉之。襚衣則

宰夫舉之而其舉也皆自西階升而聘者出下西面以蹕而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也位于門外此句當屬於前章上介明云云宰舉以東之下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其母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其母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其母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拾音[illegible]其劫反上客即前章所云弔者蓋鄰國來弔之正使也弔含襚賵皆畢自行臨哭之禮若聘禮之有私覿然蓋私禮爾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禮也今此客入門之右是不敢以賓禮自居也宗人掌禮之官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然後降而請於客使之復門左之賓位也宗人以客答之辭入告於君而反命于客如是者三客乃自稱使臣而從其命於是立于門西之賓位主君自阼階降而拜之主與俱升堂哭而更踊者三所謂成踊也客出送而

拜之謝其勞辱也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言卿大夫以下有君喪而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客之弔尊君故也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illegible]文紟其鴆反馮音憑此是喪大記君大斂章文重出在此說見本篇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終夜燎謂遷柩之夜須光明達旦也乘人使人執引也專道柩行於路人皆避之也

雜記下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父喪在小祥後大祥前是未沒父喪也又遭母喪則當除父喪之時自服除喪之服以行大祥之禮此禮事畢即服母喪之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之二祥則不得服祥服者以祥祭為吉未葬為凶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也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諸父昆弟之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輕重雖殊而除喪之服不廢者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顈犬迥反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其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為前喪行練祥之禮也既顈者既虞受服之時以葛經易要之麻經也顈草名無葛之鄉以顈代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孫之祔祖禮所

文既古奧禮亦煩瑣故皆用註[illegible]用註尤當玩

必然故祖死雖未練祥而孫又死亦必祔於祖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有殯謂父母喪未葬也外喪兄弟之喪在遠者哭不於殯宮而於他室明非哭殯也入奠者哭之明日之朝奠者已本喪之服入奠殯宮奠畢而出□□已本喪服著新死者未成服之服而即昨日他室所哭之位如始即位之禮者謂今日之朝哭位如昨日始聞喪而即位之禮也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次於異宮者以吉凶不可同處也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

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如同官則次於異宮者謂此死者是已同宮之人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亦以吉凶不可同處也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將祭將行小祥或大祥之祭也適有兄弟之喪則待殯訖乃祭然此死者乃是異宮之兄弟耳若是同宮則雖臣妾之卑賤亦必待葬後乃祭以吉凶不可相干也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散等散栗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栗階者以有兄弟之喪故略威儀也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入至齒爲嚌入口爲啐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侍祭喪謂相喪祭禮之人也薦謂脯醢也相禮但告賓祭此脯醢而已賓不食之也若吉祭祭畢則食之此亦謂練祥之祭主人獻賓賓受獻主人設薦時也虞祔無獻賓之禮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

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存乎書策者言依禮經所載而行之經喪有書策載喪不可名也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己喪孝也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凡喪次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廬嚴者謂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得居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

視成人。哀戚輕重之等各有所比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殺。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君母君妻小君也服輕哀之比之兄弟之喪然於酒肴之味亦可以發見顏色者亦不飲之食之也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祥祭之時主人除服之節於夕為期謂於祥祭前夕預告明日期祭也朝服謂主人著朝服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祥因其故服者謂明旦祥祭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上有喪當袒之時而大夫來弔蓋斂竟時也雖當主人踊時必絕止其踊而出拜此大夫反還也改更也拜竟而反還先位更為踊而始成踊尊大夫之來新其事也乃襲者踊畢乃襲初袒之衣也於士既事成踊襲者既踊畢也若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而成踊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拜之而止不更為之成踊也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犆音特大音泰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附廟也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初虞即葬之日故并言葬虞子卜葬父則祝辭云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孫則云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則云乃某卜葬其妻某氏乃者助語之辭妻卑故爾若弟為兄則云某卜葬兄伯子某兄為弟則云某卜葬其弟其某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輠胡罪反關穿也輠迴也謂以其喪服之杖穿於車轂中而廻轉其輪鄙褻甚矣自後無爵者不得杖此記庶人廢禮之由也 鑿巾以飯。公羊賈為之也。飯含也大夫以上貴使賓為其親含恐尸為賓所憎穢故以巾覆尸面而當口處鑿穿之令含玉得以入口士賤不得使賓子自含無憎穢之心故不以巾覆面公羊賈士也而鑿以飯是憎穢其親矣此記士失禮之所由也 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襲沐浴後以衣衣尸也則形者言尸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為人所惡是以襲而設冒也后字衍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遣去聲與平聲卷上聲設遣奠訖即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遣車以納于壙中或人疑此禮謂如君子食於他人

此段文法佳

家食畢而又包其餘以歸豈不傷廉乎介于告以大饗之禮畢卷俎内三牲之肉送歸賓之館中猶此意耳父母家之主今死將葬而孝子以賓客之禮待之此所以悲哀之至也重言以喻之非爲人喪問與賜與此上有問上問敎者之禮賜尊上之命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拜問拜賜拜賓皆拜也悲拜稽顙而後拜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衰絰而受雖受而不食也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剡削

此四節皆言已有喪而出弔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也此言哀痛淺深之殊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如有五服之親喪而往哭不著已之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也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執事謂擯相也禮饋奠也輕服可以爲人擯相擯相事輕故也饋奠之禮重故不與相趨也出宫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

退此言弔喪之禮恩義有厚薄故去留有遲速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綍音弗四十者待土盈壙乃去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疑死恐其死也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食音嗣黨謂族人與親戚也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

也功衰斬衰齊衰之末服也酪說文乳漿也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曲禮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是有子與無子同也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免音問堩道路也道路不可無飾故從柩送葬與葬畢反哭皆免而行於道路非此二者則否也然此亦謂葬之近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也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

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卒哭以前猶以生禮事之故不諱其名卒哭後則事以鬼道故諱其名而不稱也此專言父之所諱則子亦不敢不諱故曰子與父同諱也父之殺父母伯父叔父及姑等於己小功以下本不合諱但以父之所諱己亦從而諱也若父之兄弟及姊妹己自當諱不以從父而諱也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母為其妻諱則子於一宮之中亦為之諱妻為其親諱則夫亦不得稱其親於妻之左右非宮中非其側則固可稱矣若母與妻所諱者適與己從祖昆弟之名同則雖他所亦諱之也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當冠而遭五服之喪則因成喪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服之輕重故曰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居喪之次乃入哭踊凡踊三踊為一節三者三言如此者三次也乃出出就次所也詳見曾子問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末服之將除也下言父小功之末則上文大功之末是據己身而言下殤之小功自期服而降以本服重故不可冠娶也凡

弁絰其衰侈袂弁絰之服弔服也言如爵弁而素加以一股環絰其服有三等錫衰緦衰疑衰也侈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此三尺三寸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宮中子與父同宮之子也命士以上乃異宮不與於樂謂在外見樂不觀不聽也若異宮則否此亦謂服之輕者如重服則子亦有服可與樂乎聲之所聞又加近矣其側則尤近者也輕重之節如此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齊衰服重而踊不離地者其情輕也姑姊妹之大功服輕而踊必離地者其情重也孔子美之言知此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矣哉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為之也此記失禮所自始天子飯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飯含也貝水物古者以為貨士喪禮貝三實于

并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乎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疏曰大夫以上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伸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

道路行喪

也執引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引去聲升正柩者將葬柩朝祖廟升西階用輴軸載柩于兩楹間而正之也柩有四綍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于口而繫于頸後則不能言所以止喧譁也五百人皆用之司馬十六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號令於衆也葆形如蓋以羽爲之引即綍茅以茅爲麾也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

突僭偪二段

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踰封越竟也言國君夫人奔父母之喪用諸侯弔禮主國待之亦用待諸侯之禮闈門非正門宮中往來之門也側階非正階東房之房階也此皆異於女賓主國君在阼階上不降迎也奔喪禮謂哭踊髽麻之類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嫂叔宜遠嫌故皆不撫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

內多推入於本篇不類

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士之喪禮已廢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此言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

子爲之也。正月周正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也。有事上帝郊祭也。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也。有事於祖禘祭也。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昭公娶吳爲同姓不敢告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後遂以爲常。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者君五屬內之女內宗爲君服斬衰爲夫人齊衰此云猶內宗也則齊衰皆同君夫人者是國人所稱號此外宗謂姊在國中者若國外當云諸侯也。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蓋於禮違大夫而之諸侯不爲大夫反服桓公之意蓋不忘管仲之舉賢也。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過失誤也舉猶稱也起起立也失言不自安故起立示改變之意諸臣之名或與君之諱同則稱字也。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內亂謂本國禍難也言卿大夫在國若同僚中有謀作亂者力能討則討之力不能討則謹自畏避不得干與其或寇患在外死義可也。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贊大行古禮書篇名也其書必皆贊說大行人之職事今記者引之故云贊大行曰。哀公問子羔

純音準 衈音餌 出去聲

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問其先人始仕食祿當何公時文公至哀公七君。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宗廟初成釁之尊神明之居也碑麗牲之碑也在廟之中庭升屋自中謂由屋東西之中而上也門廟門也夾室東西廂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三雞也亦升屋而刲之衈者未刲羊割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廟之屋下門則亦在門與夾室之屋下也門則當門屋之中夾室則當夾室屋之中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也宗人告事畢告于宰夫也宰夫爲攝主反命于寢其時君在路寢也。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考之者謂設饌以落之。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名者有名之器若尊彝之屬也豭豚牡豚也。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

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特命者謙言寡君不敏不能從夫人以事宗廟社稷而不斥言夫人之罪若言前辭不教謂納采時固嘗以此爲辭矣有司官陳器皿者使者使從已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齎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主人有司亦官受之者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也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

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遣妻必命出尊者故稱男稱兄兄稱夫之兄也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此謂昏禮納徵也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立于堂下則婦人之入也已遍見其前此卽是見之矣不復各特見之也諸父旁尊故明自各請其寢而見之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

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此爲未許嫁故鬈以之笄猶爲少者處之 韠。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紕音毗純音準紃音旬韠韍也會領縫也韠旁緣謂之紕下緣曰純紃條也謂以五采之條置於諸縫之中

喪大記第二十二

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

復

不死於男子之手。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虞人掌林麓之官階梯也狄人樂吏之賤者使虞人設梯以升屋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卷音袞榮音營赬勑貞反襢知彥反小臣君之近臣也此言君以袞衣上以見下也榮屋翼也 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

復

復

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衣去聲。袡如占反。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啼者哀痛之甚，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也。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此言國君之喪。正尸，遷尸於牖下南首也。子姓，子所生，謂衆子孫也。內命婦，子婦世婦之屬。外命婦，卿大夫之妻。外宗，謂姑姊妹之女。大夫之喪，

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初死時。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而出。國賓，他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出，出迎也。為君命出，謂君有命及門則出也。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拊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

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扱音插。拊音撫。拜寄公國賓于位者，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主人於庭各向其位而拜之也。士喪禮云：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夫人為寄公夫人出，命婦為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于堂上也。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馮音憑。說音脫。髽側瓜反。奉上聲。髦，幼時翦髮為之，年雖成人猶垂于兩邊，若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沒不髦，謂此也。髽

亦用麻，如男子括髮以麻也。帶麻，帶麻絰也。謂婦人要絰。小斂畢，即徹去先所設帷堂之帷。夷，陳也。小斂竟，相者舉尸出戶，往陳于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扶捧之也。降拜，適于下堂而拜賓也。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汎拜衆賓於堂上。君謂遺喪之嗣君也。寄公與國賓入畢，固拜之矣。其於大夫士也，卿大夫則拜之於位上，則旁三拜而已。大夫士皆先君之臣，俱當服斬，今以小斂畢而出庭列位，故嗣君出拜之。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矣，其於卿大夫之內子士之妻則亦拜之，但內子與命婦則人人各拜之，衆賓則士妻也，汎拜之而已。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乃奠。弔者

襲裘加武帶絰與主人拾踊拾音作其劫反主人拜賓後即阼階下之位先拜賓時袒今拜畢乃掩襲其衣而加要帶首絰乃踊母喪降於父拜賓竟而即位以免代括髮之麻免而襲絰至大斂乃成踊也乃奠者謂小斂奠弔者小斂後來則掩襲裘已之錫衰加素弁於吉冠之武武冠下卷也帶經者要帶首絰有朋友之恩則加帶與絰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絰而已拾踊更踊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之乃官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壺士代哭不以官縣音玄虞人主山澤之官出木為薪以供爨鼎狄人樂吏也主挈壺漏水之器故出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氏司馬自臨視其縣此漏器乃官代哭者未殯哭不絕聲為其不食疲倦故以漏器分時刻使官屬於次依時相代而哭聲不絕也士代哭不以官者親疏之屬與家人自相代也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有喪則以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故須燭以照祭饌也古者未有蠟燭呼火炬為燭也賓出徹帷小斂畢即徹帷士禮也此君與大夫之禮小斂畢下階拜賓賓出乃徹帷也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堂以內至房婦人之事堂以外至門男子之事非其所而哭非禮也此言小斂後男主女主弔賓送賓之禮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內其無男主則女主拜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為後者不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為之拜在竟內則俟之在竟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此時若有喪事而弔賓及門其為後者是有爵之人則辭以攝主無爵不敢拜賓若此為後者是無爵之人則攝主代之拜賓可也無後不過已自絕嗣而已無主則闕於賓禮故可無後不可無主也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輯音集子兼適庶及世子也輯斂也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大夫有君命此大夫指為後子而言世婦君之世婦也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如大夫謂去杖輯杖授人杖三者輕重之節也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

而棄之於隱者。于凡庶子不獨言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即位避適子也哭殯則杖哀勝敬也哭柩啓後也輯杖敬勝哀也獨言大夫士者天子諸侯尊子不敢以杖入殯宮門故哭殯哭柩皆去杖也杖於喪服爲重大祥棄之必斷截使不堪他用而棄於幽隱之處不使人褻賤之也

始死

始死遷尸于牀。幠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齒用角柶，綴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音幠呼楔先結反柶音四綴音拙幠覆也斂衾擬爲大斂之衾也先時褻衣而加新衣以死令復以衾而去此死時之新衣也楔拄也以角爲柶長六寸兩頭屈曲爲將含恐口閉故以柶拄齒令開而受含也尸應著屨恐足辟戾故以燕几拘綴之令直也

浴尸

管人汲，不說繘，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浴用絺巾，挋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說音脫繘音橘枓音主挋音震管人主管舍者汲汲水以供浴事也繘汲水綆上索也急遽不暇解脫此索但縈屈而執於手水從西階升盡等而不上堂授與御者抗衾舉衾以蔽尸也此浴水用盆盛之乃用枓酌盆水以沃尸以絺爲巾蘸水以去尸之垢挋拭也浴衣生時所用以浴者用之以拭尸令乾也如他日者如生時也爪凡浴竟而翦尸足之爪甲也浴之餘水棄之坎中此坎是甸人取土爲竈所掘之坎內御者婦人也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于西牆下。

沐尸

陶人出重鬲，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濯棄于坎。差七何反垼音役重平聲鬲音歷厞扶味反濡乃亂反濯音棹此言尸之沐差猶摩也謂漸粱或稷之瀋汁以沐髮也君與上同用粱者士卑不嫌於僭上也垼塊竈也將沐時甸人之官取西牆下之土爲塊竈陶人作瓦器之官也重鬲縣重之罌瓦瓶也受三升管人受沐汁於堂上之御者而下往西牆於垼竈鬲中煮之令溫甸人爲竈畢即往取復者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爨竈煮沐汁謂正寢爲廟神之也挋用巾以巾拭髮及面也爪手翦手之爪甲也濡濯其髮也濯不淨之汁也

設冰用牀

君設大盤造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設牀襢笫，有枕。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造七到反襢音展笫音滓合去聲夷猶尸也併並也瓦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水也水在下設牀於上襢單也去席而袒露笫簀尸在其上使寒氣得通免腐壞也含襲遷尸三節各自有牀此謂沐浴以後襲斂以前之事

食粥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納財謂所司供納此米也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食之無筭謂居喪不能頓食隨意欲食則食但朝暮不過此二

溢之米也。食粗飯也。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

右言居喪飲食之事

衆士蔬食水飲。妻妾蔬食水飲。士亦如之。既葬主人蔬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不盥。食於篹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盛平聲。篹思管反。乾音干。盛杯圩之器也。篹竹筥也。期之喪。三不食。食蔬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樂音洛。不與人樂之。言不以酒肉與人共食爲歡樂也。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故主舊君也。大夫本稱主。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不成喪謂不備居喪之禮節也。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辟音避。君食之食臣也。大夫食之食士也。父友父同志者。此皆是尊者食卑者。故雖粱肉不避。酒醴見顏色。故當辭。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

小斂

席。士以葦席。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絞音爻。紟其鴆反。此明小斂之衣。絞既斂所用以束尸使堅實者。從者在橫者之上。從者一幅。橫者三幅。每幅之末析爲三片。以便結束。皆一者。君大夫士皆一衾。衾在絞之上。袍夾衣衣裳單衣。故註云單複具曰稱。紟單被也。不在列。不在十九稱之數也。

大斂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爲三不辟。紟五幅無紞。辟音百。紞都敢反。此明大斂之事。縮者三。謂一幅直用裂其兩頭爲三片也。橫者五。謂以布二幅分裂作六片而用五片。橫于直者之下也。紟一說在絞下。用以舉尸。二衾者。小斂一衾。大斂又加一衾也。如朝服。其布如朝服十五升也。絞一幅爲三不辟者。一幅兩頭分爲三段而中不擘裂也。紟五幅。用以舉尸者。無紞。謂被頭不用組紐之類爲識別也。又按士沐粱及陳衣與士喪禮不同。舊說此爲天子之士。

斂衣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卽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筭。君褶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複音福。褶音牒。小斂惟祭服尊。故必領在上也。君無襚。謂悉用己衣

不用他人襚送者大夫士盡用巳衣然後用襚言祭服尊美者言之也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非列采不入絺綌紵不入當暑亦用袍故絺綌紵作皆不入也凡斂者袒遷尸者襲於小斂大斂之事者則袒以取便遷尸入棺則襲其事易矣故不袒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皆祝爲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爲屈紐使易抽解死無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爲紐也

襲尸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爲之壹不食凡斂者六人君錦冒黼殺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殺色介反赬丑貞反裁去聲冒者韜尸之二橐上曰質下曰殺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君錦冒黼殺者黼文故云錦冒黼殺也其制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橐皆然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也上之質從頭而下其長與手齊殺則自下而上其長三尺也小斂有此冒故不用衾小斂以後則用夷衾覆之夷尸也裁猶與也夷衾與質殺之制皆爲覆冒尸

君親視大斂

形而作也舊說夷衾亦上齊手下三尺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卒斂宰告太宰告孝子以斂畢也馮之踊者馮尸而起踊也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

遷尸

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此踊之節也動尸則哭踊無數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娣撫以手按之也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君於臣撫之父

馮尸謂馮尸之父母妻子也

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憑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憑尸不當君所凡憑尸興必踊奉上聲拘音俱撫之者當尸之心胸處撫按之也執之者執持其衣憑之者身俯而憑之奉之者捧持其衣拘之者微牽引其衣皆於心胸之處不當君所者假令君已撫心則餘人憑者必少避之不敢當君所撫之處也憑尸之際哀情切棖故起必爲踊以泄哀也故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枕凷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既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柱楣者先時倚木於牆以爲廬葬後哀殺稍舉起其木柱之於楣以納日光略寬容也又於內用泥以塗之而免風寒不於顯者不塗廬外顯處也皆宮之不禮也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堊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內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

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內婦人不居廬不寢苫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喪卑故尊者不居其殯宮之次也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爲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大夫士之喪君或以他故不及斂者則殯後亦往先使告戒主人使知之主人具盛饌之奠身自出俟於門外見君車前之馬首入立于門東北面巫本在君之前今巫止不入祝乃代巫先君而入君釋菜以禮門神之時祝先由東階以升負墉南面者在房戶之東背壁而向南也主人拜稽顙者以君之臨喪故於庭中北面拜而稽顙也君稱言者君

畢其所來之言謂弔辭也祝相君之禮傳言畢而視踊故君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也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若君所臨是大夫喪則踊畢即釋此殘奠于殯可也若是士喪則主人畢不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于門謂君將去也君使人命其反而奠乃反奠奠畢主人又先俟于門外君去即拜以送也奠畢出俟大夫與士皆然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君弔則復殯服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還著殯時未成服之服蓋首絰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一則不敢謂君之弔後時又且以君來故新其禮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夫人弔則主婦為喪主故主婦之待夫人猶主人之待君也主于夫人之世子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導引其禮如視之道君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主人送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丈人不當拜也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鄰賓客

其君後主人而拜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為君故曰大夫君也言此大夫君之弔其臣喪也主人不迎于門外此君入而即堂下之位位在阼階下西向主人在其位之南而北面也此大夫君來弔之時若有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及命婦之命或鄰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者此大夫君必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主其禮故也然此君終不敢如國君專代為主必以主人在已後待此君拜竟主人復拜也石梁王氏曰後主人者已在前拜使主人階後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是國君之棺三重也

君裏棺用朱綠用雜金鐕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裏音里鐕子甘反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蓋棺之蓋板也用漆謂以漆塗之其合縫用衽處也

君大夫鬊爪實于綠中士埋之鬊音舜爪側角鬊亂髮也爪手足之爪甲也生時積而不棄今死為小囊盛之而實于棺內之四隅故謂綠為角用四角之處也士則以物盛而埋之耳

君殯用輴欑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輴音春欑才冠反幬音疇暨其器反君諸侯也輴盛柩之車也殯時以柩置輴上欑猶叢也叢木于輴之四面至于棺上畢盡也以泥塗之上覆木似屋形故曰

此以後言君大夫士之棺飾

畢塗屋也大夫之殯不用輴其棺一面貼西序之壁而欑其三面上不爲屋形但以棺衣覆之幬覆也故言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也塗不暨于棺者天子諸侯之欑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欑狹而去棺近所塗者僅僅不及于棺而已士殯掘肂以容棺肂即坎也棺在肂中不沒其蓋縫用衽處猶在外而可見其衽以上亦用木覆而塗之帷幃也貴賤皆有帷故帷朝夕之哭乃褰舉其帷耳所以帷者鬼神尚幽闇故也此章以檀弓參之制度不同　**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熬以火熬穀令熱也王氏曰棺旁用熬穀加魚腊不可從　**飾棺君龍帷三池**君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爲之王侯皆畫爲龍故云君龍帷也池者織竹爲籠衣以青布挂以柳上荒邊爪端象宮室承霤天子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後故三池也　**振容**振容者振動容飾也以青黃之繒長丈餘如幡畫爲雉懸於池下爲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也　**黼荒火三列黻三列**黼音甫荒蒙也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爲白黑斧文故云黼荒荒之中央又畫爲火三行故云火三列又畫兩巳相背爲三行故云黻三列　**素錦褚加僞荒**僞音帷素錦白錦也褚屋也荒下用白錦爲屋象宮室也加帷荒者帷是邊黼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　**纁紐六**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帛爲紐連之兩旁各三凡六也　**齊五采五貝**齊者褚六式以當中而言謂鼈甲上當中形圜如連之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五貝者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　**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翣形似扇木爲之在路則障入椁則障柩二畫黼二畫黻二畫雲氣六翣

之兩角皆戴圭玉也　**魚躍拂池君纁戴六**戴猶值也用纁帛繫棺紐若今骨棺之橫束有三每一束兩邊各屈皮爲紐三束則六紐今穿纁帶於紐以繫柳骨故有六戴也　**纁披六**披去聲亦用絳帛爲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帶之中而出一頭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不傾覆也已上並孔說　**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魚躍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綏而追反畫帷畫爲雲氣也二池一云兩邊各一一云前後各一畫荒亦畫爲雲氣也齊三采絳黃黑也皆戴綏者用五采羽作綏綴翣之兩角也披亦如之謂色及數悉與戴同也　**士布帷布荒一池揄絞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揄音搖絞音爻布帷布荒皆白布不畫也一池在前揄翟也雉類青質五色絞青黃之繒也畫翟於絞繒在池上戴當棺束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二用緇二披用纁者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若通兩邊言之亦四披也　**君葬用輴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二綍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車二綍無碑比出宮御棺用功布**輴音春綍音紼國音團比音畀。此章二輴字一國字註皆讀爲輇輇音悉以檀弓諸侯輴而設幬言之則諸侯蓋得用輴豈其不得用輴乎

今讀大夫葬用輴與國字並作𬨎音居葬用輴音春。○天子之窆用七木為碑謂之豐碑諸侯謂之桓楹碑綍詳見檀弓御棺羽葆並見雜記功布大功之布也輇車雜記作輲音宗**凡封用綍去碑負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封音窆引去聲咸音緘○三封字皆讀為窆謂下棺也疏曰下棺時將綍一頭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以衡謂下棺時別以木為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以緘者以綍直繫棺束之緘而下也命毋譁者戒止其諠譁以鼓封繫鼓為負引者縱捨之節也命毋哭戒止哭聲也士則衆哭者自相止而已。**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棺椁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祭法第二十三

此篇或蓋非孔門所傳然章法甚洗先法之筆也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四代禘郊祖宗諸經無所見雜以緯書僉錯矣蓋舜受天下於堯堯受之于嚳故堯授舜而舜受終于文祖氏請即嚳廟也舜授禹禹受命于神宗即堯廟也即是可以知虞不祖句芒而祖嚳不宗瞽瞍而宗堯也明矣。**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王者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宮日出於晝月出於夜則夜為月之時而明乃其用也故祭月之坎曰夜明。**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

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踈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也一壇一墠者七廟之外又立壇墠各一起土為壇除地曰墠也五廟皆每月一祭遠廟為祧言三昭三穆之當遷遷者其主藏於二祧也古者祧主藏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昭之遷主皆藏文王之廟穆之遷主皆藏武王之廟也此不在月祭之例但得四時祭之耳故曰享嘗乃止去祧為壇者言世數遠不得於祧廟受祭故云去祧也祭之則為壇其又遠者亦不得於壇受祭故云去壇也祭之則為墠然此壇墠皆必須有所禱之事則行此祭無所禱則止終不祭之也去墠則又遠矣雖有所禱亦不及之故泛然名之曰鬼而已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月祭三廟下於天子也顯考祖考四時之祭而已去祖為壇者高祖之父雖遷主寄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所禱則去太祖之廟而受祭於於壇也去壇而受祭於墠則高祖之祖也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

鬼大夫三廟有廟而無主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故有禱則祭於壇而已然墠輕於壇今二壇而無墠者以太祖雖無廟猶重之也去壇為鬼謂高祖若在遷去之數則亦不得受祭於壇所禱亦不得及也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官師者為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長者得立一廟祖禰共之曾祖以上若有所禱則就廟為之而已以其無壇也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死曰鬼者謂雖無廟亦得為之於寢也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陳曰太社在庫門之內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籍田置社者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羣聚而居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為衆特置故曰置社也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

（夫之無後）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庶人祭子而止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五者所當祭祀也）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第二十四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此與郊特牲皆云無樂未詳）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

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爲他事也夫日猶此日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也）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

諸其欲其饗之也。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親見有欲之之色也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

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恍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趨音促數音朔○趨趨讀爲促促行步迫狹也數果九類也皆不事威儀之貌謂濟濟漆漆乃宗廟中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主人之事親宜慤而趨數也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齋

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恍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

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

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祭之日君

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麗牲之碑在廟之中庭麗猶繫也謂以牽牲之紖繫于碑之孔也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闇者日既沒而黑夏尚黑故祭其闇陽者日方中而白殷尚白故祭其陽也日初出而赤將落亦赤周尚赤故祭以朝及闇及者未至於闇蓋日將祭時也祭日謂祭之日也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以東祭月以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

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

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
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
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
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為醴酪齊盛於是乎取之
敬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
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
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
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
致力孝之至也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
近川而為之築宮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
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
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
戾以食之（戾至也風至則乾矣）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
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為君
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
者其率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
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
以為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

之至也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
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
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
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
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
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
慢易之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
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
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其容貌而衆不生
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乎
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
焉舉而錯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
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
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
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
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
義一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
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

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
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
乎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
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
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
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
羶薌嘗而荐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
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
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
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
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
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
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
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
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
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此之謂也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

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
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
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
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
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樂正子春下
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
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
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
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
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
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
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壹
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
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
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
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
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昔者有虞氏貴德而

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行肩而不併。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

達乎獀狩矣。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乎獀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籍。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

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天子巡守。諸侯待于竟。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

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已。教不伐。以尊賢也。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

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慤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之孝子之志也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祭統第二十五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巳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此孝子之心也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

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按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者蟬與蜂也又如蚳醢是蟻子所爲此言昆蟲之異亦此類乎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為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

嗜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紖音緇紖赤軫反涗詩長反嚌才乂反○宿讀為肅肅猶戒也太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祼太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紖所以牽牲芻藁也殺牲用以為藉[illegible]既曰宗婦執盎從者謂同宗之婦涗盎齊以從夫人也天人薦涗水者涗即盎齊以濁用清酒以涗泲之涗水是明水宗婦執盎齊從夫人而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進前此涗齊而薦之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君執鸞刀羞嚌者嚌肝肺也嚌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而出薦之主前二是饋熟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橫切之不使絕亦奠於俎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一云羞進也夫人薦豆者君羞嚌肝夫人薦此饋食之豆也又曰

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天子諸侯祭禮先有祼尸之事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竟音境○東上近主位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祼以降神於禮爲重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武宿夜武舞之曲名也假於外者祼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舞則假於干戚也若內志輕而求外物之重雖聖人不可得也

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牲既殺則薦血祀於鬼神及熟之於俎而尸始食之是尸餕鬼神之餘也祭畢而餕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餕之禮者慎終如始也所以古之君子有言尸之餕食亦是餕鬼神之餘也此即施惠之法也觀乎餕之禮則可以觀爲政之道矣

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謖音縮○謖起也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者留二簋爲陽厭之祭故以四簋餕也簋以盛黍稷舉黍則稷可知矣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所以別貴賤象施惠也施惠之禮脩舉於廟中則施惠之政必徧及於境內此可以觀政之謂也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爲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爲物以事言也興物以具言也與學注左

之具凡以隨於禮而致其備焉耳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於室

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筵席也几所以爲安者詔告也祝祝也謂祝以事告尸於室中也出于祊者謂明日繹祭出在廟門外之旁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尸本是臣爲尸而象神則尊之如君父矣若君出門迎尸則疑以君而迎臣故不出者所以別此而明君臣之義也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

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自獻卿以下至羣有司凡同爵則長者必先飲故云皆以齒○疏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酳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二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時以獻卿卿之後主婦酳尸酳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并前尸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獻爲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

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疏曰酳尸之前皆承奉鬼神未暇策命此一獻則上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釋奠告以受君之命也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

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此夫婦之別也校音效鐙音登○校豆中央直者執醴執醴齊之人也此人兼掌然豆鐙豆之下跗也爵形如雀柄則尾也襲處謂因其處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殷質貴髀之屬賤肩之薄周文

貴肩之賤髀之隱前貴於後據周言之俎者對豆之器俎以骨為主則豆以肉為主俎之數以奇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爵行酒之器也○疏曰此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眾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在穆列者自為一色各自相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方氏曰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至於賜爵則以齒何也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行於旅酬之後以其主恩故皆以齒也司士所謂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是矣夫齒所以序長幼故曰此之謂長幼有序夫祭有畀煇胞翟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

畀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言尊者與賤者恩意相接也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

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爵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故為順陽義祿食之者也田邑制於地者也故為順陰義嘗之日發公室因物之成而用之以行賞也故曰示賞草刈則墨者因其枯槁之時刈之以給爨刈草謂之草猶采桑謂之桑墨五刑之輕者左氏言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此言嘗之日發公室何也蓋賞雖以春夏為主而亦未始不用刑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罪是也刑雖以秋冬為主亦未始不行賞此所言是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

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爲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已。祭而不敬，何以爲民父母矣。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

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論說譔錄也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爲。爲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知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

莊叔孔達成叔孔烝鉏文叔孔圉孔圉孔悝之父也

矣。非明不能與之使君上與己銘也非仁莫致利之利己之得次名於下也 故衛孔悝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公衛莊公蒯聵也假至也至廟祭也因祭而賜之銘蓋悝之立己故褒顯其先世也莊叔悝七世祖孔達也成公爲晉所伐而奔楚也故云隨難于漢陽後雖反國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于京師寘諸深室故云即宮于宗周也悝乃蒯聵姊之子蒯聵悝之舅而悝則甥今反謂之舅其放周禮同姓之臣稱伯叔父異姓之臣稱伯叔舅歟 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獻公成公之曾孫名衎啓開右助也魯襄十四年衛孫文子甯惠子逐衛侯衛侯奔齊言莊叔

餘功澗於後世能右助獻公使之亦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烝鉏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繼爾祖舊所服按左傳無孔達之事獻公反國亦非成叔之功 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耆欲者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爲耆欲文叔孔圉紊尚而能興起之也作率奮起而倡率之也慶卿也古卿慶同音 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明吾君成勤之大命施勤于烝祭之彝尊及鼎也 此衛孔悝之鼎銘也。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

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恥也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旣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

其國也

經解第二十六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

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

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

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會節謂行禮之期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有成事謂齋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嗣者傳續不絕之義器服常存禮不泯絕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卽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順之謂上下皆無違心也言猶明也喪筭五服歲月之數別其久近之期也卽安其居者隨其所處而安之也節儉也醜猶惡也器養器也自奉如此其薄者蓋欲不傷財不害民而與民同利也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荒怠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實貨財用也固言取之力

也盡謂竭其所有空與道同乎其衆道以於心也求得當欲言不過求以稱其私欲而已不以其所不問其理之所在也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為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為大公曰敢問何謂為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

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所以治愛人禮為大所以治禮敬為大敬之至矣大昏為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為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

得其辭請少進寡人固自言其固陋也請少進更有以進教我也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内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直言或作朝廷物以不振為恥國以不興為恥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

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言雖過民猶以爲辭動雖過民猶以爲則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

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物者實然之理性分之內萬物皆備不過乎物猶大學之止於仁止於孝也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體明照于四方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也無爲而成不言而信已成而明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欲孔子以簡切之語志記於我心故孔子下文所對是撮其要者言之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

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便給之人辯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亡矣故奪慈仁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

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子曰禮者何也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其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子曰慎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

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復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

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正視且不見傾聽且不聞是五至無體無聲而惟其志氣之充塞乎天地也塞乎天地即所謂橫於天下也子夏曰五至既

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內恕孔悲者言其以仁存心也援詩句以發揚詠歎之蓋贊美之不已也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

無私服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
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
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
德也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
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
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
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
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
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
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坊記第三十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
也大為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
坊淫命以坊欲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
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
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

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子云貧而
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
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
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
者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
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
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
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
盍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
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
姓以弒其君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
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
人浮於食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
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
不讓至于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
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

曰族君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上酌民言謂人君將施政教必斟酌參稽乎輿論之可否如此則政教所加民尊戴之如天所降示者矣民不天上之所施則悖慢之亂作矣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小子無良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弛猶棄忘也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車所同衣所獨故車可乘衣不可衣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錫類之義也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

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祭器用之賓客以寓敬也主人親饋是敬客也客祭其饌是敬上也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尸飲三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也然後主人獻賓是眾賓飲一也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少是示民以上下之等也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賓自外而入喪自內而出其進其加皆以漸致禮之道也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升自客階而不敢由於主人之階受弔於賓位而不敢居於主人之位所

以避父之尊盡為子之孝而已父既往而猶未忍升其階居其位焉故曰教民追孝也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禮之先幣帛謂先行相見之禮後用幣為以致其情也人有饋遺於己禮也己或以饋獻民以疾病不能出見其人則不視其饋獻納也此蓋不敢以無禮而當人之禮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

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
身生羊生犬殺食而生其皮也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
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
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
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
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
民猶有自獻其身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
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
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子云禮非

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
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子云寡婦之子不
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
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
猶以色厚於德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
色故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
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
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
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子云昏禮

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
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中庸第三十一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所以必當戒懼者正以不睹不聞之地誠之不可揜蓋莫見莫顯於此矣是以君子慎之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
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

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
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小人而無忌憚無知妄作彼故自以為中庸而實非中庸也此所以為小人之中庸也故惟中庸為難子曰道
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
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
夫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皆小人之中庸也是以道終不行不明子曰舜其大

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

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

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

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
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
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
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
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
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
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
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
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

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
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
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
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
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
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
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
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

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
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
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禀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
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
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
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
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
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
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

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
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
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
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
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
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
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

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彊如此者不見而章

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

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

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此篇係子言之者八皆總其大同之略也稱子曰者四十五皆列其小異之詳）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各存其敬不以襲表而因為裼不以裼衣而因為襲蓋節文飾辨而又不憚其勞則無相褻之患）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恥若居其辱不居其薄輝光發於外而人不能揜）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儳者參錯不齊之貌）

（心無所檢束而紛紜雜亂從至儳焉錯出外假散亂而不整暇內亦拘迫而不安故不能終日也）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報之為禮以交際往來德歲此應而有不容已者）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

為無失（盡備考之道而事不悖衆焉亦可以無失矣義道以霸非孔子之言）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為人捧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故賢者可知已）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

恭人維德之基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

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待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

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為美謚以尊顯其尊名壹尊也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取其大者以尊其善故曰節以壹惠有過高之行則不敢率循惟求以處乎篤厚之道而已本分上不可加毫末也后稷教民稼穡其功然之在天下豈一人之手一人之足遵而用之哉固當以仁聖自居矣惟欲行過於名也故自謂便習民事之人而已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

乎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命者造化所以示人者也顯而易見故人玩之鬼幽而難測故人畏之或曰命謂君之敎令故下文言夏道尊命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

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

此後愈有精思能救前人。

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敎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

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子曰事君愼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

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子曰后

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

上

三禮解詁

三禮解詁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

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豈必盡仁者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後足以化民也得一仁人為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

說其上矣詩曰有梏德行四國順之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熈敬止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

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

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維王之卭呂氏曰以君之力所不能及而責其君則君難從以君之智所不能知而煩其君則君難聽從爲難從難聽以勞其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方氏曰臣有可儀之行而所重者不在乎辭則凡有所行者無僞行矣苟有所言者無虛辭矣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

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從其令故不寧也此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太過而然耳由是邇臣之黨相比以奪大臣之柄而使之不得治其事故大臣所以不可不敬者以其爲民所瞻望之儀表也邇臣所以不可不慎者以君之好惡係焉乃民之所從以爲道者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

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
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子曰
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
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
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
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於溺人故君
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
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

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
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子曰
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
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
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
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
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君雅曰
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
怨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

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
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
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
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
友有鄉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
也詩云君子好仇小人視君子如仇讎常有讎之之心此所謂毒其正也君子所好不可以非其心故曰朋友有鄉所惡不可以及善人故曰其惡有方子曰輕
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

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
威儀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
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
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斁此言有是物必有是事有言必有聲行必有成亦猶是也子
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
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
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小雅曰允

敘事細密

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人吉夫子凶

奔喪第三十四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不以夜行避患害也未得行若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也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此言奔父喪之禮位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新死未忍異於生故入自門左升自西階也在家而親死則笄纚小斂乃括髮此自外而至故即括髮而襲衰也鄭云已殯者位在下此奔喪在殯後故自西階降而即其堂下東之位也襲絰者掩其袒而

加要絰也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序楹之東也不散麻者亦異於在家之節也此絞帶即要絰之絰非象革帶之絞帶也絰重象革帶之絞帶輕反位復先所即之位也凡拜賓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反已之位而哭踊也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皆如初者如先次之拜賓成踊與送賓反位也次倚廬也在中門外又哭明日之朝也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也皆升堂而括髮且袒如始至時三日三哭之明日也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免音問○非主人其餘或親或疏之屬也故下云齊衰以下亦入自門之左而不升階但於中庭北面而哭也免麻謂加免于首加絰于要也上文言襲絰于序東此言免麻于序東輕重雖殊皆是堂下序楹之東凡與不同位也待之謂待此奔喪者以其非賓客故不變所哭之位也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婦人奔喪升自東

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也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柩既不在家則當先哭墓此奔喪者是適子故其衆主人之待之者與婦人皆往墓所就墓所分左右之位奔者括髮而於東偏即其主人之位禮畢則相者以畢事告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冠平聲○遂冠而踊者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也冠謂素委貌入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鄭云既期而至[illegible]然故相者告事畢若未期則猶朝夕哭不五哭[illegible]則畢也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成踊亦成[illegible]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

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二袒衍文○鄭曰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月日多少不同若奔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服若小功緦麻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追服之理若葬後適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服其緦麻者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拜賓成踊者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則是主人代之拜此奔喪者當主人代拜賓時已則成踊也又曰經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總言袒而稱襲者容齊衰亟得爲之襲也又按上文爲父不及殯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袒今齊衰以下之喪經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袒故知二袒字衍文也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此乃詳言其節次餘見前章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

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袒絰者袒而襲襲而加絰也遂除卽於墓除之也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但著平常吉服也踊與之哭於墓而不爲踊以服除哀殺也故云與之哭不踊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齊衰大功小功緦之服其奔喪在除服之後者惟首免要麻絰於墓所哭罷卽除無括髮等禮也故云所異者免麻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卽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卽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人臣奉君命以出而聞父母之喪則固爲位而哭其餘不得爲位也此言非親喪而自齊衰以下亦得爲位者必非奉君命以出而爲私事未奔者也此以上言五哭者四前三節言五哭皆止計朝哭故五日乃畢偶此所言三日五哭卒者謂初聞喪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并計夕哭者以私事可以早畢而亟謀奔喪故也曰主人出送賓者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爲之出送賓也所謂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出送賓是也衆主人兄弟亦謂在喪家者成服拜賓者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爲成服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也前兩節五哭後不言拜賓者省文耳若所爲位者之家道遠則成服而后往亦可蓋外喪緩可徐辦集而行也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

哭。緦麻卽位而哭。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爲兄弟。亦爲位而哭。凡爲位者壹袒。九九哭也七七哭也九哭者九日七哭者七日餘倣此此以尊卑爲日數之差也大夫哭諸侯哭其舊君也不敢拜賓避爲主也在他國爲使而出也與諸侯爲兄弟亦謂在異國者壹袒謂爲位之日也明日以往不袒矣若父母之喪則必三袒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爲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所知識之人死而往弔之時已在葬後矣必先哭于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主人墓左西向賓北面向墓而踊固賓主拾之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必于家于墓皆踊也凡喪。父在父爲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此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也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其妻子之喪矣同宮猶然則異宮從可知也親同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長子爲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推長者爲主也不同親者主之謂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爲之主也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此言小功緦麻之兄弟死而聞訃在本服月日之外雖不稅而初聞之亦必免袒而成其

此篇亦奇不客至禍如生人親

踊者以倫屬之親不可不爲之變也但拜賓則從吉拜而左手在上耳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檀弓云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也爲位婦人降而無服謂姑姊妹在室者緦麻姊則降在無服也哭之亦爲位麻者弔服而加緦之環絰也。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踊曰既云無服又云麻故知弔喪加麻也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此言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也尊卑禮異

問喪第三十五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

三禮解詁　奔喪　十二

都淫注欲淚欲泣

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雞音笄斯色買反扱音插雞斯讀爲笄纚笄骨笄也纚韜髮之繒也親始死孝子先去冠惟留笄纚也徒空也徒跣無屨而空跣也上衽深衣前襟也以號踊履踐爲妨故扱之於帶也交手哭謂兩手交以拊心而哭也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哭踊本有數此言無數者又在常節之外婦人不宜袒故發胸擊心爵踊殷殷田田如壞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

懣謨本反煩也

殷上聲壞音怪

辟婢尺反

故曰辟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辟踊似爵之跳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擊之聲也辟拊心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心絕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

三禮解詁　問喪　十三

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決以三日爲之禮制也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

壯苦

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胸傷心；男子哭泣悲哀，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劉氏曰：已冠者爲喪變而去冠，則必著免，蓋雖去冠，籠髮於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未冠，則雖爲喪亦不免，以其未冠，故不嫌於不冠也。若爲孤子而當室，則雖童子亦免，以其爲喪主，而當成人之禮也。如童子不杖，以其不能病也，而當室則杖。童子不緦，幼不能知踈遠之哀也，而當室則緦。緦者以其當室而爲成人之免，且杖，則亦可爲成人之緦矣。故曰緦者以其免也。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尊者之處也；堂上不趨，示不遽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急遽則或動父之情，故示以寬暇。

通篇精經古奥，漢人不能也。上乘之文。

服問第三十五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傳去聲○有爲從有徒從，故皆以從言。○疏曰：公子，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爲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爲母大功，而妾子之妻則不論諸侯存沒，爲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爲之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皇，君也。此妾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故云皇姑也。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妻爲其父母齊衰，是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乃緦麻，是從重而輕也。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疏曰：公子被厭，不服己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經惟云公子外兄弟，而知其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爲姑之子緦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爲之有服，故知其爲公子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雖爲公子之妻猶爲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而服之，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疏曰：謂三

字法句法皆精奥

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故葛帶謂三年喪之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此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正同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也經期之經者謂三年之喪練後首經既除故經期之葛經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經其故葛經帶期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功衰者父喪練後之衰也雜記疏云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疏曰三年喪練後有大功喪亦既葬亦帶其故葛帶而經期之葛經也故云亦如之小功無變者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疏曰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糾爲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小功以下其經澡麻斷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之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既練遇麻斷本者。亦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斷音短○疏曰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爲之加經也於免經之者以練無首經於此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爲之加小功之經也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經每可以經之時必爲之加經既經則去之自練服也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稅吐外反○疏曰言小功以下之麻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當緦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經其經其小功之經所以爲後喪緦經者以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之葛帶帶

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喪之葛也稅謂變易也緦與小功麻經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惟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疏曰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爲之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殤則緦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著此殤服之麻終竟此殤月數如小功則五月緦則三月還反服其三年之葛也既服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不是重此麻也以殤服質略自初死服麻以後無卒哭時稅麻服葛之禮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之殤男子婦人俱爲之緦麻其情輕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按上文麻有本者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者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緦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諸侯爲天子服斬衰三年外宗見前篇諸侯外宗之婦爲君期夫人爲天子亦期故云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有繼世之道不爲天子服者遠嫌也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夫人者君之適妻故云夫人妻大子適子也其妻爲適婦三者皆正故君主其喪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鄭氏曰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疏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故得爲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著服如士服也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

唯君所服服也。疏曰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服期非夫人則羣臣無服也近臣閽寺之屬僕御車者驂乘車右也唯君所服服者君緦則此等人亦緦也。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絰。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疏曰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謂以他事而出非至喪所亦著錫衰首則皮弁也當事若大斂及殯弁將葬啓殯等事則首絰弁絰身衣錫衰若於士則首服皮弁也大夫相爲亦然者亦如君於卿大夫也若君於卿大夫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而往臨其喪亦服錫衰但不常著之以居或以他事出則不服也○錫衰之布以緦布而加灰治弁絰制如爵弁素爲之加環絰其七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唯公門有稅齊衰。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免如字稅音脫○見人往見於人也絰重故不可稅免入公門雖稅齊衰亦不稅絰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稅、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

間傳第三十七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麻之有子者以爲苴絰首以石標表之義枲牡麻也枯槁之色似之、斬衰之哭若往而

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喪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若如也往而不反一舉而至氣絕似不回聲也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餘聲之委曲也小功緦麻情輕雖哀聲之從容亦可也、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稅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稅音脫芐音下○芐蒲之可爲席者但翦之使齊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楣翦屏。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

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柱楣謂梁倚廬之木柱之於楣使稍寬明也翦屏者翦去戶旁兩廂屏之餘草也此有與雜記喪大記喪服小記之文不同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有事其縷者事謂湅治其紗縷而後織也無事其布者及織成則不洗治其布而即以製緦服也爲錫衰則加灰以洗治之緦服是熟縷生布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

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五服惟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葬後以冠之布升數爲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之布爲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爲衰也謂之成布者三升以下之布麤疏之甚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之布相近故稱成也去麻服易者葬後男子去要之麻絰而著葛絰婦人去首之麻絰而著葛絰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絰易要之麻絰差小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蓋單糾爲一重兩股合爲一繩是二重二繩又合爲一繩是三重也○疏曰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又以練爲中衣以縓爲領緣也要絰葛絰也縓緣見檀弓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爲除乎首也婦人何爲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

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小祥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絰婦人則易首絰此易輕者也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黑經白緯曰纖易服者何爲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鄭氏曰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疏曰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要者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絰而包斬衰之絰故云輕者包也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絰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愚謂特者單獨而無所兼之義非謂特留也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是重麻重葛也齊衰之喪既虞卒哭

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此據男子言之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而首猶服齊衰葛絰首有葛要有麻是麻葛兼服之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兼服者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即上章重者特之說也易輕者即輕者包是也

三年問第三十八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

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禪註謂閒一月則所閒之月是空一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禪祭爲二十七月從月則樂矣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蹢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噍之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於人故人於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緦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閒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深衣第三十九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

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投壺第四十

此白文之正脉也此篇爲上品

中筭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殽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奉上聲哨七笑反樂音岳○中者盛筭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閭閭如驢形一角而岐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其狀未聞皆刻木爲之上有圓圈以盛筭枉材不直也哨口不正也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左傳晉侯與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之也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

盤旋左避

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般音盤還音旋辟音避○方氏曰般還言不敢當前則辟之容也曰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賛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反阼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也賓主之席皆南向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度待洛反壺命○疏曰司射於西階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來賓主筵前量度而置壺於賓主筵之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亦隨地之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太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矢雖有長短而度壺則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是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而取中以進而設之既設中乃於中之西而東面手執八筭而起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比毗志反飲去聲○疏曰司射執八筭起而告于賓曰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爲入則爲之釋筭若以末入則不名爲入亦不爲之釋筭也比頻也賓主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而喜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求不爲之釋筭也若投之勝者則酌酒以飲不勝者正爵即此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之正爵既行行爵竟也爲勝者立馬者謂

釋筭

取筭以爲馬表其勝之數也。謂筭爲馬者，馬是威武之用，投壺及射亦是習武，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爲成，若專三馬則爲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爲三，故云一馬從二馬。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爲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也。此告賓之辭，其告主人亦此辭也，故曰請主人亦如之。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間去聲。○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爲投壺之節。貍首詩篇名也，今亡。間若一者，詩樂作止所間疏數之節均乎如一也。大師，樂官之長也。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拾其劫反。○主賓席皆南向，則主居左，賓居右。司射告主賓以矢具，又請更迭

而投。於是乃投壺也。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而釋一筭於地。司射東面而立，釋筭則坐也。有黨於右者，在司射之前稍南；主黨於左者，在司射之前稍北。蓋司射東面，則南爲右，北爲左矣。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數上聲。純音全。奇居宜反。○曰純，全也。二筭合爲一全，地上取筭之時，二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筭謂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筭爲奇。以奇筭告者，奇餘也。左右數鈞等之餘筭手執之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賢謂勝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筭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假令九筭則曰九奇也；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觶，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飲去聲，養去聲。○司射命酌酒者行罰爵，酌者勝黨之弟子也。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而奠於豐之上，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手捧之而言賜灌。灌猶飲也，謂蒙賜之飲也。服善而爲尊敬之辭也。其勝者則跪而言敬以此觴爲奉養也。雖行罰爵，猶爲尊敬之辭以答賜灌之辭也。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正禮罰酒之爵既行畢，司射乃告賓主請爲飲勝者樹立其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筭之前。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兩勝而立二馬，其主黨但一勝，立一馬，即舉主之一馬

益賓之二馬。所以助勝者爲樂也。以慶請以此慶賀多馬也。飲正禮慶爵之後，司射即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也。禮畢則行無筭爵。鄭氏曰：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曰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

筭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扶音膚。○筭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筭也。籌，矢也。扶與膚同。室中五扶以下三句說見上章。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

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
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
不再流言不極不斷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
如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
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
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
者儒有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
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
此者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

甕牖易衣而出幷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
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儒有今人與居
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
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
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猶將
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儒有博學
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
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
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

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
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
援能有如此者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
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
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儒有澡身而浴德陳言
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
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
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
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愼靜而尚寬

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
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其規爲有如此者儒有
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
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
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
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接者仁之能
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
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
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儒有不隕

耦西斤切古新字見予貢詩傳及韻會等書二敦跡禁字則加益古

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爲戲

大學第四十二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

三綱領八條目皆從致知來知至則一以貫之矣知之不至者外物爲之障耳故又在格物知者本然之真知即所謂明德也非之在致其知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

而已

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

烏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

興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平天下章專說理財其所用之善人亦專為理財也故始末不脫財用字

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

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

生財教百姓生財之道也百姓足則君民皆足故下云以財發身百姓之財足則君安而國家可保

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冠義第四十三

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

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也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郊特牲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齊側皆反緌如追反冠禮三加先加緇布冠是大古齊時之冠此冠後世不復用而初冠暫用之不忘古也禮既畢則敝棄之可矣

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委貌章甫毋追皆緇布冠三代之名不同而其形制亦應異周弁殷冔夏收周之弁殷之冔夏之收各是時王所制以為三加之冠三王共皮弁素積皮弁以白鹿皮為之以素為裳而辟積其要中故云皮弁素積也三代皆以此為再加之冠服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諸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下章所謂無生而貴者也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此總結前章冠義之下

昏義第四十四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

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共牢則不異牲合巹則不異爵合巹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笲音煩段丁亂反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賈疏云舅獻姑酬共

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此說是也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

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郊特牲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附遠附猶託也託於遠嫌之義也厚別重其有別之禮也此以下言昏禮之義 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 親御婦車而授之綏

是親愛之義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牢俎也尚禮然謂古來所尚之禮如此厥明昏禮之明日也盥饋盥漱而饋食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 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此謂鄉大夫故迎賓于庠門外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盥洗揚觶者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也拜至者賓主升堂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也拜洗者主人拜至乾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之洗

也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共音恭鄉人謂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也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者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間酒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北面設尊玄酒在左是在酒尊之西也共之者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翼必在東者示主人以此自絜而事賓也從冠義以來皆記者發出儀禮經文於上而陳其義於下以釋之他皆倣此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

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介以輔賓僎以輔主人三賓衆賓之長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

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學道明述謂禮義所在通貫而顯明也浩齋曰天下之德義無所不通而器數皆有合於自然者聖之謂也無所不通無所不敬禮之所由制也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為飲食也為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為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

而不爭矣啐取內反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此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賓既祭酒之後與取俎上之肺嚌齒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所以成主人之禮也席末席西頭也按儀禮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之中惟啐酒在席末又嚌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嚌是嘗嚌之名祭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敬主人之物故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中啐酒入於己故在席末於席上者是貴禮於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啐纔始入口猶在席末卒觶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云卒觶者論其將欲卒觶之事致實則於其盡酒之體酒為觴中之實令致者此實也呂氏曰敬禮也食財也人之所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

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坐者坐于堂上，立者立于堂下。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

主酌賓為獻，賓答主主又答賓為酬，是盡也。三賓則備之，至於介則省酬焉，至於衆賓則又省酢矣。升受坐祭立飲者，其升而受爵者惟祭酒得坐，飲酒則立也。蓋飲酒所以養老，以其畢不敢坐而當其養故也。此所以殺於三賓。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工人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吹笙者入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亦酌以獻之也。間者代也，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為一終；次則堂上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為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為三終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如此皆竟，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告于賓而遂出。蓋樂正自此不復升堂矣，故云遂出也。一人者，主人之吏也。此人舉觶之後，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為司正，恐旅酬時有懈惰失節者，以董正之也。如此則雖和樂而不至於流放矣。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沖齋曰：前言介之無酬、衆賓之無酢者，蓋未歌之時也。此言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者，既歌之後行旅酬之時也。沃洗者，滌濯之人也。雖至賤，旅酬之際猶以齒焉，則貴者可知矣。自貴及賤，無不序齒，此所以加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前此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坐而坐燕也。脩，舉也。脩爵無數，無算爵是也。節文終遂者，終，竟也；遂，猶申也。言禮畢主人猶拜以送賓，節文之禮終申遂而無所缺，則知其安於燕樂而不至於亂矣。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

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亨狗以養賓陽氣以養萬物故祖而法之亨于東方焉海水之委也天地之間海居于東東則左也故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有左海之義焉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愁音揫蠢者物生動之貌假大也揫歛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揫之以時察言揫歛之以秋時嚴肅之氣也物之藏必自外而入內故曰中者藏也天子南面而立則左東右西前南後北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產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僎於其間以見賓賢之義因而說四時之坐皆有義其賓欲明其尊賢呂氏曰天子南面而立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介間也坐賓主之間所以間之也方氏曰飲食之養則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產萬物之象所以居東

射義第四十六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諸侯之射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蓋燕與鄉飲酒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節者采詩以爲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爲一節周官射人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尊卑之節雖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

此段亦妙

此皆以往迓重複不厭疊句而見其妙也古文之妙原如此此對坦不知者道

節者三節先以聽五節者一節先以聽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古者諸侯之貢士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証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曾孫侯氏者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也具皆也此四

八句詩

此段至妙至妙

獻皆舉然後射以燕以射言先行燕禮而後射也則燕則譽者燕安也言君臣上下以射而習禮樂則安樂而有名譽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延進也誓衆選賢而進共來觀欲射之人也與爲人後者人有死而無子者則宗族既爲之立後矣此人復求爲之後也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句不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句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

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人臣所以先盡職事而後敢食君之祿者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母食之也故曰飯食之謂也飯食食子也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何以聽何以射謂射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也中則免於罰故云求中以辭爵也酒所以養老病今求免於爵者以已非老者病者不敢當其養禮耳此簡道也

燕義第四十七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卒取內反卒子忽反正音征庶子即夏官諸子職也下大夫二人掌其戒令以下皆周禮文卒讀爲倅倅副貳也此官專主諸侯以下衆庶之子謂倅於父之事司馬弗征者以其就學於太子故司馬不得而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非上文所言大事也游卒倅之未仕者也此既小事乃民庶所爲不使國子之未仕者爲之蓋欲存之使脩德學道以成其材也庶者衆也適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倅是副貳於父之言燕禮有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阼階之上又言則義屬於阼階上故此篇因陳庶子官之所掌且明所以建官之義也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句大夫皆少進句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爾與邇同南鄉爾卿句絕大夫皆少進句絕少進稍前也定位者定諸臣之位也適讀爲敵自此以下皆記者舉儀禮正文而釋其

此段亦佳

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獻主代主人舉爵獻賓也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卑故抗儷無嫌公卿之尊次於君復以之爲賓則疑於尊卑無辨且嫌於信上也大夫位卑雖暫尊之爲賓無所嫌疑也既日爲疑而又曰明嫌者蓋疑未至於嫌特明嫌之義而已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此之謂君舉旅於賓也君所賜爵則特賜臣下之爵也此二者賓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則賓升而成拜謂復再拜稽首也楊氏曰按公取媵爵以酬賓此別是一禮與尋常酬賓不同此所謂公爲賓舉旅也燕禮君使宰夫爲獻主以臣莫敢亢

君抗禮也今君舉觶於西階之上以酬賓可知蓋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爲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觶以酬賓賓西階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莫觶答再拜公卒觶賓下拜公答再拜略去勢分極其謙畢所以通君臣之情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設席之位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皆是南面東上而遞相次此所謂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小卿之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于西階之上退立于阼階下西面北上庶子受獻于阼階上亦退立于阼階下庶子次於士是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也獻君者主人酌以獻也公取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此所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者亦主人獻之也公又行一爵亦媵者之爵也若卿若賓惟公所酬卿亦以旅于西階之上禮亦如初此亦是君舉旅而言卿舉者蓋君爲卿舉耳下言大夫舉旅士舉旅其義同而後獻大夫亦主人之獻也公又舉莫解以賜是爲大夫舉旅也主人獻士也公又賜之是爲士舉旅也公舉旅之禮止於士不及庶子矣而后獻庶子者主人獻之于阼階之上也牲狗也

聘義第四十八

儀禮所載郭國交聘之禮聘義者釋聘禮之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此言聘出聘之介數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

敢質敬之至也紹繼也其位相承繼也質正也於所尊者不敢正自相當故以介傳命敬之至也賓在大門外西北面介皆南向北為序主君在內迎擯者出大門皆北向南為序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用束帛北面拜貺亦主君之拜也其拜於阼階上拜君命之辱者拜北面拜貺之節也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

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餼吁旣反卿主國之卿賓行聘事畢主國君親執禮以禮賓是君親禮賓也私面請私以己禮物面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牲殺者曰饔生者曰餼致饔餼者聘覿皆畢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賓也還圭璋者賓來時執以為信主君旣受之矣今將去君使卿送至賓館以還之也還玉畢加以賄贈之禮經云賄用束紡饗禮食禮皆在朝燕禮在寢一食再饗燕無常數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

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天子制此禮而使諸侯行之也其相敬也必相厲以禮故使者之誤主君不親饗食以愧厲之然後仁讓而禮行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禮畢則還其圭璋者以圭璋是行禮之器故重之而不敢受也璧琮與幣皆財也財在所輕故受而不還故曰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

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出既行也入始至也積謂餼之牢禮米禾芻薪之具其來與去皆三餼之積故云出入三積也餼客於舍謂致饔餼於賓之館舍也三牲備為一牢五牢之具陳於內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也禾菜實并刈者也米車設於門東禾車設於門西倍禾倍其數也禮註云薪從米芻從禾疏云薪以炊爨故從米芻以食馬故從禾此四物皆在門外乘禽乘行羣匹之禽鴈鶩之屬也掌客云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裁殺禮在野在外殺禮故曰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言不能皆如此豐厚也然而於聘禮則用財如此之厚者是欲極盡之於禮也用財雖厚

盡禮而止不敢加美以沒禮故內不相陵外不相侵皆為有禮以制之故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眾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節文之多惟聘射之儀為然故曰至大禮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因聘禮用玉故論玉之德以結此篇

每字皆句必三四言之此文章之妙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

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踴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喪服傳云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擔假也爵其為主假之以杖或曰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以下皆杖為輔病故也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

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春秋三傳

左傳隱公（公名息姑，惠公之子。自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三而至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王之正月也。隱公之始年，周）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來。公子益師卒。

元年，春王周正月。（言周以別夏殷。）不書即位，攝也。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繼室者，元妃死而繼之，非次妃也。次妃者，妾也。日繼室以聲子生隱公，明隱之當立也。）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是以立為大子，帥國人奉之。）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寐寤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

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即虎牢）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使居京，寵之曰京城大叔。京，鄭邑，今熒陽京縣。）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子封）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為己邑。）至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子封，公子呂。）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眾所附，雖厚必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

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
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
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
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
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
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
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
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穎考叔曰
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
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
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
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
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
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
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

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尸未葬）弔生不及哀（哀既葬）
豫凶事非禮也（則緦麻除無哭位仲子在而來賵故曰豫凶事）八
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有蜚不爲災亦
不書（蜚負蠜也凡物不爲災不書）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
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
也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以桓爲大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爲喪主）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
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衛侯來會葬不見公
亦不書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公孫滑共叔段之子）
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
伐衛南鄙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
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不書
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十二
月祭伯來非王命也衆父卒（衆父公子益師字）公不
與小斂故不書日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
師入極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裂
繻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紀子帛莒子盟

于密。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鄭人伐衛。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

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

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

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三月庚戌，天王崩。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秋，武氏子來求賻。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穆公。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

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

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

驗自重也

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稱商頌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眕之忍反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

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經傳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於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己國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為異也翬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書其得衆故不書入於衛

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害謂宋公子馮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

羽父之罪將已見乎此隱公之不能制

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從衆仲之言羽父請以師會之羽父公子翬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

左氏曰衆也得之矣謂說非

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郕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也邾人鄭人伐宋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是大夫

請觀魚者不欲其遊而逸行以防其何也如是非之事矣文字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謚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

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

桓王助臣伐君

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小臣有司之職）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棠實他竟，故曰遠地）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

制鄭邑也

始也助曲沃伐翼，茲又伐曲沃而納翼，王不君矣

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成皐縣也，一名虎牢）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曼伯、子元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

特立婦人之廟

此被使人之言主人求辱所保故讚擇使

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宋人使來告命。（告命，策書）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忿公知而故問，責窮辭）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恨諫觀魚不聽）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和而不盟曰平）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公怨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叔虞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納諸鄂，晉人謂之鄂

此明陳亂之由

此段於陳侯終不悛略左氏文有餘而辨有段案知此

侯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秋宋人取長葛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鄭禮也雖非王命而公共以稱命已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之賢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蔇至也其器反爲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滕侯卒夏城中丘齊侯使其弟年來聘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公距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爲宋討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忽爲質于周故有寵于王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實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也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辛亥宿男卒晉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啓神明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八

日葬蔡宣公。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宋敬齊命）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

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無駭，公子展之孫。）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挾卒。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

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爲三覆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

左傳隱公

左傳隱公

衷戎師者謂後者伏伏兵旣衷戎師在內故曰衷戎師盡殪無復出者

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為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戎師大奔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劉氏曰取二邑而有之盡也入鄭入防鄭入之也隱公而私為愛之

左氏曰春子命討不庭則取郜取防何不歸於王而歸於魯乎左氏妄矣斯誣矣

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為師期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敘其勤以答之諸侯相朝逆之以饔餼謂之郊勞）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

鄭乘虛伐鄭餘晉用奇兵

鄭（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師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

薛今其書侯殊見天子之禮也以齊侯而後滕侯不受鄭因之於見疑之矣

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段出奔共在元年）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

[illegible]

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百人為卒）行出犬雞（二十五人為行）以詛射潁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取鄔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十二邑）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不察有罪犯

[illegible]

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冬十
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
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
書不然則否師出臧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
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羽父請殺桓公
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
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
止焉所謂獲故言止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
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
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
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欲以弒君
之罪加寪氏而復不能正不書葬不成喪也
法與之傳言進退無據

左傳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亦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
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秋大水冬十月
元年春公即位脩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

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假許田為
周公祊故也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假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
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秋大水凡平原出
水為大水冬鄭伯拜盟鄭伯若自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孔父嘉孔子六世祖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
夫孔父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
稷以成宋亂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
大廟秋七月杞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
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
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
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
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
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
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

詞氣醇雅理亦正大直而不怨猶有盛周遺風

哀伯父子著名史冊而朝廷不賢代

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僖伯之子）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珽玉笏也）帶裳幅舄衡紞（多敢反）紘綖（冠飾）昭其度也藻率（律）鞞（秉）鞛（布孔反）鞶厲游纓（馬飾）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此鼎非周鼎也）義士猶或非之（九鼎殷所受夏九鼎也）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會于鄧始懼楚也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脩舊好也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特相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為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成會事）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大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衆）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

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諸侯而在甸服者）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昭侯文侯子）晉人立孝侯（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弑孝侯（莊伯桓叔子 翼晉國所都）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哀侯侵陘庭之田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六月公會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陘庭韓萬御戎梁弘為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之及欒共叔（欒賓之子）會于嬴成昏于齊也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不盟也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芮伯萬之母芮姜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夏周宰渠伯糾來聘父在故名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夏齊侯鄭伯如紀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大雩螽冬州公如曹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夏齊侯鄭伯朝于

侼亂至此左氏又從而淡道之如蔽闕然乃知世之治亂紐史臣爲倖非可畏哉

曰王亦能軍見王之撰胡曰鄭伯使祭足勞王見鄭之驕慢

杞欲以襲之。杞人知之。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左右拒方陣也）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爲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爲伍。此蓋魚麗陳法）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也。通帛爲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爲號令。建大木置石其上。發機以磓敵）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雖軍敗身傷。猶殿而不奔。故言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仍叔之子。弱也。秋。大雩。書不時也。凡祀。啓蟄而郊（啓蟄。夏正建寅之月。祀天南郊）龍見而雩（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薦嘗於宗廟）閉蟄而烝（建亥之月。萬物皆成。烝祭宗廟）過則書。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于縣）

六年。春。正月。寔來。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蔡人殺陳佗。九月。丁卯。子同生。

六年。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承上文。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去。故變文言寔來）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鬬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

妙妙妙

長短頓筋變化入神

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詐稱功德以欺鬼神）公曰吾牲牷肥腯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嘉善也栗謹敬也）

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夏會于成紀來諮謀齊難也（齊欲滅紀紀來謀之）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

辭昏失援此一大機會

鄭忽君子也平世則可亂世則不可機智不足衛身亦緣

餼使魯為其班後鄭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言獨絜其身謀不及國）大國何為君子曰善自為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大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假父之命以為辭）秋大閱簡車馬也九

月丁卯子同生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大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

齊以大國不能全紀昏姻何救

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
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物類也謂
同日冬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
能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夏穀伯綏來朝鄧侯
吾離來朝
七年春穀伯鄧侯來朝名賤之也夏盟向求
成于鄭既而背之盟向二邑名隱十[illegible]王以與鄭故求成[illegible]
鄭人齊人衛人伐盟向王遷盟向之民于郟

冬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曲沃伯武公也小子侯哀侯子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
丁丑烝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祭公來遂逆王后
于紀
八年春滅翼接上文
隨少師有寵楚鬬伯比曰可矣
讎有釁不可失也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
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
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怠
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

[illegible]

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
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
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
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鬬丹獲其戎車與其戎
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楚子將不許鬬伯比曰
天去其疾矣謂少師見獲而死隨未可克也乃盟而
還冬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祭公
來遂逆王后于紀禮也天子娶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

衡橫也分巴師爲二部鬬廉橫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北走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夏四月秋七月冬曹
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凡諸侯之女行唯
王后書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爲好韓服
巴行人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巴客韓服鄧
南鄙鄾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
子使薳章讓於鄧鄧人弗受言非鄾人所攻夏楚使
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
鄾三逐巴師不克聃音男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

楚師既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

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鄾人宵潰秋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十有三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十年春曹桓公卒虢仲譖其大夫詹父於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冬齊衛鄭來戰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在六年）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

不稱侵伐而以戰爲文明魯直諸侯曲故言我有辭以禮自釋交綏而退無敗績先書齊衛王爵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于惡曹楚屈瑕將盟貳軫（貳軫二國名）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郊郢楚地）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其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濟益也）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卒盟貳軫）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

楚往往有謀士此楚所以大也

忽有其主突有外援公弱而突強必奪宋恐

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之母皆有寵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祭仲之如宋非會非聘見誘而以行人應命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重書丙戌晉之卒也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句瀆之丘即穀丘也宋以立厲公故多責賂於鄭鄭人不堪故不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

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宋公貪鄭賂故與公三會而卒辭不與鄭平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詩小雅言無信故數盟數盟則情疏情疏則憾結故云長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扞衛也樵薪也從之絞人獲三十人獲楚人也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坐猶守也覆設伏兵而待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伯嘉羅大夫諜伺也巡徧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不解其旨故拒

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蒲騷在十一年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修好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四年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書不害也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渠門鄭城門逵道方九軌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大宮鄭祖廟以祖廟之椽為城門之椽辱之也盧門宋城門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邾人牟人葛人來朝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殺而暴其尸以示戮也公載以出曰謀及婦

此公頑而寡謀不能弭亂翦除羣忌以致內外無援

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許叔入于許。公會齊侯于艾，謀定許也。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夏，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冬，城向，書時也。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夷姜宣公之庶母也上淫曰烝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左右媵之子因以為號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

牟。黔牟公子惠公奔齊。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illegible]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春，盟于黃，平齊紀，且謀衛故也。及邾儀父盟于趡，尋蔑之盟也。夏，及齊師戰于奚，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蔡桓侯卒，蔡人召蔡季于陳。桓侯無子故召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得衆稱歸以明外納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伐邾，宋志也。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日御典曆數者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官天子掌曆者不在六卿之數而位從卿故言居卿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

復，重也。復惡，長惡不悛之謂。

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音智）免。仲曰：信也。周公欲弑莊王

昭公有大功於齊，至是齊襄公追而報之也。

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即王子克）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左傳莊公 在位三十二年

名同桓公 子母文姜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夏單伯送王姬 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又不敢逆王命故築舍於外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齊師遷紀郱鄑郚 齊欲滅紀故徙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元年春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三月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為外禮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秋七月齊王姬卒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乙酉宋公馮卒

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書姦也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秋紀季以酅入于齊冬公次于滑

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疾之也夏五月葬桓王緩也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於是乎始判冬公次于滑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 大去者不反之辭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四年春王三月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 尸陳也荊亦楚也更為楚陳兵之法揚雄方言孑者戟也然則楚始於此參用戟為陳

[illegible]

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 蕩動散也 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 時祕王喪故為奇兵更開直道渡溠水在義陽溠橋也 隨人不意其至故懼而行成 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為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詳爲會于濼水之曲而歸示誑不殺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郳犂來來朝。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五年秋郳犂來來朝。名。未王命也。冬。伐衛納惠公也。惠公朔也。桓十六年出奔齊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公至自伐衛。螟。冬。齊人來歸衛俘。

六年春。王人救衛。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其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強。詩云。本枝百世。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楚文王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爲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經文衛俘三傳皆作寶此作俘誤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秋。大水。無麥苗。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七年春。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志也。夏。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八年春。治兵于廟。禮也。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君子是以善魯莊公。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

寵使閒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冬浚洙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公御及戎右也以誤齊師）是以皆止（止獲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三月宋人遷宿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

孫子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亦此計

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旗靡轍亂怖遽）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

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雩門魯南城門　皐比虎皮）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宋師再敗見莊公長于射藝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秋宋大水冬王姬歸于齊

十一年夏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

莊公亦才賢之主觀曹劌亦可登壇拜將亦可情近于刺客者流

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宋莊公子）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冬齊侯來逆共姬（齊桓公也）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金僕姑矢名）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戲而相愧曰靳）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魯聽其得還　服云恥而惡之曰靳）吾弗敬子矣病之（萬不以為戲而以為已病為宋萬弒君傳）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紀侯去國而死叔姬）

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手批之也 遇大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弃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夏六月。齊人滅遂。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齊桓通好 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背北杏會故 夏。單伯會伐宋。秋七月。荊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鄭厲公自櫟侵鄭。厲公以桓十五年入櫟遂居 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鄭子莊四年稱伯會諸侯今見殺不稱君無諡者臣子不成喪不告諸侯 初。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

鄭子無謚乃安其位滅殺不明社稷非也

欲君以納君宜其不得良死

突居櫟十八年矣至是始得復謀入者以

孫仲死而無忌也然仲入公其書曰形逐以陰懷焉鄭子長遠計必及衆第為服心身死而君[illegible]餘不瞑目也

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為宗廟守臣。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莊公子猶有八人，傳唯見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八人名字記傳無聞。

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莘役在十年。繩，譽也。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冬，會于鄄，宋服故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人、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秋，諸侯為宋伐郳。鄭人閒之而侵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荊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邾子克卒。克，儀父名。稱子者，蓋齊桓請王命以為諸侯，再同盟。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荊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在桓十五年。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二子，祭仲黨。公父定叔出奔衛。共叔段之孫。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冬，同盟于幽，鄭成也。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曲沃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為晉侯，小國故一軍。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詭諸，周大夫。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不報其施。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

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復之。（魯桓十五年經書桓王崩，魯莊三年經書葬桓王。自此以來，周有莊王，又有僖王，崩葬皆不見於經傳。惠王立在此年之末。）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夏，齊人殲于遂。（殲，盡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冬，多麋。

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四族，遂之彊宗。）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秋，有蜮。冬，十月。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嬀歸于京師，實惠后。（陳嬀後號惠后，寵愛少子，亂周室，事在僖二十四年，故傳於此並正其后稱。）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秋，有蜮，爲災也。初，楚武王克權，使鬬緡尹之。（權，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以叛，圍而殺之，遷權於那處。（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使閻敖尹之。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敖游涌而逸。（涌水在南郡華容縣。）楚子殺之，其族爲亂。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夫人姜氏如莒。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十九年，春，楚子禦之，大敗於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鬻拳，楚大閽。）敗黃師于踖陵。還，及湫，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夕室，地名。）亦自殺也，而葬於絰皇。（絰皇，冢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爲大閽，謂之大伯，（若今城門校尉官。）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初，王姚嬖于莊王，（王姚，莊王之妾也。）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爲之師。及惠王即位，（莊王孫。）取蔿國之圃以爲囿。邊伯之宮近於王

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膳夫石速也），故蔿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蘇氏桓王奪其十二邑以與鄭）。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鄔，

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又與之酒泉鄭伯[illegible]器之封略[illegible]事乎十九年十二未二十一年傳皆紀王室之亂補遺之闕又左氏爲有功矣

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略界也鄭武公傅平王平王賜之自虎牢以東後失其地故惠王今復與之）。原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王巡虢守，虢公爲王宮于玤，王與之酒泉。鄭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鞶帶而以鏡爲飾也）。虢公請器，王予之爵。鄭伯由是始惡於王。冬，王歸自虢。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過赦衆故以新其心有時而用之非制所常故書）。癸丑，葬我小君文姜。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冬，公如齊納幣（公不使卿而親納幣非禮也且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傳不見所譏左氏又無傳失禮明故）。

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爲卿（敬仲陳公子完），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

君之惠也。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媯陳姓。姜齊姓。）五世其昌。竝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左傳莊公

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坤下巽上）之否䷋（觀六四爻變而為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巽變為乾。故曰風為天。自二至四有艮象。艮為山。）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山則材之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四為諸侯。變而之乾。有國朝王之象。）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艮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布帛。諸侯朝王陳贄幣之象。旅陳也。百言物備。）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變而象艮。故知當興於大嶽之後。得大嶽之權。則有配天之大功。故知陳必衰。）及陳之初亡也。（昭八年楚滅陳）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哀十七年楚復滅陳）成子得政。

左氏乃[illegible]秋以後人[illegible]見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荊人來聘。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秋。丹桓宮楹。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左傳莊公

莊公自是好[illegible]傳[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作[illegible]觀社[illegible]耳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晉桓莊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

崩其骨肉翦其黨與使自相圖滅也

富子則羣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以罪狀誣之。同族惡其富強，故士蔿得因而間之。用其所親為讒，則似信；離其骨肉，則黨弱。羣公子終所以見滅。

秋，丹桓公之楹。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將逆夫人，故為盛飾。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也。公羊傳以為姜氏要公，不與公俱入，蓋以孟任故。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廟。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公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羈蓋曹世子也。赤歸于曹。赤，曹僖公也。蓋為戎所納，故曰歸。郭公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晉士蔿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游氏二子亦桓莊之族。士蔿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始結陳好也。嘉之，故不名。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今謂六月，非正陽月。慝，陰氣。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日食，歷之常也。然食於正陽之月，則諸侯用幣于社，請救於上公，伐鼓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侵陽，以示大義。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也。祈請而已，不用牲也。非日月之眚，不鼓。眚猶災也。月侵日為眚。晉士蔿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終士蔿之計。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

朔日有食之。

二十六年。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宮。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爲明年晉將伐虢張本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冬。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經只書如陳葬原仲季友已得自專也子孫所以察矣

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

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立子頹在十九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冬。築郿。大無麥禾。冬者五穀畢入計食不足而後書也臧孫辰告糴于齊。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

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閨闥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

狄之廣莫於晉爲都則蒲屈之地也恐獻公不與故同辭而稱美之

而人能度據實知見其武斌品也

子元出師亦以悅文夫人

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曠絕獻公未決故復使二五但說此美。 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 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相耦廣一尺其耜一伐言二人俱共墾傷晉室若此

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子元文王弟蠱惑也文王夫人息嬀也以淫事 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鬭御彊鬭梧耿之不比爲旆。鬭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市 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 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夏。鄭人侵許。秋有蜚。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城諸及防。

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廐。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春秋分也治廐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秋有蜚。爲災也。凡物不爲災不書。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謂今九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 火見而致用。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 水昏正而栽。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 日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 樊皮叛王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鄣。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以賢錄也無臣子故不作諡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山戎北狄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楚公子元歸自

北伐病燕自古然矣

上功召儀

伐鄭而處王宮鬭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秋申公鬭班殺子元鬭穀於菟爲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秋築臺于秦冬不雨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齊邑濟北穀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牙慶父同母弟僖叔也飲酖而死不以罪告故得書卒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子般莊公大子先君未葬故不稱爵不書殺諱之也公子慶父如齊慶父既殺子般季友出奔國人不與故懼而適齊欲以求援時無君假赴告之禮而行狄伐邢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爲管仲也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初公築臺臨黨氏黨氏魯大夫見孟任從之閟孟任黨氏女閟不從公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梁氏魯大夫女公子子般妹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圉人掌養馬者以慢言戲之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桷反覆門上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

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次舍也）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

左傳閔公（名啓方莊公庶子是時年八歲）

元年春王正月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冬齊仲孫來（仲孫齊大夫以事出竊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故不稱使也還使齊侯務寧魯亂故嘉而字之來者事實省難其志也故經但書仲孫之來而傳舉仲孫之志）

（齊桓正而不[illegible]仲[illegible]之出[illegible]此則晉子書[illegible]非其所作）

元年春不書即位亂故也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夏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閔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霸主而復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冬

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弃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晉侯作二軍（晉本一軍見莊十六年）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

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子其無晉乎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以魏從萬有衆象）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下震

此筮敖仲要向文亦二年左氏親見魏斯田爲之爲諸侯故追紋此筮受封之符左氏共世信人也

坎上之比䷇（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而爲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屯險難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震爲土（震變爲坤）車從馬（震爲車坤爲馬）足居之（震爲足）兄長之（震爲長男）母覆之（坤爲母）衆歸之（坤爲衆）六體不易（初一爻變有此六義）合而能固安而能殺（比合屯固坤安震殺）公侯之卦也（故曰公侯之卦）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畢萬公高之後）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哀姜外淫故孫稱姜氏）公子慶父出奔莒冬齊高子來盟（蓋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然以人賢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十有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

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夏吉禘于莊公速也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

狄禍自邢及衛此管仲所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如綫也

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閒于兩社爲公室輔（兩社周社亳社兩社之間朝廷執政所在）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之乾䷀（乾下乾上大有六五變而爲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筮者之辭也乾爲君父離變爲乾故曰同復于父見敬與君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冬十二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爲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衛敗君死經不言滅者衛之君臣[illegible]

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illegible]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昭伯惠公庶兄宣公子頑也昭伯不可）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迎衛敗衆）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

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桓公子也）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衣單複具曰稱門材使先立門戶）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熟細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三十兩三十匹也）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晉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七人各獻謀諫不能免大子[illegible]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大子大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

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右羊舌大夫爲尉先友曰衣身之偏（偏半也）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惡意也）兵要遠災（威權在己可以遠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時卒閟其

事也（冬十二月閉盡之時）衣之尨服，遠其躬也（尨雜色）佩以金玦，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閟之，尨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有常服矣（韋弁服軍之常也）不獲而尨（尨偏衣）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阻疑也言雖狂夫猶知有疑）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不如違之。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以有功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繇卦兆之占辭）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僖之元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丘。邢

遷如歸，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三傳　二

左傳

僖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邢遷如歸故以自遷爲辭)齊師宋師曹師城邢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書地者明在外薨)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入故即位之禮有闕)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奔聶北之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夏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謀救鄭也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故公要而敗之)冬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非卿也嘉獲之也(莒既不能爲魯討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爲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不言城衛衛未遷)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冬十月不雨楚人侵鄭

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君死國滅故傳言封)不書所會後也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前是冀伐虞至鄍鄍虞邑)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將欲假道故稱虞彊以說其心)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晉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抄晉邊邑)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

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
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
陽先書虞賄故也秋盟于貫服江黃也齊寺
人貂始漏師于多魚豎貂也多魚地名傳言貂漏泄桓公軍事為齊亂張本
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虢必亡矣
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
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冬
楚人侵鄭鬬章囚鄭聃伯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徐人取舒六
月雨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冬公子
友如齊涖盟楚人伐鄭
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
月不曰旱不為災也秋會于陽穀謀伐楚也
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
盟楚人伐鄭鄭伯欲成縣之罪未孔叔不可曰齊方勤
我弃德不祥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
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
嫁之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強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陘
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
于召陵齊人執陳轅濤塗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
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
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
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牛馬
風逸蓋末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
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
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
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
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之界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
以縮酒寡人是徵茅菁茅也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昭王
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
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
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illegible]

齊侯矜言夸兵而也

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 師進次于陘 楚不服罪故復進師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 如陘之師觀强弱 師退次于召陵 以完請盟故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乘共車 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方城山在南陽 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

申侯之反覆若將陳二國俱受其病

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申侯鄭大夫當有共給之費故 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 東夷郯莒徐夷也觀兵示威 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 虎牢鄭邑 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忠也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袞斂冬叔

數言足明申生之無罪

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 渝變攘除羭美也言變乃除公之美 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 毒酒經宿六日 公祭之地地墳與

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 以六日之狀自理 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杞伯姬來朝其子

春正月日南至則其春至矣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聞冬至未朱閉春至也春至則夏

分矣分至既改而何以授時作事乎且春秋異則書常事不書二百四十二年皆春至也則亦常事不書左氏何獨於二公一二見耳若聞事同歷過欲以朔失職燬非是也則亦常事耳胡為乎書哉二百四十二年可書

時子年在十歲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如朝其子。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大子鄭也首止衛地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為備故也。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事在四年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讎猶對也無戎而城。讎必保焉。保而守之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言城不堅則為公所讓堅之則為固讎不忠不知所從及

于左氏特以明周之建子為正春正月日南至而叢益悖矣杜預又從而徵之猶徵參術

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夏。公孫茲如牟。娶焉。因聘而娶故傳實其事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守之其位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賜虎牢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為七年鄭殺申侯傳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

三十一 虢必其間

是時晉有 亦桓莊於 虞桓莊又 親於虢虢 若以親滅 何有於虞 一偪族一 偪

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偪，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

祀豐絜，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眾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

童謠妖

八月甲午至丙子四十三日乃十月初一日也正合九月十月之交鶉火之中公曰冬十二月丙子朔又加六十日矣此為丙子月而非鶉火之中也自相矛盾、

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日在尾，故尾星伏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鶉，鶉火星也。天策，傅說星。時近日，星微，焞焞無光耀）火中成軍，虢公其奔。（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秦穆姬，晉獻公女。送女曰媵，以屈辱之）而脩虞

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虞所命祀）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諸侯伐鄭之… 諸侯故不復更敘）冬，公至自伐鄭。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言不如重耳之賢）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之）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

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而諸侯各罷兵故蔡將許君歸楚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

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秋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

鄭文公不肯親來乃使太子聽命

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

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介因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弒不薨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嫌異常故書之）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

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illegible]請服也

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晉里克帥師[illegible]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驗）秋禘而致哀姜焉

是時[illegible][illegible]在秋始[illegible]

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襄公也）秋七月乙酉伯姬卒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甲子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

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　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　登受秋齊侯盟諸

以此知齊桓公之年乃耆老之年

（宰孔非識晉侯乃知晉侯之將死亡之將亂而亟返之也）

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十一年）南伐楚（在四年）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略）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言公晉將有亂）晉侯乃還九月晉獻公卒里克㔻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

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克使忠於申生等）冬十

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寢）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此有詩人重言之義）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郤芮郤克祖父從夷吾者）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

（公誤認克子）

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鬭不過（有節制）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

卓子與奚齊皆已即位但奚齊未踰年稱子卓子踰年稱君

魚氏世爲左師。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番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獻公既葬卓已免喪故稱君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秋七月。冬。大雨雪。平地尺爲大雪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叛王事在莊十九年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且謝緩賂。故不及。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下國曲沃新城 遇大子。大子使登僕。忽如夢而相見 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賂問聘問之幣 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

此秦伯諾下豹之辭知其爲間也

黨也。七工七輿大夫 丕豹奔秦。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公曰。失衆焉能殺。違禍誰能出君。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

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弃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

自郢及黃行九百里然楚滅而下不二日可突至何難不備而取滅也

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公也召戎欲因以篡位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鄭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二年春諸侯城衞楚丘之郛懼狄難也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

愷悌君子神所勞矣管仲之後於齊沒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子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

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冬晉荐饑使

秦伯不聽丕豹之言

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于緣陵）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季姬魯女鄫夫人也鄫子本無朝志爲季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鄫子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狄侵鄭冬蔡侯肸卒

以予饑秦者

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惠不終也）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

慶鄭忠言終不避患益于君秋殞其身

存毛將安傅（虢射惠公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公孫敖慶父之子）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伐

三必敗　罪狀　晉罪案

伐厲厲楚與國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季姬歸于鄫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秋伐厲以救徐也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宣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巽下艮上曰千乘三

此夏九月也何得七月而不落材亡乎杜氏之說如此　三不祥禍　四馬性練習訓

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勝晉之卦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步揚郤犨之父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易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去聲脈僨興外彊中乾狡戾也僨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

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衆而不能離也

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言必敗）

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陷泥中）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止獲也）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止壞形毀服）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慼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

八君臣感戚情深至

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罃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璧罃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靈臺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絕令不得通外內）

九穆姬登臺劫請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君將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謂反首拔舍）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蓋姓瑕呂名飴字子金）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貳代也圉惠公大子懷公）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大子圉）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

十二占辭用韻語

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兌下震上之睽䷥兌下離上。歸妹上六變而為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歸妹女嫁之卦。睽乖離之象。故曰無相。相助也。震之離。亦離之震。二卦變而相通。為雷為火。為嬴敗姬。嬴秦姓。姬晉姓。震為雷。離為火。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害其家之象。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震為車。離為火。上六爻在震則無應。故車脫輹。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在宗邑。歸妹睽孤。寇張之弧。此睽上九爻辭。姪其從姑。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於火為姑。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圉質秦。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家謂子圉婦懷嬴。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死之明年。文公入。殺懷公于高梁。高梁晉地。凡筮者用周易。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日王相。以成其占。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

十三推衍龜筮之理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故物生而後彰象。可言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有象而後滋生。益衆。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滋而後有數。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隱慝。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楚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呂甥也。食采於陰。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對曰。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

辭令自是動人

言晉未可取也

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人以為災。告於諸侯。故書。）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鷁遇迅風而退飛。風高不為物害。故不記風之異。）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都。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十二月。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鄫為淮夷所病。）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夏。晉大子圉為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之。（秦征河東置官司在十五年。）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圉養馬者。不聘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宦事秦為妾。）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

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齊侯之夫人三。
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
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 少
衛姬。生惠公。(惠公元) 鄭姬生孝公。(孝公昭) 葛嬴生
昭公。(昭公潘) 密姬生懿公。(懿公商人) 宋華子生公子
雍。(華氏之女子姓) 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
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
於公。(雍巫雍人名巫即易牙) 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爲長衛姬請立武孟) 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

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八日) 易牙入。與寺人
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
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六十七日乃殯)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
敗績。狄救齊。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而葬亂故)
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
無虧。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霸故) 楚子賜之金。既

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齊
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秋八月。
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
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
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梁伯益其
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 命曰新里。秦取
之。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

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己酉。
邾人執鄫子用之。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
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
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宋人執滕宣公。夏。宋
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
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
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
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
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

君父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修桓公之好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桓）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夏郜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啟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鬭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不言楚執宋公者宋無德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總見眾國共執之文）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尪女巫）

也。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 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

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此邾滅須句。而曰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猾夏。亂諸夏。 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紓解也。爲明年伐邾傳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衞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

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 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也。計此去辛有過百年。 晉大子圉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弃君命也。不敢從。亦不

敢言。遂逃歸。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言王者爲政。先和協近親。則昏姻甚相歸附也。鄰猶近也。云旋也。 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

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魚門邾城門)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恥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

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未整陳)丙子晨鄭文夫人羋氏姜氏勞楚子於柯澤(楚子還過鄭鄭文公夫人羋氏楚女姜氏齊女也柯澤鄭地)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師縉楚樂師也俘所得囚馘所截耳)君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戎事不邇女器(俘馘非近婦人之物)丁丑楚子入饗于鄭(爲鄭所饗)九獻庭實旅百(庭中所陳品數百也)加籩豆六品(食物六品加於籩豆)饗畢夜出文羋送于軍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羋女也)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敗城濮終爲商臣所弑)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杞入春秋稱侯莊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稱子)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

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遂呂臣也。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以爲子玉不狂令君有幾。言必矜功爲亂不可不賞。九月。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亡人重耳。懷公子圉。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偃子犯。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求期而執突以不召子故。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以文貶稱子。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諱未同盟者之赴。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重詳其義。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五年事在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

處狄十二

過衛

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羈之妻

及鄭

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
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
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
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
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
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
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
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
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

二十八　左傳僖公　二十　二

及楚

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
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
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
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
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
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
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
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
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子玉請殺之。楚子曰。

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
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
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
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
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
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
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
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
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

二十八　左傳僖公　二十一　二

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
王出居于鄭。襄王也。晉侯夷吾卒。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
也。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
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
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
如白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投其璧于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

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呂郤畏偪。呂甥郤芮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偪害。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卽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袪衣袂也。披所斬文公衣袂。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卽位。指呂郤。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郤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

千人。實紀綱之僕。新有呂郤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隸之事。皆秦卒共之。為之紀綱。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絏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己下之。卿之嫡妻為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弃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

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十一年）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

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子宣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

必為患。王又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隗氏。替廢也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后也。誅大叔恐違先后志。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于溫。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子華故好聚鷸冠。鷸鳥名。聚鷸羽以為冠。非法之服。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慼。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

務行禮至不與不共以使非報以底厥之道

公有加禮也。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禮也。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禮至衛大夫。守謂邢正卿國子。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為明年滅邢傳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宋殺其大夫。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

（一占木卦九三父命　二占木卦合文卦之體　三占木卦次天大從　凡三占皆大吉）

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乾下離上）之睽☲☱（兌下離上。大有九三變而爲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也。三爲三公而得位，變而爲兌，兌爲說，得位而說，故能爲王所宴饗也）。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爲天，兌爲澤，乾變爲兌而上當離，離爲日，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論大有，亦有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降尊下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

（鄀商密在……　紀……而……周……也）（不……而……　見……秦……入……之……）

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取其土而已）秋，秦晉伐鄀。（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於南郡鄀縣）楚鬬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鬬克，申公子儀；屈禦寇，息公子邊。商密，鄀別邑，今南鄉丹水縣）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傅焉。（析，楚邑，一名白羽，今南鄉析縣。隈，隱蔽之處。係縛輿人，詐爲克析得其囚俘者。昏而傅城，不欲令商密知囚非析人）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又見盟載）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見縛析囚）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商密既降，析戍亦降，故秦人得囚二子以歸）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不復言晉者，秦爲兵主）遂圍陳，納頓子于頓。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爲原大夫，狐溱爲溫大夫。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

經餒而弗食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行也故使處原從披言也寺蘇有大功猶賞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公

二十六年起三十三年終止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寗速盟于向。向莒地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國今建平秭歸縣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丕公寗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

僖公此舉甚不義

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弃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而伐之。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紹其祀。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熊摯，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也，宋襄公贈馬二十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己。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偪齊。楚申公叔侯戍之。使申叔去穀，張本。桓公之子七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十九年與魯大夫盟于齊。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三月而葬，速。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弗地曰入。八月無乙巳，乙巳，九月六日。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

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秋，入杞，責無禮也。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蒍，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剛而無禮。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若將兵車過三百乘，必不能入其眾而治之也。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

攻其所必救

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一句起下)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入)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二十五年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重言信)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

取五鹿即前所乞食之處

而霸。文之教也。(此左氏章法有起有結)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二月。晉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

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公子買戍衞。魯欲與楚故戍衛 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輿衆也。舍墓為將發冢 師遷焉。曹人兇懼 遷至曹人墓。兇兇恐懼聲 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 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

其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 爇僖負羈氏。魏犨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越也。曲踊跳踊也。百猶勵也。勵音邁 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舟之僑故虢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犨。爲先歸張本 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

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申叔戍穀 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郤 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

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鬭伯比之孫 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閒猶塞也。讒慝若蔿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乘入 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 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

執宛春　師老壯曲直　聽輿人之誦

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謂諸侯何楚有三
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
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執宛春以
怒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
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
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
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
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
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
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
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
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
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酅丘
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
其舊而新是謀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疑衆謂已
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
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
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

夢楚伏己　盬以口咀其腦噎盬一作咀音古　楚左右師潰

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
其腦盬唼也唼子答反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
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子玉
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
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
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
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
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
百乘韅靷鞅靽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韅在胷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
靽言駕乘脩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
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
輿曳柴亦是也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
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
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
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欒
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曳柴起塵詐爲衆走楚師馳之原
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

獻楚俘于王

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
卒而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楚不大敗）晉師三日館穀
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
（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
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
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
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
鄭伯傅王用平禮也（用平王享晉文侯之禮）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
（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

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九命作伯）賜之大輅之服戎
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盧）弓矢千秬鬯一
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
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
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
入三覲（從來至去凡三見王）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
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
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
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

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
是役也能以德攻（此一段以斷上文）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
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
孟諸之麋（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大心與子
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
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
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
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
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

得臣死

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
以爲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及連穀而死（至連穀王無赦命故自殺也）
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
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或
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
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晉人
復衛侯（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聽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
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
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

殺叔武
衛獻不仁且不君

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寗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寗子）公子歂犬華仲前驅（恐公之欲速故先入欲疾[illegible]公）（[illegible]侯遂驅）（掩寗子未備）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旆旗名繫旐曰旆通帛曰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顛頡祁瞞舟之僑）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冬會于溫討不服也

殺舟之僑

召王

衛侯與元咺訟寗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寗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寗子職納橐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壬申公朝于王所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

復曹伯
作三行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公至自圍許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

泉。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禮也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秋大雨雹爲災也冬介葛盧來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酖衛侯不死　釋衛侯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三十年春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夏狄侵齊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爲卿

殺元咺及二公子　燭之武

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公入祀先君周冶既服將命周歂先入及門遇疾而死冶廑辭卿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

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爲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

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
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
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
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為大子以求成
于晉晉人許之冬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
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
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
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東門襄仲將聘
于周遂初聘于晉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
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秋七月冬杞伯姬
來求婦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一年春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
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
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
南東傅于濟盡曹地也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
亦非禮也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

卜偃聞秦將襲鄭故因柩聲以正衆心

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細也不
郊亦無望可也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
狄（二十八年晉作三行今罷之更為上下新軍）趙衰為卿冬狄圍
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
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
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
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
命祀請改祀命鄭洩駕惡公子瑕鄭伯亦惡
之故公子瑕出奔楚（瑕文公子傳為納瑕張本）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
侯重耳卒

三十二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
之晉楚始通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
秋衛人及狄盟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
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
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杞子
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
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
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
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
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
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
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
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
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
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
遂東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
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
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十
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
草李梅實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

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
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
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
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
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
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
備一夕之衞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
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
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
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

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
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
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齊國莊
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
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
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衞也晉原軫
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
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

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伐晉）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

明曰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狄侵齊因晉喪也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邾亦因晉喪以陵小國）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白狄狄別種也）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謂不顧而唾）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臼季胥臣也）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

與之冀還其父故邑亦未有軍行郤登卿位未有軍列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反薨于小寢即安也小寢夫人寢也譏不終于路寢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三十一年瑕奔楚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辟楚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商臣怨子上止王立己故譖之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卷終

左傳文公在位十八年

文公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先君未葬而公即位不可曠年無君二月癸亥日有食之不書朔官失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叔氏服字諸侯喪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商臣穆王也公孫敖如齊

元年春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文伯難惠叔食子奉祭祀供養者收子葬子身也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豐下蓋面方爲八年公孫敖奔莒於是閏三月非禮也於歷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日月之行又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之於終積而爲閏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夏四月丁巳葬僖公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叔孫得臣如周拜謝賜命晉文公之

元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尤衛不朝故伐今不朝王是效衛致禍將上在溫故勸之)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衛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競大甚故使報伐示已力足以距晉)衛孔達師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合古之道而失令事霸王之禮)秋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職商臣庶弟)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羋而勿敬也(江羋成王妹嫁於江)從之江羋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

引詩以必秦伯之言左氏文之也

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熊掌難熟冀久將有外救)弗聽丁未王縊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言其忍甚未斂而加惡諡)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脩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殽之役(在僖三十三年)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三年喪終則遷入於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自十有二月不

雨至于秋七月。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禘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大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

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續簡伯 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嗤之 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瞫審 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箕役在僖三十三年。黜尺甚洛 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明堂，祖廟，所以策功序德，故不義之士不得升 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共，恭 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

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使大夫盟公，以恥魯也 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厭猶損也。晉以非禮盟公，故文厭之，以示譏。厭，於涉反。 適晉不書，諱之也。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陳始與衛謀，謂可以強得免，今晉不聽，故更執孔達以苟免也 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弗忌明言其所見 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

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妾織蒲三不仁也與民爭利作虛器謂居蔡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襄仲如齊納幣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脩昏姻娶元妃以奉粢盛孝也孝禮之始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衛侯如陳拜晉成也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封埋藏也埋藏殽敗死事之尸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冬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

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illegible]以公比君子也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降階辭讓公登成拜公賦嘉樂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四年春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爲衛之良也故免之夏衛侯如晉拜曹伯如晉會正會受貢賦之政也傳言襄公能繼文之業而諸侯服從

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弃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

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

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

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魯人失所賦甯武子佯不知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音盧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冬成風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入例在十五年秋楚人滅六六國今廬江六縣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成風薨天子以夫人禮賵之以夫人赴故仲子卒王使宰咺以夫人禮賵以夫人赴也今平王例凡

五年春王使榮叔來含且賵召昭公來會葬禮也成風莊公之妾天子以夫人禮賵之明母以子貴

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蓼今安豐蓼縣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蓼與六皆皐陶後

後也傲一國之君不能建德結援大國忽然而亡 晉陽處父聘于衛
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
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
其不沒乎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
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晉趙
四人 成子欒貞子霍伯臼季皆卒 成子趙衰貞子欒枝霍伯先且
居臼季胥臣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
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
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
奔狄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文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

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 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軍復三軍之制 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
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
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
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爲國政制事典
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 質要券契也 治舊

洿本秩禮續常職 脩廢官 出滯淹 拔賢能也 既成以
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爲
常法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
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秦伯任好卒以子車
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
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
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
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
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
之話言爲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
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以
禮則使毋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
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
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
也秋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
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乙亥晉

趙所以奉存也何爲行操而無婦人

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公子雍文公子襄公庶弟杜祁之子）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也）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爲二嬖淫也爲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偪姞姞姓之女生襄公爲世子故杜祁讓使在巳上）以狄故讓季隗而巳次之故班在四（以季隗是文公託狄時妻故復讓之然則杜祁本班在二）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爲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爲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本中軍帥而易以爲佐）而知其無援於晉也（少族多怨）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

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君已命帥處父易之故曰侵官）冬十月襄仲如晉葬襄公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簡伯續鞫居）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奴）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何以爲民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七年春公伐邾閒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太皡之後）

寘文公子焉非禮也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
公子成為右師（莊公子）公孫友為左師（目夷子）樂
豫為司馬（戴公玄孫）鱗矔為司徒（桓公孫）公子蕩為
司城（桓公子）華御事為司寇（華元父也傳言六卿皆公族昭公不親信之所以致亂）
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
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
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比況國
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
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
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
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二子在公宮故為亂兵所殺）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
讓公子卬（卬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
其大夫不稱名眾也且言非其罪也秦康公
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
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
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
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

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
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宣子之教訓）
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
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
靈公以禦秦師箕鄭居守趙盾將中軍先克
佐之荀林父佐上軍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之
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
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
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
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
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
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先蔑之使也荀林父
止之曰夫人大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
子以疾辭若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
必子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弗聽
為賦板之三章（義取匆匆堯之言）又弗聽及亡荀伯盡
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
士會在秦三年不見士伯（士伯先蔑）其人曰能亡

時賈季奔在狄故趙宣子使人因賈季以問酆舒且讓其何故伐魯

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士季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言已非慕先蔑之義而從之及歸遂不見責先蔑為正卿而不匡諫且俱出奔惡存嘗士會歸在十三年秋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酆舒狄相讓其伐魯酆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不書其國辟不敏也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穆伯公孫敖也文伯穀也惠叔難也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襄仲公孫敖從父昆弟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惠伯叔牙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啟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

使仲舍之舍不娶公孫敖反之還莒女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為明年公孫敖奔莒傳晉郤缺言於趙宣子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說之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死不舍節司城奉身而退故皆書官而不名貴之

八年春晉侯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且復

致公壻池之封自申至于虎牢之竟 公壻池晉君女壻又取衛地以封之今歸還衛也申鄭地傳言趙盾所以能相幼主而盟諸侯 夏秦人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秋襄王崩晉人以扈之盟來討 前年盟扈公後至 冬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遂會伊雒之戎書曰公子遂珍之也 珍貴也大夫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己氏莒女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 昭公適祖母 夫人因戴氏之族 華樂皇皆戴族 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 意諸公子蕩之孫 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 卿違從大夫公賢其效節故以本官逆之諸宋而復之司城官屬悉來奔故言皆復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 登之於上軍 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 狐偃趙衰 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 七年晉禦秦師於堇陰以軍事奪其田也先克中軍佐 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 為明年殺先克張本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求金以共葬事 夫人姜氏如齊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冬楚子使椒來聘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葬曹共公

九年春王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 箕鄭等所使也 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二月莊叔如周葬襄王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夏楚侵陳克壺丘以其服於晉也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獲公子茷陳

懼乃及楚平。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為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為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

厥貉。陳鄭及宋麇子不書者，宋鄭執卑苟免，為楚僕任，受役於司馬，麇子恥之逃而歸。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列於諸侯。宋鄭猶然，則陳侯必同也。○麇九倫反 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將楚欲誘呼宋共戰。御事，華元父。○勞力報反 遂道以田孟諸。孟諸，宋大藪也，在梁國睢陽縣東北。○道音導，睢音綏 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盂，田獵陳名。○陳直覲反 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復遂，楚期思邑公，今弋陽期思縣。子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將獵張兩甄，故置二左司馬，然則右司馬一人當中央。○甄吉然反 命夙駕載燧。燧，取火者。宋公違命，不夙駕載燧。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子舟，無畏字。○抶恥乙反 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詩大雅，美仲山甫不辟彊禦。○茹如呂反 毋縱詭隨，以謹罔極。詩大雅。詭人隨人，無正心者。謹猶慎也。罔，無也。極，中也。○詭九委反 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為宣十四年宋人殺子舟張本。厥貉之會，麇子逃歸。為明年楚子伐麇傳。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討前年逃厥貉會。○麇九倫反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仲惠伯。郤

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鹹音咸魯地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成大心子玉之子大孫伯也防渚麇地 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錫穴麇地○復扶又反錫音羊或星歷反 夏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 秋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八年意諸來奔 因賀楚師之不害也。歸不書史失之 往年楚次厥貉將以伐宋○見賢遍反 鄋瞞侵齊。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鄋所求反瞞莫干反 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駟乘四人共車○乘繩證反下皆同 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僑如鄋瞞國之君長三丈不書賤夷狄也 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摏衝 埋其首於子駒之門。子駒魯郭門骨節非常恐後世怪之故詳其處 以命宣伯。得臣待事而名其二子因以旌其功宣伯名宣伯曰僑如 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

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二人皆死耏班獨有 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門關門征稅也 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衞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長狄之種絕 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安處也夫鍾郕邑 國人弗徇。徇順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莒魯所爭者

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大子自安於外邑故 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不絕昏立其娣以爲夫人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爲令尹。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 夏子孔

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二國羣舒之屬）秋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

[illegible]

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秦伯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憖[illegible]反傷也）明日請相見也（憖缺也傷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弃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爲宣元年放胥甲傳）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城諸及鄆書時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大廟之室）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此段亦異法處遂曰不言退使之作史者自能按其故

十三年春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賜其瑕邑令帥衆守桃林以備秦）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中行桓子荀林父）能外事且由舊勳（有狐偃之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殺陽處父故）不如隨會能賤而有恥柔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帑奴）使夜逸（魏壽餘畢萬之後帑壽餘子）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許受其邑）履士會之足於朝（躡士會足欲使行）秦伯師于河西（將取魏）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欲與晉人在秦者共先魏之有司）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辭行）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示已無去心）乃行繞朝贈之以策（策馬檛臨別授之以展情繞朝秦大夫）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示已所集示已覺其情）既濟魏人譟而還（喜得士會）秦人歸其帑

邾文公賢君也知命二字不足盡之

一時列國諸侯大夫相見宴會[illegible]賦詩[illegible]此[illegible]以後[illegible]此[illegible]矣

其處者為劉氏（士會堯後劉累之後別族復累之姓）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秋七月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衛貳于楚畏晉故因公請平）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彗也既見而後入北斗非常）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宋子哀來奔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十四年春頃王崩周公閱與王孫蘇爭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則不書禍福不告亦不書懲不敬也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家財盡從公及國之有司富者貸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六月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而讓元元商人兄齊惠公也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不言能免我必殺我也爾為之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後三年宋弒昭公五年齊弒懿公七年晉弒靈公史服但言事徵而不論其占晉趙盾

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角且長貜且定公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周公將與王孫蘇訟于晉王叛王孫蘇匡王不與而使尹氏與聃啓訟周公于晉訟理之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楚莊王立穆王子子孔潘崇將襲羣舒使公子燮與子儀守而伐舒蓼二子作亂城郢而使賊殺子孔不克而還八月二子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國語曰楚莊王幼弱子儀為師王子燮為傅廬戢棃及叔麇君誘之遂殺鬭克及公子燮鬭克子儀也初鬭克囚于秦在僖二十五年秦有殽之敗而使歸求成成而不得志無賞報也公子燮求令尹而不得故二子作亂傳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穆伯公孫敖之從己氏也在八年魯人立文伯穆伯之子穀也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上自稱名穀之子弱請立文伯弟惠叔名難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名難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為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

公孫敖生二子文伯穀惠叔難及奔莒從己氏又生二子共四子[illegible]

諸葬。弗許。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
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齊
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懿公立齊人不服故
三月而後定。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
曰公。曰夫己氏。猶言某甲 襄仲使告于王。請以王
寵求昭姬于齊。曰殺其子焉用其母。請受而
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恨魯恃王
勢以求女故 又執子叔姬。欲以恥辱魯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

來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
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晉郤
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
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
齊人來歸子叔姬。齊所以公之故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
郛。
十五年。春。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
也。三月。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
馬華孫。貴之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

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
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亞旅上大夫也 魯人以爲敏。
無故揚其先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爲敏 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
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齊人或爲
孟氏謀。孟氏公孫敖家 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齊魯
境上 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
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
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爲惠
叔毀請且國之公族 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 聲己不視。帷

堂而哭。聲己惠叔母怨敖從莒女故帷堂 襄仲欲勿哭。怨敖取其
妻 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惠伯即叔彭生
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
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
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他年。其
二子來。敖在莒所生 孟獻子愛之。聞於國。獻子穀之子仲孫
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
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
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句鼆魯邑 一人門于

戾丘皆死（布宮攻門三子禦之而死）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新城之盟（在前年）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秋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冬

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執子叔使且數伐魯）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惡其受賂不能討齊）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齊人來歸子叔姬王故也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不能討己）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

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十八年商人被弒）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毀泉臺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閒疾瘳）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疾也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魯人以為蛇妖所出而聲姜薨故壞之）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

蒍呂賈
廬戢黎
師叔即潘崇
子越
子貝以上
北戶見楚師
乃楚莊王
初立之年

八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蒍賈孫叔敖父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也次于句澨使廬戢梨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戢梨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師叔楚大夫潘尫也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武王父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羣蠻見楚彊故遂滅庸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文公也宋饑竭其粟而

三傳
左傳文公

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矔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壽蕩之子請使意諸爲之意諸壽之子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弃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謂使出奔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人周襄王姊故稱王姬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弒其君

杅曰。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
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

公子鮑弒昭公晉不能討而反立之也

聘之辭令

左傳

文公二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公子遂如齊。

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夏四月癸亥。葬聲姜。有齊難。是

以緩。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於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爲貳於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減損也雖未盡而行言汲汲于朝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

君之嫡夷（夷大子名）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十
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蕆勑也勑成前好）陳事。（蕆物展及）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于君。往
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謂夷往朝晉）八月，寡君又往朝。
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
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
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
於絳。（孤之二三臣，謂燭之武歸生。自謂也）雖我小國，則蔑以過
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
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
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
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鋌，疾走貌。言急則欲蔭庥於楚，如鹿走險。鋌觝頂反）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
敝賦以待於鯈，唯執事命之。（鯈，晉鄭之竟。言欲以兵距晉）
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四年二月壬戌，
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從楚）
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
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秋，（八月）甘歜

（十八叙齊懿公見弒之由）

敗戎于邥垂（周地）乘其飲酒也。冬十月，鄭大子
夷、石楚爲質于晉。（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襄仲如齊，拜
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
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
偷必死。（偷，猶苟且）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
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六月癸酉，葬
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
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莒弒其君
庶其。
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伐魯）而有疾。醫曰：不
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尚，庶幾也。令先師期死）
叔仲惠伯令龜，（以卜事告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
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言君先齊侯終）令龜有咎。（言令
龜者亦有凶咎，見於卜兆，爲惠伯死張本）二月丁丑，公薨。齊懿公
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丙）之父爭田，弗勝。及即
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
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

納懿公尸於竹中

以扑抶職歜以扑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
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
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
飲酒訖乃去齊人惡懿公二人無所畏齊人立公子元桓公子惠公
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
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
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
仲不可叔仲惠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
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

公惡大子視其母弟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
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
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
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
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不絕其後夫
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惡視之母出姜也與有罪出者異故復
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
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莒紀公生大子
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

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
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
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
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
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
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
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
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誓要信也掩賊為藏掩匿

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也賴
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
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
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
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
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
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
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闓顏檮戭
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

允。焉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皡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鯀也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

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宋武氏之族道昭公子。將奉司城須以作亂。文公弒昭公故武族欲因其子以作亂司城須文公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戴族華樂也莊族公孫師也桓族向魚鱗蕩也司馬子伯華耦也遂出武穆之族。使公孫師爲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孫公子朝卒。使樂呂爲司寇。以靖國人。樂呂戴公之曾孫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

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魯以賂齊齊人不用師徒故曰取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

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尊君命也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尊夫人也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宣公簒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于衛胥甲下軍佐文十二年戰河曲不肯薄秦於險而立胥克克甲之子先辛奔齊辛甲之屬大夫會于平州以定公位簒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弒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東門襄仲如齊拜成謝得會也六月齊人取濟西之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濟西故曹地僖三十一年晉文以分魯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二扈之盟皆受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得大夫生死皆曰獲例在昭二十三年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也將戰華元殺羊

華元爲城之將主注

言雖亡而皮尚多棄甲何害役人又言縱有皮而未成甲也

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
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君子謂
羊斟非人也以其私憾敗國殄民於是刑孰
大焉詩所謂人之無良者其羊斟之謂乎殘
民以逞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
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告宋
城門而後入言不苟見叔牂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
馬也其人也叔牂知前言以馳入鄭故不敢讓罪既合而來奔叔牂
言畢遂奔魯合猶答也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
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睅出目皤大腹棄甲謂亡
師于思西才反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
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猶何也役人
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
衆我寡傳言華元不吝其咎寬而容衆秦師伐晉以報崇也
遂圍焦夏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
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楚鬬椒救鄭曰能欲
諸侯而惡其難乎遂次于鄭以待晉師趙盾
曰彼宗競于楚殆將斃矣鬬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為令

尹姑益其疾乃去之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
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
不熟殺之寘諸畚本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
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
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
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
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
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唯羣臣
賴之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
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猶不改宣子驟諫公
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
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
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
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
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車右趨
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
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

何爲。閽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靈輒爲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初，麗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宦，仕也。爲置田邑以爲公族大夫）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餘子，適子之母弟也，亦治餘子之政）其庶子爲公行。（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官名）趙盾請以括爲公族，（括，趙盾異母弟，趙姬之中子，屏季也）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文公女，成公姊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公許之。（盾，狄外孫）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適，其子當爲公族，辟屏季，故更掌旄車）使屏季以其故族爲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屏季，使爲衰之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牛不稱牲，未卜日）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三年春，不郊而望，皆非禮也。（禮記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望，郊之屬也，不郊亦無望可也。晉侯伐鄭，及郔。鄭及晉平，士會入盟。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

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武氏謀奉母弟須及昭公子以作亂事在文十八年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伯儵南燕祖以是為而子以蘭為女子名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懼將不見信故欲計所賜蘭為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子文公叔父子儀也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羣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姓宜為姬配耦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傳言穆氏所以大興於鄭天所啓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莒郯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

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人獻黿於鄭靈公穆公大子夷也公子宋與子家將
見宋子公也子家歸生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
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
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
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效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
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
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
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
夷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而從弒君故書以首惡君子
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
也稱臣臣之罪也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
去疾子良名不足以順則公子堅堅襄公長乃立襄公襄公
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
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乃
舍之皆爲大夫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
文子良之兄曰必殺之子文子良之兄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
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

楚莊王

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可子文以爲大
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
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
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鬭般爲令尹般子文之子子揚
子越即越椒爲司馬蔿賈爲工正譖子揚而殺之子
越爲令尹己爲司馬賈爲椒譖子揚而己得椒處子越又
惡之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圄伯嬴於轑陽而
殺之圄囚也伯嬴蔿賈也轑陽楚邑遂處烝野將攻王王以
三王之子爲質焉弗受師于漳澨秋七月戊
戌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皐滸伯棼射王汏輈
及鼓跗著於丁寧伯棼越椒也輈車轅汏過也箭過車轅上丁寧鉦也
又射汏輈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笠依轂而立以禦寒
暑名曰笠轂此言箭過車轅及王之蓋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
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盡於
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敖氏初若敖娶於䢵
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
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
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告女私通所生遂使

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䢵女 伯比所淫者）實爲令尹子文（鬬氏始自子文爲令尹）其孫箴尹克黃（子文之孫 箴尹官名克黃子揚之子）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弃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叔姬寧固及馬）楚人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既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六年春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夏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秋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冬召桓公逆王后于齊楚人伐鄭取成而還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豐上六變而爲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閒一歲鄭人殺之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七年春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赤狄侵晉取向陰之禾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即子公）故相鄭伯以會冬盟于黑

壞王叔桓公臨之以謀不睦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戊子夫人嬴氏薨（宣公母也）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城平陽楚師伐陳

八年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爲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城平陽書時也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匡王崩 弟定王立）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洩冶

九年春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秋取根牟言易也滕昭公卒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乃還冬宋人圍滕因其喪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自此晉楚交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

鄭之禍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年以賂齊也不言來公如齊因受之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己巳
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公如齊五月公至自
齊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歸父襄仲之子晉人宋人衛
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公孫歸父
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
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
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
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
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
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謂聘不然則否公如齊奔喪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
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
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滕人恃晉而不

事宋六月宋師伐滕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
鄭取成而還秋劉康公來報聘師伐邾取繹
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國
武子來報聘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
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
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以四年弑君故也斲薄其棺不使從卿禮改葬幽公諡之曰靈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
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辭也丁亥
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二子淫昏亂人也君弑之後能外託楚以求報君之讎內結強援於國故楚莊得平步而討陳除弑君之賊於時陳成公播蕩於晉定亡君之嗣靈公成喪賊討國復功足以補過故君子善楚復之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
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
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楚左
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郔令尹蔿艾獵城沂艾獵孫叔敖也使封人慮事封人其時主築城者慮事無慮計功以授司

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冬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滅陳以爲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子成公午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厲之役鄭南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與伐遠稱厲之役者志報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

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

六　左傳宣公　三十一

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

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楚陳以轅為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蹋伏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時楚以茅為旌識中權中軍制謀後勁後以精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

六　左傳宣公　三十二

何敵之有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

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尸主也。）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獻子韓厥。）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郔鄭北地。）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伍參

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荀林父。）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晉師在敖鄗之間。（敖鄗二山、在滎陽縣西北。）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古曠反。）廣有一卒、卒

偏之兩（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知音智荀首後爲知氏）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楚成王穆王）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御下兩馬掉正鞅以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折馘斷耳）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左右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新殺爲鮮）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潘尪之子）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

十五乘為一廣三十乘分為左右二廣更番遞駕也

子曰：二憾往矣（獻子郤克）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覆，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亦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右。屈，居勿反）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

乘晉之不備

中軍下軍晉右移濟河

左拒右拒皆楚之陳名

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惟上軍在）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為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也。中易乘，則恐軍人惑）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扃，車上兵闌。一曰車前橫木）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

車小止可載二人逢大夫與趙旃同載二子乃下車而走不前遇敵兄弟皆死

差經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馬駑車遲）。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旃）。顧曰趙傁在後（不從父之言）。怒之，使下（怒其不從），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知莊子，知罃之父，反還戰）。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菆（菆，好箭），納諸廚子之房（房，箭舍）。廚子

知莊子既被楚人囚其子必求報楚射必納諸廚子之房舍欲擇利器而報敵也雖不得已然死獲二人生囚一人亦必償矣

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殺而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生而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

舉每章之中歌此詩之有君也其有能及

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

左氏敘晉楚二事內十餘言極為縱宕更無復淮此

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謂晉無罪），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

楚子伐蕭另起

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

楚勝晉故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

之士渥濁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

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

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

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

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

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

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

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

復其位冬楚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

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此人在楚王曰勿殺吾退蕭

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

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

纊遂傅於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

還無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卯呼之無社叔展曰

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

奈何曰目於眢井而拯之入於井中自救若爲茅絰哭井則

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應以爲信明日蕭潰申叔視其

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之晉原穀宋華椒衛

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於是卿

不書不實其言也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

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

殺其大夫先穀

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

夏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

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令宋見伐晉衛不顧盟以恤宋故曰唯宋可以免

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

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

其族君子曰惡之來也己則取之其先穀之

謂乎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

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

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爲政而亢大國

之許將以誰任我則死之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無畏抶宋公僕）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

於窒皇（窒皇寢門闕）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遂以為常故曰初）冬蝝生（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饑

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

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

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

[illegible]

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

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

召襄召戴公之子不繼父公之後

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晉非新破狄小地未安故別遣羈縻黎秦而來行定狄地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復立之及雒，魏顆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說是賞也，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以豐財也。冬，蝝生，饑。幸之也。

大有年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夏，成周宣榭火。成周洛陽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

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秋，郯伯姬來歸，出也。為毛召之難故，王室復亂。王孫蘇奔晉，晉人復之。冬，晉侯

使士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烝升也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跛而登階故笑之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使得齊之罪乃復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

郤子欲報婦人之笑怒私怨也公使之詳其怨以求諸老

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秋八月。晉師還。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燮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郤子逞其志。庶有豸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郤獻子為政。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

弟皆母弟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甲戌楚子旅卒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十八年春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夏公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秋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弒戕皆殺也弒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戕者卒暴之名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將爲司寇去行刑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除地爲壇而張帷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在國儀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左傳成公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 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三月作丘甲 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茅戎冬十月

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二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 徐吾氏茅戎之別也 爲齊難故作丘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秋王人來告敗。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傳曰卿不書匱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

也隕子辱矣（隕見）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
衞師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
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衞
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軒縣也天子樂宮縣諸侯軒縣闕南
方）繁纓以朝許之（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仲尼聞之曰
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
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

止也已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
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
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
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
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六萬人）郤克將中軍
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
魯衞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
之及衞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
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

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
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
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衞兄弟
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
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
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
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
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
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

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
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不
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
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
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
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
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
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若之何
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

韓厥以據欲中御而從齊侯故左右或以果射左右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之逢丑父與

將丑父代為書蔽藏使公下車取飲欲其

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轏士車也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縶馬絆也執之示脩臣僕之職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已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俱遜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

逃也

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厲退者遂逆入狄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强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之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

銳司徒主銳兵者女子之父當是時辟司徒妻也惟一問得人而已

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走君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壘壁者予之石窌石窌邑名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佐也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畝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

毋以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壟東行易。)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

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弃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

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侯賜)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

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也。何臣之爲。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復命、故不敢成禮)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

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鄭靈公夏姬之兄）殺御叔（御叔夏姬之夫）弒靈侯（陳靈公）戮夏南（夏徵舒）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予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獲其尸其子黑

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尸襄老）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

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申叔時之子）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

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宣公使求好于楚莊

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戶口）已責（弃逋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爲左許靈公爲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繒布者）皆百人公衡爲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乏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

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墍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弃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弃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君子曰衆之不可以已也大夫爲政猶以衆克況明君而善用其衆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

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
王使委於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三公者天子之吏也）禮之如
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
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
勿籍（相相禮者籍籍書也王畏諸侯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
三日哭（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乙亥葬宋文公夏公
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

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邑）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
伐廧咎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
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
盟鄭伐許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
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
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夏公如晉拜汶陽
之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晉人歸
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

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
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
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
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
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
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
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
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
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

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
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
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
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
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
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
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秋叔孫僑如圍棘
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晉郤克衛孫良
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

此項局也追記宛然左氏之高妙其神筆此類可見

民也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
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
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
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
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
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
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
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禮
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為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

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旃皆為卿賞鞌
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
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
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
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
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罃之在楚也鄭賈
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
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
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

誣君子遂適齊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
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

四年春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杞伯來朝歸
叔姬故也將出叔姬先脩禮朝魯言其故夏公如晉晉侯見
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
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
矣可不敬乎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

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
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
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
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冬十一月鄭公孫
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許取
鉏任泠敦之田晉欒書將中軍荀首佐之士
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氾祭楚子反救鄭
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子反不
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

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晉趙嬰通于趙莊姬趙嬰趙盾弟莊姬趙朔妻朔盾之子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出也傳在前年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梁山崩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五年春原屏放諸齊放趙嬰也原同屏季嬰之兄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言已雖淫而能令莊姬護趙氏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自告貞伯從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以得放遣爲福祭之之明日而亡爲八年晉殺趙同趙括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夏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野饋曰餫運糧餉之敬大國也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

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宋公子圍龜爲質于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蓋宣十五年宋楚平後華元德圍龜代已爲質故怨而欲攻華氏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圍龜也十一月己酉定王崩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取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

議國遷定國是乃韓氏之遠謀

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授玉于東楹之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二月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取鄟言易也三月晉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不守備）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弃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盬（盬鹽也猗氏縣鹽池是盬音古）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

論國遷定國是

之疾不如新田（今平陽絳邑縣是）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盬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六月鄭悼公卒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秋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為榮）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

吳始見經

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欒書得從衆之義且爲八年晉侵蔡傳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稱牛未卜日免放也免牛可也不郊非禮也吳伐郯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七年春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夏曹宣公來朝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軍楚師攻楚師也

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爲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爲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言申呂賴此田成邑耳不得此田則無以出兵賦而二邑壞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爲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

吳楚構怨自三臣始也

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戚，林父邑。林父出奔，戚隨屬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齊服事晉

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弃，猶以成人禮書之。終為杞伯所棄，故稱杞叔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士燮、齊人、邾人伐郯。衛人來媵。

辭命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過許見其無備，因攻之。聲伯如莒，逆也。自為逆婦而書者，因聘而逆。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欒氏、郤氏亦徵其為亂。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

杞叔姬何事而出未詳

武而反其田焉秋召桓公來賜公命晉侯使
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
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
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
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
重閉况國乎冬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晉
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
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
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
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衛
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
姓則否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
如宋致女晉人來媵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
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

入鄆鄆莒別邑也楚偏師入鄆故稱人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
許城中城

九年春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已絕於杞魯復強請杞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
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
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
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
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
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二月伯姬
歸于宋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
于鄧夏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
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
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
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晉人來媵禮也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
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
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
重侵陳以救鄭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

此設行人例未實

然[illegible]儀一事[illegible]有二[illegible]古人文字不[illegible]亦有大事[illegible]而畢有討[illegible]之間不可不若非國工不知

皂法三盧此存以料大體也

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爲大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大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爲之禮使歸求成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

公孫申謀則[illegible]而爲不[illegible]者所議[illegible]無[illegible]是以[illegible]

[illegible]世子[illegible]相似

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弃菅蒯雖有姬姜無弃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秦人白狄伐晉諸侯貳故也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時晉執鄭伯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紓緩也勿亟遣使請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城中城書時也十二月楚子使公子辰如晉報鍾儀之使請脩好結成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年春晉侯使糴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使也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鄭公子班聞申叔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子如公子班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髡頑鄭成公大子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大

子州蒲以爲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罕穆公子襄鍾鄭襄公之廟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爲質（子然子駟皆穆公子）辛巳鄭伯歸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夢疾爲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illegible]）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爲也公曰良醫也厚爲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爲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爲殉（傳言巫以明術見殺小臣以言夢自禍）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叔禽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況不令乎（言叔申爲忠不得其人還害身）秋

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illegible]）（晉使糴茷至楚結成晉謂魯貳於楚故留公須糴茷還驗其虛實）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郤犨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聲伯之母叔肸之妻）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穆姜宣公夫人宣公叔肸同母昆弟）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管于奚之子）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孝叔魯惠公五世孫）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言不與郤犨懼能忿致禍）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

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誓不復為之婦）夏，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秋，宣伯聘于齊，以脩前好。晉郤至與周爭鄇田。（鄇，溫別邑）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郤至曰：溫，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晉侯使郤至勿敢爭。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糴茷成，而使歸復命矣。冬，華元如楚，遂如晉，合晉楚之成。秦晉為成，將會于令狐。晉侯先至焉，秦伯不肯涉河，次于王城，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晉郤犨盟秦伯于河西。范文子曰：是盟也何益？齊盟所以質信也。

會所，信之始也。始之不從，其可質乎？秦伯歸而背晉成。

左傳

成公二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二年春王使以周公之難來告書曰周公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狄人閒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晉郤至如楚聘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爲地室而縣焉郤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若讓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爲世之治也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忌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爲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爲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夫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涖盟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

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曹伯盧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

十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三月公如京師宣伯欲賜欲王賜己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不加厚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宜社之肉也盛以脤器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

秦呂相魏錡子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致死命而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在僖三十三年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

內多抑詞

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謂太子雍公子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在文七年）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在文十二年）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在文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郜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在宣十五年）君亦悔禍之延而

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弃惡復脩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在十一年）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

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秦桓公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

鄭亂

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不更秦爵）曹宣公卒于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子如）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殺子印子羽（大宮鄭祖廟十年班出奔許今欲還為亂子印子羽皆穆）

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子駹孫叔孫知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負芻)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四年春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為

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秋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鄭公孫申疆許田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是所封田求和於鄭)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脩之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大子(敬姒定公妾衎獻公)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大子(大子即獻公)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衎)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定姜言獻)(公行無禮必從已始)烏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鱄衎之母弟)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宗公三月乙巳仲嬰

齊卒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
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
庚辰葬宋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
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冬十有一
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
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許遷于葉
十五年春會于戚討曹成公也（討其殺大子而自立事在十三年）
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

子臧曹公子喜時也

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
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
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
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
守乎遂逃奔宋夏六月宋共公卒楚將北師
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
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晉楚盟在十二年子囊莊王子公子貞）
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
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

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
石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
民將叛之無民孰戰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
宋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
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
朱爲少司寇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少宰蕩澤
弱公室殺公子肥（肥文公子）華元曰我爲右師君
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
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

族也（華元華喜）司城（公孫師）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
也（魚石蕩澤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皆出桓公）魚石將止華元魚
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
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
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
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
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
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
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

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五子亦馳逐之則決睢澨澨水涯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伯州犂伯宗子奔楚韓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十一月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寒過節冰封著樹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

二國爭鄭述起大師左氏叙晉楚事綱目

于沙隨不見公不及鄢陵戰故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魯殺大夫皆言刺

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

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宋師不設備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衛侯伐鄭至于鳴鴈爲晉故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

范文子不欲戰

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令尹將左(子重)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厎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

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楚以晦日早晨厭晉軍之未備而先陳)軍吏患之(患其先陳)范匄(文子之子)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晦月終兵家以為忌)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鬭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子重

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
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
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
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
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
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
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
告（賁皇楚鬭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
也（晉侯左右皆以伯州犂在楚知晉之情且謂楚衆多故惟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
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
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
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
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
公從之有淖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相違於淖（違辟也）
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
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
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
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

（載公爲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
爲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
也）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
徹七札焉（蹲聚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以示王曰君有
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
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呂錡夢射月中之退
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
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錡自入泥亦死象）
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
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
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
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
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識
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胄承命
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
蒙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
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有軍事不得答故肅使者亦肅手至地）
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

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
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
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
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
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
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死戰楚師薄於
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

行閒與敵國寡容擬飲愚不識也古人鍾陳亦有禮焉

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
中車折軾晉師乃止言二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
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
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
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整曰又何如臣
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
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往飲子重
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
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

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
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
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
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
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
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
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
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
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

駢麗之使左氏叙事至一千七百餘字史漢以後未有也所以賢者左氏[illegible]

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
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楚師還
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
不在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
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
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
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
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
弗及而卒戰之日齊國佐高無咎至于師衛

侯出于衛。公出于壞隤。壞隤魯邑。宋衛皆從非獨魯[illegible]以衛如故不小公。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言欲廢公，更立君。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觀晉楚之勝負。郤犨將新軍，且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主齊魯之屬。取

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七月，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

子叔聲伯二賢[illegible]公不[illegible][illegible]介然

使者約之介其約本介婦 以待晉師至而食之晉師既至食之矣已人不敢食先食約之介而後食[illegible]

豹，叔孫僑如弟。僑如於是逆作亂，豹因奔齊。為食於鄭郊。食晉師。師逆以至。聲伯戒叔孫以必須所逆晉師至乃食。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言其忠也。諸侯遷于制田。知武子佐下軍，武子荀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蔡。未反，諸侯遷于潁上。戊午，鄭子罕宵軍之，宋、齊、衛皆失軍。將王敗軍相失。曹人復請于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曹伯歸。子臧盡致其邑與卿而不出。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

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弃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弃，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

子叔嬰齊即子叔聲伯公孫嬰齊也乃叔肸之子文公孫也有悲賢成

公不能用之　以叔孫僑如殺身孫得臣之子豹立也

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為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隸賤官）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不受郤犨請邑）謀國家不貳（謂四日不食以堅事晉）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十二月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為姜所指而獨殺偃偃與謀）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齊聲孟子通僑如（聲孟子齊靈公母宋女）使立於高國之間僑如曰不可以再罪奔衛亦間於卿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

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楚人滅舒庸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為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宗祝）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三傳　左傳成公　二百十一

六月戊辰士燮卒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諸侯還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閎巷門）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蒐索備姦人）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角頃公子）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弱無咎子盧高氏邑）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國牽之弟）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已瓊瑰

三傳　左傳成公　二百十五

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傳戒數占夢）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晉待命于清（勝國佐子使以高氏難告晉齊）（欲討國佐故留其子於外）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

郤氏多怨又欲叛怨之由又叙厲公作難之由此左氏叙事之密也

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謂鄢陵戰時楚子問郤至以弓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傳言厲公無道先婦人而後卿佐郤至奉豕進之於公寺人孟張奪之寺人奄士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季子郤至公反以爲郤至奪孟張豕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

郤至亦有不可及處

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兹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嬖人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

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

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為卿公遊于匠麗氏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召士匄士匄辭召韓厥韓厥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能違兵晉將討趙氏而厥去其兵示不與黨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楚邑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閏月乙卯晦欒書中行偃殺胥童以其劫己故民不與郤氏胥童道

君爲亂故皆書曰□□殺其大夫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
弒其君州蒲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
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
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
囿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
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
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丁未葬我君成公

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
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不以君禮葬）
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
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
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
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
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
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
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夷羊五之屬）
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齊

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
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
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國佐本疾淫亂殺慶克齊以是討之嫌其罪不及死故傳明言其三罪）使清人殺
國勝（勝國佐子前年待命于清者）國弱來奔（弱勝之弟）王湫奔
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封佐皆慶克子）既齊侯
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二月乙酉朔晉悼公
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
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

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
武爲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
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使士渥濁爲大傅
使脩范武子之法右行辛爲司空使脩士蔿
之法弁糾御戎校正屬焉使訓諸御知義荀
賓爲右司士屬焉使訓勇力之士時使卿無
共御立軍尉以攝之祁奚爲中軍尉羊舌職
佐之魏絳爲司馬張老爲候奄鐸遏寇爲上
軍尉籍偃爲之司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程

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凡六
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
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師民無謗言所以復
霸也以上遍言悼公所行未必皆在卽位之年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
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
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五子
以十五年出奔楚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惡其
依因大國以兵威還故書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
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
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
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閒吾
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
塞夷庚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於彭城欲以絕吳晉之道逞姦
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
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公至自晉晉范宣
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秋

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君語之
杞伯於是驟朝于晉而請爲昏七月宋老佐
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八月邾宣公來朝卽
位而來見也築鹿囿書不時也己丑公薨于
路寢言道也冬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
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
谷以救宋遇楚師於靡角之谷楚師還晉士
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
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
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
焉禮也從之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
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
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丁未葬我君成公書
順也

左傳襄公（元年起六年止）（名午成公子母定姒）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於是公年四歲）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大子光爲質於晉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爲之援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睔古困反）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叔孫豹如宋（豹於此始自齊還爲卿）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以偪鄭）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爲靈也夏齊姜薨（成公夫人）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

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適母故曰君妣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弃力與言其誰暱我力一本作功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

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復憂齊叛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惟寡君賴之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

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成虎牢鄭人乃成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戊寅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

此左氏筆法

之遂遇心疾而卒。公如晉始朝也。夏盟於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晉為鄭服故。且欲脩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耏外。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祁奚之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六月。公會單頂公及

此叚絳清刑之脈絡合之叅看

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道遠多難）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惡楚侵欲袁僑濤塗四世孫）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

寡人之過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群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張老為中軍司馬士富為候奄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妾襄公母）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今我易之難哉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小

三夏文王鹿鳴四牡皇華皆樂章也

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晉以叔孫為嘉賓）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忠信為周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為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冬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

引后羿爲証三百二十字証一事而三百二十字似非文體然古人欲詳欲見任其述事不拘非若後世文士之撰布置前後多寡適均也明乎此故進于文矣

官命鄭無賦於司馬爲執事朝夕之命敝邑褊小闕而爲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伯明其君名）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

敍后羿事與和戎節不倫然總是好大喜功之害故併及之

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者有鬲國名）浞因羿室（就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相之子）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康子）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昔周辛甲之爲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

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鄫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國人逆喪者皆髽（髽麻髮合結也）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吳不復殊吳者來會于戚）公至自會冬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五年春公至自晉王使王叔陳生愬戎于晉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於戎也

（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之）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秋大雩旱也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陳人興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于子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

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夏書曰成允成功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鄫近魯竟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莒有怨魯不能救恐致譏責故復乞還之）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

莒人滅鄫實滅之也五年莒人伐鄫鄫戰孫枝之敗于孫點至是滅之也公羊之說鄫■前莒然非春秋之意似為穀梁

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鄉）宰庀家器為葬備。（庀，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子蕩，樂轡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梏）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

從。子罕善之如初。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莒人滅鄫，鄫恃賂也。（鄫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莒，故滅之）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聽命，受罪）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謀也。（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堞，女牆。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棠，萊邑，北海即墨縣。二人帥別邑兵來解鬬）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鄭伯髡

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實爲子駟所弑以瘧疾赴陳侯逃歸畏楚逃晉而歸

七年春。郯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建寅之月耕謂春分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昭伯叔仲惠伯之孫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秋。季武子如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爲德。正直爲正。正曲爲直。參和爲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忌仁。

使掌公族大夫。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衡橫不順道必毀折爲十四年林父逐君起本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鄭僖公之爲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公子黃哀公弟楚人從之。二慶使告陳侯于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孫擊孫惡出奔衛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

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行軍之命）五月甲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秋

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

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弃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

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為知禮

九年春宋災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楚子伐鄭

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趣標表之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隨火所起往救之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向戌左師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樂遄司寇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校正主馬工正主車使西鉏吾庀府守府六官之典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火謂

遇艮之八八皆火陰不變之爻史疑古易遇艮之隨則艮之九爻皆變而第二爻不變也第一爻不極其隨其心不快史隨其不利故以至之父占得隨之末辭而論之

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令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閼伯，高辛氏之子。傳曰：辰為大火。今為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閼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穆姜薨於東宮。太子宮也，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為占也。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

穆姜之占此與子服惠伯之占坤之六五占法相同

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為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而為

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行栗，表道樹。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

老幼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諸軍疾病息于虎牢中）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厎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騑亦以

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五日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

廟，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不用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前傳以生子偪陽曰生何不繫之鄭者爲天下城之也繫之鄭者爲鄭戍之也是故[illegible]之以諸陵不繫之柤[illegible]山以觀不繫之宋皆非一國之辭也鄭師繫之柤以城繫之宋以一國之詞也

無罪而見滅公之國以封諸侯之大夫何哉且集有作福作威既非人臣之懼矣人以爲升人又非仁者之事知范中行亦擅矣哉

秦堇父聊以拒狄虒彌三人皆力士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步挽重車以從師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門者諸侯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櫓大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為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細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

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鎭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晉侯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祟見於卜兆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

之晉侯有閒以偪陽子歸獻于武宮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偪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爲右生秦丕茲事仲尼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衞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衞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衞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衞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莒人閒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伐

鄭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已酉師于牛首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得囚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

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知而不告）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先臨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衆官）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

（時子產年少未任已見朝政之詞）

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為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

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服欲以還鄭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夜渡畏晉知）與楚人盟（夜渡畏晉知之）欒黶欲伐鄭

師苟蓄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

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騂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騂旄赤牛也舉騂旄者言得重盟不以犬雞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不[illegible]下之有直也下而無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

王叔氏不能舉其契要契之辭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無傳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公至自會無傳楚人執鄭

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霸國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三子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使

諸大夫患晉楚而于展答之如此皆謀慶之詞也

皆謀慶之詞

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不然不舍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為右還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相備也

鄭人賂晉之物可謂多矣鄭之求晉以前後賄賂加以之貢賦本其國之小國何以供給當時生財之法度世不使可惜也

禁侵掠晉侯使叔肹告于諸侯（告諸侯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淳耦也）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軘共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以分）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入鄆（鄆莒邑）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士魴來聘且拜師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父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

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數亦不敢毀故曰若如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結成也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秦嬴歸于楚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邿音詩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也冬城防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夏邿亂分為三師救邿遂取之傳解[illegible]也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緜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

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

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
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
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
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
大夫從之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
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
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
之戰于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
爲不弔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冬城防書

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
也鄭良霄大宰石㚟（勅略反）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
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
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
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
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
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人歸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
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二月乙未朔日有食
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
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奔齊莒人侵我東鄙秋
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
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
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伐楚喪故以爲不德數而遣之卒不爲伐楚）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

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
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乃祖吾
離被苫蓋蒙荊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
公有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
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
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將執女對曰昔秦
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
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毋是翦棄
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諸戎

除翦其荊棘驅其狐狸豺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掎其足也）與晉踣之（踣僵也）戎何以不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時以從執政猶殽志也豈敢離逷今官之師旅無乃實有所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瞢焉（瞢悶也）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字也言晉敬魯使經所以竝書二卿）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

（子蟜先濟有功）

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諸侯之師不肯渡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恐偃自專故弃之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多為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

（晉師剛）

鞅范獻子也以後書魯氏行於今對秦書一言而合宜其道也

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衞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能自攝整）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爲知言爲之請於晉而復之衞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既不釋冠又不與食）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孫文子之子）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追敘）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

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三子衞羣公子疑孫子故盟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衞獻公弟）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子行羣公子）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子魚庾公差）射兩軥而還（軥車軛卷者）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還射丁）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貫佗臂）子鮮從公（子鮮公母弟）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公嫡母）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

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
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
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
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
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
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弃之
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
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
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

有母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
乎齊人以郲寄衛侯及其復也以郲糧歸言其貪
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音稅
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
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
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
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
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
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

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師歸自伐秦晉
侯舍新軍禮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
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
生盈而死盈生六年而武子卒彘裘亦幼皆
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師曠侍於晉侯
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
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
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
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

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
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
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
君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
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
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
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
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
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

人誨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秋楚子爲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舊敬之哉無廢朕命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就撫安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

楚康王

貳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五年春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天子官師非卿也天子不親昏使上卿逆而公監之楚公子午爲令尹公子罷戎爲右尹蒍子馮爲大司馬公子櫜師爲右司馬公子成爲左司馬屈到爲莫敖公子追舒爲箴尹屈蕩爲連尹養由基爲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

三人也明司臣不在內

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太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茷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千乘相謂子產等也言不爲子產殺三盜得賂而歸之是重淫樂而輕相國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夏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郛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鄭公孫夏如晉奔喪子蟜送葬宋

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

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女父之族狗娶於晉范氏鄭人旣誅女父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奪其妻歸范氏先絕之傳言鄭之有謀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張老子代其父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警守而下會于溴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

言猶甚矣傾他人以自護何可久也

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
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
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
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許男
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
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
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
鄭伯為夷故也夷平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
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
宋揚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
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
還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徼要也齊侯曰是好
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隘道
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
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
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
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
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

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
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
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不設備）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魯師畏齊不敢至防）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而復還守防）齊師去之（失臧紇故）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夙沙衛奄人故謂之刑臣）冬邾人

送而復還齊師不覺踰矣

伐我南鄙為齊故也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吳之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

盧門之宋北門之下

不誅華臣宋於是乎失刑矣

為國人逐狗驚奔人不欲見

言已乃大夫當行上禮而晏嬰乃行大夫之禮

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八年春。白狄始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

(西北之巫山非楚之巫山也)

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服爲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兩矢中央)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

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匃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楢以為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音旋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

諸臣皆以天時必楚之無功而叔向以德歸之君者也

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再宿于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晉人執邾

子公至自伐齊(無傳)取邾田自漷水(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無傳)夏衞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傳)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郛(無傳)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鄭甥荀吳其母鄭女)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暝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

鄙歆宿也如此作見何以美觀操

丈夫也晉欒魴帥師從衞孫文子伐齊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為大子(顏鬷皆二姬母姓因以為號懿聲皆謚)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

此叙諸大夫以與孔之所爲相親於前時文必併在氏以此繳之

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雖有刑。不在朝市。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蟜見諸侯師而勸之濟涇。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國討爲文從君於昏也。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西宮。子孔知而不討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

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産爲卿。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揖而禮之。欲生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傅。食高唐人。殖綽工僂會夜縋納師。因其會食醢衛于軍。城西郛。懼齊也。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石買卒。悼子石惡不哀。孔成子曰。是謂蹷其本。必不有其宗。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叔

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無傳季孫宿如宋

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國自復共盟結其好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齊子初聘于齊禮也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諸惠子遂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

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
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
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
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
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
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
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
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
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
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
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
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
地也齊侯使慶佐為大夫復討公子牙之黨
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
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所逐親戚以成崔慶之勢終有弑殺之禍）夏楚子
庚卒楚子使薳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
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

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
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
乃使子南為令尹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
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
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
（欒祁桓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范氏堯後祁姓）幾亡室矣懷子患
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
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
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厲責怨鞅而反與鞅寵位）又與吾同
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而欲以專其權勢）吾父死而益富死
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
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
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
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
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
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
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
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

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

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范宣子爲王所命故曰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皆欒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

子曰盡汝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鬭勝而先鳴）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識門板數亦在十八年）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隸尚新耳）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傳言穆叔能用教）夏晉人徵

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

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巳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

申叔豫[illegible]

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三日弃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譏康王與人子讎其父先君臣之義）復使薳子馮爲令尹公子𪊧爲司馬屈建爲莫敖有寵於薳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

二月鄭游販將歸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 游販之子 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諸侯納之曰歸 晉欒盈復入于晉 以惡入曰復入 入于曲沃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晉人殺欒盈齊侯襲莒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 悼夫人晉平公母杞孝公姊妹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 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治城距君 以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 慶氏忿其板隊遂殺築人故役人怒而作 亂 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 藩車之有障蔽者使若媵妾在其中 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告之 守曲沃大夫 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 胥午匿盈而飲其衆 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 獻子魏舒 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 莊子魏絳獻子之父 獻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 成八年莊姬讒之欒郤爲徵 韓趙方睦 韓起讓趙武故和睦 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 十四年晉伐秦欒黶違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 而固與范氏和親 范宣子佐中行偃於中軍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 悼子知罃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中行氏同祖故相[illegible]從 程鄭嬖於公 鄭亦

衎宗氏 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 且欒氏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王鮒使宣子墨縗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詐欒氏有內應距之故為婦人服而入 奉公以如固宮。宮之有臺觀備守者 范鞅逆魏舒，用王鮒計欲強取之 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隋隊 遂超乘。跳上子車 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奴以丹書其罪 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 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 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劍短兵，欲致死 欒氏退，攝車從之，鞅攝宣子戎車 遇欒樂，欒盈之族 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天。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 則乘槐本而覆。欒樂車觸槐而覆 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前鋒軍 申驅：成秩御莒恆，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申驅，次前軍。傅摯，申鮮虞 曹開御戎，晏父戎為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副車 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為右。左翼曰啟 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右翼曰胠 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大殿，後軍 燭庸之越駟乘。四人共乘殿車也。傳具載此言莊公恃狂武力 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

免作勉

前鋒曰先驅次曰申驅副車曰貳廣

齊莊公伐盟主非常故詳紀之

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
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
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
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
也況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
孟門登大行孟門晉隘道張武軍於熒庭張武軍謂築壘
壁成郫邵取晉邑而守之封少水封晉尸於少水以爲京觀以報
平陰之役乃還平陰役在十八年趙勝帥東陽之師
以追之獲晏氂趙勝趙旃之子八月叔孫豹帥師救
晉次于雍榆禮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
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悼子紇也訪於申豐曰彌與
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
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具敝車
而行乃止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
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
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
起臧孫下迎悼子及旅而召公鉏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使與
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季孫失色恐公鉏不從季氏

以公鉏爲馬正慍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
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爲人子者患不孝
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
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
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己酒
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爲公左
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
好羯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曰從余言必爲
孟孫爲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
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
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
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爲定之猶爲有力今若專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
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戶側喪主
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
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
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擇才故以此答之且夫子之命也遂庭孟孫
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
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

（[illegible]美疢藥石之言非其本意）

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為公鉏讎臧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辟音闢）藉除於臧氏（辟穿壙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畏孟氏故從甲士視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有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還舅氏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己請）遂自為也（為自為請）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

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廢長立少無辭季孫所忌故謂無辭以罪己）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謂奔亡者盟首載書之章首）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使無死戰）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

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卽杞殖莒人行
成滕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
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
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
其室傳善婦人有禮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
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多則多矣
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
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
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怒而止
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辟齊禍
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
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罔其智于齊而不容于魯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
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
鄭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

大饑
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
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
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
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晉主
夏盟爲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
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
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
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
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
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范宣子
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
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
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
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
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
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
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

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一句譬喻結）宣子説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入陳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啟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薳啟彊）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啟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齊既與晉平因兵出伐之言無信也）晉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冬楚子伐鄭

（其踞坐衣裝而鼓琴示閑暇）

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輔躒（力）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知其地利故也）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部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異於大國）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二子張骼輔躒）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兵車）已皆乘乘車（安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言不與同車）皆踞轉而鼓琴（轉衣裝轉張戀反）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

（曩者入故不告而馳今則怯故不待而出託言）

冑於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弗待而出（射犬又不待二子而先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如兄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不待而出）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託言）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侮）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啟彊帥師送陳無宇（傳言齊楚因相結也）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楚之屬國）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

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為明年楚滅舒鳩傳

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齊人城郟。郟王城也。於是穀雒鬭。毀王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為王城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鬷蔑。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罪崔杼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遏諸樊也。為巢牛臣所殺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為己取也。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而為巽。故曰從風。風隕妻。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言棠公已

(當其內)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公間隙)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間公也。重言侍人者別下賈舉)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言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干讀曰扞。掫一音陬。掫夜戒有所擊也)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嬖者)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魚之官)退謂其宰曰。爾以

孥免。(爾宰之妻子)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鬷蔑傳言莊公所養非國士。故其死難者皆嬖寵之人)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宣伯魯叔孫僑如。成十六年奔齊)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遂齊群公子納宣伯女於靈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盟書未終晏子抄其易其辭因自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

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言齊有良史。崔杼之罪所以聞。）閭丘嬰以帷縳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弇中狹道）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馬也）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為道狹故不可當）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埋之不殯於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死十三日便葬不待五月）四翣。不蹕。（蹕止行人）下七乘。不以兵甲。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晉侯受賂還不譏者齊有喪師自宜退）使叔向告於諸侯。（告齊服）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

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將使衛與之夷儀。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子於齊以質之）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遇賈獲。（陳大夫）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言急猶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主示服）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修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趙文子為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

前年舒鳩人餙詞不叛遂不討歸以待其卒今卒叛矣故云

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若令尹屈建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楚盟于宋傳

楚薳子馮卒屈建爲令尹屈蕩爲莫敖楚有屈蕩爲左廣之右世本屈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

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舒鳩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五人不及子木與吳相遇而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居楚兩軍之間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簡閱精兵駐後爲陳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吳還逐五子至其本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五子既敗吳師遂前及子木共圍滅舒鳩

衛獻公入于夷儀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

子產辭近不遜晉已漸衰矣故武爲政故此亦詞任患

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佗桓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弃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王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

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 謝晉受其功 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楚蒍掩為司馬 蒍子馮之子 子木使庀賦 庀治 數甲兵甲午蒍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 鳩聚也聚成藪使民不得焚燎 辨京陵 絕高曰京大阜曰陵別之以為冢墓之地 表淳鹵 淳鹵埆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 數疆潦 疆潦有流潦者計數減其租入 規偃豬 下濕之地規度其受水多少 町原防 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閒地不得方正如井田別為小頃町 牧隰皋 隰皋水厓下濕為芻牧之地 井衍沃 衍沃平美之地 量入脩賦 量九土之所入而治理其賦稅 賦車籍馬 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 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 啟開門 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舒

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蒍子之功也以與蒍掩 往年楚子將伐舒鳩蒍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子從之卒獲舒鳩故子木辭賞以與其子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 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故知之 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 蔑然明名 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 求復國也 甯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乎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其五月秦

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伯車秦伯之弟鍼也成而不結不結固也

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獻公母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逐獻公走從近關出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殺剽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

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子孫文子之子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剽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罪之在甯

氏也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出謂衎居謂剽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于晉晉戍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戍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圉（蒯感父言更還遂殖綽圉衛地）雍鉏獲殖綽（孫氏臣）復愬于晉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蓋請之於王）先八邑賜

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言囚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言為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印堇父鄭大夫）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請大叔辭以貨請堇父必不得）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

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彊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爲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國弱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戍三百人爲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

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宋伯姬也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合左師向戌寺人惠牆伊戾爲大子內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爲大子反徵驗而騁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棄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讙語欲使佐失期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

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弃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宋公闇左師諂大子所以無罪而死）鄭伯歸自晉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夏子西名）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言鄭所以能自安）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荊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子木曰夫獨

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

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 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 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 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 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 而雍害其事，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靈之為也。事見成七年 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在宣四年 以為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

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中行偃、郤至。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 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 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

九人者樂之家門者也

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得免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宰旅冢宰之下士言獻職貢於宰旅不敢斥尊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齊人城郟之歲在二十四年其夏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襲衛

言烏餘以廩丘奔之以明侯之地以通諸侯受而弗治也

羊角取之遂襲我高魚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木竇閒介于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能無用師言而撫諸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春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衛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為名使烏

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而遂執之執其衆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

君必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
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
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
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
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
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
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
之（使甯喜納君）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留）及
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還）託於木
門（木門晉邑）不鄉衞國而坐（怨之深也）木門大夫勸之
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
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
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稅即繐也服無月數而獻公薨故言終身）
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
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
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
其半以為少師公使為卿辭曰大叔儀不貳
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為卿（文子大叔儀）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
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
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
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
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
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
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
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
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
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
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為介司馬置折俎
禮也（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為多
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衞石惡至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
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
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
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
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

伯州犂伯宗之子晉士也楚不能用

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子晳公子黑肱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相忌)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伯夙荀盈)曰楚氛甚惡懼難(言楚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營在宋北東頭為上故晉營在東有急可左迴入宋東門)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宰伯州犂)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弃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

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楚食言當死晉不食言故無患)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敝小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也晉楚爭先(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

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
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
蒙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
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
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
曰尚矣哉能歆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
主也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有叔向以
佐其卿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荀盈遂如
楚涖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

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二子石印段公孫段趙孟曰七
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
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
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
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
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
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
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
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

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
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
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
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
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
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
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宋
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

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
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
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
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
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
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
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
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
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

慶封欲崔氏之亂也何爲又告皆就而謀之

崔慶皆弑之賊也崔氏之亂天假封以賊之天道不爽

欲攻司城左師曰我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樂喜子罕也何以恤我我其收之向戌之謂乎言向戌能知其過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偏喪曰寡寡特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前夫子與東郭偃相崔氏偃姜弟崔氏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崔邑宗廟所在宗主謂崔明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夫子謂崔杼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恐滅家禍不止其身遂見慶封慶封曰崔

今下其宮不見其妾入室哭云

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爲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東郭姜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縊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崔明夜辟諸大墓開先人之冢以藏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楚薳罷如晉涖盟薳罷令尹子蕩報蔇盟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崔氏之亂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冬楚人召之遂如楚爲右尹傳言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歷過也再失閏矣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

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蛇玄武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爲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爲蛇所乘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爲宋角亢爲鄭故以龍爲宋鄭之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虛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歲爲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爲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碏有大功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邾悼公來朝時事也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

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爲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傳孟孝伯如晉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來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

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弃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弃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弃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

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慶氏亂

齊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嫳家）數日國遷朝焉（就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二十五年崔氏殺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兵杖）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饔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減其膳盡盧蒲癸王何之謀洎其器反肉汁也）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嫳（以二子怒告嫳）盧蒲嫳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

公以觀其子爲之何切今以言於氏所不忘于慶氏之財可知矣

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
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析歸父又焉用盟告北郭
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
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曰禍將作矣
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
文子曰可愼守也已善其不志於貨財盧
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卜攻讎
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
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
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慶季封示之兆曰死奉
龜而泣無宇泣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
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子禍作必於嘗歸
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子息曰亡矣
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
梁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救難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
告我必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慶舍姜曰
夫子愎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癸
曰諾十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涖事

慶封自外歸

盧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
麻嬰爲尸慶奊爲上獻尸獻二人盧蒲癸王何執寢戈
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氏鮑氏之圉人
爲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
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里就觀之欒高陳鮑
之徒介慶氏之甲欒子雅高子尾陳須無鮑國子尾抽
桷擊扉三桷榱也扉門闔以桷擊扉爲期盧蒲癸自後刺子
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桷動於
甍甍屋棟以俎壺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遂殺慶
繩麻嬰慶繩慶奊公懼鮑國曰羣臣爲君故也陳
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於外稅吐活反慶
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
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弗克反陳于嶽嶽里名
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
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
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汜祭遠散所祭不共汜芳劍反
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亦不知既而齊
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

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釋盧蒲嫳于北竟放稱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今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弒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故傳云國人皆知之爲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還爲鄭國害敬民之主也而弃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弃乎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飢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駕公遂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宋公遂

左氏引詩不用其全句

及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楚）
（甲之際不以此故日禮）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
告故書之以徵過也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
楚庚午衛侯衎卒閽弒吳子餘祭仲孫羯會晉
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
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
杞子來盟吳子使札來聘秋九月葬衛獻公齊
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
也楚人使公親襚公患之穆叔曰祓殯而襚
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
既而悔之二月癸卯齊人葬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域）夏四月葬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
送葬至于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
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鄭行人子羽曰
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公
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

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
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
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
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已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誰敢
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
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勸公歸也）五月公至自
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
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
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

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且無
使季氏葬我葬靈王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
段往伯有曰弱不可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
猶愈乎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東西南北
誰敢寧處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王事無曠
何常之有遂使印段如周（傳言周衰畢於晉楚）吳人伐
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
以刀弒之（言以刀明近刑人）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
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

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弃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弃其誰歸之吉也聞之弃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侯（女齊）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

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言公室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晉所滅）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書歸之）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

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

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文王恨不及致太平也）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周秦詩謂之夏聲閒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

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公孫蠆公孫竈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為高氏之難故高

竪以盧叛十月庚寅閭丘嬰帥師圍盧高竪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酀（敬仲高傒）良敬仲也十一月乙卯高竪致盧而出奔晉晉人城緜而寘旃（晉人善其致邑）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王子圍爲令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子圍素貴郟敖微弱諸侯皆知其將爲亂故穆叔問之）（子蕩薳罷）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駟氏子晳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晳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二月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

能記某國之大數皆不能紀年蓋以歸國也老人亦非常人矣

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三分六甲之一得甲戌盡癸未）吏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亥字二畫在上并三六爲身如算之六）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亥下二畫豎置身旁）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文伯士匄之子）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復陶主衣服之官）以爲絳縣師（縣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

犯此七難

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蔡景侯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單公子愆期為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欲有此朝廷之權)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慼而願大，視躁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害。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譆譆皆火妖也)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君子謂宋共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六月，鄭子產如陳涖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

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為昭八年楚滅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家臣故謂伯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晳、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獨以汰侈所以亡)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時謂子晳直，三家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以駟良為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則伯有方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為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閈謀)印段從之。(義子產)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

此事从鄭之中某科子產不復觀左氏於此私家更佳

子孔無惡子產之庭人已惟平生為之不能爭三家之不殺孔子亦無殺其庭伯有之事可見

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鄭城門）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西之子。子皙之宗主）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子上）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也）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游吉歸也）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於子蟜之卒也，（子蟜，公孫蠆）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降婁，奎婁）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終）（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娵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今三十年在娵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伯有黨）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為馬師。（鉏，子罕之子，代羽頡）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蔿掩……五年，為大司馬）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

伯石即子石公孫段

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寛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爲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爲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己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長其作亂故寵之子產

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子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又音處上聲綿絮裝衣曰褚蘇順褚無長貴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

若耗，出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令方知政，可素往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齊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師。（伐魯者嬰所爲也。伐陽州不書，不成伐）工僂灑、渻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出羣公子。（昭十年欒高之難復羣公子）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以與

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己亥，孟孝伯卒。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適嗣，何必娣之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爲患。若果立之，必爲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

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視客所當得] 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各陳其物以待賓] 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 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

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 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鄭子皮使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展輿立為君] 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 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 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成七年適吳為行人] 通路也。[通吳晉之路] 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

果立乎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閽戕戴吳在二十九年
吳餘祭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嗣君
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
謂夷末甚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
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
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十二
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
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
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
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
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
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
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
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
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
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
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
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

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
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
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
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
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
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
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
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
聞而藥之也以爲藥石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
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
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
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
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
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
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
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
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

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

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左傳昭公 元年起五年止

昭公名稠襄公子母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遜于齊在外八年凡二十二年薨于乾侯諡法威儀恭明曰昭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三月取鄆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元年春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取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伍舉椒舉介副也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以兵入逆婦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欲於城外除地為墠行昏禮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豐氏公孫段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

使圍蒙其先君。蒙欺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於女氏之廟。故以爲欺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恃大國而無備。則是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正月乙未。入逆而出。遂會於虢。尋宋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

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所聞也。子弗戒。懼又如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尤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讟。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

仁人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信也。能爲人則者。不爲人下矣。吾不能是難。楚不爲害。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舊書。宋之盟書。楚恐晉先歃。故欲從舊書。晉人許之。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

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二執戈者在前。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王爲殿屋罘蔽以自殊異。楚伯州犂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言假以飾令尹過。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將遂爲君。伯州犂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鄭子皙殺伯有。背命放誕。將爲國難。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當璧。謂弃疾。事在昭十三年。言弃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不無憂也。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二子。謂王子圍及伯州犂。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

（爭事成而樂）衛齊子曰苟或知或雖憂何害（齊子了惡）（言先知為備雖有憂難無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
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
吾從之（暴虎馮河）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
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羽子家
持之（子皮子家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皆保世之主也
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
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
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
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
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季武子伐莒取
鄆莒人告於會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
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時叔孫豹在會欲戮之）樂桓子
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為之請使請帶
焉弗與梁其踁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叔孫
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
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牆以蔽惡也牆
之隙壞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怨

季孫守國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誰
怨然鮒也賄弗與不已召使者裂裳帛而與
之曰帶其褊矣趙孟聞之曰臨患不忘國忠
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三
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乃請諸楚曰魯
雖有罪其執事不辟難畏威而敬命矣子若
免之以勸左右可也若子之群吏處不辟汙
出不逃難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汙而不治
難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不
靖其能其誰從之（安靖賢能則衆附從）魯叔孫豹可謂
能矣請免之以靖能者子會而赦有罪又賞
其賢諸侯其誰不欣焉望楚而歸之視遠如
邇疆埸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王伯之令
也引其封疆而樹之官舉之表旗而著之制
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於是乎虞有三苗夏
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無令王諸侯
逐進狎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
為盟主又焉用之（焉用治小事）封疆之削何國蔑

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吳濮有釁楚之執事豈
其顧盟莒之疆事楚勿與知諸侯無煩不
亦可乎莒魯爭鄆爲日久矣苟無大害於其
社稷可無亢也去煩宥善莫不競勸子其圖
之固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令尹享趙
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
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
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
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
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
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
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
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
久已矣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
鄭伯兼享之子皮戒趙孟禮終趙孟賦瓠葉
子皮遂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
子其從之子皮曰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
也又何不敢及享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

（之制大國之卿五獻）趙孟辭私於子產曰武請於冢宰
矣（謂家宰子皮請賦瓠葉）乃用一獻趙孟爲客禮終乃
宴（卿會公侯享宴皆折俎不體薦）穆叔賦鵲巢趙孟曰武不
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蘩大國省穡而用
之其何實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
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
吠（受子皮之詩）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
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樂趙孟出曰
吾不復此矣（不復見此樂）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
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
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
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
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
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
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弃神
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
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

此叔孫豹也季氏之不叔孫此其身世而微也

以年。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恨季孫使己幾被戮 曾夭謂曾阜曰。曾阜叔孫家臣 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幣子皙公孫黑 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

力不能制見先行楚世子產二時之權

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楚之兄子 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蔡上素葛反下如字 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爲二年鄭殺公孫黑傳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數其罪而加戮 癸卯。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造舟爲梁通秦晉之道 十里舍車。一舍八乘爲八反之備 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每十里以八乘車各以次載幣皆授而還不徑至故曰八反千里用車八百乘其二百乘以自隨故言千乘秦鍼欲盡載於所載 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

此事八反公女云侯兆亢嚴之敢先日爾長一其餘二冊在河八次於府向成讀置尚力如此

步車卒輕
車不得發
轉共不如
步之捷速

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
得見（言已坐車多故出奔）女叔齊以告公（叔齊司馬侯）且曰
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
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曰吾子其
曷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
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
對曰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國於天地有
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乎對
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
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蔭
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后子出而告人曰
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鄭
為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
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
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
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晉中
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大原崇卒也將戰
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

[illegible]

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
五乘為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
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
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以誘之翟人笑
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荀吳能用善謀）莒展輿立而
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
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
也於是莒務婁瞀胡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
儀靡奔齊（邑名）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奪羣公子秩）
秋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善矣晉侯有疾
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
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
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
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
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
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
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
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懷胎為震）夢帝謂已余

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
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
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
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
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 宣猶通也
汾洮二水名 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
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 四國臺駘之後 今晉主汾而
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
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

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
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
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
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
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
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
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
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
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

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
四姬焉 同姓姬四人 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
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據異姓失同姓故言省 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
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
問子晳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
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
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
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
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
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
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
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
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
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
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
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

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
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
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
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
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
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
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
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
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
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
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
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楚公子圍使
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犨櫟郟黑肱王子圍之弟子晳也鄭
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
子也二子謂黑肱伯州犂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
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
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
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

公子圍弑君自立

干出奔晉子干王子比宮廐尹子晳出奔鄭殺大
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
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
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此告終稱嗣不以篡弒赴諸侯
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
皆百人之餼其祿足百人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
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
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
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
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
來亦唯命不獲不得自安言俱奔唯主人命且臣與羈齒無
乃不可乎譏詞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楚靈王即
位薳罷為令尹薳啓彊為大宰鄭游吉如楚
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
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
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十二月晉既烝趙孟
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
終劉定公尉尹之言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代趙文子)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旗子雅之子)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志氣亢)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衞衞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

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宇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以示讓)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得通君命則已爲榮)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曰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己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夫子近德矣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族黑爲游楚所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前年游楚所擊創)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

隧之盟女嬌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晳之子褚師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晉侯謝於所幸為少姜行夫人之服故諸侯弔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有請無宇之辭冬十月陳無宇歸

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少姜言印
少姜之詞
昔以對曰
侯

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為此來也卿共妾葬過禮甚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心星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譏其無隱諱丁未滕子原卒同盟故書名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

下四民迭
記其人
省食見晏
嬰之禮

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之女及遺姑姊妹若而人。言如常人不敢與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縗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

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叅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

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肸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肸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

連敘齊事皆以彰晏子之賢

湫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夏四月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勳伯石再拜稽首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祿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初州

[illegible]

縣欒豹之邑也及欒氏亡范宣子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州本屬温二宣子曰自郤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獲趙文子之子文子曰退二子之言義也二子二宣子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也韓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之故若後還晉因自欲取之為七年豐氏歸州張本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子服椒為介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忌怨也懿伯椒之叔父敬子叔弓也叔弓禮椒為之辟仇惠伯子服椒曰公事有公利無私忌椒請先入乃先受館敬子從之惠伯子服椒也傳言叔弓之有禮晉韓起如齊逆女為平公逆公孫蠆為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更嫁公女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寵謂子尾

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楚靈王新立）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云相交見）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猜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

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孟張趯也）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羣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八月大雩旱也齊侯田於莒盧蒲嫳見泣且請曰余髮如此種種余奚能為公曰諾吾告二

子（二子子尾子雅）歸而告之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九月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齊公孫竈卒（竈子雅）司馬竈見晏子（司馬竈齊大夫）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以其不臣）姜

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子雅子尾齊惠公之孫）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合諸侯）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九月取鄫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

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二君鄭許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言有難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謀事補闕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弃之吾又誰與爭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

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晉有里丕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里克丕鄭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

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
爲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冰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
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
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
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
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韭始開冰室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
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輿人納之隸人
藏之。夫冰以風壯冰因風寒而堅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
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
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弃而
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爲菑誰
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夏諸侯如

楚。魯衞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
衞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
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
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
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
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
有酆宫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
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
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
桓。用會召陵之禮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
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
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
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
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
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
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
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
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

(會布幣乃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罪執諸侯)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大室中嶽)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弃(惡及遠方則人弃之)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

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居也)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鄫言易也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著丘公去疾也)鄭子產作丘賦(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田賦在哀十一年)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己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遷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子寬)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

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
無禮。蔡偪楚、曹滕偪宋 鄭先衛亡。偪而無法。偪晉、楚 政
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渾罕譏之、正道
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
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
薳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
彭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鬬韋龜城賴之師 初穆子去
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 遇婦人。
使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

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
穆子夢也 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
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且曰
志之。及宣伯穆兄奔齊。饋之。宣伯、僑如、穆子之兄、成十六年奔齊、穆子
饋宣伯 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存吾宗。必召
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言見始為亂已、則有今日之願
蓋忿言 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立。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
立為卿 所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獻穆子 問其姓。
問有子否 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豎

牛五六歲 召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
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 有
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孫明、齊大夫子明也、與叔孫相親知
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孟仲母 故
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仲壬 田於丘蕕。丘蕕地名
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
盟。不可。欲使從己、孟不肯 叔孫為孟鐘。曰。爾未際。際、接
也、孟未與諸大夫相接見 饗大夫以落之。以豭豬血釁鐘曰落 既具。
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詐命日 及賓至。

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北婦人、國姜也、客、謂公孫
明 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殺孟丙
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
萊書、公御士名、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 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
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叔孫
曰何為。言 牛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往見公 公
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
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渴。授之戈。杜洩、叔孫
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怒欲使杜洩殺之 對曰。求之而至。又何

去焉言求食所從無為去豎牛蓋杜洩乃不能去設辭以免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寘置也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令空示若叔孫已食命去之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卯卒三日絕糧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婼也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家臣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己同志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豹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謂季孫也書名定位號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正所書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

大全併四傳先而弗以下有路字

[illegible]理正

之誣叔仲媚季孫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秦伯卒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不欲親其議勑二家會諸大夫發毀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家各有一軍家為季氏盡征之無所入於公叔孫氏臣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復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家隨時獻公而已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痛叔孫之見誣叔仲子謂季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以西門非魯朝正

[illegible]

門季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吾子爲國政未改禮而又遷之羣臣懼死不敢自也既葬而行善杜洩能辟禍仲至自齊既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攻仲壬也司宮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從順也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

[illegible]

昭子不知豎牛餓殺其父故但言其見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外齊魯界上關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莊叔穆子父得臣也遇明夷䷣離下坤上明夷之謙䷎艮下坤上謙明夷初九變爲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行出奔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離爲日夷傷也日明傷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中當王食時當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皁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昳爲臺隅中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日上其中日中盛明故以當王食日爲二公位旦日爲三卿位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莊叔卿也十豹爲卿故知爲子祀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爲日爲鳥離變爲謙日光不足故當鳥鳥飛行故曰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於日爲未融於鳥爲垂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在明傷之世居謙下之位故將辟難而行當

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時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爲火火焚山山敗離[illegible]合[illegible]故艮於人爲言艮爲言敗言爲讒爲離所焚故言敗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讒也離變爲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燒故主人有言言而見敗故必讒言純離爲牛離畜牝牛吉故言純離爲牛世亂讒勝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焚山則離勝譬世亂則讒勝勝山焚則離獨存故知名牛也豎牛非牝牛故不吉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爲子後乎吾子亞卿也抑少不終旦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爲亞卿位不足以終盡卦體蓋引而致

之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氾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産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好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諷諫)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

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閽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薳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熟食爲飧陪加也加鼎所以厚殷勤)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言吾惡重)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

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二人韓氏族）叔禽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晉人若喪韓

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奉使君命未反故）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謂授子產政）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莒人愬于晉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閒暇也）乃歸公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

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人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

面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左傳昭公

六年起十九年止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薳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

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弃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錐刀末喻小事 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

曰火見鄭其火乎 火心星周五月昏見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為夏季孫宿如晉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

殺之 欲以求媚大子 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 詐為盟處 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 亡人華臣也襄十七年奔衛 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 亥合比弟欲得合比處 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 比欲合納華臣 公使代之 代合比為右師 見於左師 左師向戌 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六月丙戌鄭災楚公子弃疾如

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柤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 見鄭伯如見楚王言弃疾共而有禮 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蓺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為暴主不慁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

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
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
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
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秋九
月大雩旱也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
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
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
師於房鍾獲宮廄尹弃疾鬭韋龜之父子蕩歸罪
於薳洩而殺之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十

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
諸河禮也士匄晉大夫相為介得敬逆來者之禮晉侯許之十
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
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
不以信未嘗可也為明年暨齊平傳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燕與齊平三月公如楚叔孫
婼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
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
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
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
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命而退俟
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
姬賂以瑤罋玉櫝斝耳不克而還楚子之為
令尹也為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
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
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有罪亡入章華宮無宇執之
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

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
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
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
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
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
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
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
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所以得天下

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 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為恭靈王張本 遂赦之赦無字 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

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言但欲使君來不敢望如蜀復有賜予 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 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請問也 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神 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豕韋也魯地降婁也日食於豕韋之末及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魯小周四月今二月故日在降婁於是有災魯實受之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

穉人。二日因民。三日從時。晉人來治杞田。（前女叔侯不盡歸令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孟氏邑本杞田）謝息為孟孫守。不可。（謝息伯子家臣）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言晉罪君之至楚）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間晉而取諸杞。（侯晉間隙可復伐杞取之）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宴好之賜大屈弓名）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

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七年晉以州田賜段）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為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於君。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以告晉侯。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文子爭州田）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邑以賜樂大心）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晳殺伯有壬子六年）

三月三日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
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
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
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良止伯有子
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
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
何為復立洩子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
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并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從政
有所反之以取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

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
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
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
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
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
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
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
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
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

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
有惡馬師氏公孫之子罕朔也與子皮俱同一族齊師還自燕之
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
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
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謂以禮去者罪人
以其罪降古之制也降位一等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
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
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
使從嬖大夫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

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
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
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
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
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
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
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
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
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二圉周之先也為殷諸侯亦受殷王

追命者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弃親用羇冬十月辛酉襄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伯瑕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

或憔悴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烝鉏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余使羇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羇烝鉏子苟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坤下坎上比也初九爻變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元者善之長也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

社稷無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復稱公子兄已卒)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

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諸侯畏晉非獨鄭)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車(三子子尾之屬)皆來奔而立子良氏之宰(子良子尾之子高彊子旗為子良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

衆爲相攻陳氏之利內敵無宇代謀助之陳桓之言誠非其情以從後世遂三氏

左氏偏爲三家之倚夏之初有田氏之吉兆有其筆

靈王亦有此意不記

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逆之去戎備著常服請命問桓子所至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陳公子招歸罪

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大子偃師之子惠公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輿衆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楚人將殺之請寘之置馬玉既又請私私書君私臣恩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幄帳也逃不欲爲楚臣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城麇役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頡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晉侯問於史

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用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夏四月陳

災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

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童子垂髦始冠成禮而弃其始冠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言檮杌則三苗在其中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反潁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夏四月

享約與禮今同而名亦不別

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爲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爲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

聯上之議不用作大臣之節可以警謂其廢立之心大有功于知氏

賢哉叔孫[illegible]之[illegible]臣

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也）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客星也）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歲歲星也顓頊之虛謂玄枵）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客星居玄枵之維首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爲既嫁之女織女爲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

陳[illegible]之本

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吾是以譏之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文子鮑國）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者）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爲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

公亦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子山子尾所逐）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子周亦子尾所逐夫于故邑）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二十八年子旗所逐）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桓子以己邑分之）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恌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爲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爲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
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弃
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
蒲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秋季孫意如會晉
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宫佗鄭罕虎曹人杞
人于厥憖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冬十有一
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景王
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

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般弑
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
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王弑立之
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楚子在申召
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
蔡於感感恨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
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
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
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

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
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
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
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
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
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
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
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
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

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五月齊歸薨
大蒐于比蒲非禮也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
祲祥脩好禮也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
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于清丘之社
曰有子無相弃也僖子使助薳氏之簉反自
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
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楚師在蔡晉荀吳謂
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
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

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憖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禬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禬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

殆其失國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十二月單成公卒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熊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

子產不欲毁廟而欲毁使人之廟子大叔不知子產意矣

也。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毁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毁。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毁。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毁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毁之則朝而堋。弗毁則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毁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毁。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毁人以自成也。夏宋華定宋卿來聘通嗣君也。公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六月葬鄭簡公。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昔陽肥國都。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皋歸。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輿衆也。曹羣也。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絞奔郊。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過將去成景之族。成景之族賂劉獻公。丙申殺甘悼公。悼公即過。而立成公之孫鰌。鰌平公。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過劉獻公大子之傅。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六子周大夫及庾過皆甘悼公之黨

八 九 十 十一

（周褒原甘二族所以遂微）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其自貶）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衞聞亂逃介而先及郊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

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將適費飲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

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

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祇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字下當更有楚字闕文也 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比非首謀而反書弒比雖實立猶以罪加也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非國惡故不諱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

二

于陳。冬十月葬蔡靈公。（蔡復而後以君禮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楚子之爲令尹也殺

敍靈王致亂之由 左氏敍靈王逆亂極周詳極感慨異於他傳 [illegible] 必有所按矣

此一段總綴上文

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犫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常壽過申之會所戮者）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朝吳故蔡大夫聲子）

之子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子干子皙奔）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使子干居蔡公之位食蔡公之食並僞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賊謂子干子皙也）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

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陳蔡楚邑而依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

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弃。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弃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

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弃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犫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犫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犫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玉善其亦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有

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鬭韋龜屬成然焉且曰弃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弒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弒靈王終無能成有楚國者其弃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

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羋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弃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

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弃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

子產以幄幕九張子大叔以四十張倍[illegible]張矣　除子大叔史以[illegible][illegible]誤

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獲國。晉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幄幕軍旅之帳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芻蕘者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心故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

遲速　照應

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應前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

使叔向辭魯晉未以禮而以威文晉其大禍非伯討也

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懟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不敢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除地為壇盟會處）癸酉退朝（朝先盟朝晉）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幄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

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行理使人通聘問者）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信邾莒之訴欲討魯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筩蓋可以取飲）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脩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大獲而歸楚之滅

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弃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

爲。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僞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閒差也）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欲因令衆以作亂）遂劫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請期

五日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皙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叛費人不從來歸屬齊）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敘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秋八月

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鬭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鬭辛居鄖以無忘舊勳（辛子旗之子鄖公辛）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

棄公子鉏送之有賂田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請

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夏蔡朝吳出

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
鮮虞冬公如晉
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梓慎曰禘之
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
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
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
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
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
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
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
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
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
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為
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
翼也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
穆后崩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
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
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

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
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
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
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
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
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
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
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
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
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
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
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
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十二月晉荀躒如
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
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
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侯之封也
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

景王辨矣何以致亂不務修身樂宴而淫於末節耳

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
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
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
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
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虛
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
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
而何夫有勳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
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
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
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
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
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
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
忘其祖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
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
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
乎以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

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
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
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
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
之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夏
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
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晉昭公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
之也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
之無質也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
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二月丙申齊
師至于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
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
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
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
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
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二月晉韓起聘

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
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禦之。適客
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 客從而笑之。事畢。富
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
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
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
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
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
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

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
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
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受
脤歸脤。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
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
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宣
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
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
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

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
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
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
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
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
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
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
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
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

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
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
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
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
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
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
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
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用次更相從耦耕 以艾
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

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

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宣子思已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欲令鄭求他人）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六詩皆鄭風故曰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二三君子數

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冬有星孛于大辰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嘉其能答賦）

宜與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參看亦知古史與莊二十五年都相公季平子不識周正朔則周正建子矣此妄自左氏始左氏非春秋時人明甚

其能久乎。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

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鳩也鷦鳩孝故為司徒主敎民鴡鳩氏司馬也。鴡鳩王鴡也故為司馬主法制鳲鳩氏司空也。鳲鳩鴶鵴也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故為司寇主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鶅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為九農之號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

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爲災梓愼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年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陳。大皡之虛也。大皡居陳木火所自出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衞。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衞星營室營室水也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火多故水不勝火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知今

孛星當復隨火星但伏不故言若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之五月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吳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陽匄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順江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入道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許詐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吳光有謀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六月。邾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八年春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
代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
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乙卯日與桀同誅而毛得以
濟侈於王都不亡何待三月曹平公卒夏五
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
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日其火
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水火合之日故知當火作戊寅風甚壬
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
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
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斝禳火子產不聽今復請用
之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
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
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
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
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
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
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

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
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
攝至于大宮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使公孫登徙大
龜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于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有火災故合羣主於祖廟易救護使府人庫人各儆其
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
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
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
史除於國北為祭處於國北者就大陰禳火禳火于玄冥回
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
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
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
許之先亡也六月鄅人藉稻鄅妘姓國也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
之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
首焉斬得閉門者頭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
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不義之甚
秋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原伯魯焉原伯魯周大夫與
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閔子馬閔子馬曰周其

又曰者大人之言也 劉本

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閔以沿壞言者道多漸以及大人大人在位者）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患有學而失道者以惑其意）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七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治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城內地迫故除廣之）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庭蒐場也）過期三日（小處不得一時畢）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言子產仁不恐毀人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撊然勁忿貌）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

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荐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

十九年春楚工尹赤遷陰于下陰令尹子瑕城郟叔孫昭子曰楚不在諸侯矣其僅自完也以持其世而已楚子之在蔡也郹陽封人

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爲之師費無極爲少師無寵焉欲譖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正月楚夫人嬴氏至自秦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夏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大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譏止不舍藥物所以加弒君之名邾人郳人徐人會宋公乙亥同盟于蟲楚子爲舟師以伐濮費無極言於楚子曰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若大城城父而寘大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說從之故大子建居于城父令尹子瑕聘于秦拜夫人也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因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以待外攻者欲以報讎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隨之而出或獻諸

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縋縋登城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傳言怨不在大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瑕子游叔父駟乞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舍子立叔不順禮也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楚

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戌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讎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平王所以不能霸）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時門鄭城門）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覿見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蹶由吳王弟五年靈王執以歸）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言靈王怒吳子而執其弟）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

（春王二月日南至前是春王非冬至也二至二分其可消耶）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秋盜殺衛侯之兄縶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與君爭而出皆書名惡之）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二字揣度之詞）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爲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輔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

叙斷焉不須

從政如他日。善其言舍使還 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爲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爲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爲愈。伍尚歸。奢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將有吳憂不得早食 楚人皆殺之。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州于吳子僚 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先欲殺僚不利員用事故破其議而員亦知之 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愈於死。先諸。恐元公殺已欲先作亂 華亥僞有疾。以誘羣公子。公子問之則執之。夏六月丙申。殺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孫援公孫丁。拘向勝

公孟一章乃左氏第一筆也　公孟見賊之由　此段有七層　第一層作亂之由　第二層[illegible]

向行於其廩。八子皆公黨 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劫公 癸卯。取大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欒景公也辰及地皆元公弟 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慼向寧之子羅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爲質。衛公孟縶狎齊豹。公孟靈公兄也齊豹齊惡之子爲衛司寇狎輕也 奪之司寇與鄄。鄄豹邑 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縶足不良故有役則以其邑還豹使行 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宣姜靈公嫡母 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使子言不信也 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有事祭也 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齊豹之家 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要其前也

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亦如前車載戈於斬尋其後）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鴻駵魋復就公乘一車四人）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肉袒示不敢與齊氏爭執蓋蔽公而去闕空也以蓋當侍從空闕之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不欲令追者出）踰而從公。（踰郭）公如死鳥。（死鳥衛地）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朱鉏成子黑背孫）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既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鳥。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於朝。曰。阿下執事。（阿比也命己使比備臣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比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

馬見。為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為乘馬。（喜其敬己故也）賓將掫。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設火燎以備守）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皆齊氏黨）閏月戊辰。殺宣姜。（與公子朝通謀故）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賜析朱鉏謚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皆未死而賜謚及墓田）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子石公孫青）齊侯將飲酒。徧賜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喜青敬衛侯）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言青若有罪亦當并受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

此段亦似見其足用質無益也

之賊女何弔焉。言齊豹所以爲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 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宋華向之亂。公子城平公子公孫忌樂舍樂喜孫司馬彊向宜向鄭楚建郳甲出奔鄭。八子宋大夫皆公黨辟難出 其徒與華氏戰于鬼閻。八子之徒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與其妻必盥而食所質公子者而後食。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公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死。無乃求去憂而滋長乎。恐殺大子憂益長 臣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詢。詢恥也 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華登奔吳。登費遂之子 向寧欲殺大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歸。牼華亥庶兄 曰。子之齒長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爲質必免。送公子歸公可以自明不欺之信 公子旣入。華牼將自門行。公遽見

但稱引范武子之德而不言所以

之。執其手曰。余知而無罪也。入復而所。齊侯疥遂痁。痁瘧疾 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

大全

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爲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役又爲近關所征税狂暴奪其私物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

晏子和同論

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

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以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

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無射鐘名）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鐘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窕細不滿）大者不槬（槬橫大不入戶化反）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也）窕則不咸（不充滿人心咸本作感戶暗反）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不在適子位以長幼齒）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

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適卑。身將從之。夏晉士鞅來聘。叔孫爲政。叔孫昭子以三命爲國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言魯不能以禮事大國且爲哀七年吳徵百牢起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亡人華亥等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其良子。司馬謂費遂爲大司馬良子謂華登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馬。則如亡。死如可逃。何遠之有。言亡可以逃死勿慮其遠以恐動公公懼。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匄尤之。張匄華貙臣尤怪賜之厚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子皮華貙

宜僚盡以告。張匄欲殺多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言登亡傷司馬心已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丙申。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御司馬而朝。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臼任鄭翩殺多僚。任翩亦貙家臣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叛。盧門宋東城南門六月庚午。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昭子曰。子叔將死。非所哭也。八月叔輒卒。冬十月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登前年奔吳齊烏枝鳴戍宋。烏枝鳴齊大夫廚人濮曰。濮宋廚邑大夫軍志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盍及其勞且未定也伐諸。若入而固。則華氏衆矣。悔無及也。從之。丙寅。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獲其二帥。公子

苦雒偃州員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欲出
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
待之乃徇曰揚徽者公徒也衆從之公自揚
門見之下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
也豈專孤之罪也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
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
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
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
僂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居華氏地而助
公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姓華氏族故助華氏亦如僂新說甲戰
歸傳言古之爲軍不皆小忿皆才斬反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
晉師至城以前年奔晉今還救宋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
何忌衛公子朝救宋丙戌與華氏戰于赭丘
鄭翩願爲鸛其御願爲鵞鄭翩華氏黨鸛鵞皆陳名子祿
御公子城莊堇爲右子祿向宜干犨御呂封人華
豹張匄爲右呂封人華豹華氏黨相遇城還華豹曰城
也城怒而反之怒其叱己將注豹則關矣注傅矢關引弓
曰平公之靈尚輔相余平公公子城之父豹射出其

華豹張匄干犨俱死呼見公子城之忠壯

間出子城子祿之間將注則又關矣曰不狎鄙狎更也
抽矢豹止不射城射之殪豹死張匄抽殳而下射之
折股扶伏而擊之折軫折城車軫又射之死匄死干
犨請一矢求死城曰余言女於君欲活之對曰不
死伍乘軍之大刑也同乘共伍當皆死干刑而從子
君焉用之子速諸乃射之殪犨死大敗華氏圍
諸南里華亥搏膺而呼見華貙曰吾爲欒氏
矣晉欒盈還入作亂而死貙曰子無我迋不幸而後亡迋恐也
使華登如楚乞師華貙以車十五乘徒
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
入入南里楚薳越帥師將逆華氏大宰犯諫曰
諸侯唯宋事其君今又爭國釋君而臣是助
無乃不可乎王曰而告我也後既許之矣蔡
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
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
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
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
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子

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言權在楚則蔡無他心）公如晉及河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大蒐于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河南鞏縣西南有黃亭辟子朝難出居皇王猛書名未即位）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郟鄏今河南縣晉助猛故得還王都）冬十月王子猛卒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

拜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大司寇以靖國人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毀）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雞犧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飾則當貴盛）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已

犧何害。言設使寵人如寵犧則不宜假人以招禍難使犧在己則無患害己喻子朝欲使王早寵異之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蚠。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遂攻賓起，殺之，黨子朝故盟羣王子于單氏。王子猛次正故單劉立之懼諸王子或黨子朝故盟之晉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又叛於鮮虞。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

鼓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三邑周地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王子猛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也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出奔王子還與召莊公謀，莊公召伯奐子朝黨也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頃子樊齊單劉黨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王及

領，大盟而復，領周地欲重盟單子劉子復歸今殺摯荒以說。委罪於荒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時。平時周地知王子還欲背盟故亡走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因戰而殺之子朝奔京。其黨死故丙寅，伐之。單子伐京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皆為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

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出次以示急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王子處子猛黨守王城距子朝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鄩肸子朝黨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鄩肸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城子朝所得邑百工叛。司徒醜敗故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百工伐單氏為單氏所敗庚午，反伐之。單氏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圉。百工所在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

七千字

盆以王師敗績于郊（爲子朝之黨所敗）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衆）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雖未即位周人諡曰悼王不成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己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匄）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三子晉大夫）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毁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郊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國雖存君死曰滅）獲陳夏齧（大夫死生通曰獲）天王居于狄泉（今洛陽城內）尹氏立王子朝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

（知人還師不欲過武城欲從山南行其過是猶二大夫以爲道濕鉏行仍自離姑過武城遂還魯捕也）

告閒庚戌還邾人城翼還將自離姑公孫鉏曰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徐鉏丘弱茅地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邾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即士彌牟）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

（此敘叔孫之忠壯然執節之不同）

晉之大夫自執政以下皆於貪何以服諸侯

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都別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旦至旦為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僞若不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終言之）夏

王城在河南平王東遷所營成周在洛陽周公所營瀍澗之間

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莒子庚輿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

將叛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子瑕即令尹火滅為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眾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

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

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弃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郹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於薳澨公爲叔孫故如晉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

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弃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爲一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二十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子朝稍強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

洪其踴待于門內曰余左傾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士伯立于乾祭而問於介衆晉人乃辭王子朝不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秋八月大雩旱也冬

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溫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鸜鵒來巢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九月巳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十有一月巳亥宋公佐卒于曲棘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心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語相泣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宋元夫人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

古必稱子產猶魯必稱叔孫氏也

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

童謠關于兩公之耳而獨不惜何哉此必追書之童謠句句讀後十四句

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秋書再雩旱甚也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

季公若一怨　郈昭伯二怨　臧昭伯三怨

申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扶已以示秦遄之妻妻公鳥妹秦姬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公甫平子弟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以膠沙播之爲介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侵郈氏室以自益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爲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

之亦無命也（衍言執之 無勅命）懼而不出數月不已
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
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
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
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
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
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
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
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
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
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
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
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
焉（隱約窮困）為之徒者眾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
眾怒不可蓄也（眾季氏）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
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叛君者）君必悔之
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
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眾曰若之何莫對

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
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
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
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
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
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
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 君自可止不出）
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
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
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
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
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
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
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
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
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
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

子家之謀三

三家合一封交內外之所以自患不審也

[illegible]

昭子進退俱難所以不死從故不欲生

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

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耻為平子所欺因病而自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大子欒即位

一字百金

一句結照應

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殁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楄柎棺中笭牀也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初臧昭伯

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以卜為信與僭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曰僂句不余欺

也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茄人焉城丘皇遷訾人焉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使三大夫爲巢卷築郭也）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圍成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二端爲一兩二兩二匹）縛一如瑱（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爲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

宋元公爲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卜焉（以卜齊之焉得不從）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詐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

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告齊言衆不欲降己不能勝）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楯脊）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朐車軛輈車轅繇過也汰矢激匕矢鏃也）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殪死）改駕人以爲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子車即子淵捷）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野洩

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言齊無戰心但相叱)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子彊武子字)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僞言不敢逆季氏)林雍羞爲顏鳴右下(羞爲右故下車戰)苑何忌取其耳(不欲殺雍但截其耳以辱之)顏鳴去之(其右見獲懼而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欲使苑子擊其足)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鑋一足行)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於季氏不以私怨而相弃)四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尸氏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劉師敗績秋盟于鄩陵謀納公也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庚午次于渠王城人焚劉丙子王宿于褚氏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闕塞洛陽西南伊闕口也守之備子朝)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壬昭王也)王子

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秦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壬秦將來討是速讎也)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爲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子朝黨晉師克鞏知子朝不成更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黨)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洛陽)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惡疾也)諸侯

莫不竝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弃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荆

王子朝辭命不侔是過辭也

蠻未有攸厎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卽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

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左傳昭公 二十七年起三十二年終止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無極楚之讒人宛信之故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楚師彊故吳不得退云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其師徒在外國不堪役以弒王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

殄，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掘地為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羞進食也獻體解衣）執羞者坐行而入，（膝行）執鈹者夾承之，（承執羞者）及體以相授也。（鈹及進羞者體以所食授王）光僞足疾，入于堀室。（恐難作王黨殺己素辟之）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胷，（交鱄諸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郤宛不取賂而還）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

[illegible]

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師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菅苫也秉把也秆稾也）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炮燔也郤也）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令終陽匄子）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衞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

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子梁，宋樂祁也。貞子，衛北宮喜。）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孟懿子、陽虎伐鄆（伐鄆欲奪公），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言君據鄆衆以與魯戰，必敗亡）。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

謗令尹。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為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之子曰重，為

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慭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今欲使重見從安媒也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夫人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一个單使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使齊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逆者乾侯也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晉祁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也通室易妻祁盈將執之訪於司馬叔游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讒勝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執祁盈祁盈之臣曰鈞將皆

死慭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楊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是夏姬也鍾聚也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

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爲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鱄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爲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爲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爲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言餓也 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 獻子辭梗陽人。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鄆潰。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 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三月己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原伯魯之子。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學。 尹固之復也，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 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鄻以叛，陰不佞敗之。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盈等故叛。 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于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賣其馬 乃不歸馬。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啓服馬名 塹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龍輔玉名 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公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禍也。務人，公為也。始與公若謀逐季氏。 且後生而為兄，其誣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

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知信乎對曰人
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
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
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
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
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
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
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
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
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
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
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韋
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
使求之懼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
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
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
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弃之物乃坻伏鬱湮
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

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
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
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
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
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
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
其坤䷁曰見羣龍無首吉坤之剝䷖曰
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獻子曰社
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
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
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
濟窮桑此其三祀也窮桑少皞之號濟成少皞之功顓頊氏
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
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
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爲
稷自商以來祀之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
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
爲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

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而三易中軍帥故曰亂制）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乾侯非（非責也）公且徵過也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

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閒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厎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

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冑裔也而弃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吳子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公內不容於臣下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

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言晉既憂君君言使晉晉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君弱不得復自在)

薛伯穀卒。同盟故書。秋吳人侵楚伐夷侵潛六。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左司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之謀也。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

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謂不書其人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為之不顧於見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咎在己故問之)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咎而不釋其夢)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

吳入郢在外而楚始調也至是吳與伐取之

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吳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 秋八月

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 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高曰揣 度厚薄。仞溝洫。度深曰仞 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帥諸侯之大夫 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

敘工制然不煩

受其賜。已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
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
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
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
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
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
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
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
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
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
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
今爲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
☰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
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
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
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
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
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

文字頓挫起伏不主故常

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
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左傳定公

元年

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公之始年而不書正月，公即位在六月故。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告於廟，故書至。戊辰，公即位。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記事之宜，無義例。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九月，大雩。立煬宮。煬宮，伯禽子也。其廟已毀，季氏禱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冬十月，隕霜殺菽。

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涖政。魏子大夫代天子大夫為政。衛彪傒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而田於大陸，焚焉。荒蕪之地，火田并見境也。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槨，以其未復命而田也。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栽，設板築。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欲使三國代宋受功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宋役。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言居周世，不得以夏殷為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言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己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啟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知以歸不可，故復歸之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晉女叔寬曰：周萇弘、齊高張皆將不免。叔寬，女叔寬也。萇弘違天，高子違人。天既厭周德，萇弘欲遷都。違天。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眾之所為，不可奸也。為哀三年周人殺萇弘。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

左氏曰萇弘違天矣弘何以違天天何以欲亡周周自亡也周何以不宜城成周則何實於人臣之志臣何以得罪於天左氏於是十失其矣

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不欲見叔孫故朝夕哭不同會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託辭以距叔孫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宋昭公弟定公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闞魯羣公墓所在也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駕鵝魯大夫榮成伯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

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周鞏簡公弃其子弟而好用遠人遠人異族也爲明年鞏氏賊簡公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羣子弟賊簡公弃親用疏所以敗也桐叛楚桐小國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舒鳩楚屬國曰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吳伐桐也僞若畏楚師之臨己而爲伐其叛國以取媚者也欲使楚不忌吳所謂多方以誤之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從舒鳩言吳人見舟于豫章僞將爲楚伐桐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出辟酒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

[illegible]

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小便)命執之。(見其不潔執射姑)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卞躁疾也)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獲晉觀虎。恃其勇也。冬盟于郯。脩邾好也。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弃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相助也夫人謂養馬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爲質焉。而請伐楚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即劉蚠也)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師能左右之曰以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書蔡侯以吳子言能左右之也)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

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析羽為旄王者遊車之所建)明日或旆以會(或賤者也繼旄曰旆令賤人建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子行敬子衛大夫)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大祝子魚)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

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使六族就周公受周公之法制)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步回反)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皆令帥屬魯懷柔之)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曲阜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通帛為旃析羽為旌綪七見反茷步貝反)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略界也)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藪名)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湯沐邑)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康誥言衛而總曰言)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甲名)沽洗(鐘名)懷姓九宗(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

封於夏虚啓以夏政疆以戎索大原近戎而寒不與中國同故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
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
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惎毒也間謂紂子以毒亂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素達反以
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
舉之以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
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
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大

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
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甸非
尚年也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
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
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
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
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
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
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

趙簡子爲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
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
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沈人
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
爲沈故圍蔡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
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大
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蔡
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
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

過蔡而舍之舍音赦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
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緣漢上下遮使勿渡以誤之我
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
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楚武城大夫曰吳用
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
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
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
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

小別至于大別（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死戰）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睢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王西走）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王子）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令尹宮也）左司馬戌及息而還（聞楚敗故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司馬先敗吳師而身被創）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司馬已死剄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傳言司馬忠壯）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悶絕）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

九隨人保于

春秋初楚武王伐隨至今存之楚在隨隨報之亦義

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竄匿)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隨公宮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昭王兄公子結)逃王，而己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

十二鑪金並爾要言

十一申包胥

昭王雖出於楚者必臣是投八

(鳩安集也)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弁欲脫子期。鑪作鑪金名)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此約謂要言也)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振也)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

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於越入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五年春，王人殺子朝于楚。(因楚亂也，終閔馬父之言)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越入吳，吳在楚也。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君所佩)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季孫行君事)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為君不欲使僭)既葬，桓子行東野，(桓子意如子季孫斯)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行謂逐懷也)申包胥以秦

十二秦師救楚　六　十三夫槩王自立　七　八　十四子期焚麇　九　十

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薳射楚大夫 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 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為吳王號夫槩 奔楚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

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言楚復祭祀不廢 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闉輿罷。闉輿罷請先。遂逃歸。闉輿罷楚大夫言吳雖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弃母歸 葉公終不正視。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陽虎欲為亂恐二子不從 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乙亥。殺公何藐。己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逐公父歜。及秦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子西保路 二十

遄。皆奔齊。歜即文伯也秦遄平子姑壻傳言季氏之亂 楚子入于郢。初鬭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寧安言平 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王賞鬭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鬭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鬭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 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弒王

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蔓成然也以有德於平王求欲無厭平王殺之 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 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

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傳言聘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二月公侵鄭。取匡。

爲晉討鄭之伐胥靡也胥靡周地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爲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誣

辭衆達文此類是也辭達而知自不可及

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虎欲困辱三桓弁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禮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爲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若欲使晉必厚待之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爲必適晉。故強爲之請。以取入焉。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

時陽虎未奔公甚孫知其作亂必遂晉故預設不然之詞以強探之晉人不辭也

以入晉令晉素知之四月己丑。吳大子終纍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作亂于周。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六月晉閻沒戍周。且城胥靡。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

陳寅有識者　此段隔經傳與八年事參看　獻楊楯取禍者獻者不獻故也　晉政多門范趙不睦故諸侯之使與其所從者取禍

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 唯君亦以我爲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爲後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蕕。辟儋翩之亂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七年春二月。周儋翩入于儀栗以叛。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爲政。夏四月。單武公劉桓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儋翩共爲亂也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 齊侯從之。乃盟于瑣。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墮毀其軍以誘敵而設伏兵 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而女也 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傳言陪臣强能自相制 冬十一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晉籍秦送王。己巳王入于王城。館于公族黨氏。而後朝于莊宮。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 盜竊寶玉大弓。盜謂陽虎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

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顏高強弓故人傳觀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顏高仆臥在地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會見師退而猛不在列乃大呼詐言猛在後為殿傳言會無罪政二月己丑單子伐穀城劉子伐儀栗辛卯單子伐簡城劉子伐盂以定王室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又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樂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梁獻子范鞅子梁樂祁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祁子子梁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弃溷也不如待之留待勿以子自代樂祁歸卒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尸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公侵齊攻廩丘之郛郛郭主人焚衝衝戰車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郛主人出師奔郛人少故遣師走往助之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陽州之役虎歸言者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逐廩丘人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氣非真勇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苫越苫夷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獻子士鞅也簡子趙鞅也中行文子荀寅也禮卿執羔大夫執鴈魯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也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捘擠也血至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

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紲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為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九月師侵衛晉故也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都邑之兵車也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壬辰先癸巳一日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欲使林楚免己於難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公期孟氏支子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馳至孟氏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孟氏閉門季孫既得入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叔孫不敢之子州仇也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欲因亂討季氏以强孟氏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子言季寤辨猶周徧也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鄭駟歂嗣子大叔為政歂駟乞子子然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衞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巢，向戌曾孫）子明謂桐門右師出，（子明，樂祁之子溷也。右師，樂大心。子明族父也。右師往到于明，舍于明，遂使出門去）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鍾，何也。（恣其不逆父喪，因責其無同族之恩）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於竹簡）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弃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彤管，赤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言子然，駟歂，大叔爲政，鄭所以衰弱）夏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萊門。（陽關邑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麻約而歸之。（鍥，刻也。欲絕追者）載葱靈，寢於其中而逃。（葱靈，輜車名）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葱靈逃，奔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敝無存，齊人也。室，之爲取婦）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

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登戚非人所樂，故讓衆使後而已先登 犂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彌遂自先下，亦讓也 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靳，車中馬也。猛不敢與書爭，言已從書，如驂馬之隨靳也。傳言齊師和，所以能克 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儀也 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衛侯怒晉，其不從卜，欲以車當五百乘 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師又賤，師謂東郭書 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事見哀十五年 齊侯致禚、媚、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以答謝衛意 齊侯賞犂彌，犂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晳，白也。幘，齒上下相值。製，表也 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言彼與我若賓主相讓 乃賞犂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

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停喪車以盡哀也。君方爲位而哭，故挽喪者不敢立 親推之三。

左傳

定公二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　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須齊歸汶陽田乃當共齊命於是孔子以公退賤者終其事要盟不絜故略不書、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齊侯僞詐故以禮距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奔齊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前年衛人助齊伐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宵熸。午衆宵散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衛閉門與午鬬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佗

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弃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藐叔孫氏之族）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叔孫家臣武叔之黨）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武叔之圉人）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僞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

左傳定公　十二

犯以郈叛（侯犯以不能討武叔之命故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謝其受已命）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詐爲齊使言也）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謂易其民人）衆兇懼（不欲遷）駟

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不與始同）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言以郈民易取齊人與郈無異勝於守郈爲叛人所殺）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僞爲侯犯射郈人）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郈人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

左傳定公　十三

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物識也赤還救侯犯也）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數甲以相付）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致其名簿也）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毋

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
焉子爲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
奔陳公弗止辰爲之請弗聽辰曰是我廷吾
兄也廷欺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
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
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
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
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
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
以爲寡君賜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
于蕭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公子地
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爲宋患寵向
魋故也冬及鄭平始叛晉也

五臣若出國患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
帥師墮郈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

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
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
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國內而書至者成彊若列國典動大衆故出入皆告廟

十二年夏衛公孟彄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
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
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言伐小國常如畏者以誘致之仲
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
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
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
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
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
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
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
成弗克

時仲尼為司寇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
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

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薛弑其君比

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以巳車攝代衛侯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言衛以五百家在邯鄲常為是故與邯鄲親 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仙謂定也未歸 不如侵齊而謀之。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邯鄲好不絕 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其謀謂午不用命故囚之 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涉賓午家臣不肯說劍入欲誅叛 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

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 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荀躒 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簡子韓起孫不信也中行文子荀寅也 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襄子魏舒孫曼多也昭子士吉射 故五子謀，五子范皋夷梁嬰父知文子韓簡子魏襄子 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

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高彊齊子尾之子昭十年奔魯遂適晉）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三家知韓魏）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經所以書趙鞅歸晉）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傳錄晉衰亂）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旣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禍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徒）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亦黨公叔戍皆惡之）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彄書名與蒯聵黨罪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無傳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

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爲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爲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旣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莫矣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旣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知伯荀躒）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夏衛北宮

結來奔公叔戍之故也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越大夫）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其足大指見斬遂失屨姑浮取之）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叛晉故助范中行）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二子晉大夫范中行氏之黨）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范氏故也（謀救范氏）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盂邑名就會獻之故自衛行而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大子羞之謂戲陽速

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冬十二月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獲籍秦高彊（二子黨范氏者）又敗鄭師及范氏之師于百泉

十有五年春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邾子來奔喪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定公夫人）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昊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冬城漆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益）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冬城漆書不時告也

三傳　終

左傳哀公（元年起二十七年終止）

（哀公名蔣定公之子蓋夫人定　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元年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栽設板築為圍壘周帀去蔡城一里栽才代反音再）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夫猶兵也壘未成故令人在壘表屯守）如子西之素（子西本計為壘當用九日而成）蔡人男女以辨（辨別也男女各別係累而出降）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楚欲使蔡徙國在江水之北汝水之南求田以自安也蔡權聽命故楚師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楚既還蔡人更叛楚就吳）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過古禾反澆五弔反）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

此段所叙事太詳左氏多有此病

正惎澆能戒之 惎忌 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女妻少康姚虞姓 而邑諸綸 綸虞邑 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方十里爲成五百人爲旅 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 女艾少康臣諜候也 使季杼誘豷 豷澆弟也杼少康子后杼也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

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三月越及吳平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夏四月齊侯衛侯救邯鄲圍五鹿 趙稷以邯鄲叛范中行氏之黨也五鹿晉邑 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

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脩舊怨也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 觀古亂反 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

爂食者分而後敢食（共六恭音）其所嘗者卒乘與
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音皮）勞死
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
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
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
已安能敗我冬十月晉趙鞅伐朝歌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

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夏四月丙子衛侯元
卒滕子來朝（無傳）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
戚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
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無傳）十有一月
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二年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
沂之田而受盟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
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
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

下（三揖卿大夫士）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
公子郢為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
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
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
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是時河北流過元城界戚在河外晉軍已渡河故欲出河右而南）使大子絻（絻者始發喪之服）
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欲為衛人逆故衰絰成服）告於門
哭而入遂居之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
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子般駟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

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
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
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
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
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故兆始納衛大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簡子誓曰范氏中行
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
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
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

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屬音燭，大棺也，辟步歷反，親身棺也，禮大夫無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麇，束縛也，丘隕反）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痁，瘧疾也，詩占反）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獲其蠭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

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尨，范氏臣，為范氏收周人所與田之稅）趙氏得而獻之，（得尨以獻簡子）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還其所稅）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絶。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元年蔡請遷于吳，中悔，故因聘襲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殺駟以說吳，言不時遷，駟之為）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為子圍父）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無傳）宋樂髡帥師伐曹。（無傳）秋

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無傳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夏五月辛卯，司鐸火，司鐸宮名 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庀具也 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子服何也 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鬱攸火氣也濡物於水出用爲濟 蒙葺公屋，以濡物冒覆公屋 自大廟始，外內以悛，悛次也 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瀋汁也 於是乎去表之槀，表火道風所向者去其槀積 道還公宮。開除道周帀公宮使火無相連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言桓僖親盡而廟不毀宜爲天所災 劉氏范

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趙鞅以爲討。言周與范氏 六月癸卯，周人殺萇弘。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共劉魯大夫 則或殺之矣，乃討之。討殺者 召正常，正常不反。畏康子也 冬十月，晉趙鞅圍朝歌，師于其南。范中行所在 荀寅伐其郛，伐其北郭圍 使其徒自北門入，己犯師而出。荀寅使在外救己之徒擊趙氏圍之北門，因外內攻得出 癸丑，奔邯鄲。十一月，趙鞅殺士皐夷，惡范氏也。惡范氏而殺其族言遷怒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無傳 宋人執小邾子。無傳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皆君黨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郛。無傳 六月辛丑，亳社災。無傳天火也 亳社殷社諸

侯白之所以戒亡國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無傳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無傳葬滕頃公無傳

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音懲蓋楚言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翩蔡大夫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翩以矢守其門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牆併行俱進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也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邑致之負函命其衆也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負函繒關皆楚地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梁霍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便襲梁霍使不知之蠻子之邑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雒以東至陸渾司馬起豐析與狄戎發此二邑人及戎狄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菟和山在上雒東右師軍于倉野倉野在上雒縣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命大夫別縣監尹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少習商縣武關也將大開武關道以伐晉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九州戎在晉陰地陸渾者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以詐蠻子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今丹水縣北有三戶亭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楚復詐為蠻子作邑立其宗主而盡俘以歸秋七月齊陳乞弦施衛甯跪救范氏庚午圍五鹿九月趙鞅圍邯鄲冬十一月邯鄲降荀寅奔鮮虞趙稷奔臨十二月弦施逆之遂墮臨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鄗逆時陰人盂壺口八邑晉地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柏人晉邑也弦施會鮮虞

五年春城毗無傳夏齊侯伐宋無傳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無傳

五年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為柏人宰也昭子范吉射昭子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

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
之及范氏出（[illegible]柏人奔齊）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
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
遂死於柏人（爲吉射距晉戰死）夏趙鞅伐衞范氏之
故也遂圍中牟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
鬻姒之子荼嬖（荼安孺子）諸大夫恐其爲大子也
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
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
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國夏高張）

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
公子駒公子黔奔衞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
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
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哀羣公子失所）鄭駟秦
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
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
攸塈（子思子產子國參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
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
六年春城邾瑕（無傳）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無傳）秋七
月庚寅楚子軫（昭王）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
君荼（弒荼者朱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禍由乞始也）冬仲孫何忌帥師
伐邾（無傳）宋向巢帥師伐曹（無傳）
六年春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吳伐陳復
脩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
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齊陳乞僞事高國者
（高張國夏受命立荼陳乞欲害之故先僞事焉）每朝必驂乘焉所從
必言諸大夫（言其罪過）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

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
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
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
請就之位（欲與諸大夫謀高國故求就之）又謂諸大夫曰二
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
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
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
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
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

驚死辭一也讓諸大夫二也勿移禍于司馬令尹三也不祭河四也凡此也昭王可謂知大知命守義

楚昭王之賢不移害之禮祖於以

敗。（高國敗也）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秋七月，楚子（昭王）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弃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吳師所在）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潛師，密發也。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妾。章，惠王。）是歲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八月，齊邴意茲來奔。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且于，齊公子鉏，在魯南郭）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長（家人聞其言，故欲二人共載，以試馬為辭）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在知之，先待諸外。（闞止，陽生家臣子我也。待外，欲俱去。）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壬，陽生子。）戒之，遂行。（戒使無泄言）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國人知而不言，言陳氏得衆）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隱於僖子家內。子士母，僖子妾。）與饋者皆入。（陳僖子又令陽生隨饋食之人入處公宮）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盟諸大夫）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鮑牧臣也）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見其醉，故誣之）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孺子，荼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荼牽之，荼頓地，故折其齒。）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

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言已可爲君必不怨鮑子）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公子自謂也恐鮑子殺己故要之）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茶之母）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三子景公嬖臣茶之黨也）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恐駘人不從故毛既於野張帳而殺之駘齊邑殳冒淳地名）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晉師侵衛衛

不服也夏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淫過也）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上物天子之牢）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爲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吳之祖）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爲無能爲也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

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知伐邾必危自當言今不言者不危故也大夫以答孟孫所怪且阿附季孫）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孟孫忿答大夫今魯德無以勝邾但欲恃衆可乎言不可）不樂而出（季孟意異佐直不同故罷樂）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邾不禦寇）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成子邾大夫茅夷鴻）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負瑕魯邑前者魯得邾之繹民使在負瑕故使相就以辱之）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

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言魯成其所求無違逆也）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爲明年吳伐我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爲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宋公既還而不忍褚師之訴怒而反兵一舉滅曹滅非本志故以入告）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闡歸邾子益于邾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無傳）齊人歸讙及闡

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 子肥宋大夫 曹人詬之不行 詬罵辱也不行殿兵止也 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終曹人之夢 吳爲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 輒故魯人 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 未臣所適之國若有伐本國者則可還奔命死其難 所託也則隱 魯所因託則爲之隱惡 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 不以其私怨惡廢其鄉黨之好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 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 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 子張病之 子張輒也 王問於子洩 子洩不狃 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爲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 欲使魯成備故由險道 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 僑田吳界 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 鄫人亦僑田吳滋濁也漚烏豆反菅古顏反滋字林云黑也 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爲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爲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爲內應 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 言犯盟伐邾所以召吳 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 公賓庚公甲叔子析朱鉏爲三人皆同車 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 同車能俱死是國能使人故不可望得 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 微虎魯大夫 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 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 卒三百人有若與焉 終得三百人任行 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畏微虎也 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弃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

門。以言不見從故負栽書將欲出盟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釋舍也。舍不以盟爲了欲因留景伯爲質於吳既得吳之許後求吳王之子以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止吳人盟而還。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魴侯康子叔父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胡姬景公妾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傳言齊侯無道所以不終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子餘大宰嚭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革邾大子桓公也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涖盟。賓如臧會子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嬖。鮑牧又謂羣公子曰。使女有馬千乘乎。有馬千乘使爲君也鮑牧本不欲立陽生故諷動羣公子公子愬之。公謂鮑子。或譖子。子姑居於潞以察之。若有之。則分室以行。若無之。則反子之所。出門。使以三分之一行。半道。使以二乘。及潞。麇之以入。遂

殺之。麇亦束縛冬。十二月。齊人歸讙及闡。季姬嬖故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無傳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夏。楚人伐陳。秋。宋人伐鄭。冬。十月

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齊與魯平故辭吳師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將進受命於君。爲十年吳伐齊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罕達也瑕武子之屬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作壘壍成壘從舍合其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子姚武子賸也

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郟張與鄭羅歸。郟張鄭羅鄭之有能者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報雍丘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邗音寒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水火之兆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史史龜曰。是謂沈陽。火陽得水故沈可以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姜齊姓子商謂宋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

也趙嬴姓宋姓子水盈坎少行子姓又得北方水位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得盛故言不可干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既盈而得水位故爲如川之滿不可馮游言其波流盛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叛晉伐人故以爲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不可與戰泰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宋鄭爲昏姻甥舅之國宋爲微子之後今十得帝乙卦故以爲宋吉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冬，吳子使來儆師伐齊。前年齊與吳謀伐魯齊既與魯成而止故吳恨之反與魯謀伐齊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無傳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無傳葬齊悼公。無傳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無傳薛伯夷卒。無傳秋，葬薛惠公。無傳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終子貢之

齊人弒悼公

齊悼公之立

犂及轅

言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以說吳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承吳大夫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秋，吳子使來復儆師。伐齊未得志故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以襄十二年卒至今七十七年壽夢卒時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六至今蓋九十餘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無傳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無傳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一年春，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

此長篇有情可思可玩不宜敎延

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自度力不能使二子禦諸竟求曰居封疆之間竟內近郊之地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羣室都邑居家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使冉求隨已之公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

左傳哀公

精兵隨己老幼守

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知冉求非己不欲戰故不對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彘顏羽御邴洩為右二子孟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雖年少能用命有于冉求也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步卒精兵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五日乃從言不欲戰公叔務人務人公為昭公子伏後案見保

管周父樊遲孟之反

林不狃之伍

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伏後案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既言人不能死己不敢不死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如樊遲言乃踰溝師入齊軍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魯士不狃曰誰不如我不如誰而欲走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言止

左傳哀公

林不狃邴洩顏羽公為汪錡冉有

冉有能以義用甲兵

戰惡足為賢皆無戰志徐步而死徐行而死言魯非無壯士但季孫不能使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二子與孟孺子同車子羽銳敏子羽顏羽銳精也敏疾也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口不言奔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皆俱殯也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將人錄童子當殤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不書戰不皆陳也

(不書敗勝負不殊)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爲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爲已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恐言不從先見逐)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三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義死事之功)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子陽宗樓也)桑掩胥御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之)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具含玉亦示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爲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今)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六年奔魯問遺也)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死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傳言吳師彊齊人皆自知將敗)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問何職)對曰。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歸於齊也元首也吳以獻魯)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言天識不善故殺國子)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

與上爲一章

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改姓爲王孫，欲辟吳禍　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秋，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娣所娶女之娣　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奪之軒　恥是二者，故出。奪妻奪軒二事　衛人立遺，使室孔姞。遺，疾之弟。孔姞，孔文子之女，疾之妻　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郧，葬於少禘。終言疾之所終也。巢、郧、少禘，皆衛地　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僕，御田獵　大叔懿子止而飲之酒。懿子，大叔儀之孫　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大叔疾　悼子即位，故夏戊爲大夫。戊，夏　悼子亡，衛人翦夏戊。翦削其爵邑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於是自衛反魯　季孫欲以田賦，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賦　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謂仲尼　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　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公會吳于橐皐。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夏五月，昭夫人孟

衛侯乃出公輒也

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孔子始老故與弔也絻喪冠也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去絰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衛大夫也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子木衛大夫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標擊國狗之瘈無不噬也瘈狂噬齧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藩籬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各以禮相辭讓今吳不行禮於

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難困也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若木不為衛請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言其志得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輒後卒死於越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心星也火伏在今十月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猶西流言未盡沒知是九月歷官失一閏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鍚凡六邑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鍚城以處平元之族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鍚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

嵒。囚申黶宋師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夏，許男成卒。無傳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楚公子申帥師伐陳。無傳 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無傳 晉魏曼多帥師侵衞。無傳 葬許元公。無傳 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平旦衆星皆沒，而孛乃見，故不言所在之次。盜殺陳夏區夫。十有二月，螽。無傳

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二子，宋大夫。以六邑為虛。空虛之，各不有。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曰：吾父之旗也。彌庸父為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

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二臣，鞅與寅。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半邾，三百乘。而如邾以事晉。如邾，六百乘。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

隱語

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謂景伯欺之 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戶牖陳留外黃縣 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言魯祝宗將告神云景伯不會坐爲吳所囚 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 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申叔儀吳大夫 公孫有山魯大夫 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言吳王不恤下 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言但得視不得飲 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軍中不得出糧故爲私隱庚主穀癸主水 傳言吳子不與士共饑渴所以亡 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以宋不會黃池故言吳子悖惑 大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絕筆於獲麟所感而作固以爲終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經 夏四月。齊陳恒執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還卒。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陳宗豎出奔楚。宋向魋入于曹以叛。莒子狂卒。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齊人弒其君壬于舒州。秋晉趙鞅帥師伐衛。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陳轅買出奔楚。有星孛。饑。

子路言若使不則我死其城下可令邑叛君是不臣也我背以其不臣之事爲義而棄之盟

諸御鞅之言不聽夫人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車子微者鉏商名 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 闞止子我事在六年 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心不安故數顧 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擇用一人 弗聽。子我夕。

夕視事陳逆殺人子我逢之陳逆子行陳氏宗也子我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欲謀齊國故宗族和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使詐病因內潘沐并得內酒肉潘米汁可以沐頭潘音翻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於陳宗失陳逆懼其反為患故盟之初陳豹欲為子我臣豹亦陳氏族使公孫言已已有喪而止既而言之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志欲為子臣吾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

左傳哀公

失言 前不斷後滿言宜其及也

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言已疏遠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子行逃而隱於陳氏今又隱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成子之兄弟昭子莊簡子齒宣子夷穆子安廩丘子意茲芒子盈惠子得凡八人二人共一乘子我在幄幄帳也聽政之處出逆之遂入閉門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侍人禦之子我侍人子行殺侍人素在內故得殺之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徙公使居正寢公執戈將擊之疑其

欲作亂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言子若欲出我必殺子明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闈宮中小門大門公門也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丘弇中狹路豐丘陳氏邑豐丘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子方子我臣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子方取道中行人車及耏衆知而東之知其矯命奪車逐使東出

左傳哀公

子方言陳逆請免余非陳豹又與余車是余為有私於陳氏也以事子我而又私於其仇是不忘也何以見所適

雍門齊城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時子方欲奔衛也東郭賈奔衛賈即子方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諸御鞅之言不及此悔不誅陳氏宋桓魋之寵害於公恃寵驕盈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夫人景公母也數請享欲因請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鞌向魋邑薄公邑欲因易邑為公享宴而作亂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偽喜於受賜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甲兵之備公

討弟而誅於兄宜其不濟也

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少長育之皇野司馬子仲）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左師向魋兄向巢也）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迹人主迹禽獸者）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難以遊戲煩大臣）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言雖誅魋要不負言使禍難及子）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瑞符節以發兵）以命其徒攻桓氏（桓氏向魋）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子頎桓魋弟桓司馬即魋也）司馬欲入（魋欲入攻君）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子車亦魋弟）向魋遂入于曹以叛六月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巢不能克魋恐公怒欲得國內大夫為質還入

左傳杜林 哀公

國）不能亦入于曹取質（不能得大夫故入曹劫曹人子弟而質之欲以自固）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舍曹子弟）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牛桓魋弟）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公文氏衛大夫）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亦不與魋同）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阬氏魯人也錄其卒葬所在愍賢者失所）甲午齊陳恒弒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初孟孺子洩將圉

以尸將事雖近禮然不近人情

馬於成。洩孟懿子之子孟武伯也成孟氏邑 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病謂民貧困 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恨志故鞭成有司之使人 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請聽命共使 懼不歸不敢歸成爲明年成叛傳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夏五月齊高無丕出奔北燕。鄭伯伐宋。秋八月大雩。晉趙鞅帥師伐衛。冬晉侯伐鄭及齊平。衛公孟彄出奔齊

十五年春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以偪成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聘禮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殯以棺造於朝介將命 吳子使太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廪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荐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廢行道之日以共具殯斂所積聚之用 一日遷次。一日便遷次不敢留君命 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弃之。是弃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虐士死者 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秋齊陳瓘如楚。瓘陳恒之兄子玉也 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爲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爲介。見公孫成成宰公孫宿也 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爲子役。其有不貳乎。言子叛魯齊人亦將叛子 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

三段共一章

國將焉用之。喪宗國謂以邑入齊。使魯有危亡之禍。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傳言仲尼之徒皆忠於魯國。陳成子館客，客景伯子贛就館。曰：寡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言衛與齊同好而魯未肯。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成辛

其兵甲入于嬴。嬴齊邑。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使良夫詣大子所。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良夫為大子請。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二人大子與良夫。蒙衣為婦人服也。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欒寧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適伯姬氏。悝母。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

大子登臺自守故欲燔其臺 下者使之下也 蒯聵父也仲子路勁輒以救其父死非其所宜以其名 孔君 衛師欲先逐司徒瞞成而與衛師伐公不果

從之。介被甲。迫孔悝於廁，强盟之。劫孔悝欲令逐輒。遂劫以登臺。欒寧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子路，時為孔氏邑宰。召獲駕乘車，召獲衛大夫。乘車言不欲戰。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言政不及己，可不須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二子蒯聵黨。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悝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故政輒之臣。先謂司徒瞞成曰：寡人離病於外久矣，子請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比，褚師聲子。為明年瞞成奔起。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即聵成）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仲尼既告老去位猶書卒者魯之君臣宗其聖德殊而異之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從此已下無復經矣魯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也）

十六年春蒯聵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鄢武子告于周（武子衛大夫肹也）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弃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肹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肹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君兩失之六月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懼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祏於西圃（使副車還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祏藏主石函）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祏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為反祏（孔悝怪載祏者久不來使公為反逆之許公為人姓名）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為許為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或以其車從（從公為）得祏於槖中孔悝出奔宋

[illegible]使逐其主之臣甚衆蒯聵父子之不仁也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於子木請行而期焉（請行襲鄭之期子木即建也）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葉公子高沈諸梁也）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

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私謀復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白楚邑）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言楚國新復未得節制）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言我必殺之若得自死死乃不復成人）子西不悛勝謂石乞（石乞勝之徒）曰王與二卿士（二卿士子西子期）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五百人不可得）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爲利諂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與吳戰之所得鎧杖兵器皆備而獻之欲因以爲亂）許之遂作亂秋

七月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弒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弒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管脩楚賢大夫故齊管仲之後聞其殺賢知其可討）白公欲以子閭爲王（子閭平王子啓五辭王者）子閭不可遂劫以兵子閭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圉公陽穴宮負王以如昭夫人之宮（公陽楚大夫昭夫人王母越女）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

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弃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長者謂白公也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頯黃氏。燕勝弟頯黃氏地沈諸梁兼二事。二事令尹司馬國寧。乃使寧為令尹。子西之子子國使寬為司馬。子期之子而老於葉。傳終言之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大叔僖子。僖子大叔遺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國之寶器輒皆將去良夫代執火者而言。將密謀屏左右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也。召輒若不材。器可得也。

輒若不材可廢其身因得其器豎告大子。大子疾大子使五人輿豭從己。劫公而強盟之。盟求必立己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盟在十五年曰。請三之後有罪殺之。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於藉田之圃新造幄幕皆以虎獸為飾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衷甸一轅卿車紫衣狐裘。紫衣君服至。袒裘。不釋劍而食。食而熱故偏袒亦不敬大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三罪紫衣袒裘帶劍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為左右屯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軍精卒并力擊其中軍故得勝也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恐晉君謂志父教使不來衛侯辭以難。大子又使椓之。椓訴也欲速得其處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國觀國書之子

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釋晉服服其本服

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還子玉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聚積聚也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鄀俘也。武王以爲軍率。是以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爲令尹。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不謟。謟疑也令尹有憾於陳。十五年子西伐吳陳使公孫貞子弔吳以此爲恨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武城尹子西子公孫朝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即武城尹帥師滅陳。終鄭裨竈言五及鶉火陳卒亡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子良惠王弟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志也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子西之子而使爲令尹。子國寧也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衛有觀在古昆吾之虛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虛。緜緜生之瓜。謂使衛侯得國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本盟當免三死而并數一時之事爲三罪殺之故曰謂無辜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卜人不敢以實對懼難而逃也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竀尾。竀赤也魚勞則尾赤竀勑呈反衡流而方羊裔焉。橫流方羊不能自安裔水邊言衛侯將若此魚方蒲郎反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竇。乃自後踰。此皆繇辭

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鄄入。莊公般師出。辟蒯聵也

初。公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翦之。翦壞其邑聚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

于北方而隊折股。（殺如門乃自後踰）戎州人攻之。大子疾公子青踰從公。（青疾弟）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髮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平公）（起靈公子）執般師以歸。舍諸潞。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齊侯稽公拜平公敖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季羔高柴也）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彘武伯名。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爲可執）宋皇瑗之子麇（瑗宋右師）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酁般邑以與之。酁般慍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麇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麇爲貞子杞姒子仲妻）麇曰。必立伯也（我兄伯非）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麇也。（言右師遂不能爲亂麇則不可知）公執之。（執麇）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爲右師。（言宋景公無常也緩瑗從子）巴人伐楚圍鄾。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子國未爲令尹時卜爲右司馬得吉兆如其志觀瞻楚開卜大夫觀從之後）故命之。（命以爲右司馬）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寧子國也）使帥師而行。請承。（承佐也）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柏舉之役寢尹吳由于以背受戈工尹固執燧象奔吳師皆爲先君勤勞）三月楚公孫寧吳由于薳固敗巴師于鄾。故封子國於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蔽斷也昆後也）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皆前所逐）

十九年春越人侵楚。以誤吳也。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越師至冥。不及乃還。秋楚沈諸梁

伐東夷三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言敬王能終其世終長弘言東王必大克叔青叔還于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爲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吳人殺之言其不量力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趙孟襄子無恤時有父簡子之喪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楚隆襄子家臣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先主簡子質盟信也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間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以自喻所問不急猶溺人不知所爲而反笑史黯何以得爲君子晉史黯云不及四十年吳當亡吳王感問此也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越既勝吳欲霸中國始遣使適魯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責十七年齊侯爲公稽首不見答顧齊地因歌之曰魯人之皐數年不覺使我高蹈皐緩也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不敢勤齊僕爲魯除館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

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大子革奔越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甬東越地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宋元公夫人）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冉有名求與）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眾也）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稱舉也繁馬飾繁纓也終樂祁之言政在季氏）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於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犂丘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顏涿聚賢人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進（晉軍吏也繕治甲兵備器械）萊章曰君卑政暴（萊章齊大夫）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取廩丘）天奉多矣又焉能進是躗言也（躗過也戶快反謂過謬之言）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餼臧石牛大史謝之（晉大夫）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公子荊之母嬖（荊哀公庶子）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荊為大子國人始惡之（惡公）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適郢越王大子）親說也（得相親說也適郢大子名）將妻公而多與之

出公輒逆出逆入其無道如此羣臣焉得不離心出公罪狀如左 一抵褚師斷足 二奪公孫彌牟邑 三奪司寇亥政 四以忿因納公文要之車于池 五使優狡盟拳彌 六[illegible] 七役三匠久 右皆不足之徒所作亂

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嚭故吳臣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

二十五年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輒也衛侯為靈臺于藉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古者見君解韈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㱿之㱿嘔吐也㱿許角反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可褚師出公戟其手自叉其手抵衛手屈肘如戟形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曰今日幸而後亡恐死以得亡為幸公之入也奪南氏邑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而奪司寇亥政公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懿子公文要公有忿使人投其車于池水中

初衛人翦夏丁氏在十一年以其帑賜彭封彌子彭封彌子瑕彌子飲公酒納夏戊之女嬖以為夫人其弟期大叔疾之從孫甥也期夏戊之子夫人姊妹之孫為從孫甥與孫同列少畜於公以為司徒夫人寵衰期得罪公使三匠久公使優狡盟拳彌優狡俳優也拳彌衛大夫使俳優盟之欲恥辱也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韈登席者公孫彌牟南氏喪邑公文要懿子失車者司寇亥奪政者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皆執利兵無者執斤使拳彌入于公宮信近之故得入而自大子疾之宮譟以攻公鄄子士請禦之鄄子士衛大夫彌援其手曰子則勇矣將若君何言不可救不見先君乎君何所不逞欲先君蒯聵也亂不速奔故為戎州所殺欲令早出且君嘗在外矣豈必不反當今不可衆怒難犯休而易間也乃出將適蒲彌曰晉無信不可將適鄄鄄齊晉界上邑不知謀故公信之彌許彌曰齊晉爭我不可將適泠泠近魯邑彌曰魯不足與請適城鉏城鉏近宋邑以鉤越越有君宋南近越轉相鉤牽乃適城鉏彌曰衛盜不可知也請速自我始乃載寶以歸欲衛君言君以寶自隨將致衛盜請速行己為先發而同載寶歸衛也謂為拳彌所得

公為支離之卒支離陳名因祝史揮以侵衛揮衛祝史也衛人病之懿子知之知揮為內間見子之子之公孫彌牟文子也請逐揮文子曰無罪懿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見君有入勢必道助之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雖知其為君間不當察私其許之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

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辭而逐之先逐其家）揮出信弗內（揮所常為信）五日乃館諸外里（外里公所在）遂有寵使如越請師（請師伐衛求入）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二子不臣之言甚多欲使公盡極以觀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為祝（祝上壽酒）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言重隨君遠行勞苦不宜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以激三桓之數食言）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為二十七年公孫邾起）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皋如后庸宋樂茷納衛侯（衛侯輒也）文子欲納之（公孫彌牟）懿子曰君愎而虐少待之必毒於民乃睦於子矣（民睦）師侵外州大獲（越納之師）出禦之大敗（衛師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于平莊之上（定子衛師比之父也）文子使王孫齊私於皋如（公孫彌牟）（齊衛大夫王孫賈之子昭子也）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彌牟）致眾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眾曰勿納曰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欲以抱眾心）眾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申重也開重門而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人不敢入）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悼公蒯聵庶弟公子黚也）南氏相之（南氏子南之子公孫彌牟也）以城鉏與越人（出公）公曰期則為此（期衛）令苟有怨於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於越公攻而奪之幣（出公）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眾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為大子者（期甥夫人之子）遂卒于越（終言之也）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茷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近官有寵者六卿因之以自通達於君）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敝乎冬十月公游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連中館名）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

空桐沃宮宋都內宮名、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畫。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茷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於盧門之外盧門宋東門、北首死象、在門外失國也、已為烏而集於其上。咮加於南門。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美。必立桐門北門大尹謀曰。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盂。將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襄祝名皇非我因子潞子路樂茷門尹得樂得左師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衆曰與之。大尹徇曰。戴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衆曰無別惡其號令與君無別戴氏皇氏欲伐公。公謂啓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國人施于大尹。施罪於大尹

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為上卿。盟曰三族共政。無相害也。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欲使魯還邾田封竟至駘上二月盟于平陽。三子皆從。皆從后庸盟康子病之。恥從蠻夷盟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言季孫不能用子贛隔難而思之、夏四月己亥。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盡不備他言公之多妄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會屬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

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子思鄭國參）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於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文子告成子（文子荀寅此時奔在齊）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為輕車千乘以厭齊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恒曰無及寡無畏衆雖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成子疑其有為晉之心也）文子曰吾乃今知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謀一事則當慮此三變然後入而行之）今我三不知而入之不亦難乎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

（三問不對傳譏其失敵以下五不堪況于君乎公之設待可知）

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孫魯人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酅魁壘晉人）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為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為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悼公之十四年韓魏趙殺知伯於晉陽之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

（自西狩獲麟之後至此又二十七年孔子殁已二十五年矣）

三傳

公羊謂春秋王者受命於文王謂時王爲王者之後同於宋之類故以王正月爲文王誤矣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以上繫王於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以爲王法不言諡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共之人道之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母俱媵也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扳引也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適謂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子謂左右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故以貴也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風氏薨

[illegible]何以知非文也

據左氏未當殺逐之而已故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

辛亥非我小君成風也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眛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爲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曷爲稱字褒之也曷爲褒之爲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衆矣曷爲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爲可褒奈何漸進也眛者何地期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爲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爲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如即不如也不如當初不使與國政則猶全之也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爲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

不言來以何事奔盟稱廬之辭也

何休 王者無外

何以設三十年王子瑕奔晉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成十二年周公出奔晉……

列國見於春秋者與諸侯同

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孰及之內之微者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奔也奔則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言奔則有外之辭也公子益師卒

何以不日遠也孔子所不見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所見者謂昭定哀己與父時事也所聞者謂文宣成襄王父時事也所傳聞者謂隱桓莊閔僖高祖曾祖時事也異辭者見恩有厚薄義有深淺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凡書會者惡其虛內務恃外好也古者諸侯非朝時不得踰竟所傳聞之世外離會不書書內離會者春秋王魯明當先自詳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略外也王者不治夷狄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夏五月莒人入向入者何得而不居也入者以兵入也已得其國而不居故云爾無駭帥師入極無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貶曷為貶疾始滅也以下終其身不氏始滅昉

書祭伯來者一則罪祭伯之去王一則罪魯受叛人何休之說大謬矣

於此乎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此滅也其言入何內大惡諱也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履緰來逆女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

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曷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紀子伯莒子盟于密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為

必其時者言天子七月而葬不易之期也不得必其時者諸侯五月而葬有天子存則有動王奔喪等事或不得如期而葬也平王崩尹氏主喪爲外諸侯奔喪之主與隱交接故恩錄之通于下者以天子求諸侯通用

君故妣亦不終爲夫人也。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三月庚戌。天王崩。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曷爲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

曰卒。士曰不祿。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

于下也

繆公。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撫也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

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弒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曷爲以國氏。當國也。

況桓未壯柰何辟位攝誰失望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柰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隱公曰否吾使脩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柰何曰請作難弑隱公於鍾巫之祭焉弑隱公也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晉者何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登讀言得求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人名求得爲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齊人急語之時得聲如登癸百金之魚公張之一解言登來之意也張謂張罔也正以價直百金故言得來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其言大而急者美大多得利之辭也當誅張魚而言觀譏遠者恥公去南面之位下與百姓爭利棠者何濟上之邑也夏四月葬衛桓公秋衛師入盛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九月考仲子之宮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考成也成仲子之宮廟而祭之所以居其鬼神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死則廢矣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其子死記猶尚不祭其子未君之時不祭明矣故難之然則妾母之貴正由其子爲君即元年傳云母以子貴是也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初獻六羽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柰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

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陝者若今弘農陝縣是也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前僭八佾於惠公廟大惡不可言也邾婁人鄭人伐宋螟何以書記災也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宋人伐鄭圍長葛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惡其彊而無義也必欲為得邑故如其意言圍也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音灰成也何言乎墮成墮許規反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魯也稱魯人之辭故加曰吾與鄭人末有成也末無也吾與鄭人則曷為末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時與鄭人戰於狐壤為鄭所獲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君獲不言師敗績故以輸平諱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冬宋人取長葛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師出不踰時今宋更年取邑久暴師若衆居外故書以疾之不繫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媵賤書者有賢行紀侯為齊所滅紀季以酅入于齊叔姬歸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滕侯卒何以不名微國也小國故略不名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下常稱子不嫌稱侯桓二年滕子來朝因茲已下常稱子矣春秋貴賤不嫌同號若齊亦稱侯滕亦稱侯微者亦稱人貶亦稱人美惡不嫌同辭若繼體君亦稱即位繼弒君亦稱即位夏城中丘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何以書以重書也猥若百姓空虛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其稱弟何據諸侯之子稱公子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母弟同母弟母兄同母兄公別同母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厚異於群公子也秋公伐邾婁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尊天王命責當死位故使與國同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衛王命至尊顧在所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當與國君等也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以辱王命也

邴宛者乃何氏說言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宛者何鄭之微者也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庚寅我入邴其言入何難也稽受邴與鄭同罪當誅故書入公欲爲魯見重難辭其日何難也以歸後乃日也言將重難不可即入公至此日乃入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將齊與鄭魯比會者亦欲得之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辛亥宿男卒宿本小國不當卒所以卒而日之者春秋王魯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褒之也秋

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八月葬蔡宣公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卒當赴告天子君前臣名故從君臣之正義言也而葬從主人葬有常月不赴告天子故自從蔡臣子辭稱公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赴天子也而葬不告不告天子也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從者隨從也實莒子也言莒子則嫌公行微不肖諸侯不肯隨從公盟而公反隨從之故使稱人則隨從公不疑矣隱公先是有狐壤之戰中丘之役又受邴田煩擾之應冬十有二月無駭卒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入極之事在二年夏

三月建辰之月不當雷宜若越八日而大雨雪明非時大異矣宜書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三月癸酉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庚辰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俶始怒也始怒甚猶大甚也平地七尺雪者盛陰之氣也八日之間先示隱公以不宜久居位而繼以盛陰之氣大怒此桓將怒而弑隱公之象俠卒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無氏降於大夫書卒隆於微者故知其未命耳夏城郎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邴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月者隱前爲鄭所獲今始與相見故危録內明君子當犯而不校也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篇貶也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甚惡也因戰見獲生事利心數動內大惡諱此其言甚之何春秋録內而略外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惡書明取邑爲小惡一月再取小惡中甚者耳故書也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

人伐載鄭伯伐取之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柰何因其力也因誰之力因宋人蔡人衛人之力也（載爲上三國所伐鄭伯無仁心因其困而滅之易若取邑故言取）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大夫來曰聘其兼言之何微國也（滕序上者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質家親親先封同姓）夏五月公會鄭伯于祁黎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日者危録隱公也爲弟守國不尚推讓數行不義又復構怨入許危亡之𦍒外內並生故危録之）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不復讐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復爲終篇去正月明隱終無有國之心但桓變而弒之）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桓比而君事隱也即者就也先謁宗廟明繼祖也還之朝正君臣之位也事畢而反凶服焉）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桓公會皆月者危之也桓弒賢君篡慈兄專易朝宿之邑無王而行與人交接則有危也故爲臣子憂之）鄭伯以璧假許田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爲恭也曷爲爲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秋大水何以書記災也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及者何累也（累從君而死）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叔仲惠伯是也）有則此何以書賢

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其義形於色柰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滕子來朝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内大惡諱此其目言之何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隱亦遠矣曷為為隱諱據觀魚諱隱賢而桓賤也責其成亂者疾其受賂也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從本主名名之地從主人從後所爲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即爾即就也凡人取異國物非就有取之者皆持以歸爲有爲後不可分明故正其本名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凡取地皆就有之與器異也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為取慾意辭也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媦妹也明其終不可有也以妹為妻終無可時若作名字言器不可從今主之

名地不可作後主之有也地不得為今主之有而經不繫本國以正之者從可知省文戊申納于大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于大廟非禮也秋七月紀侯來朝蔡侯鄭伯會于鄧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九月入杞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前隱與戎盟雖不信猶可安也今桓與戎盟雖信猶可危也凡致者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爾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為近正柰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六月公會紀侯于盛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既者何盡也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為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翬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

𢗅呼決反

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
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宣十六年大豐年也僅
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
苗毛也秋曰蒐蒐簡擇也冬曰狩狩猶獸也常事不書此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禮諸侯田狩不過郊諸侯曷為
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宰渠伯糾者何天
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何下大夫也下去二時
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為貶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曷為以二日
卒之怴也怴者狂也齊人語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
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君子謂孔子也
以二日卒之者闕疑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此
何以書離不言會也離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天王使仍
叔之子來聘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
政也葬陳桓公城祝丘秋蔡人衛人陳人從

公羊何作
皆書三國
從王為正
今當從之

王伐鄭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天子微弱諸侯
背叛莫肯從王者征伐以善三國之君獨能尊天子大雩大雩者何旱
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
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螽何以書記災也冬
州公如曹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過魯
自尊若公故如其意書之曰公以起其無禮也不知本爵是何
六年春正月寔來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
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
之化我也行過無禮謂之化齊人語也州公過魯不朝是慢之為惡故書寔
未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秋八月壬午大閱
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比年
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
也國常絕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
乎淫淫乎蔡蔡人殺之九月丁卯子同生子
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
正也喜國有正嗣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
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有正而不以世子稱書者欲以正見無正疾桓公也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征伐之道不過用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邾婁君在咸丘邑明臣子當赴其難與在國等也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鄧本同為諸侯今失土來朝託寄義不可卑故當待之如初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數也屬十二月已烝今復烝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何以書。譏亟也。秋伐邾婁。冬十月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

冬十月雨雪初冬未

宜雪也

不時也。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時王者有母也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王者遣祭公來使魯為媒可則因用魯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天下之母若逆婢妾將謂海內何哉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明子尊不加於父母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諸侯來曰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曹與。在齊者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公不見要也。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

肯見公以非禮動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遇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郎者何。吾近邑也。吾近邑則其言來戰于郎何。近也。惡乎近。近乎圍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魯不復出主名者兵近都城舉國無大小當戮力拒之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使微者盟爲魯懼危録之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祭仲知國重君輕罪不足而功有餘故得爲賢也 其爲知權柰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野鄙也傳本上事者解宋所以得執祭仲因以爲戒 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宋莊公也 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突宋外甥 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終能出突而反忽則爲權之成若不能如是乃爲其病矣 然後有鄭國。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雖贊功力猶愈於國之亡也 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身蒙逐君之惡以存鄭 不害人以行權。已納突不害忽 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祭仲死則忽死忽死則鄭亡宋不稱公者非伯執也祭仲不稱行人者時不銜君命出使但往省留耳 突歸于鄭。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挈提挈也時祭仲勢可殺突以除忽害而立之者忽內未能懷保其民外未能結款諸侯如殺之則宋軍強乘其弱滅鄭不可救故少遼緩之 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順其計策行權故使無惡 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據宋子既葬稱子 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辭無所貶皆從子夷狄進爵稱子是也忽稱子則與諸侯改伯從子辭同名者緣君薨有降既葬名義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凡內大夫不書氏有二義若未命大夫亦無氏而此與俠是也貶者亦無氏即無駭與翬之屬是也 公會宋公于夫童。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

祭仲然正而納不正俗流數世何謂行權

衛侯晉卒不宗上月重書丙戌[illegible]記故

盟于歐蛇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
穀丘八月壬辰陳侯躍卒不書葬者佗子也公會宋
公于鄭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
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十有二月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戰不言伐此其言
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時宋主名不出不言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此偏戰也何以
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
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曷為後日恃外也其恃外柰何得紀侯鄭伯
然後能為日也得紀侯鄭伯之助然後乃能結戰內不言戰
此其言戰何從外也從外諸侯相與戰例曷為從外恃
外故從外也明當歸功於紀鄭故從紀鄭言戰何以不地近
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
可以地也郎雖近猶尚可言其處今親戰龍門兵攻城池尤危故恥之三
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為龍門之戰死傷者衆民悲哀之所致秋
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何以書
記異也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夏五者何
無聞焉爾來盟者聘而盟也不言聘者舉重也來盟例不言月而此言夏五何
氏以五字或衍文秋八月壬申御廩災御廩者何粢
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
嘗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新有御廩災而嘗之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
矣當廢一時祭自責以奉天災也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
父卒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宋以者
何行其意也宋前納突求賂突背恩伐宋故宋結四國伐之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何以書
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三月乙未
天王崩桓王也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
伯突出奔蔡突何以名奪正也明祭仲得出之故著其奔正不以失衆録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其稱世子何
復正也稱世子明復正也出奔不備世子以效祭仲之權曷為或言
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
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叔入于許。春秋前失爵。公會齊侯于鄗。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末者淺也。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已死亡也。祭仲亡則鄭國易得，故明入邑則忽危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言忽微弱，雖若匹夫之出耳，故不復錄。皆所以終祭仲之言。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月者，善諸侯征突，善錄義兵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其得罪于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比於乃月。月朔。朔十二月朔月，所以朝廟告朔也。而不能使衛小衆。將天子使發小衆，不能使行。越在岱陰齊。越猶走也。岱山，岱山宗泰山也。山北曰陰。傳著朔在岱山陰者，明天子當及是時未能交連五國之兵早誅之。屬負茲舍，不即罪爾。屬，託也。天子有疾稱不豫，諸侯稱負茲，大夫稱犬馬，士稱負薪。舍，止也。託疾止不就罪。諸侯言負茲者，謂負事繁多，故致疾。

莊元年傳曰公自同非吾子云然則夫人姜氏三年孟會六年九月[illegible]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趡。儀父最先與隱公盟，明元功之臣有誅而無絕。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此戰蓋由桓公同非吾子云爾。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稱字者，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害季，季辟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癸巳，葬蔡桓侯。侯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幷於蠻荊，故賢季抑桓稱侯。及宋人衛人伐邾婁。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言若夫人已爲公所絕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內爲公諱辭。其實夫人外公也。書夫人遂者，明遂在夫人。齊侯誘公使遂如齊，以夫人諸公故。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凡公薨外致日者，危痛之。外多窮厄，伐喪，內多乘便而起，不可不戒慎。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賊未討，何

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時齊强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乃責之）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弒子不言即位。君弒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隱痛是子之禍不忍言即位莊公既踰年即位之後合稱成君而言子者凡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故也）三月夫人孫于齊。孫者何。孫猶孫也。（孫猶遁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公夫人遂如齊未有來文）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時莊公練祭念母而迎之當書迎反書孫者明不宜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二句是譖語）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搚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搚折其幹）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為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念母則忘父背本之道也）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逆者魯自往之文方使魯為父母主嫁之故與魯使自逆之）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必使同姓有血脈之屬宜為父道與所適敵體者主之我王書者惡天子也禮齊衰不接弁冕仇讎不交婚姻）秋築王姬之館于外。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時魯以將嫁女于讎國故築于外）于外何以非禮。築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為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為必為之改築。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群公子之舍則以卑矣。（謂女公子也）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王姬歸于齊。何以書。我主之也。（魯主女為父母道故恩錄而書之）齊師遷紀郱鄑郚。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也。為襄公諱也。（襄公將復讎於紀故孤弱取其邑本不為利舉故為諱）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將大滅紀從此始故重而書之）

此事當從穀梁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秋七月齊王姬卒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曷為錄焉爾我主之也（我主女為父母道故卒錄之明當有恩禮）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莊公薄於臣子之恩故不卒大夫）夏四月葬宋莊公五月葬桓王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桓十五年經書三月乙未天王崩何言未有言崩者正以此年事不相接故也天王之崩去此七年是改可知恒星不見周人棄奢改葬桓王冢死尸復擾終不覺之）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季知必亡故以酅首服先祖有罪於齊請為五廟後以酅共祭祀存姑姊妹稱字賢之）冬公次于郎（次者兵舍止之名）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惡公既救人辟難道還故書其止次）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三月紀伯姬卒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音烹）周（亨煮而殺之）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為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分半也師喪亡其半）寡人死之（襄公答卜者之辭）不為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為一體國君以國為體諸侯世故國君為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

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疾，痛也。賢襄公爲諱者，以復讎之義除滅人之惡。言大去者，爲襄公明義，但當遷徙去之，不當取而有，明亂義也。時無明王賢伯以誅無道，緣其有恩痛于先祖者，可以許其復讎矣，故曰緣恩疾者可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國滅無臣子，徒爲齊侯所殺，故痛而書之。）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据恩怨不兩行。）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郜。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同，比。餘輕者，有從義與重者同，不復譏。二同，衍文。）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秋，倪黎來來朝。倪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倪？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辟王者兵也。王人子突是也。使若伐而去，不留納朔者，所以正其義，因爲內諱。）

六年，春，王三月，王人子突救衛。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耳。（刺王者朔在岱陰齊時，一使可致，一夫可誅，而緩令交連五國之兵伐天子所立，遂以自納，王遣貴子突卒不能救，遂爲天下笑，故爲王者諱，使若遣微者爲愈。）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上辟王，不得言納，故復從篡辭書入也。國人立之曰立，他國立之曰納，從外曰入。不書公子留出奔者，天子本當絕衛，不當復立公子留，因爲天子諱微弱。）秋，公至自伐衛。曷爲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所伐國不服，兵將復用，國家有危，故重錄所從來。）衛侯朔入于衛，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今此實得意，所以不致會而致伐者，不敢勝天子，使若更以他事伐衛，不爲納朔。）螟。（先是伐衛納朔

與歷四時乃反以順授之所生冬齊人來歸衛寶此衛寶也則齊人曷爲來歸之衛人歸之也衛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柰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時朔得國後遣人賂齊齊侯推功歸魯使衛人持寶來雖本非義賂齊當以讓除惡寶者玉物之凡名惡魯犯命復食刑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霣如雨恒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反者星復其位如雨

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明其狀似雨不當言雨星不言尺者霣則爲異不以尺寸錄之何以書記異也秋大水無麥苗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辟圍本爲滅盛與陳蔡屬

內邑者庶也庶孟孫氏之邑也　盛同姓國

與魯伐衛同心又國遠故因假以諱滅同姓託待二國爲留辭加以者辟實俟陳蔡甲午祠兵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爲久也爲久稽留之辭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諱爲久留辭使若無欲滅同姓之意因見出竟盟盛非內邑也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成者何盛也以上有祠兵下有盛伯來奔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因魯有成邑同聲相似故曷爲不言降吾師辟之也辟滅同姓言圍者使若魯圍之而去成自從後降於齊師也秋師還還者何善辭也此

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爲病之非師之罪也所以慰勞師之罷病者明君之滅同姓非師之罪其重在于君也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諸兒襄公也無知公子夷仲年之子襄公從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曁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爲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衆然鄰國之臣猶吾臣也君之於臣當告從命行而反歃血約誓故諱使若悉得齊諸大夫約束之者也夏公伐齊納糾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

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齊小白入于齊。曷爲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自誇大其伐而取敗。曷爲伐敗。復讎也。復讎以死敗爲榮。此復讎乎大國。曷爲使微者。據納子糾公猶自行卽大夫當有名氏。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爲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實爲不能納子糾伐齊諸大夫以爲不如以復讎伐之非譏心至意故不與也。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柰何。宜爲君者也。以君薨稱子某言之者著其宜爲君明魯爲齊殺之。冬。浚洙。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洙在魯北齊所由來。曷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魯新見齊畏齊浚之恥甚故諱使若辭不肯殺子糾也齊自取殺之畏齊怒爲備。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二月。公侵宋。曷爲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將兵至竟以過侵責之服則引兵而去用意尚麤。精者曰伐。精猶精密也侵責之不服推兵入竟伐擊之益深用意稍精密。戰不言伐。舉戰爲重合兵血刃曰戰。圍不言戰。舉圍爲重以兵守城曰圍。入不言圍。舉入爲重得而不居曰入。滅不言入。舉滅爲重取其國曰滅。書其重者也。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三月。宋人遷宿。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其不通所遷之地正不言于某知非實遷矣。以地還之也。還繞也解上不通也不通反爲遷者宋反欲遷宿君取其國宿之不肯先繞取其地使不得通四方宿窮從宋求遷故得言遷。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宿不得通四方宿君遷宋因臣有之不復以兵攻取故從國辭稱人也。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二國繞止次未成于伐魯卽能敗宋師齊師罷去故不言伐言次也。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春秋假行事以見王法聖人爲文辭善善惡惡不可正言其罪因周本有奪爵稱國氏人名字之科故加州文備七等以進退之若自記事者書人姓名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

爲絶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秋宋大水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時魯亦有水災書魯則宋災不見兩舉則煩文不省故詭例書外以見內也冬王姬歸于齊何以書過我也時王者嫁女於齊塗過魯魯明當有送迎之禮在塗不稱婦者王者無外故從在國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其言歸于

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爲叔來歸不書書歸酅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起有五廟存也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接及其大夫仇牧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復反覆發傳者樂道人之善也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柰何萬嘗與莊公戰戰者乘丘時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

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博本遊戲者極其稱生於博戲相慢易也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萬見婦人皆在側故許閔公不如魯侯美好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顧謂側婦人曰此萬虜也爾虜焉故爾女也謂萬也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摋素葛反側手擊也齒著乎門闔闔扇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婁人會于北杏齊桓行霸尊天子故爲此會夏六月齊人滅遂不會北杏故也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何以不日易也相親信無後患之辭其易柰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自傷與齊爲讐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當猶敵也將劫之辭莊公曰諾於是會

敘事精神莊厲然劫盟事不經月說爲後人夸飾

乎桓莊公升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稱先君以相接）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桓公卒愕不能應故管子進言）曹子曰城壞壓竟（齊數侵魯取邑）君不圖與管子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時曹子端劍守桓公已盟乃摽劍置地與桓公相去離故去爾）要盟可犯（臣約其君曰要彊見要脅而盟）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本期而後剌其不信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深）秋七月荊入蔡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夏夫人姜氏如齊秋宋人齊人邾婁人伐兒（郳郳）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荊伐鄭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取齊淫女是爲淫之計者春秋微文云

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同盟者何同欲也邾婁子克卒（卒者為慕霸者有尊天子之心行進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瞻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為甚佞故書惡之然不得為伯討者事未得行罪未成也）夏齊人瀸于遂瀸者何瀸積也眾殺戍者也（瀸者死文瀸之為死積死非一之辭故曰瀸積眾多也以兵守之曰戍齊人戍遂遂民不安欲去齊強戍之遂人共以藥投其所飲食水中多殺之）秋鄭瞻自齊逃來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重言來者蓋痛魯知而受之信其計策以取齊淫女丹楹刻桷卒為後敗也）冬多麋何以書記異也（麋之為言猶迷也象魯為鄭瞻所迷惑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夏公追戎于濟西（以兵逐之曰追）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以其不限所至知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大公除害恐及濟西也）有蜮何以書記異也（蜮之猶言惑也其毒害傷人形體不可見象魯為鄭瞻所惑其

毒害傷人將以大亂而不能見也。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必以姪娣從之者，欲使一人有子，二人喜也。所以防嫉妬，令重繼嗣也。不再娶者，所以節人情，開媵路。䆳梁傳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范氏云：欲共享其祿也。防嫉妬，謂三人不相疾也。開媵路，謂亦有爲嫡之望也。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先是鄄之會，公皆不至。公子結出竟，遭齊、宋欲深謀伐魯，故專矯君命而與之盟，除國家之難，全百姓之命，故善而詳録之。先書地，後書盟者，明出竟乃得專之也。此陳侯夫人，言婦者，在塗也。夫人姜氏如莒。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夏，齊大災。大災者何？大瘠也。瘠，病也。齊人語也。大瘠者何？痢也。痢者，民疾疫也。痢，力二反。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秋七月。冬，齊人伐戎。

以詳錄亦資非經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肆者何？跌也。跌，過度也。肆，大結反。過度也。肆，省請如減省之省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謂子卯日也。夏以卯日亡，殷以子日亡，先王常以此日省吉事，不忍舉。又大自省敕，得無獨有此行乎？常若聞災自省，故曰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禮哭，不避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思也。不以忌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念毋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毋，則已不當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文姜罪實宜絕之。公既不絕，宜盡子道，而反忌省，故得責之。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陳人殺其公子禦寇。書者，殺君之子，重也。夏五月。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爲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爲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冬，公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時莊公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故因其有事於納幣，以無廉恥爲譏。不譏喪娶者，舉淫爲重也。

商人弑公子商人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桓之盟不日，其會不

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桓六年蔡人殺陳佗陳佗君也淫于蔡蔡人殺之祭叔來聘不稱使者不與天子下聘小人夏公如齊觀社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諱淫言觀社者與親納幣同義諱實以淫泆大惡不可言因其有事于觀社故以觀社譏耳公至自齊荆人來聘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春秋王魯因其始來聘明夷狄能慕王化故使稱人也稱人當繫國而繫荆者許夷狄者不一而足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時公受朝於外惡公不受於廟禮聘受之於太廟孝子謙不敢以已當之歸美於先君且重賓也秋丹桓宮楹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楹柱也丹之者為將娶齊女欲以誇大示之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莊公有淫泆汚貳之行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解云非齊惡我也我行汚貳故日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諱淫故使若以得禮書也秋公至

自齊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柰何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僂疾也約約遠媵妾也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不可使即入公至後與公約定八月丁丑乃入故為難辭也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見夫人之法卿大夫宜用羔鴈宗婦宜用棗栗而皆用幣是為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腶修云乎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為宗于者也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言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赤歸于曹郭公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失地者出奔也郭公置赤下者欲起曹伯為戎所殺故使若曹伯謚之為郭公而赤微者自歸曹也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敬老也正以稱字異於諸侯大夫之例故知其老也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

曹羈諫不聽去之四戎所諫者戰所懷者戰所去者避難君不聽而戰戰而死死而滅故去戰滅之文爲曹羈諱也諱其去而不死不與羈也其實羈非賢者也曷爲非

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求責求也以朱絲營社社者土地之主也日者土地之精也上繫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爲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爲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此說非也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伯姬歸于杞。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天水與日食同禮者水亦土地所爲雲實出于地而施于上乃雨歸功于天猶臣歸美于君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何以不名。衆也。曷爲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曹大夫與君俱敵戎戰曹伯爲戎所殺諸大夫不伏節死義獨退求生後嗣于立而誅之春秋以爲得其罪故略之不名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曹羈之意唯恐其滅欲其不戰是故諱其戰滅之文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夏六月公會

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内難也。君子辟内難而不辟外難。内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語在三十二年公曰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是也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惡莊公不能任用使避難而出冬杞伯姬來。其言來何。直來曰來。無事而來大歸曰來歸。大歸者廢棄來歸也莒慶來逆叔姬。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杞伯來朝。杞夏後不稱公者僖二十三年十有一月杞子卒注云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公會齊侯于城濮。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衞。衞人及齊人戰。衞人敗績。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

也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暴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至日便伐明暴故舉伐春秋伐人者爲客伐者爲主故使衞主之也曷爲使衞主之衞未有罪焉爾蓋爲幽之會服父喪未終而不至故蓋懿公也敗者稱師衞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未得成列爲師也詐戰不言戰言戰者衞未有罪夏四月丁未邾婁子瑣卒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邾婁人救鄭善中國能相救冬築微大無麥禾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曷爲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無一年之畜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不匱大夫私糴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新延廄者何修舊也繕故日新有所增益日作始造日築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夏鄭人侵許秋有蜚何以書記異也蜚者臭惡之蟲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國滅卒者從夫人行待之以初也初夫之時繫爲媵妾至莊四年三月伯姬卒

之從紀國未滅之前紀侯立之爲夫人其年夏紀侯大去其國叔姬乃歸于酅至十二年春歸于酅之時爲夫人故曰從夫人行也城諸及防諸君邑防臣邑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秋七月齊人降鄣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襄公服紀以過而復盡取其邑惡其不仁之甚也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乎叔爾謂不得與夫合葬四年齊侯葬紀伯姬傳云隱之也何隱爾徒葬于齊爾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齊人伐山戎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爲已蹙矣操迫已甚蹙痛也迫殺之甚痛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無垢加功曰漱去垢曰浣譏者爲瀆下也四方而高曰臺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禮諸侯之觀不過郊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齊大國

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柰何旗獲而過我也旗獲建旗縣所獲得以過魯也刺齊桓驕慢恃盈非所以就霸功秋築臺于秦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言國者社稷宗廟朝廷皆為國明皆不當臨也臨社稷宗廟則不敬臨朝廷則泄慢也冬不雨何以書記異也先是築三臺慶牙專政之應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致與也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父死子繼曰生兄死弟繼曰及慶父也存時莊公以為牙欲立慶父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弒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時世大夫誅不宜楊子常繼體如故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地名至乎王堤地名而死公子牙今將爾王堤恭名辭曷為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親謂父母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者何正寢也公之正居也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稱子某明繼父也名者尸柩尚存猶以君前臣名也既葬稱子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踰年稱公不可曠年無君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未踰年之君[illegible]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稱卒不地者降成君也公子慶父如齊如齊者奔也是時季子新酖牙慶父雖歸獄鄧扈樂猶不自信

於季子故出也不言奔者季子不探其情不暴其罪狄伐邢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為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至者閔君獄從家至朝季子知樂勢不能獨正其真偽齊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洛姑時慶父內則素得權重外則出奔彊齊恐為國家禍亂故季子如齊閔之奉閔公託齊桓為此盟季子來歸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冬齊仲孫來齊仲孫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

也曷為繫之齊外之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閔公諱受賊人也為親者諱為季子親親而受之故諱也為賢者諱以季子有遏牙不殺慶父之賢故為諱之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子女子夫子弟子夫子修史記為春秋則史記舊有春秋今言以春秋之名齊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齊有高國崔慶有仲孫氏經書其來見不宜來則知此如齊者是其犯罪而去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入大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當思慕悲哀未可以鬼神事之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秋八月辛丑公薨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秋陸氏校 公羊閔公 公羊作傳 斷案

婁〔公爲淫二叔殺二嗣子出奔〕公子慶父出奔莒。冬，齊高子來盟。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柰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立僖公城魯不書者諱微弱。喜而加高子者，美大齊桓繼絶于魯，故尊其使，起其功。鹿門，魯南城東門。〕十有二月，狄入衛。鄭棄其師。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

三傳　　公羊傳二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僖公閔公庶兄〕臣子一例也。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救邢，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不及事者何？邢已亡矣。〔刺其救急舒緩，使至於亡。〕孰亡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何氏云：有而無益于治曰無，猶易曰闃其無人。〕曷爲先言次而後言救？〔据叔孫豹先言救。〕君也。〔叔孫豹臣也，當先通君命，故先言救。今此先言次，知實諸侯。〕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故沒君文，但舉師而已。〕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夏六月，邢遷于陳儀。遷者何？其意也。〔其意自欲遷〕遷之者何？非其意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此一事也曷爲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爲一事也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夷者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婁人于朾九月公敗邾婁師于纓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犁獲莒挐莒挐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大季子之獲也何大乎季子之獲季子治內難以正禦外難以正其禦外難以正奈何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猶飯令人云休〻一生罷去巳自畢竟之辭）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小車轅）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

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傳云爾者善季子忿不加暴得君子之道）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然則曷爲不於弑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孰城城衛也曷爲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虞師晉師滅夏陽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

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猶曰虞郭豈見於君之心乎荀息素知獻公欲伐此二國故云爾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

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

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冬十月不雨何以書記異也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何以書記異也徐人取舒其言取之何易也六月雨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所以詳錄賢君精誠之應也僖公飭過求己六月澍雨宣公復古行中其年穀大豐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末者淺耳但言會不言盟桓公曰無障谷專水利也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公子友如齊莅盟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莅臨也春秋王魯故言莅以見王義使若王者遣使臨諸侯盟飭以法度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此亦因魯都以見王

〔義使若來之京師盟白事于王不加莅者來就魯魯已尊矣〕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潰者何下叛上也國曰潰邑曰叛遂伐楚次于陘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時楚彊大卒暴征之則多傷士衆桓公先犯其與國兵精威行乃推以伐楚楚懼然後使屈完來受盟不煩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之故詳録其止次〕夏許男新臣卒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楚滅鄧穀伐蔡鄭狄滅邢衛至于温交亂中國〕中國不絶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荊〔帖服〕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以從内文知與桓公為天下霸主〕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於服楚〕齊人執陳袁濤塗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柰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時濤塗與桓公俱行〕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

者師不正故也〔故今濤塗有此言〕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秋及江人黄人伐陳八月公至自伐楚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為桓公不修其師而執濤塗故也〕葬許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慈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曷為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甚之者甚惡殺親親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其言來朝其子何内辭

也。與其子俱來朝也。因其與子俱來，穆外孫初冠有朝外祖之道，故使若來朝其子，以殺直來之恥，所以辟教戒之不明也。夏，公孫慈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時桓公德衰，諸侯背叛，故上假王世子，示以公義。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鄭伯逃歸不盟。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不以寡犯衆也。諸侯以義桓約，而鄭伯懷二心，故言逃歸，所以抑一人之惡，申衆人之善。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言滅者，王者起當存之，故為善辭。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惡桓公行霸，彊而無義也。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冬，公至自伐鄭。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婁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諸侯國體，以大夫為股肱，故以國體録。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曹伯般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洮。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桓公德衰，甯毋之盟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鄭伯乞盟。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酌，挹也。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禘，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敬，故譏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也。其言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嫡，故從

父毋辭言致不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脅魯立也楚女未至而豫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秋七月乙酉。伯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不以殤禮降也。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亢陽之貌。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色自美大之貌。甲戌。晉侯詭諸卒。不書葬者。殺世子也。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弒其君卓子。及其大夫荀息。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弒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弒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

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爲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踊齊人語若關西言渾矣惠公入懷公出文公入渾皆不書惡爲文公諱故也爲文公諱者欲明文公之功大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秋七月冬大雨雹何以書記異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處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孰城之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使來請娶己以爲夫人下書歸是也禮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己與禽獸無異故卑鄫子使乎季姬以絶賤之也月者甚惡內也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宋襄承其業爲楚所敗之應而不繫

原缺第十四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霣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曷為先言霣而後言石霣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王者之後有亡徵非親王安存之象故重錄為戒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其稱季友何賢也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慈卒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言嘗者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坐故上述所嘗盛美而為之諱）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為客伐者為主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秋救齊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名者著葵丘之會拔天子命者也不得為伯討者不以其罪執之妄執之所以著有罪者為襄公殺恥也）夏六月宋人曹人邾婁人盟于曹南鄫子會盟于邾婁其言會盟何後會也（鄫本許嫁季姬於邾婁季姬淫泆使鄫子請己而許之二國交忿襄公為此盟欲和解之既在會間反為邾婁所欺執用鄫子恥辱加於宋故及襄公使若微者也）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

其釁以血社也。日者䘏不能防正其女以至於此明當痛其女禍而自責之。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梁亡。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梁君隆刑峻法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魚爛從內發故云爾若其自亡者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惡奢泰不奉古制常法夏郜子來朝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郜魯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所當遇尊之異於鄧穀也書者喜內見歸五月乙巳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為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是時僖公為齊所脅以齊媵為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夏大旱何以書記災也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執宋公以伐宋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曷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許議劫質諸侯求其國當絕故貶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此乎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所以堅宋公意絕彊楚之望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吾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襄公諱也襄公

本會楚欲行霸憂中國不用目夷之言見執幾亡其國故諱爲沒國文此圍辭也曷爲不言其圍爲公子目夷諱也目夷遭難設權救君有解圍存國免主之大功故爲諱圍所以彰目夷之賢也歸捷書者刺魯受惡人物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與議爾也善僖公能與楚議釋賢者之厄不言公釋之者諸侯亦有力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婁取須朐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婁人戰于升陘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

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所以敗以爲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疾痛也重故喻若重故創矣楚人既敗之齊又圍之如舟將沉而又以石墜之也重故創也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何以不書葬盈乎諱也宋三世內娶內娶謂娶其宗也非禮甚矣爲襄公行仁義故諱之盈乎諱者滿諱也以功覆惡也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始見稱伯卒獨稱子者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貶稱子者春秋黜杞不明故以其一等貶之明本非伯乃公也又因以見聖人子孫有誅無絕故貶不失爵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不能事母罪莫大於不孝故絕之言出也魯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襄王母惠后惠后欲立王子帶帶通于隗后隗后襄王后也御士欲攻之襄王曰先后其謂我何遂出自出也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衛侯

燬何以名絕曷爲絕之滅同姓也夏四月癸酉痛之甚也狀所以之稱衞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宋魯之間名結婚姻爲兄弟稱婦者見姑之辭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三世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臣無娶道故絕去大夫名正其義也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威權下流正分二門卒生篡弒疾其末故正其本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何以不言遂兩之也徼者不別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爲兩事也葬衞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衞子莒慶盟于洮莒無大夫書莒慶者尊敬壻之義也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衞甯遬盟于向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巂弗及其言至巂弗及何侈也侈猶大也大公能却彊齊之兵弗者不之深者也言齊人畏公士卒精猛引師而去亡深遠不可得及故曰侈夏齊人伐我北鄙衞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乞師者何卑辭也曷爲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爲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秋楚人滅隗以隗子歸冬楚人伐宋圍緡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時以師與魯未至又道用之於是惡其輕視百姓之命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此已取穀矣何以致伐未得乎取穀也曷爲未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魯內虛而外乞師以犯彊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霸幸而得免故雖得意猶致伐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杞本公爵但春秋欲新周故宋而黜稱伯莊二十七年杞伯來朝是也至二十三年經書杞子卒者但以微弱爲徐莒所脅不能死位故以其一等貶之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杞雖無禮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不當乃入之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故終僖之篇貶也非楚前執宋公僖公與共議釋之今復圍杞宋故貶終僖之篇十有二月甲戌諸侯盟于宋地以宋者起公解宋圍爲此盟也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衞曷爲再言晉侯非兩之也然則何以不言遂据侵蔡遂伐楚言遂

謂買非不可使往戍也

誦戍衛公之不奇也殺公子買以說於晉而以不卒戍誣之公三傳

殺買非左氏得之矣

今別之者，惡國家不重民命，一出兵為兩事也。以此言之，初發國即有兩伐之意。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伐之也。言衛不可得塗，則固將先伐之。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戍衛何？遂公意也。刺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刺之？內諱殺大夫，謂之刺之也。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曹伯之罪何？甚惡也。其甚惡奈何？不可以一罪言也。曹伯數侵伐諸侯以自廣大，傳曰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是也。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大夫不敵君也。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晉文逐之。不書逐之者，以王事逐之，擇立其次，無絕衛之心。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

于踐土。陳侯如會。其言如會何？後會也。公朝于王所。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故書朝，所以見文公之功。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剌天子歸有罪也。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不書葬者，為晉文諱。陳有大喪而彊會其孤。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婁子、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使若天子自狩，非致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此魯子一說也。溫近狩地，故可言狩；踐土遠狩地，故不言狩也。上說是。壬申，公朝于王所。其日何？錄乎內也。不月而日者，自是諸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於月。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此難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罪定不定，自在天子，故言已可知。歸于者，非執之于

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入惡雖未可知猶有罪當爲伯討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然後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自者何有力焉者也言恃晉有爲已力以歸此執其君其言自何元咺出奔晉而文公執衛侯知以元咺訴執之怪訴其君而助之爲叔武爭也以元咺爲叔武爭訴以爲忠於已而助之諸侯遂圍許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曹伯言復歸者天子歸之也不更舉曹伯者見其悔過即時從霸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不能升降揖讓也公

至自圍許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文公圍許不能服自知威信不行故復上假王人以會諸侯年老志衰不能自致故諸侯亦使微者會之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衛侯鄭歸于衛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衛侯歸殺無罪則元咺之惡明矣曷爲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爲不臣也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不從公令繑君命聘晉故疾之當絕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爲不言取之曹諱取同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魯本

爲利者所遂當時不取又後有悔。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曷爲或言三卜。或言四卜。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三卜吉凶必有相奇者可以決疑故求決必三卜。禘嘗不卜。郊何以卜。卜郊非禮也。禮天子不卜郊以其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禮。是以卜之耳。卜郊何以非禮。魯郊非禮也。成王命魯使郊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謂之郊者天人相與交接之意也。魯郊何以非禮。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凡三十六所。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曷爲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魯卜郊不吉免之。禮卜郊不吉則爲牲作玄衣纁裳。使有司玄端放之於南郊。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免牛非禮也。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養牲不謹。故有災傷。天不饗用。不得復爲天牲。故以本牛名之。非禮者。非天牲不當復見免。但當內自省責而已。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大山河海。曷爲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側手爲膚。案指爲寸。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不合。不崇朝而徧

雨乎天下者。唯大山爾。河海潤于千里。亦能通氣致雨潤澤及于千里。猶者何。通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書者惡失禮也。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書者無出道也。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接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爲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宰冢也。拱可以手對抱。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卽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

之秦伯怒曰爾曷爲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
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
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軍中語也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
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
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
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君
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
以日盡也惡其不仁匹馬不反癸巳葬晉文公狄侵齊
公伐邾婁取叢秋公子遂率師伐邾婁晉人
敗狄于箕冬十月公如齊月者善公念齊恩及子孫十有
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隕霜不殺
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晉
人陳人鄭人伐許

此常穀也何休說非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其言來會葬何會葬非
禮也文公不肖諸侯莫肯會之故書天子之厚以起諸侯之薄夏四月丁
巳葬我君僖公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錫者
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文公新即位功未足施而錫之非禮也增加其衣服令有異於諸侯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聘爲貢職天子當得異方之物以事宗廟又欲以加君父無恙不以喪廢故不譏也衛
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十月丁未
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作僖公主者何爲僖
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

練主用栗謂期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也用栗者藏
主也藏于廟室中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
時也其不時柰何欲久喪而後不能也禮作練主當以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十九月作練主又不能卒竟故以二十五月也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此晉陽處父也何
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
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斂自十有二月
不雨至于秋七月何以書記異也以不言旱大旱
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爲以異書大旱之日短

而不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後一時不雨此則歷四時故言最甚事者也）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柰何先禰而後祖也（升謂西上文公緣僖公於閔公爲庶兄置僖公於閔公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公子遂如齊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幣皆在三年之內故云）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據吉禘于莊公譏始不三年）三年之恩疾矣（疾痛）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疾痛不忍娶）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於己（主於己身不如祭祀尚有念先人之心）以爲有人

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變者變慟哭泣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王子虎即叔服也新爲王者使來會葬明當有恩禮也）秦人伐晉秋楚人圍江雨螽于宋雨螽者何死而墜也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異也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江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諼也其爲諼柰何伐楚爲救江也（欲救江而反伐楚以爲其勢必當引圍江兵還自救也故云爾）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不書逆者主名不言如齊不稱女娶乎大夫賤不可以奉宗廟故略之）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秋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甯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去天

者合若臣子職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王使召伯來會葬。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讙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書遂者刺公生時數如晉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爲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柰何。君將使射姑將。謂作中軍大夫陽處父諫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衆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明君漏言殺之。君不密則失臣。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曷爲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

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七年春。公伐邾婁。三月甲戌。取須朐。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使若公春伐邾婁而去他人自以甲戌日取之遂城郚。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僖二十五年傳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三世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大夫女也言無大夫者禮不臣妻之父母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眛以師奔秦。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俱無勝負此晉先眛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外也。其外柰何。以師外也。懷持二心有功欲還無功便持師出奔故於戰貶之其以師外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生事於竟外從竟外去。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公失序柰何。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也。眣音佚以目通指曰眣文公內則欲久喪而後不能喪娶逆祀外則貪利取邑爲諸侯所薄賤不見序故深諱爲不可知之辭眣伊乙反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蒞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伊雒戎盟于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復丙戌奔莒不至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不使君命壅塞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諱使若從外來不敢復還者也螽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皆以官名舉言之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宋以內娶故威勢下流三世妃黨爭權相殺朝廷久空故但舉官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時王新有三年喪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在八年踰年當即位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君薨稱子既葬稱子不可曠年無君踰年稱公緣孝

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孝子三年志在思慕不忍當父位故雖即位猶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據未稱王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法度夫人姜氏如齊奔父母之喪也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大夫會之即若僖公成風之喪襄王比加禮元年叔服來會葬五年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冬楚子使椒來聘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許與也足其氏則當純以中國禮責之嫌夷狄質薄

成風[illegible]公者從子也[illegible]公仲子從夫也公羊說非

不可卒備故且以漸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及蘇子盟于女栗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屈貉魯恐故書刺微弱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圈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狄者何長狄也蓋長百尺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長大非一人所能討與師動衆然後殺之如大戰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盛伯來奔盛伯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前爲魯所滅今來見歸猶當加意厚遇之郎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爲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杞伯來朝二月庚子子叔姬卒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奈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曷爲以水地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也河曲流二國之君數興兵相伐不別曲直而地以河曲明兩曲也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婁子蘧篨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世室屋壞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

[illegible]結上

稱大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
前魯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
當以魯公爲祭祀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
魯公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曷爲不之魯欲
天下之一乎周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
用白牲白牲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用騂
犅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羣公不毛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
祖魯祭周公何以爲盛粢盛也在器曰盛周公盛者盛
新穀魯公燾燾者冒也周公盛者謂新穀滿其器魯公燾者謂下故上新裁可牛
平羣公廩廩者連新於陳上財令半相連爾此謂方裕祭之時序昭穆之差
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修也簡忽久不
以時修治至冬壞敗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
會公于斐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黨齊人語猶
所也會公于沓至得與晉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
斐故善之也黨猶時齊人語也文公前邑之盟不序後能救鄭之難不逆王
者之求上得尊尊之義下得解患之恩二出三爲諸侯所榮故加錄於其還時皆深善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婁人伐我南

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婁夏五月乙亥齊侯潘
卒潘立儲嗣不明乍欲立舍乍欲立商人至使臨葬更相篡弒故絕其身明當更立其
先君之次即下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其臨葬相篡弒之文六月公會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者
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上者
魁中何以書記異也孛者邪亂之氣篲者埽故置新之象也北斗天之樞
機玉衡七政所出公至自會晉人納接菑于邾婁弗
克納納者何入辭也其言弗克納何大其弗頓挫
克納也何大乎其弗克納晉郤缺帥師革車
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若有餘而納頓世之辭
之邾婁人言曰接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出外
孫也子以其指指手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言俱
不得天之正性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
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既兩不得正性又皆貴唯
當以年長故立之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
爾克也引師而去之故君照應子大其弗克納也
此晉郤缺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

專廢置君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也。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此未踰年之君也，其言弑其君舍何。已立之也。已殺之商人本正當立，恐舍緣潘意爲害，故先立而弑之。成死者而賤生者也。惡商人懷詐無道，故成舍之君號，以賤商人之所爲。宋子哀來奔。宋子哀者何。無聞焉爾。孔子畏時遠害，口授相傳，及弟子胡毋生乃始記於竹帛，故有所失也。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而執者，以其事執也。以其所銜奉國事執之。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是也。不稱行人而執者，以己執也。己者，己大夫自以大夫之罪執之。分別之者，罪惡各當歸其本。單伯之罪何。道淫也。惡乎淫。淫乎子叔姬。時子叔姬嫁當爲齊夫人，使單伯送之。然則曷爲不言齊人執單伯及子叔姬。內辭也。使若異罪然。深諱使若各自以他事見執者，不書叔姬歸于齊者，諱道淫，書單伯如齊者，送叔姬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筍者竹箯，一名編輿。將，送也。爲叔姬淫惡，魯取其尸置編輿中，傳送而來，脅魯令受之。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惡禍解也。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其日何。至之日也。何氏云，用兵之道，當先至竟侵責之，不服乃伐之，今日至，便以今日伐之，故日以起其暴也。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言齊人不以棄歸爲文者，令與敖同文，明叔姬于文公爲姊妹，言父母者，順文公母在。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郛者何。恢郭也。恢，大也。郛，城外大郭。入郛書乎。曰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齊侵魯，魯實爲子叔姬故動，懼失據云爾。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與齊期盟，爲叔姬故中見簡慢，不見與盟，傷辱有恥，故諱。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公曷

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不復視朔政事委任公子遂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犀丘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毁泉臺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毁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毁之譏先祖爲之已毁之不如勿居而已矣但當勿居不當故毁暴揚先祖之惡也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處臼弒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賤者謂士也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聖姜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秦伯罃卒秦穆公也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商人弒君齊人已君事之殺之當坐弒君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夫人姜氏歸于齊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留故去也有去道書者重絶不復反凡言大歸一出不反之辭季孫行父如齊莒弒其君庶其稱國以弒何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一人弒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絶也

宣公

公名佞一名接文公妾敬嬴之子大人穆姜在位十八年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弒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著其惡是也公子遂如齊逆女譏喪娶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喪娶也喪娶者公也則曷爲貶夫人內無貶于公之道也內無貶于公之道則曷爲貶其一體也耻辱與公共之夫人貶則公惡明

稱婦有姑之辭也有姑當以婦禮至無姑當以夫人禮至故分別言之言以者見行遂意也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不忍遠去君所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重奪孝子之恩也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禮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言古者不敢所君即近也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言古者又孫順不訕其君也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弒子赤之賂也子赤齊外孫宣公篡弒之恐爲齊所誅爲是賂之故諱使若齊自取之者秋邾婁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斐林伐鄭此晉趙盾之師也曷爲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冬

晉趙穿帥師侵柳。柳者何。天子之邑也。(天子之間田也。有大夫守之。晉與大夫忿爭侵之。)曷爲不繫乎周。不與伐天子也。(絕正其義。使若兩國自相伐。絕柳不使繫之于王。)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獆。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其言之何。緩也。(辭間容之。故爲緩。不若食角急也。)曷爲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先卜帝牲養之。有變更引稷牲卜之。以爲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吉不復郊。)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性。)於稷者唯具是視。(視其身體具無災害而已。不特養于滌宮。所以降稷尊帝。)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匹合也。無所與會合則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必得主人乃止者。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葬匡王。楚子伐賁渾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爲公取向作辭也。耻行義爲利。故諱使若莒不肯平也。)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公羊之義。以爲夫妻言及者。遠別之稱。刺其無別。是以下注云言其雙行匹至。似於鳥獸。)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獆。趙盾曰。天乎。

無辜吾不弑君誰謂吾弑君者乎史曰爾為仁為義人弑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弑君而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為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己趨而避丸己諸大夫也音紀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為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摮而殺之摮猶摮也摮謂旁擊頭項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愬者驚貌靈公先拜者欲畚出盾入知其欲諫欲以敬拒之使不復言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本欲諫君君以拜謝知已意異當覺悟故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

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為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仡然壯勇貌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劒蓋利劒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劒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劒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躇猶超遽不暇以次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以足逆蹋曰踆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約勑聞鼓躁當起殺盾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為誰曰吾君孰為介介甲也猶曰我晉君誰為興此甲兵豈不為盾乎子

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弑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黑壤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弑子赤貶然則曷為不於其弑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此解十八年秋如齊不貶意也十八年編於文公貶之則嫌有罪於文公無罪於子赤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禮繹繼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廢置也置者不去也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明其心猶存於樂知其不可故去其有聲者而為之微道存心于股肱而繹萬不廢故執不知問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禮大夫死為廢一時之祭有事于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戊子夫人熊氏薨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蓼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熊氏楚女宣公即僖公妾子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曷為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言乃者內而深言而者外而淺下昃日昳久故言乃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善宣公事齊合古禮卒使齊歸濟西田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亟疾也屬有小君之喪邾婁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故諱不繫邾婁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

會也左右皆臣民雖卒於會上危急於竟外故不復著言會也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泄冶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絕于我也曷為未絕于我齊已言取之矣齊已言語許取之其實未之齊也其人民貢賦尚屬於魯實未歸於齊不言來者明不從齊來不當坐取邑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已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為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公如齊不諱奔喪者尊內也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柰何母弟也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婁取蘱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何以書以重書也民食不足百姓不可復興危亡將至故重而書之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也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徵舒弒君寧儀行父如楚訴徵舒之黨從後絕其位楚為討徵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與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

此篇敘事描摹形容逼真筆力似出左氏之右是公羊中一篇也

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邊垂之臣謙不敢斥莊王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言君之不善臣數往來為惡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自以手持旌也左右撝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杅飲水器穿敗也皮裘也蠹壞也言杅穿皮蠹乃出四方喻已出征伐士卒死傷固其宜也不當以是故藏有鄭取不能早服也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荀林父也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

結上一段大警

吾威之邇若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言還者時莊王勝鄭去矣會晉師至復還戰也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佚猶過得過渡郯來去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衛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己二大夫何大乎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堙距堙上城具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

平乎己者二大夫各平乎己之情也

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大其有仁恩）此皆大夫也

角君平　敵乎子而　大焉

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言在下者譏二子在君側不先以便宜反報歸美于君而生事專平故貶稱人）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以去俗歸義亡故君子閔傷進之日者痛錄之名者示所聞世始錄小國也明不當絕當復其氏）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牟婁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時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而頌聲作矣冬蝝生未有言蝝生者此其言蝝生何（蝝即螽也始生曰蝝大曰螽）蝝生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

之云爾者何上變古易常也上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
應是而有天災其諸則宜於此焉變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夏成周宣謝災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
宮之謝也周宣王之廟也至此不毀者有中興之功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
廂有室曰寢無室曰謝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
爾宣王中興所作樂器成周宣謝災何以書記災也外
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
而故繫宣謝於成周使若國文黜而新之從為王者後記災也秋郯伯姬來

無室曰謝謝既無室何以藏樂器不適成周乃宣廟則王者為兩周矣公羊新周

歸冬大有年

之說益以為春秋王魯僞周未有王者後記災也何氏從之誤甚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
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
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婁子同
盟于斷道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
弟叔肸卒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肸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
月秋七月邾婁人戕鄫子于鄫戕鄫子于鄫
者何殘賊而殺之也甲戌楚子旅卒何以不

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旅即莊王也葬從臣子辭當稱王故絕其葬
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
薨于路寢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還者何
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
君薨家遣家為魯所逐遣墠帷埽地曰墠埽地張帷哭君成踊
反命乎介因介反命自是走之齊善其不以家見逐怨懟成踊哭君終臣子之道

成公

二月無冰二月當冰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

無冰可以則一冬無冰可知備煩也

三月作丘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四井為邑四邑為丘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作鎧也請不辨能否以丘責因故譏之夏
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于貿
戎孰敗之蓋晉敗之以晉比侵掠圍邾知王師討晉而敗之或
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為不言晉敗之據侵掠圍邾言晉
王者無敵莫敢當也正其義使若王自敗不日月者深正之使若不戰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
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

（先穀勝其 公從出師 之田）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鞌戰四大夫不舉重者并內多也虛國家悉出用兵重錄內也）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還繞）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斮（斮仕略反斬也）於是斮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為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蕭同國名）踊于棓而闚客（踊上也凡無高下有絕加躡板曰棓棓音口反）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

（窮寇勿迫）

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使耕者東西如晉地）且以蕭同姪子為質（見侮戲本由蕭同姪子）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則晉悉以齊為土地是不可行）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眣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為之請（以國佐辭為國佐請眣音舜）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八月壬午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遫卒取汶陽田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不言取之齊者恥內乘勝脅齊求賂得邑故諱使若非齊邑）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鄫人盟于蜀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

何得一貶焉爾得一貶者獨此一事得具其惡故貶之爾不然則嘗從公也不序諸侯大夫者從齊專政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辛亥葬衛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親之精神所依而災孝子隱痛不忍正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傷鬼神無依君臣素縞哭之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不聽者叛也不言叛爲內諱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將咎如狄咎音古刀反左氏作廧咎如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鄭伐許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運鄭伯伐許未踰年君稱伯者如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梁山崩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山崩大夫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沠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秋大水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定王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盟于蟲牢約備強楚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在春秋前立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臧孫許伐齊有功故立武宮取鄟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邾婁諱亟也諱魯背信亟也屬相與爲蟲牢之盟旋取其邑故使若非蟲牢人矣衛孫良夫率師侵宋夏六月邾婁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楚伐鄭衣不能救晉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秋仲孫蔑叔孫僑如

率師侵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率師侵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鼷鼠，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吳伐郯。吳罕與中國交，至升平乃見，故因始見以漸進。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吳入州來。冬，大雩。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高其義，長其德，使諸侯還鞌之所喪邑。魯宜聞義自歸之，恥不得使也。王者若進晉之義，齊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

汶陽之田魯之故地不歸何也

孫壽來納幣。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正者，文不變也。其餘皆通矣。其餘謂不繫于元年者，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郯。衛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伯姬以賢聞諸侯，諸侯爭欲媵之。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杞已棄，而魯脅歸其喪，使若杞伯自來逆之。左氏四年，杞伯來朝，將出叔姬，先修禮朝魯。五年，杞叔姬來歸，出也。八年冬，杞叔姬卒。魯愍其見出來歸，故書其卒。九年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魯請之也。叔姬雖絕於杞，魯復強杞使還取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晉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

欒書帥師伐鄭。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諱使若重難不得郊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爲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爲侈也。伯姬以賢爲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 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州來聘。己丑，及郤州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秋土者諸其國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三月，公如京師。月者，善公尊天子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伐秦。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鑿猶更造之意。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不敢過天子不朝，復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時善而哀成其意。 曹伯廬卒于師。秋，七月，公至自伐秦。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率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仲嬰齊者何？襄仲之子，公孫歸父之弟 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更爲公孫之子，故不得復氏公孫 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据已

絶也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叔仲者叔彭生氏也文公死
子幼子赤幼也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
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
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
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殺叔仲惠伯不書者
舉弑君為重叔仲惠伯事與荀息相類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
者相也臧孫許宣諡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
曰昔叔仲惠伯之事孰為之諸大夫皆雜然
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譴歸父之家時見君幼防有
禍變故遂之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
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
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傷其先人為惡身見
逐絶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
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為父孫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
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為篡喜時公至自會夏
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
共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華元

以憂國為大夫山所譖出奔晉宋人反華元誅山故繁文大之也宋殺其大
夫山宋魚石出奔楚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冬十有一月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
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于鍾離曷為殊
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
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
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難也許遷于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雨木冰者何雨而
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
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也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
公子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
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晦者何冥也何以
書記異也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
鄭師敗績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
王痍者何傷乎矢也時為飛矢所中然則何以不言
師敗績末言爾末無也無所取於言師敗績也凡舉師敗績為重衆今親
傷人君當舉傷君為重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
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

公至自會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恚之所不得行執之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文七年秋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諸侯何以不序大夫何以不名公失序也諸侯不可使與公盟昳晉大夫使與公盟也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因公幼故恥爲諱辭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柰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賢喜時爲兄所篡終無怨心而復深推精誠憂免其難非至仁莫能行之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悕悲也曰在招丘可悲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柰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兵凶戰危不得已用之不與不以假人會不與正也公會晉侯會沙隨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厲公會不當期

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州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內殺大夫例有罪不日無罪日者正謂此也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秋公至自會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或曰用然後郊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

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晉侯也。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國人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許反爲大夫。卽受命矣。然後卒之。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之。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婁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州郤至。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弑其君州蒲。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猥殺四大夫。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婁子來朝。築鹿囿。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己丑。公薨于路寢。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彭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時欲行義爲宋誅魚石。故善而爲信辭。丁未。葬我君成公。

三傳 公羊傳三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爲宋誅也。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魚石此是入彭城以避偶非叛也。故無大罪。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不與諸侯專封也。夏。晉韓屈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刺欲救宋而后不能也。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婁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

左氏云獻子請城虎牢以逼鄭虎牢故鄭邑今屬晉

宣夫人與成夫人與姒。左氏以齊姜成公夫人繆姜宣公夫人而何氏不然者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為婦實無文據以順言之。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使若大夫自生事取之者。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曷為殊及陳袁僑。為其與袁僑盟也。陳鄭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心有疾使大夫會遂與之盟共結和親故殊之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秋。公至自會。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弋以職反莒女也左氏作姒氏。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鄫世子巫者莒之外孫與襄公俱為舅出故知弋氏為莒女也。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巫者鄫前夫人襄公舅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疑讞于晉。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當以兵救之。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時莒女嫁為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書者善之。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晉侯欲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

辭經書莒人滅鄫夷狄尚知父死于繒故以甚鄙也公至自會冬戍
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離
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
被彊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楚公
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
有二月公至自救陳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
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鄫莒公子鄫外孫
稱人者從莒無大夫言滅者以異姓為後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冬叔孫豹
如邾婁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曷
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
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鄭伯
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操者何鄭

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
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為不
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
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
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
中國為義則伐我喪掘城虎牢事以中國為彊則
不若楚言楚屬國陳不能救於是弒之賊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
卒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
也舍非日所舍止處也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其言如
會何致其意也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弒故善遂而致之所以達賢
者之心陳侯逃歸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恩痛自疾之心於是
懼然後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鄬之會鄭伯以弒陳侯逃歸公獨修禮於大國
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夏葬鄭僖公賊未討何以書葬
為中國諱也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此侵也
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值其不備獲得之易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
于邢丘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

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火。然則内何以不言火。内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凡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書致。似若不脫然。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左氏尉止等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戍鄭虎牢。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

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刺諸侯既取虎牢以爲蕃蔽。不能雜然同心安附之。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距楚爾。無主有之者。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爲軍置三卿官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下卿各一。襄公委任彊臣。國家内亂。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襄公但不免牲爾。不怨慰。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慰。故不免牲。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公至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得鄭爲重。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冬秦人伐晉為楚救鄭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圍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時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季孫宿遂取運而自益其邑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詩詩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諱背蕭魚之會亟十一年蕭魚之會凡邾婁在其間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吳于向剌諸侯委任大夫交餘彊也臣氏以彊二年之後君若贅旒然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結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

小邾婁人伐秦己未衛侯衎出奔齊為孫氏甯氏所逐說在二十七年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婁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明魯當共送迎之禮夏齊侯伐我北

鄙圍成公救成至遇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兵不敵不敢進也量力不責重民也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婁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刺天下之大

夫君若數疏然晉人執莒子邾婁子以歸歸者甚惡晉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婁子瞯卒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洮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臣出奔陳冬邾婁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秋齊師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同圍齊曹伯負芻卒于師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公羊之義不信者日今上文同盟下即執邾婁子是爲不信而不日者褒與信辭故也晉人執邾婁子公至自伐齊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爲抑齊爲其亟伐也或曰爲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取邾婁田自漷水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爲竟也何言乎以漷爲竟漷移也晉本與邾婁以漷爲竟漷移入邾婁界魯隨而有之諸侯土地本有度數不得隨水季孫宿如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侯瑗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

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禮兵不從中御士匄聞齊侯卒引師而去恩動孝子之心服諸侯之君是後兵寢數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喜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遬會莒人盟于向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盟于澶淵秋公至自會仲孫遬帥師伐邾婁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光出奔楚（為二慶所譖還在二十三年左氏作弟黄）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惡受叛臣邑故重而書之）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商任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時歲在己卯）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夏邾婁鼻我來奔邾婁鼻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以奔無他義以近始也者）葬杞孝公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前為二慶所譖出奔楚楚人治其罪陳人誅二慶反光故言歸）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者何晉之邑也其言入于晉入于曲沃何欒盈將入晉晉人不納由乎曲沃而入也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渝曷為先言救而後言次先通君命也（君命救晉故先言救）己卯仲孫遬卒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婁晉人殺欒盈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稱人者欲從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例是討賊之辭實非篡而作討賊之辭者大其除亂也）齊侯襲莒

（沒命本救晉勁不能救而止於雍渝故先言救而後閔其不能）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二傳作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陳鍼宜

谷𤻻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有死傷曰大饑無死傷曰饑

二十有五年春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陳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公至自會衛侯衎入于陳儀陳儀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弑也時衛侯爲剽所篡逐不能以義自復詐厭居是邑爲剽臣然后候間伺便使甯喜弑之君子恥其所爲未得國言入者詐篡從此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囆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欲伐楚過巢不假塗巢人巢門門者以爲欲犯巢而射殺之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甯喜爲衛侯衎弑剽不舉衎弑剽者誅忠于喜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衛盜國林父未君事衎言叛者林父本逐衎衎入故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此諼君以弑也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爲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凡篡立皆緣親親也剽以公孫立於是位尤非其次故衛人未有說喜由此得成諼禍然則曷爲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衛侯失衆出奔故不書剽立無惡則衛侯惡明矣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甯喜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甯喜弑君者稱人而執非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瑗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

意也。孫氏爲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固必也。女汝。)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喜素信鱄。以爲鱄能保獻公。)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

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鱄見獻公多詐。不敢保。)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欲以此語迫從令必約之。)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獻公歸至國。背約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慙恚不能保獻公。)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昧割也。時割雉以爲盟。猶曰視彼割雉。負此盟則如彼矣。獻公雖復因喜得反。誅之小役。未爲大惡。正以甯氏殺逐兩君。累世同惡。雖納舊君。未足掩其前罪。今獻公違約殺之。故謂之小役。)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曷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殆危也。危諸侯。故再出豹。懼錄之。)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衛侯衎不信。而使惡臣石惡來。故深爲諸侯危。懼其將負約爲禍。石惡惡者。下出奔是也。)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夏。衛石惡出奔晉。邾婁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故言在。在晉不書。在楚書者。惡襄公久在夷狄。爲臣子危錄之。)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衎卒。閽弒吳子餘祭。閽者何。門人也。(守門人號。)刑人也。(以刑爲閽。)刑人則曷爲謂之閽。刑人非其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刑人不自賴。而用作閽。由之出入。卒爲所殺。故以爲戒。)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齊。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城杞。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稱子者。微弱不能)

此公氏之邪說學者不可用

仆城杞王者之後實爲公春秋之義咸黜爲王新周故宋黜杞爲伯是以莊二十七年作冬杞伯來朝說在僖二十三年 吳子使札來聘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迮起也倉卒意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

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延陵吳下邑終身不入吳國既不忍討闔廬義不可留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故降字而名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不書闔廬弒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高之故爲没其罪也九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冬仲孫羯如晉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頗來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不日者深爲中國隱痛有子弒父之禍故不忍言其日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天王殺其弟年夫王子瑕奔晉惡失親親也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宋災伯姬卒焉其稱謚何賢也何賢爾宋災伯姬存焉有司復曰火至矣請出伯姬曰不可吾聞之也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

傳至矣毋未至也逮乎火而死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公賊未討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爲中國諱)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爲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爲者此言所爲何錄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更復也償也)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復若如故時諸侯共償復其所喪)此大事也曷爲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公朝楚好其宮歸而作之故名之云)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酌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軒虎許人曹人于漷此陳侯之弟招也何以不稱弟(八年經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貶曷爲貶爲殺世子偃師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明其欲弒君故今與弒君本謀在招世子君之副貳今而殺之從是以後有弒君之心故稱其名氏不作兩下相殺辭矣)今將爾詞曷爲與親弒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爲不於其弒焉貶(據未弒也)以親者弒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乎討招以滅陳也(明楚先以正罪討招乃滅陳也)三月取運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秦無大夫此何以書仕諸晉也曷爲仕諸晉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故君子謂之出奔也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晉荀

吳師師敗狄于大原。此大鹵也。曷爲謂之大原。古史文及夷狄之人皆謂之大鹵而今經與師讀皆謂之大原故難之。地物從中國。諸夏之稱皆從地之形勢爲名謂之大原本史及夷狄皆謂之大鹵而今謂之大原者正以曉中國之人教有殊俗之義故也。邑人名從主人。邑人名自夷狄所名也不若地物有形名可得正故從夷狄辭言之此主人謂夷狄也言大原人道云之時從其夷狄皆謂之大鹵也。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書去疾者重篡也莒無大夫書展者與去疾爭篡當國出奔。叔弓帥師疆運田。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曷爲帥師而往。畏莒也。畏莒有賊臣亂子而興師與之正竟剌其微弱失操煩擾百姓。葬邾婁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楚公子比出奔晉。辟內難也。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其言至河乃復何。不敢進也。乃難辭也時聞晉欲執之不敢往故諱使若至河河水有難而反。季孫宿如晉。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泉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婁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婁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不殊淮夷者楚子主會行義故君子不殊其類所以順楚而病中國。楚子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於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故奪言伐吳。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稱侯而執者伯討也月者善義兵。遂滅厲。九月取鄫。其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舍中軍者何。復古也。舍音捨襄十一年置中軍之官令盼司馬漆前司徒司空之屬爲三軍踰王制故於彼經云作三軍以譏之今還依古禮舍司馬借從禮故曰復古。然則曷爲不言三卿。五亦有中。三亦有中。不知何中也今此捨上作三軍不言中則益三之中舍三之中皆可知也。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

第[?]則[?]三可知矣此公羊缺別經文前所以不[?]作中[?]之故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其言及防茲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義不可使臣邑與君邑相次序，故言及以絕之。牟婁，君邑；防茲，私邑。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濆泉。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秦伯卒。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而立之，正以夷狄之人，不尚文德故也。其名何？据秦伯罃稱名。嫡得之也。獨罃稱以嫡得立之。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吳未服慶封之罪故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襄二十三年春三月己巳，杞伯匄卒。襄二十九年，杞子來盟。貶稱子者，微弱不能自振。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薳頗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三月，公如楚。叔孫舍如齊涖盟。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

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說在元年。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殺何？言將自是弒君也。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秋，蒐于紅。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今此不然，故云以罕書。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殺陳孔瑗，左傳、穀梁作奐。葬陳哀公。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陳已滅，復見者，從地名錄，猶宋部以邑錄。許遷于夷。不舉小地者，顧後當存。夏四月，陳火。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陳已滅，復火者，死灰復燃之象也。曰：存陳悕矣。書火存陳者，若曰陳為天所存，悲之。曷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罪人，招也。賊，孔瑗弒君賊也。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悕矣。楚為無道，託討賊行義，陳臣子辟門虛心待之，而滅其國，若是則天存之者，悲之也。秋，仲孫貜如齊。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夏，晉欒施來奔。秋七月，季孫隱

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戊子晉侯彪卒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子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蔡侯般弒父而立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故不與其討賊而責其誘詐也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大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說在桓六年仲孫貜會邾婁子盟于侵羊侵羊二傳作侵祥秋季孫隱如會晉韓起齊國酌宋華亥衛北宮佗鄭軒虎曹人杞人于屈銀屈銀並如字二傳作厥慭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歸者何昭公之母也歸氏胡女襄公嫡夫人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靈公即般也不君不與靈公坐弒父誅不得爲君也不成其子不成有得稱子繼父也莊三十二年傳云君存稱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父誅子當絕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持其足以頭築防惡不以道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子謂孔子時孔子年二十三具知其事後作春秋案史記知公誤爲伯子誤爲于陽在生刊滅闕似此則公羊未覩國史爲此穿鑿附會之辭耳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孔子雖知伯于陽者是公子陽生但在側之徒寧可彊更之乎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三月壬申鄭伯嘉卒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公如晉至河乃復五月葬鄭簡公楚殺其大夫成然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整出奔齊楚子伐徐晉伐鮮虞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

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時棄疾詐告比得晉力可以歸至而脅立之比之義宜效死不立而立君因自縊故加弑也言歸者謂其本無弑君而立之意加弑責之爾）楚公子棄疾弑公子比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脅比而立之是也）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弑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弑何言將自是爲君也（故使與弑君而立者同文也）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諸侯欲討棄疾故詳錄之）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隱如以歸公至自會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時晉主會疑公如楚不肯與公盟故諱使若公自不肯與盟）公不見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諸侯遂亂反陳蔡君子不恥不與焉（諸侯實不與公盟而言公不與盟者不宜與也故因爲公張義）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故使若有國自歸者也）冬十月葬蔡靈公公如晉至河乃復

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隱如至自晉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眜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其言去樂卒事何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臣聞君之喪義不可以不即行故使兄弟若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不廢祭者古禮也）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賓尸事畢而往也禮大夫祭謂之賓尸）夏蔡昭吳奔鄭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曼子殺之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曷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隱如如晉冬十

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婁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賁渾戎。冬。有星孛于大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謂心。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伐謂參伐也。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犬火蒼龍宿之心。以候四時。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是也。北辰亦爲大辰。北辰。北極天之中也。迷惑不知東西者。須視北辰以別心伐所在。故加亦。何以書。記異也。心者天子明堂布政之宮。亦爲孛。彗者邪亂之氣。掃故置新之象。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俱無勝負。不可言敗。故言戰也。不月者。略兩夷。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異其同日而俱災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六月。邾婁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婁。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冬。葬許悼公。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爲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爲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愈。復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愈。脫然。疾除貌也。言消息得其節。言子春視疾之時。消息得其節。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失其消息多少之宜。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聽治止罪。葬許悼公。是

君子之赦止也。原止進藥。本欲愈父之病。無害父之意。故赦之。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但得免罪而已。無嗣父之義矣。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時會盜鄸。以奔宋。畔則曷爲不言其畔。當言公孫會以鄸出奔宋。爲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爲賢者諱。諱使若從鄸出奔者。故與自南里同。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在成十三年。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喜時。曹伯廬弟。公子負芻從與。負芻。喜時庶兄。或爲主于國。或

爲主干師。古者諸侯師出世子率與守國次宜爲君者推稚絜從所以備不虞曹伯無子喜時其母弟也當守國公子負芻者庶兄也禮當從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爲爲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君子不使行善者有後患故以喜時之讓除會之叛秋盜殺衛侯之兄輒毋兄稱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月者危三大夫同時出奔將爲國家患明當防之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畔宋南里者何若曰因諸者然。因諸者齊故刑人之地公羊子齊人故以齊諭也博物志云周曰囹圄齊曰因諸是也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痤卒冬蔡侯朱出奔楚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春秋之例大夫奔之後其位已絕大蒐于昌姦。二傳解昌間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謂王猛之事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言謂之室周室之微邪庶並篡無一諸侯之助匹夫之救如一家之亂也故變京師言王室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其稱王猛何當國也。時欲當王者位故稱王猛時猛尚幼以二子爲計殺故加以以者行二子意辭也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者何西周也。時居王城邑故號西周王其言入何篡辭也。時雖不入成周已得京師地半稱王置官自號西周故從篡辭言入不言西周者無二京師也冬十月王猛卒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晉人圍郊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楹滅獲陳夏齧此偏戰也曷爲

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夷庠
上而言戰則主中國辭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
亦新夷狄也中國所以異乎夷狄者以其能尊尊也王室亂莫肯救君臣上
下壞故亦新有夷狄之行故不使主之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
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生得
曰獲者即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者即此獲陳夏齧及哀十一年獲齊國書之徒
是也其大夫生得曰獲者宣二年獲宋華元是也不與夷狄之主中
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能結日偏戰行少進
故從中國辭治之兇極以自滅為文明本死位乃敗之爾兇極之滅以其死戰當合加禮

故退滅文於下使若不為人所殺然天王居于狄泉此未三年
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時廢尊並篡天王失位故急著正其
號明天下當救其難而事之尹氏立王子朝八月乙未地
震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何言乎公有
疾乃復殺恥也因有疾以殺異晉之恥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叔孫舍
至自晉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
雩丁酉杞伯鬱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夏叔倪會晉趙鞅

昭公謀弑季氏者衆而偶尊之辭不書公羞之過語耳故曰其失也哉

宋樂世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婁人滕
人薛人小邾婁人于黃父有鸜鵒來巢何以
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
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又雩者何又
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九月己亥公
孫于齊次于楊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唁公者
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
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
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

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
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
也且夫牛馬維婁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已者也而柔
焉言牛馬之數猶順於已之人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
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
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
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
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再拜顙顙者猶今叩頭矣謝見唁也慶子
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

侒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謂為齊侯所慶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高子見昭公拜尊大卑故云昭公蓋祭而不嘗食必祭者謙不敢便嘗示有所先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

古文不嫌重侯

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欲令受之故益謙言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時齊侯以諸侯遇禮接昭公公自謙失國不敢以故稱自稱執謙問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噭然而

哭感景公言而自傷數吊反諸大夫皆哭魯諸大夫從昭公者既哭以人為菑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以幦為席幦車覆笭羔幦虎犆大夫士鹿幦豹犆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以諸侯出相遇之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時宋公聞昭公見逐欲憂納之至曲棘而卒故恩錄之十有二月齊侯取運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為公取運以居公善其憂內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夏公圍成公失國幸而得運復援其民聞成不從叛故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剸陵公至自會居于運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成周者何東周也是時王猛自號為西周天下謂成周為東周其言入何不嫌也上言天王者有天子已明不嫌為篡不言京師者正居在成周月者為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立王子朝獨衆尹氏出奔所衆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率後治其黨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婁快來奔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襄二十三年夏邾婁鼻我來奔傳云何以書以近書也何氏云以治近升平書也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晉地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倪卒秋七月冬十月運潰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邾之也邾曷爲邾之君存焉爾昭公居之故從國言潰明罪在公也不言國之言邾之者公失國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閔公運潰無尺土之居遠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

禹奔楚

黑肱之上當有邾字諸家皆言闕文獨公羊妄說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秋葬薛獻公冬黑弓以濫來奔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黑肱乃邾婁公子也濫本邾邑不言邾婁則通濫爲國矣襄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來奔則以漆閭繫邾婁矣通濫爲國故使無所繫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柰何當邾婁顏之時顏公時也

公羊何所聞而有此說殆亦杜撰君未入也

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不知孝公者邾婁外孫邪將妾子邪顏淫九公子于宮中所與淫公子凡九人謂顏公一人不應並淫九人故以所言之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禮也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也乳食一男何假二人乎則未知臧氏之母爲是大夫之妾爲是士之妻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

弒之。弒者氏子也不知欲弒孝公者賴褻邪將利其國也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趣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叔術爲之婦人以貞一爲行云爾非德也嫗盈女也者謂此老嫗是盈姓之女殺殺顏者而以爲妻。利其色也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爲顏公夫人時所爲顏公生也盱及夏父顏公之二子。謂爲顏公妻時所以有之者盱幼而皆愛之。叔術嫗盈女皆愛盱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以彼物來買我前人未足。夏父自謂也而盱有餘。言盱所得常多叔術覺焉。覺悟也知少爭食長必爭國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五分受其一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春秋時於邾婁君爲父兄之行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

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言賢者寧有反妻嫂殺殺顏者之行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言叔術本欲讓迫有誅顏天子在爾故天子死則讓無妻嫂感兒爭食之事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何故死吾天子遣生時命而立夏父予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欲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爾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大夫不世叔術賢在

愚按叔術在春秋前與魯邑在十數世之後而叔術[illegible]小國邾婁殺首大夫紀天命大可貴得爲賢而通濫于十數世之後公羊之迂而不得其人之心如此

春秋前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絕世故君子爲之諱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與取濫爲亟二年之間比取兩邑故以爲亟而諱之矣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當是之時天子陵遲諸侯者撥忽能修其廢職有尊尊之心是以書見十有二月。己未。公薨

于乾侯

定公

元年春王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爲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主人謂定哀也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正也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於北牖下浴於中霤飯含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間大斂於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于庭葬于墓事孝子之恩動于遠也子沈子曰定君乎國定昭公之

喪禮於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書日所以得變禮者癸亥之日公喪乃至戊辰之日然後君即位象五日殯訖即位之禮故錄日以明之言其變而合禮矣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宮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春秋前煬公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冬十月霣霜殺菽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爲以異書異大乎災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爲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時災者兩觀則曷爲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天災之當藏損如諸侯制而復修大僭天子之禮故言新作以見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三月辛卯邾婁子穿卒夏四月秋葬邾婁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枝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婁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楚以一夷之故侚蔡昭公數年然後歸之諸侯雖然侵之會同最盛故善錄其行義兵也夏四月庚辰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爲不會召陵故也五月公及諸侯盟于浩油杞伯戊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劉卷即上會劉子我主之者因上主會故主之張義也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圄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其實以主我恩錄之故云爾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柰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賢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

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柰何曰父不受誅不受誅罪不當誅也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一往一來曰推刃復讎不除害取讎身而已不得兼讎子朋友相衛而不相迎相衛不使爲讎所勝迎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柾擊刺所以伸孝子之恩迎音峻又音遡迎者謂不顧步伍勉力先往之意故曰出表辭古之道也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柰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舍其室因其婦人爲妻日者惡其無義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時爲蔡新被彊楚之兵故歸之衆與戍陳同義離至離別前後至也於越入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治國有狀能與中國通者以中國之辭言之曰越治國無狀不能與中國通者以其俗辭言之因其俗可以見善惡也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入之疾非重故謂之於越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遬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祈犂冬城中城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運此仲孫何忌也曷爲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春秋定哀之間文致太平無所爲譏唯有二名非新王禮不謂非古禮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于沙澤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侵伐例時而此月者內有彊臣之讎而外犯彊齊故危之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此晉趙鞅之師也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趙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從祀者何順祀也復文公之逆祀文公逆祀去者三人諫不從而去之逆祀先禰而後祖也定公順祀叛者五人諫不以禮而去曰叛盜竊寶玉大弓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鋟其板謂以指爪刻其饋器之上欲藏衣物之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姊妹之子曰出御之爲季孫御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

世有子。言我季氏累世有汝以爲世子可以不免我死。
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
之從弟也。爲右。爲季孫車右守衛季孫不令走諸陽之
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孟氏衢四達可以横去臨南
投策而墜之。策馬捶也欲將季孫出孟氏免之恐陽越不聽故詐投策欲使
下車取策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音竦而由乎孟氏。陽
虎從而射之。矢著于莊門。莊門孟氏所入門名言幾中季孫賴
門閉故著門然而甲起於琴如。甲公斂處父所帥也琴如地名二家
知出期故於是時起兵弒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

或曰。弒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
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
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公斂處父孟氏叔孫
氏將兵之將左氏以爲孟氏家臣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
寶者何。璋判白。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
白弓繡質。質附也言大者力千斤千斤之弓其力八石三斗有餘龜青
純。純緣也千歲之龜青髯明于吉凶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
大弓。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六月。葬

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欲伐晉也書者能却難服
故書次而去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正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
至自頰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運讙
龜陰田。齊人曷爲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
乎季孫三月不違。不言政行乎定公者政在季氏之家齊人爲
是來歸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費。宋樂世心出
奔曹。宋公子池出奔陳。池左氏作地冬。齊侯衛侯

鄭游遬會于案。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
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惡仲佗悉欲帥國人去故舉國言之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池
自陳入于蕭以叛。夏四月。秋。宋樂世心自曹
入于蕭。不言叛者從叛臣叛可知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
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不月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年
失衆見弒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所見之世小國之卒例書日月夏。葬薛
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衛公孟彄帥師伐

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八尺曰板堵凡四尺五堵而雉。二百尺百雉而城。二萬尺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晉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仲孫氏邑圍成月又致者公親圍成不能服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瑕。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及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以其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無君命者謂之叛。君子誅意不誅事。晉陽之甲者趙鞅之邑。以邑中甲逐之。辟弒其君

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晉趙陽出奔宋。晉趙陽左氏作衛趙陽三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子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牄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醉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堅。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天子上士以名氏通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燔。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蒲。邾婁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婁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曷爲不言其所食。據食角漫也。漫若徧食其身。災不敬也。何氏云。春秋以內爲天下法。動則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也。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曷爲以夏五月郊。魯郊當卜春三正也。又養牲不過三月。成十七年傳云。用郊。用正月上辛。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夏四月郊不時。五月郊不時。養牲不過三月。宣三年傳云帝牲在于滌三月。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

也謂之滌者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天牲也三卜之運也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不得其事雖吉猶不當爲也壬申公薨于高寢鄭軒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遽篨左氏作遽挐邾婁子來奔喪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秋七月壬申姒氏卒姒氏者哀公之母也姒氏杞女何以不稱夫人妾以子貴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哀未君也未踰年不稱公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

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哀未踰年也母以子貴故以子正之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姒未踰年君之禮稱諡踰年稱夫人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定公五月薨定姒七月卒非其並有喪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當定姒先葬矣冬城漆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徐

觀此則輒拒父為得禮矣

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邾婁子新來奔喪邾婁子來奔喪在十五年夏也既來奔喪於魯有恩而魯伐之爲惡昭矣宜九年秋取根牟傳曰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爲亦小君之喪邾婁子來加禮未期而取其邑其惡深矣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取漷東田及沂西田漷沂皆水名邾婁子來奔喪取其地不諱於義與上同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婁子盟于句繹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戚

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輒出奔不書者不責拒父也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軒達帥師戰于栗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畏楚也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

以國夏爲伯討以拒父爲王事公羊釋經義在此

義爲固可以距之也 曼姑臣也距之者上爲靈公命下爲輒推曼姑得拒之則國夏得討之明矣 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不以蒯聵命辭靈公命 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 是靈公命行乎蒯聵重本尊統之義故絕文姜不爲不孝拒蒯聵不爲不順脅靈社不爲不敬蓋重本尊統使尊行於卑上行於下是也 不以家事辭王事 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私家事 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命行乎子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 但遂其重處一過見之而已故餘輕處不復見之所以然者正以哀自立之還於哀世災之善惡獨在于哀故得省文矣 何以不言及 據雉門及兩觀 敵也 親過高祖親盡遞毀 何以書記災也 以其不宜立故災之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開陽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冬十月癸亥秦伯卒叔孫州仇

仲孫何忌帥師圍邾婁

四年春王三月庚戌盜殺蔡侯申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 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以爲人君深戒 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婁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歸姓公孫霍晉人執戎曼子赤歸于楚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辟晉人執戎曼子不歸天子而歸于楚若不名而言歸于楚則與伯執歸京師同文故辟其文而名之使若晉非伯執而赤微者自歸于楚主書此事者惡晉以楚爲京師背叛天子命當誅絕也 城西郛六月辛丑蒲社災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 左氏穀梁以爲亳社者殷社也 社者封也 封土爲社 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 故火得燒之 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比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處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

齊景公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爲數喪曷爲以閏數喪數略也言大功以下之喪所以得數閏月者正以恩殺故也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示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

六年春城邾婁葭城者取之也不言取者魯數圍取邾婁邑邾婁未嘗加非於魯而侮奪之不知足有夷狄之行故諱之明惡甚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音查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舍音舍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

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爲讓也此其爲讓柰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爲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陳乞欲拒言不可恐景公殺陽生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教陽生走與之玉節而走之節信也折玉與陽生當其半爲後當迎之合以爲信防稱矯也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

于諸其家寘也齊人語也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言欲以薄陋餘福共宴飲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爲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闖出頭貌五鴆反又丑甚反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

往弒舍陽生先詐致諸大夫立於陳乞家然後往弒舍不舉陽生弒者讓成于乞也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婁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婁八月己酉入邾婁以邾婁子益來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惡背偷奪邾婁無已復入獲之入不致者得意可知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

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伯陽何以名絶曷爲絶之滅也曷爲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僤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爲賂齊爲以邾婁子益來也邾婁齊與國畏爲齊所怒而賂之讙甚故諱使若齊自取歸邾婁子益于邾婁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邾婁子益所喪之邑不求自得故不言來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柰何詐之也詐謂陷阱奇伏之類十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傳云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柰何詐反也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取之苟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道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夏楚人伐鄭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婁子益來奔月者魯前獲而歸之今來明當尤加禮厚遇之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寅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救中國不進者陳吳與國救陳欲以備中國故不進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袁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禮税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彊吳空盡國儲故復用田賦過什一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公會吳于橐皋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運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螽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不當見故爲異

十有三年春鄭軒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柰何詐反也前宋行詐取鄭師今鄭復行詐

取之荷相報償不以君子正遊故傳言詐反反猶報也。夏，許男戌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遲無道，大會中國，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以諸夏之衆，冠帶之國，反背天子而事夷狄，故深爲諱辭，使若吳以禮義會天下諸侯，以尊事天子，故進稱子。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張兩伯辭，先晉言及。吳于使若晉主會爲伯，吳亦主會爲伯，半抑半起，以尊見其事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其實重在吳，故言及；舉晉者，諱而不盈。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以晉大國尚猶汲汲於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主書者，惡諸侯君事夷狄。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多帥師侵衛。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定六年冬譏二名，二名非禮也，爲其難諱也。一字爲名，令難言而易諱，所以長臣子之敬，不逼下也。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見于旦也。旦者日方出，羣宿不復見，故言東方，知爲旦日。何以書。記異也。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於此旦見，與日爭明。盜殺陳夏彄夫。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據無上名。薪采者也。庶人採樵薪者。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使若天子諸侯。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祝，斷也。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麟者太平之符，聖人之類。時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故云爾。春秋何以始乎隱。據得麟乃作。祖之所逮聞也。託記高祖以來事，可及問聞知者，猶曰我但記先人所聞，辟制作之害。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人道浹，王道備，必止於麟者，欲見撥亂功成於麟，猶堯舜之隆，鳳凰來儀，故麟於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絕筆於春秋。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趨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烏，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

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作傳者謙不敢斥夫子所爲作意也。左求備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四時具然後爲年以敬授民時。

公羊傳終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正月建寅之月也。周未嘗建子。商未嘗建丑。自唐虞至三代。一也。已詳發於左氏傳之首。又發於經文之下。故不再出。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惠公遺命本欲立桓公爲其幼。國人故立隱公以攝之。隱非讓也。遵父命不敢不奉。隱既

以其目君知其為弟則穀梁全不見闕史

得立而貪於大位桓長而不歸又不能早斷以自有經權兩失以及於難隱貪也隱何能讓觀十一年之行事可見穀梁益受其欺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眜及者何内為志焉爾內謂魯也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渝也七年公伐邾是也

眜地名也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

莊公嘗曰寡人有弟而使餬其口于四方則莊公但逐之而已耳未嘗殺也

此以傳公成風之賵例之誤矣

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

胡安定主此說邃甚

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及者何内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冬十有二月祭伯來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内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修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公子益師卒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罪故略之公子牙及季孫意如何以書日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

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知者慮謂卿為司徒義者行謂卿為司馬仁者守謂卿為司空人君之行二卿從一卿守無此三臣不可以會而況會戎乎夏五月莒人入向入者内弗受也向我邑也無侅帥師入極入者内弗受也極國也內謂所入之國苟焉以入人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滅同姓貶也左氏無駭八年乃賜族此傳云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則以無侅舊有氏公羊無駭者何展無駭也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九月紀履綸來逆女逆女親者也謂自逆之也使大夫非正也

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婦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君不親迎而大夫來逆故曰微也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紀子以莒子為伯而與之盟伯長也紀子自以為伯而先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隱弑賊不討故不書葬鄭人伐衛斫樹木壞宮室曰伐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此必有物食之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內於日以壞不見於外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者謂日食有兩種之辭據書內壤故言有內辭不書外壤故曰或外

辭也其不言食之者謂經不書月食日也聖人慎疑作不知之辭齊魯之間謂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三月庚戌天王崩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隱猶痛也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桓王在喪未即位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諸侯日卒正也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癸未葬宋繆公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文元年傳曰葬日會言有天子諸侯之使共赴會葬事故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解宋葬繆公而言葬宋繆公者錄齊恩義之所及哀其喪而恤其終亦可知矣若存沒兩絕情禮

不交則卒葬無文穀梁傳稱葬之不葬有三弒君不葬國滅不葬失德不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穀梁傳曰穀梁子不親受于師而聞之於傳者既伐其國又取其土明伐不以罪而貪其利兩書取伐以彰其惡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戊申衛祝吁弒其君完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伐之也凡非正嫡則謂之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八年傳曰不期而會曰遇今日內為志非不期也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與于弒公故貶之也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不書氏族提挈其名而道之也衆所同疾威力不足以自固失當國之嫌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譏其不即討乃令至濮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正謂嫡長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周禮歔人中士下士公觀之非正也夏四月葬衛桓公月葬故也秋衛師入郕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衆曰師九月考仲子之宮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立其廟世祭之成夫人之禮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公當奉宗廟故不得自主也公子者長子之弟及妾之子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非責也初獻六羽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魯於是能自減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降邾人鄭人伐宋螟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事非公家所及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公子益師亦是先君之大

前年冬圍長葛今年冬取之杜氏注得之

夫而獨言公子翬也宋人伐鄭圍長葛。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宋以此冬圍之，至六年冬乃取之。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求服者不復填厭之。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和而不盟曰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春秋前魯與鄭平，今四年翬與宋伐鄭，故來絕魯壞前平也。墮許規反，壞毀之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冬，宋人取長葛。前年冬圍，至今乃得之。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以父母之國，六年乃歸。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逆者非卿。滕侯卒。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戎狄之道，年少之時稱曰世子，長立之號曰君。其非正長嫡然後有名。刺責滕侯用狄道也。夏，城中丘。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民衆而城小，輒益城，是無限極也。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凡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伐一人而同一國，尊天子之命。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庚寅，我入邴。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諸侯日卒，正也。辛亥，宿男卒。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元年盟于宿，宿亦與盟。則以宿爲宿男之國，此傳云未能同盟，則以彼宿爲地名。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八月，葬蔡宣公。月葬，故也。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可言

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稱人衆辭可言公及人若舉國之人皆盟也不可言公及大夫始以大夫敵公故也冬十有二月。無侅卒。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若侅卒是或說曰故貶之也。若無侅帥師入極是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傳曰聘諸侯非正解所未詳三月癸酉。大雨震電。震雷也。電霆也。庚辰大雨雪。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劉向云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雷電既以出見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也雷電陽也雨雪陰也雷出非其時者是陽不能閉陰陰氣縱逸而將爲害也雨月。志正也。雨得其時則月雨得其時則月者若僖三年夏六月雨是也俠卒。俠者所俠也。俠名也所其賜俠者所俠也所者俠之氏族但未備爵命故略名耳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爲君也。明將立桓夏。城郎。秋七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冬。公會齊侯于防。會者外爲主焉爾。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隱行自此皆月者天告雷雨之異以見篡弒之禍而不知戒懼反更數會故危之夏翬帥師

會齊人鄭人伐宋。翬隱之罪人也故終隱之世貶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内不言戰。舉其大者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取二邑。故謹而日之也。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凡書取國皆滅也變滅言取明其易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三國伐載所足以制之鄭伯不能於人之危而反與共伐故獨書鄭伯伐取之以首其惡其實四國共取之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修德。所以尊天子也。諸侯來朝。時正也。朝宜以時故書時則正也猶言同時也。猶者特猶言請別言也若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同時來不俱至累數皆至也。累數總言之也若滕侯薛侯來朝同時俱至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隱猶痛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

罪下也。責臣子也 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謂不書正

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明隱宜立

桓公

元年春王。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正月公即位。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謂弑也 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哀痛之至，故不忍行即位之禮 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弑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爲與聞乎弑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推其無恩，則知與弑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會者外爲主焉爾。鄭伯以璧假許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實假則不應言以璧 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但言以璧假許而不繫田，則許屬鄭也。今言許田，明以許之田與鄭，不與許邑也。

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俱相換易，則知朝祭並廢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及者，內爲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秋，大水。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冬十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爲年。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諸侯之卒，天子所隱痛，致逆之人，王法所宜誅，故書王以正之 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閑謂扞禦 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累者從也，謂孔父先死，殤公從後被弑 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爲祖諱也。孔子故宋也。滕子來朝。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蓋時王所黜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以者

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欲會者外也，欲受賂者公也。此成矣。長句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取不成事之辭，謂以成宋亂也。桓姦逆之人，故極言其惡，無所遺漏也。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日之，明惡甚也。太廟，周公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此鼎本郜國所作，宋後得之。以是為討之鼎也。討宋亂而更受其賂鼎。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主人謂作鼎之主人也，故繫之郜。物從中國，謂是大鼎。名從主人者，謂本是郜作，繫之於郜；物從中國者，謂鼎在宋，從宋號也。言物從中國者，廣例耳，通夷狄亦然。其意謂鼎名從作者之主人，不問華戎，皆得繫之，若左傳稱甲父之鼎是也。物從中國者，謂中國號之大鼎，縱夷狄亦從中國之號，不得改之，若傳稱吳謂善稻為伊緩，夷狄謂大原為大鹵，以地形物類須從中國之號，故不得謂之伊緩大鹵也。秋七月，紀侯來朝。隱二年稱子，今稱侯，蓋時王所進。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桓既罪深責大，乃復為三國討數日，以責宋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

月之也。已紀也。桓與諸侯校數功勞，以取宋賂，不知非之為非，貪惡之甚。紀不擇其不肖而就朝之。蔡侯、鄭伯會于鄧。九月，入杞。我入之也。不稱主名，內之卑者。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桓會甚衆，而曰無會，善無致會也。弒逆之罪，非可以致宗廟，而今致者，危其遠會戎狄，喜其得反。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申約言以相達，而歃血而誓盟。古謂五帝時，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齊衛胥盟，雖有先倡，倡和理均，若以齊命衛，則功歸于齊；以衛命齊，則從言其相命，則泯然無際矣。六月，公會杞侯于郕。郕，魯地。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盡而復生謂之既。其日食或盡或不盡者，歷家之說，以為交正在朔則日既，前後望月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日不食。公子翬如齊逆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

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般，囊也。所以盛朝夕所須以備舅姑之用。衣及干反。一本作鞶，盛音成。男子鞶革，婦人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為謹敬也。）送女踰竟，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為親逆之禮。）夫人姜氏至自齊。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據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有年。（凡書有年者，冬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之，不可繫於日月，故例時也。宣十六年冬，大有年，亦時，是其證也。）五穀皆熟，為有年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上殺，中心，死速。）二為賓客，（次殺，射髀骼，死差遲。）三為充君之庖。（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下無秋冬二時，未詳。）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國君獨出必當病，潛行。公羊以為鮑之狂，故甲戌日出，己丑日死，孔子疑之，故以二日卒之。左傳以為再赴，故兩日並書。是三傳異說。）夏，齊侯、鄭伯如紀。（外相如不書，過我則書。）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錄父使子，謂不氏名其人，稱父言子也。君闇於上，臣苟進於下，蓋參譏之。）葬陳桓公。城祝丘。（譏公不修德政，恃城以安民。）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舉從者之辭也。（使若王命諸侯伐鄭，書從王命者三國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伐鄭也。（諱曰伐鄭。）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冀州則近京師，親近猶不能服，則疏遠者可知。）大雩。（雩者，旱祭請雨之名。）螽。（蚣蝑之屬。）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冬，州公如曹。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過我，故六年寔來是也。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六年春正月，寔來。（州公不以禮朝，又至魯不反。）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

柤過去朝遠。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閱兵車也。閱為簡練脩教明諭國道也。平而脩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蔡人殺陳佗。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淫猶謂自放恣遺失徒衆。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兩大夫相殺不書春秋。其不地，於蔡也。言在蔡，故不地耳。九

月丁卯，子同生。疑，故志之。莊公母文姜淫于齊襄，疑非公之子。時曰同乎人也。時人僉曰齊侯之子，同於他人。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其不言邾咸丘何也？據襄元年圍宋彭城言宋。疾其以火攻也。不繫於國者，欲使焚邑之罪與焚國同。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待之以初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天王使家父來聘。夏五月丁丑，烝。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秋，伐邾。冬十月，雨雪。禮月令曰：孟冬行秋令，則霜雪不時。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祭公，寰內諸侯，為天子三公者。祭公逆王后，未致京師而稱后，知天子不行而禮成也。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時天子命祭公就魯共卜擇紀女可中后者，便逆之，不復反命。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以其遂逆無禮，故不書逆女而曰王后。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四海之濱莫非王臣，王命紀女為后，則已成王后，不如諸侯入國乃稱夫人，或說是。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桓王后。書字者，中父母之尊。姜，紀姓。為之中者歸之也。中謂關與婚事。夏四月。秋七月。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已，止也。曹伯使朝之命，則曹伯不陷非禮之愆，世子無苟從之咎，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

多矣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夏五月葬曹桓公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內辭也但會者衞侯至桃丘而衞不來故書弗遇以殺恥以經書會故知但會者衞詐言衞侯不遇則若衞侯不欲與公之接故云殺恥也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先已結期戰內不言戰言戰則敗也兩敵故言戰春秋不以內敵外書戰則敗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不言其人者謂不稱公也不言及者謂不云及齊侯衞侯鄭伯也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執祭仲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惡其執人權臣廢嫡立庶突歸于鄭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易辭言殺立在也鄭忽出奔衛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謂子而但稱忽者召歸葬而嗣子未踰年亦宜稱子鄭則踰年先君未葬亦不

得成君許鄭忽父雖葬許仍未踰年於例宜合稱子此年書名者失其國卡五年稱世子明其又正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鍾郕地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闞魯地

十有二年春正月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魯地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穀丘宋地八月壬辰陳侯躍卒陳厲公也公會宋公于虛虛宋地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龜宋地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武父鄭地丙戌

衛侯晉卒再稱日決日義也明二事皆當日也故經兩舉日文也月則不然縱有兩事合月但舉一月以包之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非與所與伐戰也非責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於伐宋而與鄭戰內敗也戰輕於敗戰可道而敗不可道言責魯又與其所與伐者戰也甚責與人同伐又與之交戰是故輕舉戰伐以責之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僖九年傳曰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衛宣未葬而嗣子稱侯以出其失禮明矣宋陳經

于而衛稱侯隨其所以自稱者以言之得失自見矣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三月葬衛宣公夏大水秋七月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無冰無冰時燠也夏五鄭伯使其弟禦來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言信在前孔子曰非結於今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疾謂激揚之聲舒謂徐緩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貌姿容色形體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孔子在於定哀之世而錄隱桓之事故承闕文之疑不書月明皆實錄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夫人親舂是兼甸之事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餘而嘗也壬申乙亥相去四日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不以者謂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刺四國使宋專用其師輕民命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文九年毛伯來求金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五月鄭伯突出奔蔡譏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反正也許叔入于許大夫出奔反以好歸以惡曰入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許叔宜立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曰歸同之惡入公會齊侯于蒿郲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休曰桓公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故夷狄之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

糾安定因此意

鄭，宋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鄭突欲篡國，伐而正之，義也。不應疑，故責之。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秋七月，公至自伐鄭。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喜歸全歸，故致之。

冬，城向。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朔，惠公名。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不奉王命，重於失地，故直言惡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黃，齊地。

二月丙午，及邾儀父盟于趡。趡，魯地。趡，翠誰反。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敗恥大，戰恥小。不言其人，以吾敗也。言公則微者。敗於微者，其恥又甚，故言師。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及當有人，公親帥之，恥有不可言。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陳以力助。癸巳，葬蔡桓侯。及宋人、衛人伐邾。冬十月朔，日有食之。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既，盡也。朔一日，至明日乃食，是月二日食也。

桓胡旹倣此說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濼，水也。年書王，以法終始。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遂，繼事之辭。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濼之會，夫人驕伉，不可言及，故舍而弗數。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公，五等之上。其外諸侯之卒，皆不言公，尊內，故舉五等之上也。丁酉，公之喪至自齊。秋七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葬我君，接上下也。言我君，舉國上下之辭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禮，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而曰不責踰國而討于是者，時齊強大，非己所討，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桓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桓無此三者而出會大國，所以見殺。

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弒君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三月，夫人孫于齊。文姜也。哀姜有

殺子之罪輕故僖元年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去姜以貶之文姜有殺夫之罪重故去姜氏以貶之此輕重之差孫之爲言猶孫也（孫遁而去）諱奔也

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夫人初與桓俱如齊今又書者於練時感夫人不與祭故始以人道錄之）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臣子則受君父之命婦受夫之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言義得貶夫人）夏單伯逆王姬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桓親見殺于齊若天子命使爲主則非禮大矣春秋爲尊者諱故不可受之于京師）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爲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公門朝之外門）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爲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公時有桓之喪）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諸侯日卒正也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何休曰桓弑逆之人王法所宜誅絕而反錫命悖亂天道故不言天王也）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當召而錫也）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此追命失禮最大故以甚言之）王姬歸于齊爲之中者歸之也（王姬由魯而嫁故曰爲之中者）齊師遷紀郱鄑郚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傳曰遷亡辭也）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貴矣師重矣而敵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邾君在此邑故不繫于邾使若國言邑而稱伐者爲君在重之使若國然故邑亦稱伐）秋七月齊王姬卒爲之主者卒之也（主其嫁則有兄弟之恩死則服之服之故書卒禮記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王爲之大功）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齊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饗在四年）乙酉宋公馮卒

(緦親遠也緦五服之最下服輕者)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侯伐衛(齊受天子罪人爲之興師而會與同其理危也)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夏四月葬宋莊公月葬故也五月葬桓王傳曰改葬也(非改葬也傳言改者喪踰七年已行吉禮今始反服喪服故謂之改葬)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改葬之禮其服惟輕言緬藐所以緦也)或曰郤尸以求諸侯(停尸七年以求諸侯會葬非人情也)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京師去魯不遠赴告之命可不踰旬而至史不志崩則亂可知)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王者尊號稱天子衆人卑故稱母子天則感生者衆言天足以兼公名不得云子而曰天子衆人或知母而不知父故云母不云父子也傳云論天子喩者唯言及此)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弟)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齊受人之邑而滅人之國故於義不可受也)冬公次于郎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畏齊)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饗齊侯于祝丘饗甚矣(非禮尤甚)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三月紀伯姬卒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紀侯大去其國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外夫人不書葬此其書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隱痛也)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郜(郜齊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師而曰如衆也(齊師衆大如國不可言如齊侯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秋郳犂來來朝郳國也犂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

人伐衛。（納惠公朔）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王不欲立朔也）

六年春王二月。王人子突救衛。（諸侯不奉王命納朔遂得篡王救衛於義善故重子突功不立故著其名）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王人卑者禮當直稱王人今以其能奉天子之命救衛而拒諸侯故加名以貴之）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其不言伐衛納朔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不與諸侯得納王之所絕）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名絕之也。秋。公至自伐衛。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螟。冬。齊人來歸衛寶。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使之如下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若衛自歸寶於齊過然後與我齊首其事則我與王人戰罪差減也）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婦人不會。會非正也。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星既隕而雨必晦安知夜中乎）春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幾微也）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解經不得言雨星而言隕星也）秋。大水。高下有水災曰大水。無麥苗。麥苗同時也。（麥與黍稷之苗同時死）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齊地）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止也。俟待也。甲午治兵。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振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以嚴整終事）故敵人不至。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師衆攻虛則不死）善死者不亡。（義存君親雖沒猶存）

解經之體曲折精神

此說深得春秋之意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郕同姓之國，而與齊伐之，是用師之過也，故使若齊無武功而郕自降。）秋，師還。還者，事未畢也，遯也。（郕已降而以未畢為文者，蓋辟滅同姓之國，亦不卒其辭。）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伐之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公及齊大夫盟于暨。（暨，魯地。）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齊無君，故大夫不名。）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盟立小白。）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夏，公伐齊納糾。（不言子糾而直云糾者，盟繫在於魯，故挈之也。）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歸不復則怨不釋，而魯釋怨屢會仇讎，一敗其臣，卑其君，亦足以責魯臣子，其餘不復譏也。）齊小白入于齊。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不言及者，主名內之卑者。乾時，齊地。）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言子糾者，明其宜貴為君。）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言魯不能救護也。）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冬，浚洙。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畏齊難。）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不日，疑戰也。（疑戰者，言不尅日而戰，以詐相襲。）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勝內，謂勝在內。）二月，公侵宋。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眾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三月，宋人遷宿。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謂自遷者。）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次，止也，畏我也。公敗宋師于乘丘。（乘丘，魯地。）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莘，蔡地。）以蔡侯獻武歸。

荆者楚也何爲謂之荆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荆狄之也
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為中國諱見執故言以歸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凡書奔者責不死社稷不言出者國滅無所出之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魯地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結日列陳不以詐相襲得敗師之道故曰成也宋萬之獲也獲宋萬而經不書者此時倘畧秋宋大水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冬王姬歸于齊其志過我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襄公豺很未可闕信桓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酅魯喜其女得申其志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

君捷宋閔公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及其大夫仇牧以尊及卑也仇牧閑也仇牧扞衛其君故見殺也桓二年傳曰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今仇牧書名則知宋君先弒冬十月宋萬出奔陳宋父不討賊致令得奔故謹而月之

十有三年春齊人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言諸侯將權時推齊侯使行伯事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稱人言非王命衆授之以事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曹劌之盟經傳無文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公盟例日外諸侯盟例不日桓大信遠著故雖公與盟猶不日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會事之成也伐事已成單伯乃至秋七月荆入蔡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冬單伯會齊侯鄭伯于鄄鄄衛地復同會也諸侯欲推以為伯故復同會于此以謀之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復同會也爲欲推桓爲伯故復會於此夏夫人姜氏如齊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宋主兵故序齊上也鄭人侵宋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秋荊伐鄭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幽宋地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諸侯同共推桓而魯與齊讎外內諸侯同一疑公不知可事齊乎不可事齊乎故云公以著疑也邾子克卒其曰子進之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末謂逃來鄭詹鄭之佞人也夏齊人殲于遂殲者盡也然則何爲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爲言遂其猶存遂也以其能殺齊戍故若遂之存存遂柰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

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狎猶輕也秋鄭詹自齊逃來逃義曰逃齊稱人以執是執有罪也執得其罪故曰義也今而逃之是逃義也冬多麋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爲火不明則國多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爲天子必有尊也貴爲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夏公追戎于濟西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爲公之追之也

秋有蜮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識厥咎國生蜮一有一亡曰有蜮射人者也一有南越所生一亡魯國無是言不常也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魯實使公子結要二國之盟欲自託於大國未審得盟與不故以媵婦爲名得盟則盟不則止此行有辭也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以輕遂重無他異說故知辟要盟耳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略言陳人之婦不書其主名其不日數渝

惡之也。數疾也，謂秋共盟，冬而見伐。發盟之疾，故不書日以惡之。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夏，齊大災。其志，以甚也。秋七月。冬，齊人伐我。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婦人弗目也。婦人居常所，故薨不書地。弗目，謂不題目文姜薨所也。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肆，失也。眚，災也。謂放失大罪惡。災，猶罪惡也。言放失大罪惡，明小惡亦赦之也。災紀也。失故也。災謂罪惡，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爲嫌天子之葬也。文姜罪應誅絕，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者，嫌天子許之，斷須赦而後得葬。癸丑，葬我小君文姜。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爲公配，可以言小君也。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宣公之子。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

謂宜書夏四月不宜越四月而書五月故疑誤

子未命爲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大夫既命，得執公子之禮。夏五月。杜預云：莊公獨稱夏五月者，疑謬誤也。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不言公，高傒伉也。高傒驕伉，與公敵體，恥之，故不書公。冬，公如齊納幣。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公母喪未再期而圖婚。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祭叔來聘。天子寰內諸侯。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何休曰：南季、宰渠伯糾、家父、宰周公來聘，皆稱使，獨于此奪之何也？諸稱使者，是奉王命，今祭叔不一心於王而欲外交，故去使以見之。夏，公如齊觀社。常事曰視，視朔是也。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言無朝會之事。以是爲尸女也。尸，主也。主爲女往，爾以觀社爲辭。無事不出竟。公至自齊。公如往時，正也。正謂無危懼。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荊人來聘。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一舉而進之。公及齊侯遇于穀。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蕭叔朝公。微國之君，未爵命

者其不言來於外也（言於穀朝公也）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秋丹桓宮楹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霸主降心親與之盟貫有弘濟之功而猶得免於罪臣子所慶莫重於此時事所重故特謹日以書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以細石磨之）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本非宗廟之宜將親迎欲為夫人飾）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於齊而飾其宗廟以營讎國之女惡莊不子）葬曹莊公夏公如齊逆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秋公至自齊迎者行見諸舍見諸（諸之也言將望夫人乘車）先至非正也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哀姜）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

受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薦進舍止）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同宗大夫之婦）覿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鴈雉腒婦人之贄棗栗鍛修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大水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郭公（薄氏云赤若是諸侯不能治國舍而歸曹應謂之奔何以說例言歸乎）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徐乾曰郭公郭國之君也名赤蓋不能治其國舍而歸于曹不直言赤復云郭公者若曰赤者郭公也是諸侯失國之例）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麾旌幡也五兵矛戟鉞楯弓矢）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凡有聲皆陽事以壓陰氣充實也）伯姬歸于杞其不言逆何

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門國門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救日以鼓兵者謂伐鼓以責陰陳兵示禦侮救水以鼓衆者謂擊鼓聚衆也皆所以發揚也冬公子友如陳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蕭氏曰曹無羈處曹自殺其大夫何以知是羈也羈曹之賢大夫也曹伯不用其言乃使出奔他國終於受戮故君子愍之曹羈三諫不從者是公羊之說也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莊公女洮魯地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秋公子友如

陳葬原仲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言季子友辟內難而出以葬原仲為辭慶父之變季子出則殊其文入則貴之稱季子明其無罪故知辟難也冬杞伯姬來莒慶來逆叔姬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君不敵臣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接內謂與君為禮也夫婦之稱當言逆女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城濮衛地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於伐與戰安戰也安訓問何在何處戰戰衛謂在衛國之都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齊桓未能信著鄰國而以師稱人以微之故亦以衛師為人衛非有罪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人輕而師重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荊伐鄭荊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善救鄭也冬築微微魯邑 山林藪澤之利所

穀梁此處議論甚正公羊不如

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虞典禽獸之官，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共利也。大無麥禾。大者有顧之辭也。經言大無麥禾者，謂一災不書，待冬無禾，然後稱錄無麥，故經稱大而傳云有顧之辭也。顧猶待也。徐邈云至冬無禾，於是顧錄無麥，其意亦謂待無禾然後顧錄無麥，故云大是也。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麥苗同時也。是麥與黍稷之苗同時為水而死，故繫大水言之。不言水旱者，麥禾自死，不由水旱是也。不言饑者，雖無麥禾，得臧孫之告糴，不至饑也。於無禾及無麥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告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為內諱，故不稱使，若私行。

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為內諱也。

二十九年春，新延廄。延廄者，法廄也。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廄一閑。言法廄者，六閑之舊制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何為

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夏，鄭人侵許。秋，有蜚。穀梁說曰：蜚者，南方臭惡之氣所生也，象君臣淫泆，有臭惡之行。一有一亡曰有。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繫之紀，賢而錄之。城諸及防。皆魯邑。可城也。以大及小也。傳例曰：凡城之志，皆譏。今云可者，謂冬可用城，不妨農役耳，不謂作城無譏。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師次于成。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長齊

秋，七月，齊人降鄣。降猶下也。鄣，紀之遺邑也。八月癸亥，葬紀叔姬。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救日用牲，既失之矣，非正陽之月而又伐鼓，亦非禮。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齊人伐山戎。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不以齊侯敵乎山戎，故稱人。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

徐邈曰菽荳也今胡荳也齊伐山戎併得胡豆也

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燕周大保召康公之後成王所封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言由山戎為害伐擊燕使之隔絕於周室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齊桓內救中國外攘夷狄親倚之情不以齊為異國故不稱使若同一國也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齊桓經魯界故使人獻捷不入國都而言來獻敬重霸王親而內之也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宋是中國故捷不繫國戎是夷狄故繫之戎也秋，築臺于秦。秦魯地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辟開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譏公依倚齊桓而與桓行異冬，不雨。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小穀魯邑也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辭所遇謂八百里間諸侯必有願從者而不知遇所不遇謂遠遇宋公也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大夫不日卒惡也而曰卒何也牙莊公母弟不言弟其惡已見不待去日矣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齊者齊潔之名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在喪故稱子般其名也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閔公不書即位是見繼弒者也不待不日而顯公子慶父如齊。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深謂君弒賊奔隱痛之至也故子般日卒慶父如齊苟有所見，莫如深也。閔公不書即位見子般之弒慶父出奔狄伐邢。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兄也尊之非君也，未踰年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齊人救邢。善救邢也。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

慶父言孫氏非仲孫也左氏得之

洛姑、洛姑齊地盟納季子也。季子來歸。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季子賢大夫以亂故出奔國人思之懼其遂去不反今得其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冬，齊仲孫來。其曰齊仲孫，外之也。魯絕之故繫之于齊齊仲孫慶父也左氏以為齊大夫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也。不目謂不言公子慶父其言齊以累桓也。繫仲孫於齊言相容赦有罪慶父魯人而繫之於齊是外之也齊桓容赦有罪故繫慶父於齊是惡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太祖之廟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之不於大廟故詳書以示譏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莊公薨至此方二十二月喪未畢秋，八月，辛丑，公薨。不地，故也。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凡君弒賊討則書葬哀姜實被討而不書葬者不以討母葬子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公子慶父出奔莒。其曰出，絕之也。慶父不復見矣。又云慶父不復見者明弒二君罪重不宜復見冬，齊高子來盟。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

齊桓不救盖侯其滅而存之以為功也伯術也

齊侯使高子也。時公遣高傒立僖公以存魯魯人德之不名使以貴之

十有二月，狄入衛。不言滅而言入者春秋為賢者諱齊桓公不能攘夷狄救中國故為之諱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長謂高克也高克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遠之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

待其亡而存之不若救於未亡之先此霸者欲顯其功名齊仲之詐也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救不言次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何也遂齊侯之意也（錄其本意）是齊侯與（怪其稱師）齊侯也何用見其是齊侯也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其不言曹伯何也以其不言齊侯不可言曹伯也其不言齊侯何也以其不足乎揚不言齊侯也（救不及事不足稱揚）夏六月邢遷于夷儀（辟狄難夷儀邢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邢復見也（非若宋人遷宿宿不復見）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是向聶北之師當言遂今復列三國者美齊桓存亡國）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哀姜）齊人以歸夫人薨不地故也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齊人實以夫人歸殺之于夷諱故使若自行至夷遇疾而薨然後齊人以喪歸也）其以歸薨之也（以歸然後殺之今經書薨文在上是加喪之文也諱齊人以我夫人殺之故加喪文）楚人伐鄭（國轉強大與中國抗衡故不復州舉之）

楚身獨國勝乃相爭或非賢者之事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宋地）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麗獲莒挐莒無大夫其曰莒挐何也以吾獲之目之也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紿欺紿也）紿者奈何公子友謂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說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左右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也公子友以殺之然則何以惡乎紿也曰棄師之道也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為齊桓諱殺同姓也

城楚丘如曰城成周天下之辭也若曰是丘耳也猶天子存衛也故不繫之衛或曰內辭也僖公順桓之志視如已土城如已事故不繫之衛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夏五

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其地險要故二國以爲塞邑）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

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冬十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不雨者勤雨也夏四月不雨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徐人取舒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冬公子季友如齊莅盟莅者位也（盟誓之言素定今但往其位而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楚人伐鄭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

桓公□□論乎諸侯齊侯伯之

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伐楚，次于陘。遂，繼事也。次，止也。夏，許男新臣卒。諸侯死于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齊桓威德洽著，諸侯安之，雖卒於外，與其在國同。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來者內辭也。內桓師，故言來。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屈完來盟，桓公退于召陵，是屈完得其本志；屈完得志，則桓公不得志。以桓公得志爲僅矣。楚子不來，屈完受盟辭又不順服，乃得志，言楚之難服。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齊人執陳袁濤塗。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

而執也。秋，及江人、黃人伐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文承齊人執濤塗之下，即云及江人黃人伐陳，恐非魯及，故云內師。八月，公至自伐楚。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衞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杞伯姬來朝其子。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劉譏 謂伯姬杞伯魯侯也。夏，公孫茲如牟。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戴。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

穀梁此議論閎肆闊衍大放厥辭

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鄭伯逃歸不盟。以其去諸侯（去背也）。故逃之也。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晉虞已包裹屬於晉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臣民執其君故稱公）。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服下晉故從晉命而執其君）。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善救許也。冬。公至自伐鄭。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鄭叛中國外心事楚成蠻夷之彊益華夏之弱齊桓討得其罪鄭人服從遂使世子聽命是其大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寗毋。衣裳之會也。曹伯班卒。公子友如齊。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以乞為重）。重是盟也（慚前逃歸故以乞言）。乞者處其所而請與

范甯曰汋血而與之亦不甚明謂齊為米蓋齊桓假仁不自來而使人乞盟故而留之知其必許也

也言乞知不自來蓋汋之也夏狄伐晉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以夫人為哀姜因禘祭而致之於廟公羊以為僖公本娉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女先至遂脅公使立之為夫人故因禘祭而見於廟此傳則以夫人為成風致之者謂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為夫人儀禮傳之文知是成風也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臣無貶君之義故于太廟去夫人氏姓以明君之非正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不言夫人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秋七月乙酉伯姬卒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

閑習也衛世子防閑外侮也

丘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訖止也謂貯粟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甲子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狄滅溫溫子奔衛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夏齊侯許男伐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弒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麗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麗姬欲為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冢乎

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麗姬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麗姬又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為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為酒藥脯以毒獻公田來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賁（賁沸起也）以脯與犬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慮麗姬又譖重耳故以託里克使保全之）勿厭而死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秋七月冬大雨雪（平地雪文曰大雨雪雖非亦異也）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秋八月大雩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冬楚人伐黃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夏楚人滅黃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夏四月葬陳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兵車之會也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杞邑公羊以為杞國為徐莒脅滅故諸侯為之城左氏以為淮夷病杞故齊桓為之城）其曰諸侯散辭也（直曰

諸侯無小大之處是各自欲城無總一之者 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 言諸侯城則非伯者之爲可知也齊桓德衰所以散也 夏六月季姬及繒子遇于防使繒子來朝 左傳曰繒季姬來寧公怒之以繒子不朝遇于防而使來朝此近合人情 遇者同謀也 來朝者來請已也 使來朝請已爲妻 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繒子也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鹿山足 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狄侵鄭冬蔡侯肸卒諸侯時卒惡之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兵車之會也遂次于匡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 畏楚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皆遣大夫將兵救徐故不復具列諸國 善救徐也夏五月日有食之 夜不言日不言食朔夜食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允月公至自會 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而此致者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季姬歸于繒己卯晦震夷伯之廟晦冥也震雷也

志記也

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 明夷伯之廟過制故因此以言禮 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地 夷狄相敗志也 夷狄相敗志書文不具謹兵車之始故傳言此以明之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劉向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 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 既隕乃知是石 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 隕石記聞也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耳治也者謂隕石先以耳聞故言先言隕鶂退先以目見故先言數是各以聞見先後爲次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是月隕石之月劉向曰鶂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 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 若不言是月則嫌與戊申同 六鶂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 六鶂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鶂徐而察之則退飛 子曰石無知之物鶂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鶂微有知之物

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鶂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鶂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不遺微細故王道可舉民所聚曰都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大夫日卒正也稱公弟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疏之也夏四月丙申繒季姬卒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大夫日卒正也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霸者存恤鄰國扶植輔弱義不可滅人之國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疾其初為惡之事不終身疾之善善樂其終謂始有善事則終身善之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九月公至自會桓公不致而今致會桓公德衰威信不著陳[illegible]兵車又以滅項往會既非踰年乃反故往還皆月以危之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前見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嫌焉爾虛國謂齊無君以國氏者嫌也

虛國謂追言為入國之時非[illegible]小白入于齊入無人之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非伐喪也夏師救齊善救齊也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戰不言伐客不言及惡宋也何休曰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不直也今齊桓卒未葬宋襄欲與霸事而伐喪於禮尤反故反其文以宋及齊狄救齊善救齊也此善狄能憂中國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冬邢人狄人伐衛狄其稱人何也善累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也功近而德遠矣伐衛功近耳夷狄而憂中國其德遠也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繒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繒子用之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己以求與之盟己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衈者

范甯曰如有伐之者而梁亡則湎酒不足記也惟其自亡然後其忘明公羊以爲爛而亡從中壞出也

此論書法

歃也取牲血以歃祭社器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冬會陳人蔡人鄭人盟于齊會無主名內卑者也四國稱人外卑者也杜預曰地於齊齊亦與盟梁亡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照懸救許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出

書法 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正謂政教仲尼修春秋亦有改舊義以見褒貶者亦有因史成文以示善惡者其梁以自滅爲文鄭棄其師之文是因史之文也故傳云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鄭棄其師惡其長也長謂高克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更加使大言新有故也非作也責其改舊制 南門者法門也法令之所出入 夏郜子來朝五月乙巳西宮災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言閔公非僖公之父故不言新宮也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故不言閔宮而云西宮以是爲閔宮也此在親疏之間故知是閔宮也 鄭人入滑秋齊人狄人盟于邢邢爲主焉爾邢小其爲主何也其爲主乎救齊十八年邢人狄人伐齊以救齊 冬楚人伐隨隨國也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爲盟主故序齊上鹿上宋地 夏大旱旱時正也旱必歷時非一月之事故書時爲正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霍霍宋地 執宋公以伐宋以重辭也國之所重故曰重辭 冬公伐邾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楚稱人爲執宋公貶 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會霍之諸侯 釋宋公會者外爲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目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春秋以執之爲罪不以釋之爲罪責楚于專釋非以責之也言公與諸侯盟而釋宋公公有功焉

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 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 不言及之者爲內諱也不言及者爲內諱也謂不言魯之主名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

穀梁此論斷肆暢衍

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前年宋公爲楚所執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一自取執滕子二自取圍曹三自取爲雩之會四自取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又復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子反當爲子魚是目夷也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若要而殺之必可破非僥倖也子反當爲子夷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須其出險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衆敗而傷焉若疾其傷而不道以取大辱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爲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爲言信之所以爲

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道有時事有勢何貴於道貴合於時何貴於時貴順於勢宋公守匹夫之狷介徒蒙恥於夷狄焉識大通之方至道之術哉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閔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前十八年宋伐齊之喪是惡也今齊乘勝而報是以惡報惡也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茲父襄公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爲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爲君哉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莊二十七年稱伯今稱子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畿鄭不敢有之以爲國晉侯夷吾卒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絕先祖支體尤重故名以甚之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宋蕩伯姬來逆婦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

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宋殺其大夫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孔子之祖孔父累於宋殤公而死今骨肉在其位而見殺故尊之隱而不忍稱名氏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納者内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蓋納頓子者陳也圍陳使納頓子葬衛文公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公不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言會也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嶲弗及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嶲急辭也以急辭言之明不至嶲弗及者弗與也弗與戰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齊師長其侵也曰人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變人言師弗及內辭也弗及者若曰我自不及耳非齊不可及夏齊人伐我北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冬楚人伐宋圍閔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以吾用其師目其事也非道用師也楚人出師爲魯伐齊而中道以伐宋故伐圍兼書所以責楚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其正也驅民下死地以共假借之役乎公至自伐齊惡事不致此其致之何也危之也以蠻夷之師伐鄰近大國招禍深怨危亡之道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據宋不能量敵彊弱致師敗身傷故譏之其於信義實未有所闕而楚復圍之故貶楚子也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宋得與盟宋圍解可知

晉文公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稱晉侯

忌也曹衛並有宿怨于晉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晉侯以刺之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刺殺也内諱殺大夫故謂之刺先名後刺殺有罪也公子啓曰不卒戍者可以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公子啓魯大夫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畀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也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楚殺其大夫得臣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衛侯出奔更立君非王命未成君故曰子諱會天王也陳侯如會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受命于會故書如會公朝于王所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非京師朝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鄭非大罪故出奔不名惡其藉楚之名故入名以表失國衛元咺出奔晉陳侯款卒秋杞伯姬來公子遂如齊冬公會晉

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陳稱子在喪也諱會天王也復致天子天王守于河陽河陽晉地全天王之行也因天子有巡守之禮故以自行爲文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壬申公朝于王所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諸侯朝王必於宗廟受之者蓋欲尊祖禰共其榮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内目惡以外主善以内謂公朝于王所目惡以外言再致天子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若公朝于廟則當言公如京師而今言公朝是逆常之辭雖逆常而日公朝王所是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溫河陽同耳小諸侯故以一邑言之尊天子故以廣大言之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傎矣以臣召君傎倒上下日不繫於月猶諸侯不宗于天子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伯者以王命討衛故曰不外王命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辭間容之故言緩衛元咺自晉

復歸于衛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遂繼事也曹伯襄復歸于曹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王命也身未反國因會于許即從反國之辭通王命遂會諸侯圍許遂繼事也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公至自圍許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何休云晉文德衰故微者往會秋大雨雹冬介葛盧來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狄侵齊秋衛殺其大夫元咺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元咺訟君之罪于伯者君忌之使人殺之而後入衛侯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及公子瑕公子瑕累也以尊及卑也衛侯鄭歸于衛晉人秦人圍鄭介人侵蕭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公子遂如晉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望者祭山川之名也謂海也岱也淮也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熏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全曰牲傷曰牛牛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亡乎人若曰無賢人也猶者可以已之辭也譏僖公不共致天變望郊之細也不郊無望可也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於帝丘衛地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晉自莊公已前不書于春秋又不言文公之入及鄭忽之殺何乎徐邈之曰晉將公之後大亂五世又鄭忽之後有子儀子亹且事出記傳而經所無殊多不告故不書鄭國相望而情志否隔存亡禍不以相關則它國之史無由得書故告命之事絕則記注之文闕此蓋内外相與之常也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國也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

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猶無備故言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唫之下其處險隘一人可以要百人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倚輪無反者倚輪一隻之輪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癸巳葬晉文公日葬危不得葬也狄侵齊公伐邾取訾樓秋公子遂帥師伐邾晉人敗狄于箕晉地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內寢小寢非正也非路寢僖公雖卒而沒於婦人之手隕霜不殺草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重謂菽也輕謂草也輕者不死則重者不死可知李梅實實之為言猶實也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繼正謂繼正卒也隱去即位以見讓桓書即位示安忍莊閔僖不言即位皆繼弒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天王使叔服來會葬葬曰會言會明非一人之辭其志重天子之禮也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薨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晉侯伐衛叔孫得臣如京師衛人伐晉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禮卿不得會公侯春秋尊魯內卿大夫可以會外諸侯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商臣繆王也髡文王之子成王也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正不正公孫敖如齊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彭衙秦地秦師敗績丁丑作僖公主作為也為僖公

主也為僖公廟作主也立主喪主於虞禮平旦而葬日中反而祭
謂之曰虞其主用桑吉主於練期而小祥其主用栗作僖公主譏
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日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
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禮親過高
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三月乙巳及晉處父
盟不言公處父伉也為公諱也諱公與大夫盟去氏公親
如晉使若與其君盟如經言郝儀父矣不書地者公在晉也何以知其與
公盟以其日也何以不言公之如晉所恥也
出不書及不致也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
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斂內大夫可以會外
諸侯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時而
言不雨文不憂雨也僖公憂民歷一時輙書不雨今文公歷四時乃
書是不勤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八月丁卯大
事于大廟躋僖公大事祫也時三年之喪未終而吉祭於太廟則其譏
自明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
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于太
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僖公閔公庶兄故文
公升僖公之主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為臣矣閔公雖小已為君矣臣不可以先君

猶子不可以先父以昭穆父祖為喻故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
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
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
尊尊此春秋之義也著祫嘗者謂以大事言之著明是祫嘗之祭也
嘗連言者祫必在秋故連嘗言之先親而後祖親謂僖公祖謂閔公也僖繼閔而立猶子
之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為喻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公子遂如齊納幣喪制未畢而納幣書非禮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
人鄭人伐沈沈潰夏五月王子虎卒叔服也
此不卒者也外大夫不書卒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
我卒之也會葬在元年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
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叔服執重任以守國秦人伐晉秋楚人
圍江雨螽于宋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
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禾稼既盡又食屋之茅茨螽死而墜
於地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冬公如晉十有二
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救
江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
以救江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其曰婦姜為其禮成乎齊也婦禮成于齊故在齊便稱婦其逆者誰也皆問之辭問者以使大夫逆例稱女而今稱婦為是公親逆與怪稱婦速故反覆推之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非責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夫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之禮不成於齊故譏公而與焉狄侵齊秋楚人滅江晉侯伐秦衛侯使寧俞來聘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僖公母風姓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君子原情不責伐用或作辭賵以早成風未葬故書早而含已晚已殯故言晚二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毛伯來會葬會葬之禮於鄙上從竟至墓主為送葬來夏公孫敖如晉秦人入鄀秋楚人滅六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夏季孫行父如陳秋季孫行父如晉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仁者惻隱不知多才者有權略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稱處父語以語之故傳曰漏言也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待諸侯會葬在鄙上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親殺者夜姑而歸罪於君明出君言而殺之罪在君也故稱君以殺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辟君也詭辭而出不以實告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此士對君言之辭晉狐夜姑出奔狄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天子以十二月朔政班告于諸侯諸侯受於禰廟孝子尊事先君不敢自專也事畢感月始而朝之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

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
朔而喪事不數也閏是叢殘之數非月之正故吉凶大事皆不用也不數所右也猶之爲言可以已也郊然後三望告朔然後朝廟既廢其大而行其細故譏之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取邑不日此
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僖二十二年公已伐邾取須句遂城郚遂繼事也因伐邾之師夏四月
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稱人以殺誅有
罪也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
秦不言出在外也輟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
也輟止也爲將而獨奔故曰逃軍狄侵我西鄙秋八月公會
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其曰諸侯略之也晉侯不盟大夫受盟既以喪娶又取二邑爲諸侯所賤不得序于會冬徐伐莒公孫
敖如莒莅盟莅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其
不日前定之盟不日也
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
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衡雍鄭地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暴鄭地公孫敖如京

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不言所至未如也未
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
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
也唯奔莒之爲信故謹而日之也歸父有罪非成公逐之者歸父殺嫡立庶宜世不長魯人逐之實得其罪但惡成公逐父之使耳不言歸父無罪也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司馬官也其以官
稱無君之辭也七年殺其大夫此實無君也令殺其司馬無人君之德耳殺其司馬奔其司城無道之甚故稱官以見輕慢宋司城來奔司城
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
舉其接我也以是來奔之始故發之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求車猶可求金甚矣不稱使者天子當喪未君也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二月叔孫得臣
如京師京大也師衆也言周必以衆與大言
之也辛丑葬襄王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
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日
之甚矣其不葬之辭也王室微弱諸侯無復往會葬晉人
殺其大夫先都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卑以
尊致病文公也夫人行例不致所以君禮致刺公寵之過晉人殺

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夏狄侵齊秋八月曹伯襄卒九月癸酉地震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冬楚子使萩來聘楚無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秦人弗夫人也言秦人弗以成風為夫人故不言夫人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見不以妾為妻之正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夏秦伐晉楚殺其大夫宜申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及蘇子盟于女栗蘇子周卿士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承匡宋地秋曹伯來朝公子遂如宋狄侵齊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敗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言其力足以敵衆傳曰長狄也

弟兄三人佚宕中國佚猶更也瓦石不能害肌膚堅強瓦石打擲不能虧損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為內諱也不重創愐病也不禽二毛敬老也既射其目又斷其首為重創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公羊傳云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何休云三國各欲為君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謂其之晉者史傳不記未知殺者誰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杞伯來朝僖二十七郕子今稱伯蓋時王所進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其曰子叔姬貴也公之母姊妹也其一傳曰許嫁以卒之也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而許嫁二十而嫁夏楚人圍巢秋滕子來朝秦伯使術來聘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稱帥師言有難釋其帥師之意時又畏莒難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邾

穀梁文公

子遂條卒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室屋壞大室屋壞者有壞道也譏不修也大室猶世室也周公曰大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伯禽曰大室羣公曰宮（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然則其實一也蓋尊伯禽而異其名）禮宗廟之事君親割（割牲）夫人親舂（舂粢盛）敬之至也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極稱言屋壞不復依違其文）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狄侵衛十有二月已丑公及晉侯盟還自晉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鄭伯會公于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潘昭公）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伯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新城宋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北斗斗有環域也（孛于大辰及東方皆不言入此言入者明斗有規郭入其魁中也）公至自會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

之也何爲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變人之主謂時邾已立貜且邾小國而言千乘者大郤克之衆）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謗師遠涉乃至城下邾以義拒然後方悟晚之日）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非力不足義不可勝）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姊妹之子曰出）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公孫敖卒于齊之國內故曰其地於外也明在他國而卒公孫嬰齊卒在竟內故曰其地未踰竟明非他國也）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舍不成君則殺者非弒也）商人其不以國氏何也不以嫌代嫌也（春秋以正治不正不以亂平亂舍不宜立有不正之嫌商人專權有當國之嫌故不書國氏明不以嫌相代）舍之不日何也未成爲君也宋子哀來奔其曰子哀失之也（言失其氏族不知何人不知是何族姓）冬單伯如齊（單伯魯大夫）齊人執單伯私罪也單伯淫于齊齊人執之齊人執子叔姬叔姬同罪也（叔姬既與單伯同罪）

而經文異執者。單伯是天子命大夫。魯人遣送叔姬。未至而與之淫。王則闕於取人之術。魯則失於遣使之宜。故經不書叔姬歸于齊。再舉齊執之文者。使若異罪然。所以為諱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以華孫奉使出盟。為好於我。故書官以見尊。錄名以存善。司馬官也。以其官稱無君之辭也。來盟者何。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夏。曹伯來朝。齊人歸公孫敖之喪。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單伯至自齊。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秋。齊人侵我西鄙。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介猶近也。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諸侯皆會而公獨不與。故恥而畧之。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其曰子叔姬。貴之也。其言來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欲其免也。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行父出會失辭。義無可納。故齊侯以正道拒而弗受。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不臣。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師丘。復行父之盟也。春齊侯不與行父盟。故復使遂修之。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僖公夫人。毀泉臺。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喪事主哀。而復毀泉臺。是以喪為緩。以文為多失道矣。緩作主。踰僖公。四不視朔。毀泉臺之類。公羊以為泉臺者是莊公所築郎臺也。自古為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若以夫人居之而薨者。但當莫處。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臺下。非正也。秦伯罃卒。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

臣如齊使舉上客而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列而數之也禮大夫爲聘介遂與得臣俱爲卿是以同倫爲副使故兩言之明無差降冬十月子卒子赤也諸侯在喪既葬之稱子卒不日故也故殺也不稱殺諱也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姜氏子赤之毋其子被殺故大歸也宣公亦文公之子其毋敬嬴惡不奉姜氏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直書姜氏之歸則宣公罪惡不聚而自顯有待貶絕而惡從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言其一人有子則共養一人有子三人緩帶共望其稷緩帶者優游之稱也一曰就賢也若並有子則就其賢謂年同也宣公不奉哀姜非此之謂故惡之宣公殺嫡子篡立非關就賢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公子遂如齊逆女不譏喪娶者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夫人不能以禮自固故與有貶夫人姜氏若其不行公得無喪娶之譏夫人無苟從之咎故責之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上謂宣公挈者謂夫氏族而直書名夏季孫

三傳穀梁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其不言氏喪未畢故略之也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遂之挈由上致之也夏季孫行父如齊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放猶屏也稱國以放放無罪也公會齊侯于平州公子遂如齊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爲賂齊也秋邾子來朝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善救陳也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列數諸侯而會晉趙盾大趙盾之事也其曰師何也以其大之也于棐林地而後伐鄭疑辭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冬晉趙穿帥師侵崇晉人宋人伐鄭伐鄭所以救宋也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獲者不與之辭也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也以三軍敵華元華元雖獲不病矣秦師伐晉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今存文誅赦人之逆志者爲書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暴暴殘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爲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爲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以盾亡不出竟反不討賊受弑君之罪忠不至故也止以病不知嘗藥受弑父之罪孝不至故也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牛無故自傷其口易牛改卜復死乃廢郊禮此事之變異公羊傳稱改卜者帝牲不吉則引稷牲而卜之其帝牲在於滌宮三月於稷者唯具視其身體無災而已不特養於滌宮不言免牛而云不郊者牛死不行免牛之禮故直言不知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譏宣公不恭致天變猶三望葬匡王楚子伐陸渾之

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及者內爲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公伐莒取向伐猶可取向甚矣以義兵討不平未若不用兵以義使平者也故曰猶可也據其討不直故云義兵也義兵之道不足故傳云猶可也莒人辭不受治也乘義取邑所以不服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爲利也秦伯稻卒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秋赤狄侵齊秋公如齊公至自齊冬楚子伐鄭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婚禮主人設几筵于廟以待迎者諸侯大夫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爲之主也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高固齊之大夫而今與君接婚姻之禮故不言逆女傳言吾子是宣公女也叔孫得臣卒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高固受使來聘而與婦俱歸故書及以明非禮叔姬歸寧當以夫來爲文高固奉命宜云來聘經總之言來故

夫婦來反馬也叔姬寧固反馬

書及爲非禮。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衞孫免侵陳。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元年救而今更侵也。趙盾元年稱帥師救陳，今直書名而已，明是惡敗前事，故不與帥師。夏四月。秋八月，螽。冬十月。

七年春，衞侯使孫良夫來盟。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大旱。冬，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不卒不宜見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蓋有疾而還。黃，齊地。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大夫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事。今遂以疾而還，失禮違命，故曰亡乎人，言不得其人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遂以疾反，而加事畢之文者，是不使遂專命還。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祭于大廟之日而知仲遂卒垂。垂，齊地。爲若反命而後卒也。先書復，後言卒，使若遂已反命于君而後卒于垂。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爲疏之也？是不卒者也。遂與宣公共殺子赤。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若書公子，則與王卒者同，故去公子以見之。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言今不然。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萬，舞名。籥，管也。以其爲之變，譏之也。內舞去籥，惡其聲聞。此爲禮變於常禮，是知其不可而爲之。戊子，夫人熊氏薨。宣公妾母。左氏作嬴氏。晉師白狄伐秦。楚人滅舒鄝。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文夫人姜氏大歸于齊，故宣公立己妾母爲夫人，君以夫人禮卒葬之，故書者不得不以爲夫人。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是己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己丑而卻期，無爲逆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庚寅，日中而克葬。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日中克葬，足乎日，故云緩也。定十五年日下昃乃克葬，故云乃，急辭也。城平陽。楚師伐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夏，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秋，取根牟。八月，滕子卒。九月，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

帥師伐陳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宋人圍滕楚人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陳殺其大夫泄冶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泄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於朝泄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泄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濟西田公娶齊齊由以為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言日不言朔食晦日則此丙辰晦之日也己巳在晦日之下五月之上推尋義例當是閏月矣己巳齊侯元卒齊崔氏出奔衛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崔杼以世卿尊權齊人惡其族令出奔既不欲其身及又不欲國立其宗後故孔子順而書之曰崔氏出奔衛若其舉族盡去之耳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六月宋師伐滕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晉人宋人衛人曹

人伐鄭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子者人之貴稱聘問也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大水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齊侯使國佐來聘饑楚子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夷陵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函狄地不言及外狄所以異之於諸夏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言人者弒君之賊人所得殺也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也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丁亥楚子入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楚子入陳納淫亂之人制其君臣俱倒上下是以夷為中國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二人與婚淫當絕而楚強納之是制人之上下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失德不葬靈公淫夏姬殺泄冶楚已討之矣故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恩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

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績功也
功事也日其事敗也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
寅楚子滅蕭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
丘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冬晉
殺其大夫先穀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夏五月壬申曹
伯壽卒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
公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
人及楚人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
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
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吾人謂大夫歸父）六月癸卯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滅國有三
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曰潞子嬰
兒賢也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王札
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伯不言其何也
（解經不言殺其大夫）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

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之非忿怒相殺
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為
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
也為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
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
此天下所以傾也秋螽仲孫蔑會齊高固於
無婁初稅畝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
（藉此公田而收其入言不稅民）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
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

田稼不善則非吏（非責也吏田畯也言吏急民使不得營私田）公
田稼不善則非民（民勤私也）初稅畝者非公之去
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
矣（履畝十取一也何休云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治公田故公家履踐案行擇
其善畝穀最好者稅取之故曰履畝徐邈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傳稱
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
焉（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外種楸桑以備養生送死）冬蝝生蝝非
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凡春秋記災未有言生者蝝之
言緣也緣宣公稅畝故生此災以責之非責也劉歆云此蚍蜉子董仲舒云蝗子）饑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邑也。夏，成周宣榭災。成周，東周，今之洛陽。宣榭，宣王之榭。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秋，郯伯姬來歸。冬，大有年。五穀大熟為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六月癸卯，日有食之。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秋，公至自會。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其曰公弟叔肸，賢之也。其賢之何也？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曰：兄弟也，何去而之？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不食宣公之食。君子以是為通恩也，以取貴乎春秋。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足以厲不軌。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繒子于繒。戕猶殘也，捝殺也。捝謂捶打殘賊而殺，地于繒，惡其臣子不能距難。甲戌，楚子呂卒。商臣子，莊王。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中國君日卒，正也；不日，不正也。今進夷狄，直舉其日而不論正之與不正，故云簡之也。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正寢也。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還者事未畢也，自晉事畢也。與人之子守其父之殯，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以奔父也。言成公棄父之殯，逐父之使，使謂歸父也。父命未反而已逐之，是與親奔父無異。至檉，遂奔齊。遂，繼事也。杜預曰：檉，魯竟外，故不言出。

二月寒。無氷可。啓則終無氷矣。無氷。正月無氷。二月無氷。當寒之時無氷，則終無氷。以敬不以陰。不志之。凡侯春時志之。不還子可知。

成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寒時無冰，當志之。今建丑之月，是寒時未終。方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甲，鎧也。作，為也。丘為甲也。使一丘之民皆作甲。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為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秋王師敗績於貿戎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諱敵使莫二也不諱敗容有過否爲親者諱敗不諱敵諱敗惜其毀折也不諱敵諸侯有列國尊尊親親之義也尊則無敵親則保全尊謂王親謂魯然則孰敗之晉也冬十月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御迓迎也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蕭國也同姓也姪子字也其母更嫁齊惠公生頃公聞於客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胥閭門名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

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爰婁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一戰緜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雍門齊城門茨蓋也侵車至海侵伐之車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謂笑其跛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言師已逼其國郤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玉甑齊滅紀故得其寶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齊侯與姪子同母異父昆弟念姪子笑使耕者皆東其畝欲以利其戎車於齊侵易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晉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利其戎車侵伐易則是以齊爲土不可請一戰一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八月壬午

宋公鮑卒。庚寅，衛侯速卒。取汶陽田。冬，楚師
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驕 丙申，
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
人、邾人、薛人、繒人盟于蜀。楚其稱人何也？於
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
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
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公得其所，謂楚稱人，申其事，謂地會
此惡 今之屈，向之驕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辛亥，葬衛穆公。三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
災。三日哭。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
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
公為無譏矣。乙亥，葬宋文公。夏，公如晉。鄭公
子去疾帥師伐許。公至自晉。秋，叔孫僑如帥
師圍棘。大雩。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冬，十
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
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其日，公

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
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以國與之
謂舉國為主。總言及，而不復者其人，亦舉國之辭。 鄭伐許。鄭從楚而伐衛之喪，
又叛諸侯之盟，故狄之。
陳氏曰：楚之伯，鄭人為之也。由齊桓以來爭
鄭於楚，桓公卒，鄭始朝楚，至辰陵，鄭率諸夏
而事楚，敗晉于邲，盟有十四國之君大夫於
蜀，皆鄭為之。微鄭，則中國無左衽矣，故狄之。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公如晉。葬
鄭襄公。秋，公至自晉。冬，城鄆。鄭伯伐許。喪未踰年
自同於正，亦譏之。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婦人之義，嫁曰歸，
反曰來歸。仲孫蔑如宋。夏，叔孫僑如會晉荀
首于穀。梁山崩。梁山，晉之望也。不言晉者，名山大澤不以封也。許慎曰：山
陽位，君之象，象君權壞。 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
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
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
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凡車將在左，御在中，有力之人在右，所以
備非常 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所用鞭我

之問行道則可遠 伯尊下車而問焉。（以其言有理知非凡人）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用忠誠之心問之）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攘功也。攘盜也。取輦者之言而行之非己之功也）秋。大水。冬。十一月己酉。天王崩。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鄭地）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公之宮廟毀已久矣故傳曰不宜立也）立者不宜立也。取鄟。鄟國也。衛孫良夫帥師侵宋。夏六月。邾子來朝。公孫嬰齊如晉。壬申。鄭伯費卒。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冬。季孫行父如晉。晉欒書帥師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不言免牛者以方改卜郊吉否未可知）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不言日。急辭也。（辭中促急不容日）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觓角（音求）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有司展察牛而即知傷是展察之道盡不能防災禦患致使牛傷故不書日以顯有司之過。觓球球然角貌。）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前已食故曰繼）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過也故言其以赦之）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郊者用牲今言免牲則不郊顯矣若言免牛亦不郊而經復書不郊者蓋爲三望起爾言時既不郊而猶三望明失禮。）吳伐郯。夏五月。曹伯來朝。不郊。猶三望。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衛地）公至自會。吳入州來。（楚地）冬。大雩。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

也。傳例云：月雩，正也；時雩，非正也。非正者，其時未窮，人力未盡，毛澤已竭，不雩則不必事，故月以明之。則經書秋八月雩、九月雩是也。既過此節，秋不書旱，則冬無為雩也。因載其禱請山川辭云：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依？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是鄭意亦以不須雩，唯有禱請而已。衛孫林父出奔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晉為盟主，齊還事晉，故使魯還二年齊所反之田。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若曰為之請歸，不使晉制命于我。晉欒書帥師侵蔡。公孫嬰齊如莒。宋公使華元來聘。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婚禮不稱主人，宋公無主婚者，自命之，故稱使。納幣不書，書者，賢伯姬，故盡其事。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天王、天子，王者之通稱。自此以上，未有言天子者，今言天子，是更見一稱。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也。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杜預曰：前五年來歸者，女既適人，雖見出棄，猶以成人之禮書之，終為杞伯所棄，故稱杞叔姬。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衛人來媵。魯將嫁伯姬于宋，故衛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不得其所，

謂災死也。共公之葬由伯姬，則共公是失德者也。傷伯姬賢而嫁不得其所。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公羊以為魯脅杞使逆其喪，左氏以為魯人請之，故杞伯來逆。此傳不說歸之所由。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剌已嫁而猶以父制盡之。不正，故不與內稱也。致女以在家之道制出嫁之女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晉人來媵。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不言戰，以鄭伯也。欒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道。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人臣以叛君為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莒帥衆民叛從楚，故變

以強不敬也無人也

文書曰以見惡楚人入鄆。秦人白狄伐晉。鄭人圍許。城中城。城中城者，非外民也。許氏曰中城者邦之內而官之外也不脩政而重險自固不能衞其民人故曰外民也

十年，春，衞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爲通有貫行則書弟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郊時極於三月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伐鄭。齊人來媵。媵伯姬也丙午，晉侯獳卒。秋，七月，公如晉。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夏，季孫行父如晉。秋，叔孫僑如如齊。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上謂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下謂今周公出奔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謂王既書出居于鄭今復云周公出奔晉是上下皆有失也夏，公會晉侯、衞侯于瑣澤。秋，晉人敗狄于交剛。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不使夷狄敵中國夷狄不日。以再敗狄師甚之故惡於此冬，十月。

[illegible]僑如之名由成公不能遂而使大夫專不在僑如也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三月，公如京師。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將會晉伐秦過京師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因其過朝故正其文若使本自往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言受命不敢叛周也。使若既朝王而王命已使伐秦故周謂尊征伐曹伯盧卒于師。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閔其在外而死秋，七月，公至自伐秦。冬，葬曹宣公。葬時，正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夏，衞孫林父自晉歸于衞。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鄭公子喜帥師伐許。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上謂成公冬，十月，庚寅，衞侯臧卒。秦伯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衞定公。三月，乙巳，仲嬰齊卒。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此襄仲遂之子據實公孫子

由父疏之也。父不言公子，則子不得稱公孫，罪由父故。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此伯討之文也。今以侯執伯，明執之不以其罪。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明晉之私。公至自會。夏六月，宋公固卒。楚子伐鄭。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賢崇伯姬，故書共公葬。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左氏以爲背其族。公羊以爲譖華元。貶之。宋魚石出奔楚。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會又會，外之也。再書會，殊外夷狄。許遷于葉。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劉向云：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卿大夫之象。此是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得雨而冰也。徐邈云：五行以木爲介，介，甲也。木者少陽之精，如君大臣之象；冰者兵之象。今冰脅木，君臣將見執之異。根枝折者，象禍害速至也。雨而木冰也。雨著木成冰。志異也。傳曰：根枝折。夏四月辛未，滕子卒。鄭公孫喜帥師侵宋。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此言敗者目傷。晦者是月盡日也。手足偏斷尚謂之敗，目在首，重於手足，故亦爲敗也。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側。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公至自會。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曹伯歸自京師。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國也。歸爲善，直言歸，而不言其國。曹伯歸自京師，不言于曹。自其歸，次之。若蔡季自陳歸于蔡，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今曹伯執，以其無罪，故出入不名，見其不失國也。凡諸侯有罪，失國出書名，入書名。傳故詳發於此別之。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今言舍者，以公在苕丘故也。執者致，而不致，

一事謂君公之子蕃在又不致云季孫行父至自晉

公在也。在在莒丘也。何其執而辭也。問何故書執而言舍之。又不致之。又辭邪。猶存公也。時行父雖爲首所執。猶欲存公之所在。故不致行父。又言舍之。皆所以見公在若丘。存意公亦存也。同存可知公所在乎。公存也。知公在若丘。但存此二事。即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禮。大夫去。君掃其宗廟。不絕其祀。身雖出奔。而君遇之不失正。故詳而紀之。明有恩義也。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公至自會。乙酉。刺公子偃。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徐邈云。偃爲僑如所譖。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秋。公至自會。不曰至自伐鄭者。公不周乎伐鄭也。周。信也。公遍諸侯。爲此盟。所意不欲更伐鄭。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復會。謂冬公會單子等是。不周乎伐鄭。則何爲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舍已從人。遂伐鄭。齊高無咎出奔莒。九月辛丑。用郊。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

九月秋末既用夏正可知又譏

梁似以夏正紀事

始。蓋不可矣。郊。春事也。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傳曰。四月不時。今言可者。秋末之不可。故以是爲猶可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言一事闕。則不可祭。何得九月用郊。理不通也。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將伐鄭。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蜃。魯地也。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嬰齊實以十月壬申日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壬申在十一月下也。先君後臣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公羊之意。以爲臣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此云致公而後錄其卒。是與公羊異。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邾子貜且卒。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自禍於是起矣。厲公見殺之禍。楚人滅舒庸。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以州蒲二

年之間殺四大夫故於此發惡例也齊殺其大夫國佐公如晉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彭城宋邑魚石十五年奔楚經稱復入者明前奔時入彭城以叛也今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言復入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築鹿囿築牆爲鹿地之苑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己丑公薨于路寢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冬楚人鄭人侵宋晉侯使士魴來乞師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丁未葬我君成公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繫彭城於宋者不與魚石正也魚石得罪于宋成十五年奔楚十八年復入于彭城然則彭城已屬魚石今猶繫宋者崇君抑叛臣也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鄭地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九月辛酉天王崩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鄭師伐宋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寅鄭伯睔卒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其曰衛甯殖如是而稱于前事也初衛侯速卒鄭人侵之故衆甯殖之報以則備于前事不書晉宋之將以慢其伐人之喪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諡也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若言中國焉，內鄭也。虎牢鄭邑不繫虎牢於鄭者，如中國之邑也。僖二年城楚丘，傳曰：楚丘者何？衛之邑也。國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封衛也。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地。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陳侯使袁僑如會。如會，外乎會也，外乎會者，明本非會內也，諸侯已會乃至耳。於會受命也。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及以及，與之也。諸侯在會而大夫又盟，是大夫執國之權。凡君之禮，陳君不會，袁僑受使來盟，袁僑之盟得其義也，故再言及，明獨與袁僑，不與諸侯之大夫。諸侯以為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國權。曰袁僑，異之也。釋不但總言及諸侯之大夫而復別言袁僑者，是異袁僑之得禮。公羊以為重言及者，為其與袁僑盟也。大夫君在而私盟，故謂之彊也。秋，公至自晉。冬，晉荀罃

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夫人，襄公母也。姒，杞姓。葬陳成公。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定諡。冬，公如晉。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叔孫豹、繒世子巫如晉。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外相如不書，為魯事往，故同於內。左氏謂請繒于晉以助己出賦也。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善稻，吳地，左氏作善道。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教殊俗，故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本俗言。善稻，吳地，嫌從夷號，故重發之。大原晉地，接狄之竟，名曰大鹵，恐從狄名，故更發其例。蚡泉魯地，莒從夷俗，但狄人謂蚡泉為失台，莒不得與真夷狄同，故亦須發例也。名從主人者，越為於越，左氏云壽夢之卿是也。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繒人于戚。繒以外甥為子，曾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公至自會。冬，戍陳。內辭也。不言諸侯，是魯戍之，受晉命戍陳。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公會晉侯

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善救陳也（公能救中國而攘夷狄故善之）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秋葬杞桓公滕子來朝莒人滅繒（莒是繒甥立以為後非其族類神不歆其祀故言滅）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繒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繒非滅也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七年春郯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小邾子來朝城費秋季孫宿如衛八月螽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鄬鄭地）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操鄭地）未

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狄之民不欲使夷狄之臣得弒中國之君故去弒而言卒使若正卒然）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陳侯逃歸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鄭伯欲從中國而罹其凶禍諸侯莫有討心於是懼而去之背華即夷故書逃以抑之）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往月危月也鄭伯歸晉受禍陳侯畏楚逃歸明晉之不足可恃而公往朝危之道故書月也）夏葬鄭僖公鄭人侵蔡獲蔡公子濕（獲者不與之辭侵者所以服不義無相獲之道）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公子病不任為將帥故獲之）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以公在晉未及告公大夫為會故云失正也）公至自晉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災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故猶先也孔子之先宋人夏季孫宿如晉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鄭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耻不能據鄭也戲盟還而楚伐鄭故耻不能終有鄭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柤楚地殊會吳者復夷狄故夏五月甲午遂滅傳陽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時實吳會諸侯滅傳陽恥以中國之君從夷狄之志公至自會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滅中國自諸侯之一青爾從夷狄而滅人則中國不復存矣中國有善事則并焉如僖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并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汲猶引也鄭伯髡爲臣所弒而不書弒此引而致於善事逃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楚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秋莒人伐我東鄙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序滕薛之上蓋驕蹇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鄭伯不能修政刑以致盜殺大夫惡其君以致盜也故云不以上下道戍鄭虎牢不稱其人則魯成也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絕而棄外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作爲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魯有二軍今云作三軍增置中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京城北鄭地公至自伐鄭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傳例曰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此言不以後致謂會在伐後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蕭魚鄭地。公至自會。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鄭與會而服中國。喜之故以會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舊解挈猶傳也。行人傳國使命。故云挈國之辭也。或以挈爲擧。亦通。冬。秦人伐晉。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邰。伐國不言圍邑。擧重也。伐國重。圍邑輕。擧重可以包輕。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不足書而今書。蓋爲下事起。季孫宿帥師救邰。遂入鄆。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夏。晉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夏。取邿。公羊以邿爲邾婁之邑。左氏爲國也。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共王。冬。城防。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向鄭地。何休月者剌諸侯委任大夫。二年之後。君若贅旒然。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宫括鄭公

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己未。衛侯出奔齊。衎結怨於民。自棄於位。君弑而歸。與弑逆謀。故出入皆日以著其惡。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夏逆王后于齊。劉采地。夏名。書名則非卿也。天子無外。所命則成。故不言逆女。過我。故志之也。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至遇而齊師已退也。遇魯地。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郛郭。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鄙。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會。

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寗殖
宋人伐許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大雩冬叔
孫豹如晉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𥃩卒宋人伐陳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九月大雩宋華
臣出奔陳冬邾人伐我南鄙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稱
行人怨接於上也 怨其君而執其使稱行人明使人耳罪在上也 秋
齊侯伐我北鄙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同圍齊非圍而曰圍齊有大焉亦有病焉 齊若
無罪諸侯豈得同病之 非大而足同焉 齊非大國諸侯豈足同共圍之
諸侯同罪之也亦病矣 諸侯同罪大國是不量力必爲大國所讐
則亦病矣 曹伯負芻卒于師閔之也楚公子午帥
師伐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前年同圍齊之諸侯
也祝柯齊地 晉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春秋之義

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
以會致祝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
何爲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
其地 同與邾圍齊而晉執其君魯取其地此與盟後復伐無異 取邾田自
漷水 以漷水爲界 軋辭也 軋委曲隨漷水言取邾田之多公羊以爲漷水
移入邾界魯隨而有之今云軋辭者經言自漷水者委曲之辭也言取邾田委曲隨漷水
爲界之辭言其多也 其不日惡盟也 謂執君取地 季孫宿如
晉葬曹成公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
辛卯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
侯卒乃還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
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爲
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
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
之也然則爲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
乎介 除地爲墠於墠張帷反命于介介歸告君君命乃還不敢專也 八月丙
辰仲孫蔑卒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
公子嘉冬葬齊靈公城西郛叔孫豹會晉士
匄于柯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
澶淵衛地秋公至自會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
其大夫公子濕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之弟
光出奔楚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
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與書弟明其親也親而奔逐之
所以惡陳侯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漆閭
丘來奔以者不以者也人臣無專祿以邑叛之道來奔者
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
敵也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
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年與二十四
年皆頻月日食歷無頻食之理漢書高祖本紀亦有頻食曹伯來朝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
商任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夏四月秋七

月辛酉叔老卒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于沙隨公至自會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三月
己巳杞伯匄卒夏邾畀我來奔葬杞孝公陳
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及慶寅慶寅累也陳侯之弟光自楚歸于陳
光及稱弟言無罪明矣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晉地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

晉次于雍渝言救後次非救也豹本受君命救晉中道不能故先言救而後言次
己卯仲孫速卒冬十月乙亥臧
孫紇出奔邾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正其有罪遽
伯玉曰不以道事其君者其出乎必不見容晉人
殺欒盈惡之弗有也不言殺其大夫是不有之以為大夫齊侯
襲莒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仲孫羯帥師侵齊
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齊
崔杼帥師伐莒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傳鍼宜咎出奔楚叔孫豹如京師大饑五穀不升爲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康虛五穀不升謂之大侵侵傷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侯射侯也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周書曰大荒有禱無祀此大侵之禮也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五月齊崔杼弒其君光莊公失言淫于崔氏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會于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公至自會衛侯入于夷儀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飾城若修守備請罪問所以爲闕致師之意吳子謁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非責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父立以爲君則子宜君之以明正也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日歸見知弒也書喜弒君衎可言歸衎實與弒故錄日以見之辛卯弒君甲午便歸是待弒而入故得速也不言入以明歸罪于甯喜也夏晉侯使荀吳來聘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

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衞殺其大夫甯喜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 若獻公以喜有弒君之罪而殺則不宜既入以爲大夫而得殺之明以他故 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 獻公即衎也書甯喜弒其君則喜之罪不嫌不明今若不言喜之無罪而死則獻公之惡不彰 衞侯之弟專出奔晉專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已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 言君本使專與喜爲約納君許以寵賂今反殺之獻公使專失信故稱弟見獻公之惡也 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衞 恥失信 專之去合乎春秋 何休曰甯喜本弒君之家獻公過而殺之小負也專以君之小負自絕非大義也何以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湨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 不衆往爪 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 諸侯大夫爲恭故歸功趙武也

何氏說得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氷夏衞石惡出奔晉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冬齊慶封來奔十有一月公如楚 書月者何休云危公朝夷狄二十九年公自至楚傳云喜之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閔公也 閔公爲楚所制故存録 夏五月公至自楚喜之也 遠之蠻國喜得全歸 致君者殆 危 其往而喜其反此致君之意義也 庚午衞侯衎卒閽弒吳子餘祭閽門者也寺人也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弒吳子餘祭仇之也 怨仇餘祭故弒之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衞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古者天子封諸侯其地足以容其民其民足以滿城以自守也杞危而不能自守故諸

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諸侯亂致出大夫大夫能同恤災危故曰變之正）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杞復稱子蓋時王所黜）吳子使札來聘（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吳子來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春秋賢者不名而札名者許夷狄不一而足唯成吳之尊稱直稱吳則不得有大夫）秋七月葬衛獻公齊高止出奔北燕其曰北燕從史文也（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閒北燕姬姓在晉之北時有直言燕者故仲尼從史文也）冬仲孫羯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書王必上繫于春下統于月此書王以治蔡般之罪蔡非以錄遠罷之聘）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其不日子奪父政是謂夷之（比之夷狄故不日也）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其見以災卒奈何伯姬之舍失火左右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儀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左右又曰夫人少辟火乎伯姬曰婦人之義保母不在宵不下堂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詳其事賢伯姬也天王殺其弟佞夫傳曰諸侯且不首惡況於天子乎君無忍親之義天子諸侯所親者唯長子母弟耳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王子瑕奔晉（不言出周無外）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也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不言大夫惡之也冬十月葬蔡景公不日卒而月葬不葬者也卒而葬之不忍使父失民於子也（子謂般也夫葬者臣子之事也景公無子也不可謂無民有民則罪歸於子書葬不忍使父失民於子）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衆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償其所喪財故雖不及災時而猶曰救災更音庚償也左氏以為不歸宋財故貶）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

武楚屈建之力也。[此歸宋財亦是趙武爲之。以其息師故得憂災恤患。是以連言之耳。]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楚宮非正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襄公太子。]子卒日。正也。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子來會葬。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昭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繼正即位。正也。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郭。二月。取鄆。[鄆。莒邑。言取者。叛戾不服。公羊曰不聽也。何休云。不聽者叛也。]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六月丁巳。邾子華卒。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傳曰。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襄五年註詳矣。]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出奔吳。[展篡踰年不稱爵者。不爲內外所與也。不成君。故但書名。]叔弓帥

師疆鄆田。疆之爲[言猶竟也。爲之境界。鄆。魯邑。公羊以爲與莒接竟。故帥師疆。莒故以師正其界。]葬邾悼公。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卷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冬。公如晉。至河乃復。[乃者亡乎人之辭。刺公弱劣。受制彊臣。]恥如晉。故著有疾也。[公凡四如晉。季氏訴公于晉侯。使不見公。公懼不利于己。故公托至河有疾而反。以殺恥也。十二年傳曰。季氏不使遂乎晉。與此傳互文以見義。]季孫宿如晉。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季孫宿也。[明晉之不見宿之所爲。季孫宿以七年卒。十二年謂君者意如。見其累世同惡。故傳重明之。]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秋。小邾子來朝。八月。大雩。冬。大雨雹。北燕伯款出奔齊。其曰北燕。從史文也。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雪。[雪或爲雹。公羊氏作雨雹。]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靈王始會諸侯。]楚人執徐子。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衆國之君傾衆悉力以伐彊敵。內外之害重。故

謹而日之孰齊慶封殺之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時殺慶封自于鍾離實不入吳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據已絕于齊爲齊封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弒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弒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弒其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遂滅厲遂繼事也九月取繒襄六年莒人滅繒今又云取者彼以立莒之公子爲後故以滅言之其實非滅故今魯得取之不云滅而言取者諱故以易言之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貴復正也魯有次國舊二軍襄十一年立三軍今毀之故曰復正楚殺其大夫屈申公如晉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以其方向內也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

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竊地之罪重故不得不錄其人秋七月公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蕡泉蕡泉莒地狄人謂蕡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秦伯卒左氏以爲同盟則名同盟而不名皆從赴公羊以爲秦伯不名者秦夷也左氏未同盟故不名也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葬秦景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宋華合比出奔衛秋九月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冬叔弓如楚齊侯伐北燕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平者成也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平者善事也爲之而不得已而爲之是亂道也故釋之爲成言成亂之辭耳三月公如楚叔孫婼如齊蒞盟蒞位也內之前定之辭謂之蒞外之前定之辭謂之來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鄉曰衛齊惡在元年今曰衛侯惡此何爲君臣同名也君子不

尊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不奪人名，謂親之所名。明臣雖欲改君，不當聽也。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重父命也。父受命名于王父，王父卒則聽王父之命名之。若卒哭而後，無容得斥君名，益捨名而稱字耳。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鄉曰陳公子招，在元年。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盡其親，謂既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前稱公子，明有先君之親；今變文言弟，彰是今君之親。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此稱弟，惡招親殺世子，故稱弟以惡招也。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干姓，徵師名。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於上也。秋，蒐于紅。魯地。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蘭，香草也。防，為田之大限。置旃以為轅門。旃，旌旗之名。轅門，卬車以其轅表門。以葛覆質以為槷。質，椹也。槷，門中臬。葛或為罽。槷，門橛也。椹，擬也。褐，毛布也。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流旁握，謂車兩轊頭各去門邊空握，握四寸也。轚挂則不得入門。轚，古帝反，注也。劉兆云：往也。轊音衛，車軸頭也。挂音卦，礙也。車軌塵，塵不出轍。馬候蹄，發足相應，遲疾相投。揜禽旅，揜取衆禽。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不失馳騁之節。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戰不逐奔之義。面傷不獻，嫌誅降。不成禽不獻。惡虐幼小。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取三十以共乾豆、賓客之庖。射宮，澤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射以不爭為仁，揖讓為義。質者，中門之木椹，恐傷馬足，故以毛布覆之。毛詩傳云：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槷。握，四寸也。轚謂挂者。流旁握者，謂建旃表門之旒，旁去車之兩輪各一握也。車轍塵，謂驅車塵不出轍。馬候蹄，四蹄皆發，後足躡前足而相伺候。揜禽旅，衆也，謂揜取衆禽。雖揜衆禽在田，則簡其齊爾之流而放之，射訖則釋其面傷之徒不獻之，以習軍禮，則亦不揜禽之義也。陳人殺其大夫公子戈。大雩。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惡楚子也。惡其滅人之國，放有罪之人，又殺無辜之臣，故實是楚子而言師。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公也。滅國不葬，閔楚夷狄以無

道滅之故書葬以存陳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許遷于夷。以自遷爲文而地者許復見也

夏四月陳火。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戊子晉侯彪卒。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

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也胡女也

大蒐于比蒲。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憖。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謚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此子也諸侯在喪稱子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一事擧注而志之也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公子遂以去公子爲挈燕伯以書名爲挈者臣宜書名故須去公子乃爲挈不可名而以臣名君者不待去燕伯則爲挈也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季孫氏不使遂乎晉也。不言意如而云氏者欲見累世諂公故也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虎。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楚子伐徐。

晉伐鮮虞。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鮮虞姬姓白狄也地居中山故曰中國夷狄謂楚也今又伐徐晉不糾合諸侯以遂前志舍而伐鮮虞是楚而不如也故狄稱之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溪。

自晉晉有奉焉爾。歸而弒不言歸言歸非弒也。傳例曰歸爲善自某歸次之然則弒君不得言歸比不弒之驗也

歸一事也弒一事也而

遂言之以比之歸弒比不弒也。歸弒其事各異自別宜書之。而今連言之是比之歸遇君弒爾比不弒之二驗也弒君者日，不日。

比不弒也。此不日比不弒之三驗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稱人以殺，謂若衛人殺祝吁于濮是也。今比實不弒，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實有弒君之罪，則人人皆欲殺，宜稱人以殺之。今言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明棄疾所殺非弒君之人。此之不弒四驗也比之不弒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弒。若比欲取國而殺君者，當直云楚比弒其君虔，不應言公子也。若衛祝吁弒其君完，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之類也。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今棄疾殺之，又言殺公子比，不言弒其君，是比無欲為君之嫌。春秋不以嫌代嫌。不以亂治亂之義棄疾主其事，故嫌也。比實無弒君之罪，而主殺之者，是棄疾欲為君之嫌。比歸稱公子，今棄疾殺之，亦云公子，不言弒其君，是比無欲為君之嫌，異于無知、祝吁之類也。此亦不稱君，未踰年之主，例不得稱君。稱公子則異于祝吁之類。若成棄疾之罪，亦應稱君。故范決其不言弒其君也。春秋不以嫌伐嫌者，謂比歸而遇弒，雖則無嫌，棄疾之意亦以比欲為君之嫌而殺之，是棄疾以比為嫌。棄疾殺比而自立，亦是嫌也。今棄疾不以國氏者，不以嫌伐嫌故也。若以嫌伐嫌，而當云楚棄疾殺公子比也。但由不以嫌伐嫌，故存棄疾之氏耳。棄疾主其事，故嫌也。主其事

者主殺比之事也。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以公再如晉不得入，故不肯與盟。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善其會盟，因楚有難而反陳蔡之君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以公不與盟故公至自會。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八年楚滅陳，十一年楚滅蔡，諸侯會而復之，故言歸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二國獲復，此盟之功也，故於其歸追述前盟，謹日之意，以美諸侯存亡繼絕。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冬十月，葬蔡靈公。變之不葬有三。變之謂改常禮，春秋之常，小國夷狄不葬失德不葬。無君道。弒君不葬。謂不討賊，如無臣子滅國不葬。無臣子也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成諸侯興滅繼絕之善，故葬之公如晉，至河乃復。吳滅州來。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三月，曹伯滕卒。夏四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冬，

莒殺其公子意恢言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曹叔振鐸文王之子武王封之于曹在甸服之內後削小爾莒已姓東夷本微國小國無大夫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君在廟中祭作樂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以聞可乎大夫

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大夫與君一體情無疑一祭祀雖重以卒告君君當哀其喪而止祭不得以輕廢重故死可以闕也夏蔡朝吳出奔鄭蔡大夫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冬公如晉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楚子不名戎蠻子非中國故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戎冬有星孛于大辰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劉向曰大辰者大火也不曰孛于大火而曰大辰者謂濫于蒼龍之體不獨加大火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長岸楚地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楚人及吳戰于長岸進楚子故曰戰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者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為四國災也六月邾人入鄅秋葬曹平公冬許遷于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責不嘗藥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止自責曰我與弒君之人同罪於是致君位於弟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就其有自責之心故以備禮責之己卯地震秋齊高發帥師伐莒冬葬許悼公日

卒時葬不使止爲弑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剪髮以爲飾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許君不授子以師傅使不識嘗藥之義故累及之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自鄸者專乎鄸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明曹君無道致令其奔非會之罪故書公孫以善之秋盜殺衛侯之兄輒盜賤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經不書衛公子而目言衛侯之兄者惡其不能保護其兄乃爲盜所殺故稱至賤殺至貴然則何爲不爲君也嫡兄宜爲君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綦楚謂之踂衛謂之輒綦連併也踂女輒反聚合不解也輒如絆縶也冬十月宋華亥向甯華定出奔陳十有一月辛酉蔡侯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夏晉侯使士鞅來聘宋華亥向甯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自陳陳有奉焉爾入者內弗受也其曰宋南里宋之南鄙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言不作亂作亂不得言叛言叛非作亂也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八月乙亥叔輒卒叔弓之子冬蔡侯東出奔楚東者東國也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父執而用焉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是也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奔鄰國惡莫大焉

公如晉至河乃復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宋華亥向甯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自宋南里者專也專制南里大蒐于昌間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在夏之末承秋之初尚可以蒐承春之首不可之甚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尹氏立子朝劉氏單氏立王猛俱未定也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直言王猛不言王子是有當國之嫌秋劉子單子以王

猛入于王城。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内弗受也。猛非正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不卒者也。未成君也其曰卒，失嫌也。猛奔有當國之嫌，其卒則失嫌，故錄之。當國以王爲國君言齊晉。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癸丑，叔鞅卒。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晉人圍郊。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以罪出奔，又奔讎國，故不葬。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甫。雞甫楚地胡子髡、沈子盈滅。國雖存，君死曰滅。獲陳夏齧。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君師不敗，則君無由滅也。賢胡沈之君死社稷。獲陳夏齧。獲者，非與之辭也。賢夏齧雖獲不病，以其得衆也。上下之稱也。君死曰滅，臣得曰獲，君臣之稱。天王居于狄泉。敬王辟子朝，狄泉周地。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天子踰年即位稱王，敬王踰年而出，故曰始王。雖不在國，行即位之禮。王者以天下爲家，故居于狄泉稱王。尹氏立王子朝。立者，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怪不直名而言王子別嫌乎尹氏之朝也。若但言尹氏立朝，則嫌朝

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別之。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婼至自晉。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直名而已，所謂君前臣名。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冬，吳滅巢。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夏，叔倪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衞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有鸜鵒來巢。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鸜鵒不渡濟，非中國之禽，故曰來。鸜鵒穴者而曰巢。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或曰增之也。其實不巢也，或說非也。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九月，乙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齊侯唁公于野井。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范甯[illegible]非責也[illegible]君之[illegible]其責遠矣謂不但責尹氏三人蓋遠責諸侯附楚不誅子朝而使之奔故曰奔直奔也楚子朝之舅於周為讐國也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邡公[illegible] 為訪訪謀也，言宋公所以卒于曲棘者，欲謀納公。十有二月，齊侯取鄆。取鄆以居公。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齊侯唁公于野井。居于鄆者，公在外也。明公實在外，故言居于鄆。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崇君之道。夏，公圍成。孟氏邑。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崇大其事。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公至自會，居于鄆。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周有入無出也。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遠矣，非也。范甯曰：謂不但責尹氏三人，蓋遠責諸侯附楚不誅子朝，而使之奔，譬諸侯之罪大矣，故曰奔，直奔也。謂諸侯緩追逃賊，任其奔而無所忌憚也。楚，子朝之舅，於周為讐國也。奔，直奔也。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在外也。夏四月，吳弒其君僚。楚殺其大夫郤宛。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邾界我鄙，其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族之人俱以魯為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悉書之以示譏也。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不得入于晉。乾侯，晉地。公在外也。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至，不得見晉侯故。齊侯使高張來唁公。野井，齊地，今來唁公于鄆，鄆是魯地，而言唁，言不得入于魯也。唁公不得入于魯也。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倪卒。季孫意如曰：叔倪無病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非我罪也。言叔倪欲納公，無病而死，此皆天命使魯無君而奪公之出，非我罪。秋七月。冬十月，鄆潰。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譏公也。昭公出奔，民如釋重負。非但季氏之罪。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中國猶國中也鄆是魯地不存公乾侯爲晉地明公去魯竟而入于晉界不復重還遂卒于外故傳以有故釋之所以閔公)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櫟于適歷(晉地)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櫟唁公于乾侯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秋葬薛獻公冬黑肱以濫來奔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邾以濫邑封黑肱故別之若國)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黑肱不繫邾嫌其專地不責叛罪辭故言來奔不言叛罪自顯也)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太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祭謂郊上帝號謂稱王)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

元年春王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此其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爲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謂昭公在外故)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見授後君乃受故須柩在殯乃言即位)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爲戊辰之日然後

即位也（癸亥去戊辰六日，怪不即位。）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諸侯五日而殯，今以君始沉之禮治之，故須殯而後言即位。）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兩楹之間，南面之君聽治之處。）内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欲有所見。）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厲，危也。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即位，危故日之。）於厲之中又有義焉（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雖爲天子所召，不敢背殯而往，況君喪未殯而行即位之禮以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爲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凡地之所生謂之毛。）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爲雩之正何也？

叙事則可，參重明輕則不可

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爲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爲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爲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托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詒托猶假寄。天尊不敢指斥，故請其屬神考。）立煬宮（煬宮，伯禽子廟，毁已久。）立者，不宜立者也。冬十月，隕霜殺菽。未可以殺而殺，舉重（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不殺草則不殺菽，亦襄傳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是也。）其曰菽，舉重也（菽易長而難殺，故以殺之爲重。重者殺，則輕者死矣；輕而不死，重者不殺，居然可知。）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其不日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始災者兩觀也，今以災在

此段甚奇，别是一妙格

其辭曰：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故？不敢煩民，請命願撫萬民，以身塞無狀。此請上公之辭也。

韓子曰：隕霜不殺菽。十月隕霜，則夏八月不宜隕霜。只隕霜二字已足明記異矣，又加殺菽二字何爲？恐韓非之言爲是。韓非近秋[illegible]，甚可信。

兩觀下使若兩觀始災者不以雉門觀災先言雉門尊尊也秋楚
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言新有舊
也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
之何也謂更廣大之不合法度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改舊雖不合正修飾美好之毫差可以雉門觀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定立三年始朝於晉晉責
其緩不受其朝公懼而反故危錄之三月辛卯邾子穿卒夏四
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
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
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
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
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
于皐鼬後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
公長獫楚竊於侵之故復者更謀也楚當時固削弱矣諸侯侵之易可得志今一會之中
十有九國衆力之彊足以復楚不敢深入淺侵郊竟則責諸侯之疑居然可曉杞伯
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
月公至自會劉卷卒劉采地此不卒而卒者賢

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
天王崩爲諸侯主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嘗以賓主之禮相接能爲
諸侯主所以爲賢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
圉帥師伐鮮虞葬劉文公冬十有一月庚午
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舉楚師敗績吳
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
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
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柰何子胥
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
之甚勇之甚子胥匹夫乃欲復讎於國君其孝甚大其心甚勇爲是
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
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
讎臣弗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於楚有美裘
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
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
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
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
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

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據實救蔡。夷狄漸進，未同於中國，故不言救。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楚。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楚無能抗禦之者，若曰無人也。何以不言滅也？據宗廟既毀，樂器已徙，則是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柰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吳勝而驕，楚敗而奮。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楚復立也。何以謂之吳也？據戰稱子。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爲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蔡侯比年在楚，又爲楚所伐，饑，故諸侯歸之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

不言歸之者主名，若獨魯也。義邇也。言此是邇近之事，故不足具列諸侯。於越入吳。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意如逐昭，而日卒者，明定之得立由乎意如，春秋因定之不惡而書日，以示譏，亦猶公子翬非桓之罪人，故於桓不日。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冬，城中城。城中城者，三家張也。三家侈張，故公懼而修內城。或曰非外民也。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以，重辭也。衛人重北宮結。齊以衛重北宮結，故執以侵之，若楚執宋公以伐宋。凡言以，皆非所宜以。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三月，公至自侵齊。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曹

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貴復正也。(文公逆祀。今還順。)盜竊寶玉大弓。寶玉者封圭也。(始封之圭)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武王征伐之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亡失也)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杜預曰弓玉國之分器也。得之足以爲榮。失之足以爲辱。故重而書之。)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國之大寶陪臣專之恥甚而不目其地夫以千乘之國而受辱於陪臣雖得爲榮書地則恥)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離會不致。何爲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爲危之也。其危柰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爲來爲。命司馬止之。(司馬主兵之官)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爲。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

(優施乃彩容孔子之武)

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爲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弟辰暨宋仲佗石彄出奔陳。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

自陳入于蕭以叛。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未失其爲弟之道故書弟以罪宋公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蕭宋地入者，内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冬，及鄭平。叔還如鄭莅盟。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猶取也。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黃。十有二月，公圍成。非國言圍，圍成，大公也。以公之重而伐小邑則爲恥深矣故大公之事而言圍使若成是國然。公至自圍成。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邊謂相接

十有三年，春，齊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趙鞅自入己邑不從外入入者内弗受也以其無君命於義不受非實叛故下書歸明之非叛而書叛者叛非真叛也。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地謂晉陽也蓋以晉陽之兵還正國也公羊傳曰逐君側之惡人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薛弒其君比。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晉趙陽出奔宋。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使石尚來歸脤。脤祭肉天子祭畢以之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共福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辭猶書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欲著名于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天王不行禮於魯失正矣今由石尚而歸脤美之故曰貴復正也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

弭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大蒐于比
蒲。邾子來會公。城莒父及霄。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至死。不敬莫大焉。定公不敬最大。故天災最甚。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非正也。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邾子來奔喪。喪急。故以奔言之。秋七月壬申。弋氏卒。妾辭也。不言夫人薨。哀公之母也。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邾滕魯之屬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戊午。日下稷。乃克葬。稷。昃也。下昃謂脯時。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辛巳。葬定弋。左氏作定姒。冬。城漆。

哀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久不見者。衰微也。定六年鄭滅許。今復見者。自復也。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此該之變而道之也。該。備也。春秋書郊終於此。故於此備說郊之變。變謂郊非其時。或牲被災害。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展道盡。所以備災之道不盡。故致天變。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自正月二月三月。此三春之月。是郊天之正時也。若夏四月五月以后。皆非郊月。然則譏是春事也。始郊在四月五月之中。則是以夏始承春。其過差少。若郊在九月之中。則是以秋末承春。其過極多。亦以承春遠近。為過之深淺也。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在成十七年。郊三卜。禮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所謂三卜也。求吉之道三。故曰禮也。四卜。非禮也。僖三十一年。襄十一年。皆四卜。五卜。強也。成十年五卜。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宣三年。郊牛之口傷。以牛自傷。故加之之言緩辭。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為牛者異。巳卜日成牲而傷之曰牛。未卜日未成牲之牛。二者不同。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巳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災傷不復以郊。怪復卜免之。禮

夷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嘗置之滌宮名之爲上帝牲矣故不敢擅施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庀具也待其後牲然後復須卜已有新牲故也周禮曰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祭祀之牛牲繫焉然則未左右時監門者養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牲有變則改卜牛以不妨郊事故不言其變）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至郊時然後言其變重其妨郊也）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享者飲食之道牲有變則改卜牛郊日已過庀繫之禮雖小不備合時得禮用之可也）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三月謂十二月正月二月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常事不書）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意欲郊而卜不吉故曰不從郊必用上辛者取其新潔莫先也）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取東田漷東未盡也及沂西田沂西未盡也（漷沂皆水名邾則知其未盡也日以其言東西）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季孫不得田故不與盟）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葬蒯聵之亂故也）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國夏首兵則應言衛戚今不言者辟子有父也子有父者戚繫

衛則為大夫屬于衛于圍父者謂人倫之道絕故以齊首之。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遠祖恩無差降如一，故不言及。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稱帥師有難。宋樂髡帥師伐曹。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稱人以放，放有罪也。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本君臣也而以盜殺為之異不以上下道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弑蔡侯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襄七年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故曰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是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十二年冬盜殺陳夏區夫是。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陽貨取寶玉大弓是。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殺蔡侯申者是。蔡公孫辰出奔吳。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殷都于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為屏蔽，取其不得通天。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不使上通天也。緣有屋故言災。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不書弑君之賊而昭公書葬，使若弑者實盜，微賤小人，雖討訖不足錄。葬滕頃公。

道也疾盜不君也本弑也而以自卒為文是不以弑道道也著中國諱也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不正其閏也。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弑其君荼。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先君已命立之，於義可以拒之。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于荼也。陽生篡國，故不言公子，不使君荼，謂書陳乞弑君爾。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夏，公會吳于繒。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惡其不能死社稷。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謂天王狩于河陽，天王出居于鄭。有臨一國之言焉，宣九年辛酉，晉侯卒于扈，傳曰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有臨一家之言焉。家謂采地，若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宣四年劉卷卒，其毛劉皆采邑名。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吳伐我。夏，齊人取讙及闡。內不言取，言取，授之也。以是為賂齊。前年伐邾，以邾子益來，益齊之甥也，畏齊，故賂之。惡內也。歸邾子益于邾。以齊故也。益之名，失國也。於王法當絕，故。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歸邾子故，亦還其賂。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以師之重，而宋以易得之辭言之，則鄭師將劣矣。本由君不任其才，故為鄭國病患。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伐齊。惡事不致，公會夷狄伐齊之喪，而致之何也？傳曰不致則無以見公惡事之成也。葬齊悼公。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夏，陳轅頗出奔鄭。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軍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乃分別其田及家財，各令出此賦，則一丘之田出馬二匹牛六頭，故曰用田賦，言非所宜用也。古者公田什一。用田賦，非正也。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公會吳于槖皋。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取，易辭

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進遂稱子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祝斷也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襲衣冠端玄端請著衣冠玄端而相襲其藉于成周藉謂貢獻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言其臣也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不知冠有差等唯欲好冠楚公子申帥師伐陳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吳進稱子又會晉侯故致也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不書所孛之星而曰東方者旦方見孛衆星皆沒故盜殺陳夏區夫傳例曰微殺大夫謂之盜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引取之也諸獲皆不與之辭也今欲言此麟自為孔子有王者之德而來應之魯引而取之亦不與會之辭也必使魯引取之者天意若曰以夫子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孔子修春秋乃獲麟之驗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適猶如也之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

穀梁傳終

孝經凡例

一不立經傳不分章第止列先後次序爲一十五條以復孔曾之舊

一第一條古文今文分六七章今合爲一從宋元二大儒所定

一第二條以後俱照首一條爲次序易有序卦說卦亦或記撰者意也俱從朱子以正秦漢以後之訛

目録

十三經解詁孝經第九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

天子之孝也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保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見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

君者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

子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教民禮順莫善於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其君則臣悅敬一人而千萬人悅所敬者寡而悅者眾此之謂要道也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

之明。因地之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懽心以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其無以加於孝乎。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故親生之膝下。

以養父母日嚴。聖人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聖人之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

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

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

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以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

子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

地察。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宗廟致敬。不忘親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宗廟致敬。鬼神著矣。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君子則不然。言斯可道。行斯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子曰。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

曾子曰。若夫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則聞命矣。敢問子從父之令。可謂孝乎。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昔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安得為孝乎。

子曰。孝子之喪親也。哭不偯。禮無容。言不文。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也。為之棺椁衣衾而舉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盡矣。死生之義備矣。孝子之事親終矣。

孝經終

十一

郭璞註

釋詁

釋言第二

釋訓第三　釋親第四

釋詁

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尚書曰三月哉生魄詩曰令終有俶又曰俶載南畝又曰訪予落止又曰胡不承權輿胎未成亦物之始也其餘皆義之常行者耳此所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詩曰有壬有林又曰文王烝哉其餘義見詩書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厖墳嘏丕弈洪誕戎駿假京碩濯訏宇穹壬路淫甫景廢壯冢簡箌昄晊將業席大也詩曰我受命溥將又曰亂如此幠為下國駿厖湯孫奏假王公伊濯訏謨定命有壬有林厥聲載路既有淫威廢為殘賊爾土宇昄章緇衣之席兮寥落宇宙穹隆至極亦為大也箌義未聞尸子曰此皆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幠厖有也二者又為有也詩曰遂幠大東迄臻極到赴來弔艐格戾懷摧詹至也齊楚之會郊曰懷宋曰屆詩曰先祖于摧又曰六日不詹詹摧皆楚語方言云如適之嫁徂逝往也方言云自家而出謂之嫁猶女出為嫁賚貢錫畀予貺賜也皆賜與也儀若祥淑鮮省臧嘉令類綝彀攻穀介徽善也詩曰儀刑文王左傳曰禁御不若詩曰永錫爾類我車既攻介人維藩大似嗣徽音省綝彀未詳其義餘皆常語舒業順敘也皆謂次敘舒業順敘緒也四者又為端緒怡懌悅欣衎喜愉豫愷康妉般樂也皆見詩悅懌愉釋賓協服也皆謂喜而服從遹遵率循由從自也自猶從也遹遵率循也三者又為循行靖惟漠圖詢度咨諏究如慮謨猷肈基訪謀也國語曰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于閎夭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訪于辛尹通謂謀議耳如肈所未詳餘皆見詩典彝法則刑範矩庸恒律戛職秩常也庸戛職秩義見詩書餘皆謂常法耳柯憲刑範辟律矩則法也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論語曰不踰矩辜辟戾辠也皆刑罪黃髮齯齒鮐背耇老壽也黃髮髮落更生黃者齯齒齒墮更生細者鮐背背皮如鮐魚耇猶耆也皆壽考之通稱允孚亶展諶誠亮詢信也方言曰荊吳淮汭之間曰展燕岱東齊曰諶宋衛曰詢亦皆見詩展諶允慎亶誠也日轉相訓也詩曰慎爾優遊謔浪笑敖戲謔也謂調戲也見詩粵于爰曰也書曰土爰稼穡詩曰對越在天王于出征爰粵于也轉相訓爰粵于那都繇於也左傳曰棄甲則那那猶今人云那那也書曰皋陶曰都繇辭於乎皆語之韻絕敆郃盍翕仇偶妃匹會合也皆謂對合也仇讎敵妃知儀匹也詩云君子好仇樂子之無知實維我儀國語亦云丹朱憑身以儀之讐猶儔也廣雅云讐輩也妃合會對也皆相當對妃媲也相偶媲也紹胤嗣續纂緌

續武係繼也詩曰下武維周見釋水餘皆常語綫急謐溢懿愼谿谷

謐諡顫頗密寧靜也義氣餘顫皆頗見未詩聞傳其頁殞湮下降

墜標藞落也殞猶隕也方俗語有輕重耳湮沈落也標藞見詩命令禧

診祈請謁訊誥告也日椿未聞禮記日畛於鬼神永悠迴遠遐

逷闊遠也書曰逷矣西土之人永悠迴遠遐也遐亦遠也轉相訓

虧壞圮垝毀也書曰方命圮族詩曰乘彼垝垣虧通語耳矢雉引延

順薦劉繹尸旅陳也禮記曰尸陳也雉順劉皆未詳尸職主也

左傳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詩曰誰其尸之又曰職為亂階尸寀也謂寀地寀寮

官也官地為寀同官為寮績緒采事也論語曰仍

舊貫餘見詩書緒業引延融

禹之間未詳

喬嵩崇高也皆高大貌左傳曰師叔楚之崇也崇充也亦為充盛

犯奢果毅尅捷功肩堪勝也陵犯誇奢果毅皆得勝也左傳曰殺敵為果

曰西伯堪黎勝肩戡劉殺克也轉相訓耳公羊傳曰克之

者何殺之也劉獮斬刺殺也書曰咸劉厥敵秋獵為獮應殺氣也公羊傳曰

刺之者何殺之也亹亹蠠没孟敦勖釗茂劭勔勉也詩曰

亹亹文王蠠没猶黽勉書曰茂哉茂哉方言云周鄭之間相勸勉為勔釗孟未聞

騖務昏暋強也馳騖事務皆自勉強書曰不昏作勞暋不畏死卬吾台予朕

身甫余言我也卬猶姎也語之轉耳書曰非台小子古者貴賤皆自稱朕禮記

云授政任功曰予一人𥄎於鬼神曰有某甫言見詩朕余躬身也今人亦自呼為

身台朕賚畀卜陽予也賚卜畀皆賜與也與猶予也因通其名耳魯詩

云陽如之何今巴濮之人自呼阿陽　肅延誘薦餤晉寅藎進也禮記

曰主人肅客詩曰亂是用餤王之藎臣易曰晉進也寅未詳　羞餞迪烝進也

詩見　詔亮左右相導也皆謂教導之　詔相導左右助

勴也勴謂贊勉　亮介尚右也紹介勸尚皆相佑助　左右亮也反覆

相訓以盡其義　緝熙烈顯昭皓熲光也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又曰休

有烈光　劼鞏堅篤掔虔膠固也劼虔皆見詩書易曰鞏用黃牛之革

掔然亦牢固之意　疇孰誰也易曰疇離祉　暀暀皇皇藐藐

穆穆休嘉珍禕懿鑠美也自穆穆已上皆美盛之貌其餘常語　諧

輯協和也書曰八音克諧左傳曰百姓輯睦　關關噰噰音聲和

也皆鳥鳴相和　勰燮和也書曰燮友柔克　從申神加弼崇重

也隨從弼輔增崇皆所以為重疊神所未詳　㲉悉卒泯忽滅罄空畢

罊殲拔殄盡也㲉今直語耳忽然盡貌今江東呼厭極為罊餘皆見詩　苞

蕪茂豐也苞叢繁蕪皆豐盛　揫斂屈收戢蒐裒鳩樓聚

也禮記曰秋之言揫揫斂也春獵為蒐蒐者以其聚人眾也詩曰烝此羣醜原隰裒矣左傳

曰以鳩其民樓猶今言拘樓聚也　肅齊遄速亟屢數迅疾也詩

曰仲山甫　寁駿肅亟遄速也詩曰不寁故也駿猶迅速亦疾也

阬阬滕徵隍漮虛也壑谿壑也阬阬謂阬壍也隍城池無水者方言云漮之言空也皆謂丘墟耳滕徵未詳黎庶烝多醜師旅眾也皆見詩洋觀裒眾那多也詩曰薄言觀者又曰受福不那洋溢亦多貌流差柬擇也皆選擇見詩戰慄震驚戁竦恐慴懼也詩曰不戁不竦慴即懾也痡瘏虺頹玄黃劬勞咎顇瘽瘉鰥戮癙癵瘇痒疷疵閔逐疚痗瘥痱瘇瘵瘼癠病也虺頹玄黃皆人病之通名而說者便為之馬病失其義也詩曰生我劬勞書曰智藏瘝在相瘝亦可恥病也今江東呼病曰瘵東齊曰瘼禮記曰親癠色容不盛戮逐未詳餘皆見詩恙寫悝盱繇慘恤罹憂也今人云無恙謂無憂也寫有憂者思散寫也詩曰悠悠我悝云何盱矣繇役亦為憂愁也

倫勩邛敕勤愉庸癉勞也詩曰莫知我勩維王之邛哀我癉人國語曰無功庸者倫理事務以相約敕亦為勞勞苦者多惰愉今字或作窳同勞來強事謂翦篲勤也詩曰職勞不來自勉強者亦勤力者由事事故為勤也詩曰迨其謂之翦篲未詳悠傷憂思也皆感思也懷惟慮願念惄思也詩曰惄如輖飢祿祉履戩祓禧褫祜福也詩曰福履綏之俾爾戩穀祓祿康矣褫禧書傳不見其義未詳禋祀祠蒸嘗禴祭也書曰禋于六宗餘者皆以為四時祭名也儼恪祗翼諲恭欽寅熯敬也儼然敬貌書曰夙夜惟寅詩曰我孔熯矣諲未詳朝旦夙晨晙早也晙亦明也顉竢替戾底止徯待也書曰徯我后今

河北人語亦然替戾底者皆止也止亦相待也噊幾烖殆危也幾猶殆也噊烖未詳譏汔也謂相摩近治肆古故也治未詳古見詩書肆故今也肆既為故又為今今亦為故故亦為今此義相反而兼通者事例在下而皆見詩惇亶祜篤掔仍肶埤竺腹厚也頻仍埤益肶輔皆重厚掔然厚貌餘皆見詩書載謨食詐偽也載者言而不信謨者謀而不忠書曰朕不食言話猷載行訛言也詩曰慎爾出話猷者道道亦言也周禮曰作盟詛之載今江東通謂語為行世以妖言為訛遘逢遇也謂相遭遇遘逢遇遻也轉復為相觸遻遘逢遇遻見也行而相值即見顯昭覲釗覿見也覿昭明見也逸書曰釗我周王監瞻臨涖頫相視也皆謂察視也鞠

訩溢盈也詩曰降此鞠訩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閒也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閒隙餘未詳瘞幽隱匿蔽竄微也微謂逃藏也左傳曰其徒微之是也訖徼妥懷安按替戾底廢尼定曷遏止也妥者坐也懷者至也按抑按也替廢皆止住也戾底義見詩傳國語曰戾久將底孟子曰行或尼之今以逆相止為遏徼未詳豫射厭也詩曰服之無斁豫未詳烈績業也謂功業也績勳功也謂功勞也功績質登平明考就成也功績皆有成詩曰質爾人民禮記曰年穀不登穀梁傳曰平者成也事有分明亦成濟也梏梗較頲庭道直也梏梗較頲皆正直也詩曰既庭且碩頲道無所屈密康靜也皆安靜也豫寧綏康柔安也皆見詩書平均

叀弟易也皆謂易直矢弛也弛放弛易也相易延希寡鮮
罕也罕亦希也鮮寡也少謂酬酢侑報也此通謂酬報不主于飲
酒吡劉暴樂也謂樹木葉缺落蔭疏暴樂見詩覭髳茀離也謂草
木之叢茸翳薈也茀離即彌離彌離從蒙龍耳孫叔然字別爲義失矣蠱謟貳疑
也蠱惑有貳心者皆疑也左傳曰天命不謟音滔楨翰儀幹也詩曰維周之翰
儀表亦體幹猤棐輔比俌也書曰天畏棐忱易曰比輔也俌猶輔也彊
界邊衛圉垂也彊埸竟界邊旁營衛守圉皆在外垂也左傳曰聊以固吾圉也
昌敵彊應丁當也書曰禹拜昌言彊者好與物相當值浡肩搖動
蠢迪俶厲作也浡然興作貌蠢動作也公羊傳曰俶甚也穀梁傳曰始厲樂矣

肩見書迪未詳兹斯咨呰已此也呰已皆方俗異語嗟咨𧦝也
今河北人云𧦝歎閑狎串貫習也串厭串貫伏也今俗語皆然曩塵
佇淹留久也塵垢佇企淹滯皆稽久逮及暨與也公羊傳曰會及
暨皆與也逮亦及也隱假格陟躋登陞也方言曰魯衛之間曰隱梁益曰
格禮記曰天王登遐公羊傳曰躋者何陞也揮盝歇涸竭也月令曰無漉陂
池國語曰水涸而成梁揮振去水亦爲竭歇通語抠拭刷清也振訊掃拭刷
皆所以爲絜清鴻昏於顯間代也鴻鴈知運代昏明亦代顯即明代
也間錯亦相代於義未詳饁饟饋也國語曰其妻饁之遷運徙也今江
東通言遷徙秉拱執也兩手持爲拱厭熙興也書曰庶績咸熙厭見

周官衛蹶假嘉也詩序曰假樂嘉成王也餘未詳廢稅赦舍也詩曰
召伯所稅舍放置棲遲憩休苦㱿䮌呬息也棲遲遊息也苦勞者
宜止息憩見詩㱿䮌呬皆氣息貌今東齊呼息爲呬也供峙共具也皆謂備具
煤憐惠愛也煤韓鄭語今江東通呼爲憐娠蠢震戁妯騷感
訛蹶動也娠猶震也詩曰憂心且妯無感我帨兮或訛或寢蠢戁駭皆搖動貌
覆察副審也覆校察視副長皆所爲審諦契滅殄絕也今江東呼
刻斷物爲契斷郡臻仍迺候乃也迺即乃餘未詳迪繇訓道也
義皆見詩書僉咸胥皆也東齊曰胥見方言育孟耆艾正伯
長也育養亦爲長正伯皆官長艾歷也長者多更歷歷秭算數也

歷歷數也論語云何足算也今以十億爲秭歷傅也傳近艾歷覭胥相
也覭謂相視也公羊傳曰胥盟者何相盟也艾歷未詳乂亂靖神弗淈治
也論語曰予有亂臣十人淈書序作汩音同耳神未詳餘并見詩書頤艾育養
也汝潁梁宋之間曰艾方言云汱渾隕墜也汱渾皆水落貌際接翜
捷也捷謂相接續也𣢑神溢慎也神未詳餘見詩書鬱陶繇喜
也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繇也古今字耳㦤
獲也今以獲禾爲㦤賊耳爲馘並見詩阻艱難也皆險難剡絜利
也詩曰以我剡耜允任壬佞也書曰而難任人允信者佞人似信上俑任也
俾拼抨使也皆謂使令見詩俾拼抨伇從也四者又爲隨從儴

仍因也皆謂因緣董督正也皆謂御正享孝也享祀珍享
獻也珍物宜獻穀梁傳曰諸侯不享覲縱縮亂也縱放掣縮皆亂法也探
篡俘取也書曰俘厥寶玉篡者奪取也探者摸取也徂在存也以徂為存
猶以亂為治以曩為曏以故為今此皆詁訓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在存省
士察也書曰在璿璣玉衡士理官亦主聽察存即在烈枿餘也晉衛之間
曰蘖陳鄭之間曰烈迓迎也公羊傳曰跛者迓跛者元良首也左傳曰狄
人歸先軫之元良未聞薦摯臻也薦進也摯至也故皆為臻臻至也賡揚
續也書曰乃賡載歌揚未詳祔祪祖也祔付也付新死者於祖廟祪毀廟主
即尼也即猶今也尼者近也尸子曰悅尼而來遠尼定也尼者止也止亦定邇
幾暱近也暱親近也妥安坐也禮記曰妥而后傳命貉縮綸
也綸者繩也謂牽縛縮貉之今俗語亦然貉嘆安定也皆見詩伊
維也發語辭伊維侯也詩曰侯誰在矣互相訓時寔是也公羊
傳曰寔來者何是來也卒猷假輟已也猷假未詳求酋在卒就
終也詩曰嗣先公爾酋矣成就亦終也其餘未詳崩薨無祿卒徂落
殪死也古者死亡尊卑同稱耳故尚書堯曰殂落舜曰陟方乃死

釋言

殷齊中也書曰以殷仲春釋地曰岠齊州以南斯誃離也齊陳曰斯誃見
詩謖興起也禮記曰尸謖還復返也宣徇徧也皆周徧也

馹遽傳也皆轉車驛馬之名蒙荒奄也奄奄覆也皆見詩告謁
請也皆求請也肅噰聲也詩曰肅噰和鳴格懷來也書曰格爾眾庶
懷見詩畛底致也皆見詩傳恀怙恃也今江東呼母為恀音是律
遹述也皆敘述也方俗語耳俞盒然也禮記曰男唯女俞盒者應也亦為然
豫臚敘也皆陳敘也庶幾尚也詩曰不尚息焉觀指示也國語
曰且觀之兵若惠順也詩曰惠然肯來敖憮傲也禮記曰無憮無傲傲
慢也幼鞠稚也書曰不念鞠子哀逸諐過也書曰汝則有逸罰疑
休戾也戾止也疑者亦止疾齊壯也壯壯事謂速也齊亦疾悈褊
急也皆急狹貿賈市也詩曰抱布貿絲厞陋隱也禮記曰厞用席
書曰揚側陋遏遾逮也東齊曰遏北燕曰遾皆相及逮征邁行也詩曰
王于出征邁亦行圮敗覆也謂毀覆荐原再也易曰水荐至今呼重
蠶為原蠶憮敉撫也憮愛撫也敉義見書臞脙瘠也齊人謂瘦為脙
桄熲充也皆充盛也屢暱亟也親暱者亦數亟亦數也靡罔無
也爽差也爽忒也皆謂用心差錯不專一佴貳也佴次為副貳
劑翦齊也南方人呼翦刀為劑刀饙餾稔也今呼餐飯為饙饙熟為餾
媵將送也左傳曰以媵秦穆姬詩曰遠于將之作造為也餥餱食
也方言云陳楚之間相呼食為餥鞫究窮也皆窮盡也見詩滷矜鹹苦
也[illegible]地也可矜憐者[illegible]即大鹹干流求也詩曰左右流之流覃

也覃延也皆謂曼延沿被以 佻偷也謂苟且 潛深也潛深
測也測亦水深之別名 鞫生也詩曰穀則異字 啜茹也啜者拾食
茹虞度也皆測度也詩曰不可以茹 試式用也見詩書 誥誓謹
也皆所以約勤謹戒衆 競逐彊也皆自勉彊 禦圉禁也禁制 窒薶
塞也謂塞孔穴 黼黻彰也黼文如斧黻文如兩巳相背 膺身親也
謂躬親 愷悌發也發發行也詩曰齊子愷悌 髦士官也取俊士令居官
畯農夫也今之嗇夫是也 蓋割裂也蓋未詳 邕支載也皆方
俗語亦未詳 諈諉累也以事相屬累爲諈諉 漠察清也皆清明 庇
庥廕也今俗語呼樹蔭爲庥 穀履祿也書曰既富方穀詩曰福履將之 履

禮也禮可以履行見易 隱占也隱度 逆迎也 憯曾也發語辭見
詩 增益也今江東通言增 窶貧也謂貧陋 薆隱也謂隱蔽 僾
唈也嗚唈短氣皆見詩 基經也基業所以自經營 基設也亦爲造設
祺祥也謂徵祥 祺吉也祥吉之先見 兆域也謂塋界 肇敏
也書曰肇牽車牛 挾藏也今江東通言挾 浹徹也謂霑徹 替廢也
替滅也亦爲滅絕 速徵也 徵召也易曰不速之客 琛寶也詩曰
來獻其琛 探試也刺探嘗試 髦選也俊士之選 髦俊也士中之俊如毛
中之髦 俾職也使供職 紕飾也謂緣飾見詩 凌慄也淩懅戰慄
慄感也戰慄者憂感 蠲明也蠲清明貌 茅明也左傳曰前茅慮無

明朗也 猷圖也周官曰以猷鬼神祇謂圖畫 猷若也詩曰寔命不猶
偁舉也書曰偁爾戈 稱好也物稱人意亦爲好 坎律銓也易坎
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 矢誓也相約誓 舫舟也並兩船 泳游
也潛行游水底 迨及也東齊曰迨 冥幼也幼稚者冥昧 降下也
傭均也齊等 強暴也強梁凌暴 宨肆也輕宨者好放肆 肆力也
肆極力 俅戴也詩曰載弁俅俅 瘞幽也幽亦薶也 鶩廚也毛所以
爲翳 烘燎也謂燒燎 煁烓也今之三隅竈見詩 陪朝也陪位爲朝
康苛也謂苛刻 樊藩也謂藩籬 賦量也賦稅所以評量 粻糧
也今江東通言粻 庶侈也庶者衆多爲奢侈 庶幸也庶幾僥倖 筑拾

也謂拾掇 奘駔也今江東呼大爲駔駔猶麤也 集會也 舫泭也
水中簰筏 洵均也謂調均 洵龕也未詳 逮遝也今荊楚人皆云遝音
沓 是則也是事可法則 畫形也畫者爲形象 賑富也謂隱賑富
有 局分也謂分部 懠怒也詩曰天之方懠音薺 僁聲也謂聲音
葵揆也詩曰天子葵之 揆度也商度 逮及也 惄飢也惄然飢意
眕重也謂厚重見左傳 獵虐也凌獵暴虐 土田也 戍遏
也戍守所以止寇賊 師人也謂人衆 硈鞏也硈然堅固 棄忘也
䫀閑也䫀然閑服貌 謀心也謀慮以心 獻聖也諡法曰聰明睿智曰
獻 里邑也謂邑居 襄除也詩曰不可襄 振古也詩曰振古如茲

偦云久若此懟怨也縭介也縭者繫也介猶閡號謼也今江東皆
言謼凶咎也苞稹也今人呼物叢致者爲稹逜寤也相干寤顁
題也題額也詩曰麟之定猷肯可也詩曰猷來無棄肯今通言務侮也
詩曰外禦其侮貽遺也相歸遺貿賈也廣二名賄財也甲狎
也謂習狎菼騅也菼薍也詩曰毳衣如菼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粲
餐也今河北人呼食爲餐渝變也謂變易宜肴也詩曰與子宜之夷
悅也詩曰我心則夷顛頂也頭上耋老也八十爲耋輶輕也詩曰
德輶如毛俴淺也詩曰小戎俴收綯絞也糾絞繩索訛化也詩曰四國
足訛跋躐也詩曰狼跋其胡疐跲也詩曰載疐其尾烝塵也人衆所以
生塵埃戎相也相佐助飫私也宴飲之私孺屬也謂親屬幕
暮也幕然暮夜煽熾也熾盛也互相訓煽義見詩柢本也謂根
本窕閒也窈窕閒隙淪率也相率使罹毒也憂思慘毒檢同
也模範同等郵過也道路所經過遜遯也謂逃去斃踣也前覆
僨僵也却偃眕殄也謂殄絕曷盍也盍何不虹潰也謂潰
敗隌闇也隌然冥貌翿膠也膠黏翿孔甚也厥其也戛
禮也謂常禮闍臺也城門臺囚拘也謂拘執攸所也展
適也得自申展皆適意鬱氣也鬱然氣出宅居也休慶也祈
叫也祈祭者叫呼而請事濬幽深也濬亦深也哲智也弄玩也

尹正也謂官正也皇匡正也詩曰四國是皇㞬整也限御之令齊整
聘問也見穀梁傳愧慙也殛誅也書曰鯀則殛死克能也翌
明也書曰翌日乃瘳訩訟也言訩說晦冥也奔走也逡退
也外傳曰已復於事而逡疐仆也頓躓倒仆亞次也諗念也相思
念屆極也有所限極奄同也詩曰奄有龜蒙弇蓋也謂覆蓋恫
痛也詩曰神罔時恫握具也謂備具振訊也振者奮迅閱恨也
相怨恨越揚也謂發揚對遂也詩曰對揚王休燬火也詩曰王室
如燬燬齊人語懈怠也宣緩也謂寬緩遇偶也偶爾相值遇曩
曏也國語曰曩而言戲也偟暇也詩曰不遑啟處宵夜也懊忨也
謂愛忨愒貪也謂貪羨榰柱也相榰柱裁節也並併也
詩曰並坐鼓瑟卒既也既已慒慮也謂謀慮也將資也謂資裝黹
紩也今人呼縫紩衣爲黹遞迭也更迭矧況也譬況廩廯也或說
云即倉廩所未詳逭逃也亦見禮記訊言也相問訊閒俔也左傳
謂之諜今之細作也沄流也水流漭沆干扞也相扞衛趾足也足腳
剕刖也斷足襄駕也書曰懷山襄陵忝辱也燬燬也今江東通
言燬塊堛也土塊也外傳曰枕由以堛將齊也謂分齊也詩曰或肆或將餬
饘也糜也啟跪也小跽睗宷也謂緻密開闢也書曰闢四門
袍襺也左傳曰重襺衣裘障畛也謂壅障覭姡也而姡然

庡也淖庡舒緩也謂遲緩翢纛也今之羽葆幢纛翳也舞者所以自蔽翳隍壑也城池空者為壑芼搴也謂拔取菜典經也威則也威儀可法則苛妎也煩苛者多嫉妎苛小也苛者小貌迷惑也狃復也狃忕復為逼迫也般還也左傳曰般馬之聲班賦也謂布與濟渡也濟成也濟益也所以廣異訓各隨事為義緍綸也詩曰維絲伊緍緍綸也江東謂之綸辟歷也未詳蔉盈漉漉出涎沫覔綽也謂寬裕也袞黻也袞衣有黻文皇華也釋草曰蕫華榮昆後也謂先後方俗語彌終也終竟也

釋訓

明明斤斤察也皆聰明鑒察條條秩秩智也皆智思深長穆穆肅肅敬也皆容儀謹敬諸諸便便辯也皆言辭辯給肅肅翼翼恭也皆恭敬廱廱優優和也皆和樂兢兢憴憴戒也皆戒慎戰戰蹌蹌動也皆恐動趨步晏晏溫溫柔也皆和柔業業翹翹危也皆懸危惴惴恍恍懼也皆危懼番番矯矯勇也皆壯勇之貌桓桓烈烈威也皆嚴猛之貌洸洸赳赳武也皆果毅之貌藹藹濟濟止也皆賢士盛多之容止悠悠洋洋思也皆憂思蹶蹶踖踖敏也皆便速敏捷甍甍增增衆也皆衆夥之貌忞忞遂遂作也

皆物盛興作之貌委委佗佗美也皆佳麗美豔之貌忯忯惕惕愛也詩云心焉惕惕韓詩以為悅人故言愛也忯忯未詳偁偁格格舉也皆舉持物蓁蓁孽孽戴也皆頭戴物懕懕媞媞安也皆好人安詳之容祁祁遲遲徐也皆安徐丕丕簡簡大也皆多大存存萌萌在也萌萌未見所出懋懋慔慔勉也皆自勉強庸庸慅慅勞也皆劬勞也赫赫躍躍迅也皆盛疾之貌綽綽爰爰緩也皆寬緩也悠悠偁偁丕丕簡簡存存懋懋庸庸綽綽盡重語坎坎墫墫喜也皆鼓舞懽喜瞿瞿休休儉也皆良士節儉旭旭蹻蹻憍也皆小人得志憍蹇之貌夢夢訰訰亂也皆闇亂爆爆邈邈悶也皆煩悶儚儚洄洄惛也皆迷惛版版盪盪僻也皆邪僻爞爞炎炎薰也皆旱熱薰炙人居居究究惡也皆相憎惡仇仇敖敖傲也皆傲慢賢者佌佌瑣瑣小也皆才器細陋悄悄慘慘慍也皆賢人愁恨痯痯瘐瘐病也皆賢人失志懷憂病也殷殷惸惸忉忉慱慱欽欽京京忡忡惙惙怲怲奕奕憂也此皆作者歌事以詠心憂畇畇田也言墾辟也畟畟耜也言嚴利郝郝耕也言土解繹繹生也言種調緎緎苗也言茂好也緜緜穮也言芸精挃挃穫也刈禾聲粟粟衆也積聚緻溞溞淅也淅米聲烰烰烝也氣出盛

俅俅服也謂戴弁服峨峨祭也謂執圭璋助祭鍠鍠樂也鐘鼓音穰穰福也言饒多子子孫孫引無極也世世昌盛長無窮顒顒卬卬君之德也道君人者之德望丁丁嚶嚶相切直也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藹藹萋萋臣盡力也梧桐茂賢士衆地極化臣竭忠噰噰喈喈民協服也鳳凰應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佻佻契契愈遐急也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益急切宴宴粲粲尼居息也盛飾宴安近處優閑哀哀悽悽懷報德也悲苦征役思所生也儵儵嘒嘒罹禍毒也悼王道穢塞羨蟬鳴自得傷已失所遭晏晏旦旦悔爽忒也傷見絕棄

悵士失也皐皐琄琄刺素食也譏無功德尸寵祿也懽懽熎熎憂無告也賢者憂懼無所訴也憲憲洩洩制法則也佐興虐政設教令也謔謔謞謞崇讒慝也樂禍助虐增譖惡也翕翕訿訿莫供職也賢者陵替姦黨熾背公恤私曠職事速速蹙蹙惟逑鞫也陋人專祿國侵削賢士永哀念窮迫抑抑密也威儀審諦秩秩清也德音清泠粵夆掣曳也謂牽拕朔北方也謂幽朔不俟不來也不可待是不復來不遹不蹟也言不循軌跡也不徹不道也徹亦道也勿念勿忘也勿念念也萲諼忘也義見伯兮考槃詩每有雖也詩曰每有良朋辭之雖也饎酒食也猶今云饎饌皆一語而兼

通舞號雩也雩之祭舞者吁嗟而請雨暨不及也公羊傳曰及我欲之暨不得已是不得已蠢不遜也蠢動爲惡不謙遜也如切如磋道學也骨象須切磋而爲器人須學問以成德如琢如磨自脩也玉石之被雕磨猶人自脩飾瑟兮僩兮恂慄也恂戰慄赫兮烜兮威儀也貌光宣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斐文貌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常思詠既微且尰骭瘍爲微腫足爲尰骭腳脛瘍瘡是刈是鑊鑊煮之也煮葛爲絺綌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拇迹大指處張仲孝友周宣王時賢臣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有客宿宿

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再宿爲信重言之故知四宿美女爲媛所以結好媛美士爲彥人所彥詠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雍容都雅之貌猗嗟名兮目上爲名眉眼之間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言至微之子者是子也斥所詠徒御不驚輦者也步挽輦車襢裼肉袒也脫衣而見體暴虎徒搏也空手執也馮河徒涉也無所憑籧篨口柔也籧篨之疾不能俯口柔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能俯因以名云戚施面柔也戚施之疾不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亦以名云夸毗體柔也屈己卑身以柔順人婆娑舞也舞者之容擗拊心也謂椎胸也矜憐撫掩

之也撫掩猶撫拍謂慰恤也緎羔裘之縫也縫飾羔皮之名殿屎呻也呻吟之聲幬謂之帳今江東亦謂帳為幬侜張誑也書曰無或侜張為幻幻惑欺誑人者誰昔昔也誰發語辭不辰不時也辰亦時也凡曲者為罶毛詩傳曰罶曲梁也凡以簿為魚笱者名為罶鬼之為言歸也尸子曰古者謂死人為歸人

釋親

宗族

父為考母為妣禮記曰生曰父母妻死曰考妣嬪今世學者從之按尚書曰大傷厥考心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彝訓如喪考妣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蒼頡篇曰考妣延年書曰嬪于虞詩曰[illegible]于京周禮有九嬪之官明此非死生之異[illegible]義猶今謂兄為昆妹為媦即是此例也父之考為王父父之妣為王母加王者尊之王父之考為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為曾祖王母曾猶重也曾祖王父之考為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為高祖王母高者言最在上父之世父叔父為從祖祖父父之世母叔母為從祖祖母從祖而別世統異故父之晜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世有為嫡者嗣世統故也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父之姊妹為姑父之從父晜弟為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為族父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晜弟族晜弟之子相謂為親同姓同姓之親無服屬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晜弟從父而別子之子為孫孫猶後也孫之子為曾孫曾猶重也曾孫之子為玄孫玄者言親屬微昧也玄孫之子為來孫言有往來之親來孫之子為晜孫晜後也汲冢竹書曰不窋之晜孫晜孫之子為仍孫仍亦重也仍孫之子為雲孫言輕遠如浮雲王父之姊妹為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為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為高祖王姑父之從父姊妹為[illegible]之從祖姊妹為族祖姑父之從父晜[illegible]為從祖王[illegible]父之從祖晜弟之母為族祖王母父之兄妻為世母父之弟妻為叔母父之從父晜弟之妻為從祖母父之從祖晜弟之妻為族祖母父之從祖祖父為族曾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為族曾王母父之妾為庶母祖王父也晜兄也今江東人通言晜

母黨

母之考為外王父母之妣為外王母母之王考為外曾王父母之王妣為外曾王母異姓故言外母之晜弟為舅母之從父晜弟為從舅母之

姊妹爲從母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晜弟其女子爲從母姊妹

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謂我舅者吾謂之甥然則亦宜呼壻爲甥孟子曰帝館甥于貳室是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晜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四人體敵故更相爲甥甥猶生也今人相呼蓋依此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同出謂俱已嫁詩曰邢侯之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詩曰譚公維私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公羊傳曰蓋舅出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左傳曰姪其從姑謂出之子[illegible]爲歸孫女子子之[illegible]爲姒後生爲娣同出謂俱嫁事一夫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娣者何弟也此即其義也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猶今言新婦是也長婦謂稚婦爲娣婦娣婦謂長婦爲姒婦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

婚姻

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沒則曰先舅先姑國語曰吾聞之先姑謂夫之庶母爲少姑夫之兄爲兄公今俗呼兄鍾語之轉耳夫之弟爲叔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今謂之女妹是也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衆婦爲庶婦女子子之夫爲壻壻之父爲姻婦之父爲婚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兩壻相謂爲亞詩曰瑣瑣姻亞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婦之黨爲婚兄弟壻之黨爲姻兄弟古者皆謂婚姻爲兄弟嬪婦也書曰嬪于虞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

爾雅卷上

爾雅卷中

郭璞註

釋宮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皆所以通古今之異語，明同實而兩名 牖戶之間謂之扆，窻東戶西也。禮云斧扆者，以其所在處名之 其內謂之家。今人稱家，義出於此 東西牆謂之序。所以序別內外 西南隅謂之奧，室中隱奧之處 西北隅謂之屋漏，詩云：尚不媿於屋漏。其義未詳 東北隅謂之宧，宧見禮，亦未詳 東南隅謂之窔。禮曰：埽室聚窔。窔亦隱闇 柣謂之閾，閾，門限 棖謂之楔，門兩旁木 楣謂之梁，門戶上橫梁 樞謂之椳。門戶扉樞 樞達北方謂之落時，門持樞者，或達北檼，以為固也 落時謂之戺。道二名也 垝謂之坫。在堂隅。坫，端也 牆謂之墉。書曰：既勤垣墉 鏝謂之杇，泥鏝 椹謂之榩。斫木櫍也 地謂之黝，黑飾地也 牆謂之堊。白飾牆也 樴謂之杙，橜也 在牆者謂之楎，禮記曰：不敢縣於夫之楎箷 在地者謂之臬，即門橛也 大者謂之栱，長者謂之閣。別杙所在長短之名 閍謂之臺。積土四方 有木者謂之榭。臺上起屋 雞棲於弋為榤，鑿垣而棲為塒。今寒鄉穿牆棲雞。皆見詩 植謂之傳，傳謂之突。戶持鎖植也，見埤蒼 杗廇謂之梁。屋大梁也 其上楹謂之梲。侏儒柱也 閞謂之槉。柱上欂也，亦名枅，又曰楮 栭謂之楶。即櫨也 棟謂之桴。屋穩 桷謂之榱。屋椽 桷直而遂謂之閱。謂五架屋際椽正相當 直不受檐謂之交。謂五架屋際椽不直上檐，交於穩上 檐謂之樀。屋梠 容謂之防。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見周禮 連謂之簃。堂樓閣邊小屋，今呼之簃廚連觀也 屋上薄謂之筄。屋笮 兩階間謂之鄉。人君南鄉當階間 中庭之左右謂之位。羣臣之列位也 門屏之間謂之宁。人君視朝所宁立處 屏謂之樹。小牆當門中 閍謂之門。詩曰：祝祭於閍 正門謂之應門。朝門 觀謂之闕。宮門雙闕 宮中之門謂之闈，謂相通小門也 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大小異名 衖門謂之閎。左傳曰：盟諸僖閎。閎，衖頭門 門側之堂謂之塾。夾門堂也 橛謂之闑。門閫 闔謂之扉。公羊傳曰：齒著于門闔 所以止扉謂之閎。門辟旁長橛也。左傳曰：高其閈閎。閎長杙，即門橛也 瓴甋謂之甓。瓴甋也，今江東呼瓴甓 宮中衖謂之壼。巷閤間道 廟中路謂之唐。詩曰：中唐有甓 堂途謂之陳。堂下至門徑也 路、旅，途也。途即道也 路、場、猷、行，道也。

傳說道之異名 一達謂之道路 長道 二達謂之岐旁 岐道旁出也 三達謂之劇旁 今南陽冠軍樂鄉數道交錯俗呼之五劇鄉 四達謂之衢 交道四出 五達謂之康 史記所謂康莊之衢 六達謂之莊 左傳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七達謂之劇驂 三道交復有一岐出者今北海劇縣有此道 八達謂之崇期 四道交出 九達謂之逵 四道交出復有旁通 室中謂之時 堂上謂之行 堂下謂之步 門外謂之趨 中庭謂之走 大路謂之奔 此皆人行步趨走之處因以名云 隄謂之梁 即橋也或曰石絕水者為梁見詩傳 石杠謂之徛 聚石水中以為步渡彴也孟子曰嵗十月徒杠成或曰今之石橋 室有東西廂曰廟 夾室前堂 無東西廂有室曰寢 但有大室 無室曰榭 榭即今堂堭 四方而高曰臺 陜而修曲曰樓 修長也

釋器

木豆謂之豆 豆禮器也 竹豆謂之籩 籩亦禮器 瓦豆謂之登 即膏登也 盎謂之缶 盆也 甌瓿謂之瓵 瓿甊小甖長沙謂之瓵 康瓠謂之甈 瓠壺也賈誼曰寶康瓠是也 斪斸謂之定 鋤屬 斫謂之鐯 钁也 斛謂之疀 皆古鍬鍤字 緵罟謂之九罭 九罭魚罔也 今之百囊罟是亦謂之罿今江東呼為緵 嫠婦之笱謂之罶 毛詩傳曰罶曲梁也謂以薄為魚笱 罺謂之汕 今之撩罟 篧謂之罩 捕魚籠也 槮謂之涔 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 鳥罟謂之羅 謂羅絡之 兔罟謂之罝 罝猶遮也見詩 麋罟謂之罞 冒其頭也 彘罟謂之羉 羉幕也 魚罟謂之罛 最大罟也今江東云 繴謂之罿 罿罬也 罬謂之罦 罦覆車也 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 約謂之救 救絲以為約或曰亦罥名 律謂之分 律管可以分氣 大版謂之業 築牆版也 繩之謂之縮之 縮者約束之詩曰縮版以載 彝卣罍器也 皆盛酒尊彝其總名 小罍謂之坎 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衣梳謂之視 衣縷也齊人謂之攣或曰桂衣之飾 黼領謂之襮 繡刺黼文以偪領 緣謂之純 衣緣飾也 杭謂之襋 衣開孔也 衣皆謂之襟 交領 衱謂之裾 衣後裾也 衿謂之袸 衣小帶 佩衿謂之褑 佩玉之帶上屬 執衽謂之袺 持衣上衽 扱衽謂之襭 扱衣上衽於帶 衣蔽前謂之襜 今蔽膝也 婦人之褘謂之縭 縭緌也 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為褘緌繫也 裳削幅謂之纀 削殺其幅深衣之裳 輿革前謂之鞎 以韋靶車軾 後謂之笰 以韋靶後戶 竹前謂之禦 以簟衣軾 後謂之蔽 以簟衣後戶 環謂之捐 著車衆環 鑣謂之钀 馬勒旁鐵 載轡謂之轙 車軛上環轡所貫也 轡首謂之革 轡靶勒見詩 餀謂之餯 說物臭也 食饐謂之餲 飯饐臭見論語

摶者謂之糷飯相著米者謂之檗飯中有腥肉謂之敗臭壞魚謂之餒肉爛肉曰脫之剝其皮也今江東呼麋鹿之屬通為肉魚曰斮之謂削鱗也冰脂也莊子云肌膚若冰雪冰雪脂膏也肉謂之羹肉臛也廣雅曰湆見左傳魚謂之鮨鮨鮓屬也見公食大夫禮肉謂之醢肉醬有骨者謂之臡雜骨醬見周禮康謂之蠱米皮澱謂之垽滓澱也今江東呼垽鼎絕大謂之鼐最大者圜弇上謂之鼒鼎斂上而小口附耳外謂之釴鼎耳在表款足者謂之鬲鼎曲腳也䰝謂之鬵詩曰溉之釜鬵鬵鉹也涼州呼鉹璲瑞也詩曰鞙鞙佩璲璲者玉瑞玉十謂之區雙玉曰瑴五瑴為區羽本謂

之翮鳥羽根也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別羽數多少之名木謂之虡懸鐘磬之木植者名虡旄謂之藣旄牛尾也菜謂之蔌蔌者菜茹之總名見詩白蓋謂之苫白茅苫也今江東呼為蓋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此皆道金銀之別名及精者鏐即紫磨金餅金謂之鈑周禮曰祭五帝即供金鈑是也錫謂之鈏白鑞象謂之鵠角謂之觷犀謂之剒木謂之剫左傳曰山有木工則剫之玉謂之雕五者皆治樸之名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六者皆治器之名璆琳

玉也璆琳美玉名簡謂之畢今簡札也不律謂之筆蜀人呼筆為不律也語之變轉滅謂之點以筆滅字為點絕澤謂之銑銑即美金言最有光澤也國語曰玦之以金銑者謂此也金鏃翦羽謂之鍭今之錍箭是也骨鏃不翦羽謂之志今之骨骲是也弓有緣者謂之弓緣者繳纏之即今宛轉也無緣者謂之弭今之角弓也左傳曰左執鞭弭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以玉者謂之珪用金蚌玉飾弓兩頭因取其類以為名珧小蚌珪大尺二寸謂之玠詩曰錫爾玠珪璋大八寸謂之琡璋半珪也璧大六寸謂之宣漢書所云瑄玉是也肉倍好謂之璧肉邊好孔好倍肉謂之瑗

孔大而邊小肉好若一謂之環邊孔適等繸綬也即佩玉之組所以連繫瑞玉者因通謂之繸一染謂之縓今之紅也再染謂之赬淺赤三染謂之纁纁絳也青謂之蔥淺青黑謂之黝黝黑貌周禮曰陰祀用黝牲斧謂之黼黼文畫斧形因名云邸謂之柢根柢皆物之邸即底通語也雕謂之琢治玉名也蓐謂之茲公羊傳曰屬負茲茲者蓐席也竿謂之箷衣架簀謂之笫牀版革中絕謂之辨中斷皮也革中辨謂之韏復分半也鏤鋑也刻鏤物為鋑卣中尊也不大不小者

釋樂

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徵謂之迭羽謂之柳皆五音之別名其義未詳大瑟謂之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大琴謂之離或曰琴大者二十七絃未詳長短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大鼓謂之鼖鼖長八尺小者謂之應詩曰應朄縣鼓在大鼓側大磬謂之毊磬形似犂錧以玉石爲之大笙謂之巢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謂之和十三簧者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大篪謂之沂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大塤謂之嘂塤燒土爲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大鐘謂之鏞書曰笙鏞以閒亦名鑮音博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大簫謂之言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謂之筊十六管長尺二寸簫一名籟大管謂之簥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爲如篪六孔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大籥謂之產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徒鼓瑟謂之步獨作之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詩云我歌且謠徒擊鼓謂之咢詩云或歌或咢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寋未見義所出所以鼓柷謂之止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所以鼓敔謂之籈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麻者音槪而長也料者聲清而不亂和樂謂之節

釋天

【四時】穹蒼蒼天也天形穹隆其色蒼蒼因名云春爲蒼天萬物蒼蒼然生夏爲昊天言氣皓旰秋爲旻天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冬爲上天言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

【祥】春爲青陽氣青而溫陽夏爲朱明氣赤而光明秋爲白藏氣白而收藏冬爲玄英氣黑而清英四氣和謂之玉燭道光照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此亦四時之別號尸子皆以爲太平祥風四時和爲通正通平暢也謂之景風所以致景風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莫不善之謂之醴泉所以出醴泉

【災】穀不熟爲饑五穀不成蔬不熟爲饉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果不熟爲荒果木子仍饑爲荐連歲不熟左傳曰今又荐饑

【歲陽】太歲在甲曰閼逢在乙曰旃蒙在丙曰柔兆在丁曰強圉在戊曰著雍在己曰屠維在庚曰上章在辛曰重光在壬曰玄黓在癸曰昭陽

【歲名】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

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載歲也夏曰歲取歲星行一次商曰祀取四時一終周曰年取禾一熟唐虞曰載取物終更始

【月陽】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巳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

【月名】正月爲陬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四月爲余五月爲皐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國語云至於玄月是也十月爲陽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云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皆月之別名自歲陽至此其事義皆所未詳通者故闕而不論

【風雨】南風謂之凱風詩曰凱風自南東風謂之谷風詩云習習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詩云北風其涼西風謂之泰風詩云泰風有隧焚輪謂之穨暴風從上下扶搖謂之猋暴風從下上風與火爲庉庉庉熾盛之貌迴風爲飄旋風也日出而風爲暴詩云終風且暴風而雨土爲霾詩曰終風且霾陰而風爲

曀詩曰終風且曀天氣下地不應曰雺言蒙昧地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言晦冥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俗名爲美人虹江東呼雩音芌蜺爲挈貳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別名見尸子弇日爲蔽雲即暈氣五彩覆日也疾雷爲霆霓雷之急激者謂霹靂雨霓爲霄雪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霰水雪雜下者故謂之消雪暴雨謂之涷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爲涷雨離騷云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是也涷音東西之東小雨謂之霢霂詩曰益之以霢霂久雨謂之淫左傳曰天作淫雨淫謂之霖雨自三日已上爲霖濟謂之霽今南陽人呼雨止爲霽音薺

【星名】壽星角亢也數起角亢列宿之長故曰壽天根氐也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天駟房也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大辰房心尾也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大火謂之大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析木謂之津即漢津也箕斗之間漢津也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星紀斗牽牛也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玄枵虛也虛在正北北方色黑枵之言耗耗亦虛意顓頊之虛虛也顓頊水德位在北方北陸虛也虛星之名凡四營室謂之定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爲正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營室東壁星四方似口因名云降婁奎婁也奎爲溝瀆故名降大梁昴也

西陸昴也昴西方之宿別名旄頭濁謂之畢掩兔之畢或呼為濁因星形以名咮謂之柳咮朱鳥之名柳鶉火也鶉鳥名火屬南方北極謂之北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何鼓謂之牽牛今荊楚人呼牽牛星為檐鼓檐者荷也明星謂之启明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為启明昏見西方為太白彗星為欃槍亦謂之孛言其形孛孛似埽彗奔星為彴約

祭名

春祭曰祠祠之言食夏祭曰礿新菜可汋秋祭曰嘗嘗新穀冬祭曰蒸進品物也祭天曰燔柴既祭積薪燒之祭地曰瘞薶既祭埋藏之祭山曰庪縣或庪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祭川曰浮沈投祭水中或浮或沈祭星曰布布散祭於地

祭風曰磔今俗當大道中磔狗云以止風此其象是禷是禡師祭也師出征伐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既伯既禱馬祭也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禘大祭也五年一大祭繹又祭也祭之明日尋繹復祭周曰繹春秋經曰壬午猶繹商曰肜書曰高宗肜日夏曰復胙未見義所出

講武

春獵為蒐搜索取不任者夏獵為苗為苗稼除害秋獵為獮順殺氣也冬獵為狩得獸取之無所擇宵田為獠管子曰獠獵畢弋今江東亦呼獵為獠音遼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照也火田為狩放火燒草獵亦為狩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土大社戎醜大眾起大事動

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有事祭也周官所謂宜乎社振旅闐闐振旅整眾闐闐羣行聲出為治兵尚威武幼賤在前貴勇力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尊老在前復常儀也

素錦綢杠以白地錦韜旗之竿纁帛縿纁帛絳也縿眾旒所著素陞龍于縿畫白龍於縿令上向練旒九練絳練也飾以組用綦組飾旒之邊維以縷用朱縷維連持之不欲令曳地周禮曰六人維王之太常是也緇廣充幅長尋曰旐帛全幅長八尺繼旐曰旆帛續旐末為燕尾者義見詩注旄首曰旌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有鈴曰旂縣鈴於竿頭畫蛟龍於旒錯革鳥曰旟此謂合剝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云載鴻及鳴鳶因章曰旃以帛練為旒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周禮云通帛為旃

釋地

九州

兩河間曰冀州自東河至西河河南曰豫州自南河至漢河西曰雝州自西河至黑水漢南曰荊州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江南曰楊州自江南至海濟河間曰兗州自河東至濟濟東曰徐州自濟東至海燕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齊曰營州自岱東至海此蓋殷制

十藪

魯有大野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晉有大陸今鉅鹿北

廣河澤是也秦有楊陓今在扶風汧縣西宋有孟諸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楚有雲夢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吳越之閒有具區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齊有海隅海濱廣斥燕有昭余祁今太原鄔陵縣北九澤是也鄭有圃田今榮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周有焦護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

八陵東陵阠南陵息慎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西隃鴈門是也即鴈門山也陵莫大於加陵今所在未聞梁莫大於溴梁溴水名梁隄也墳莫大於河墳墳大防

九府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醫無閭山名今在遼東珣玗琪玉屬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名今在山陰縣南竹箭篠也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犀牛皮角象牙骨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黃金礝石之屬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霍山今在平陽永安縣東北珠如今雜珠而精好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璆琳美玉名琅玕狀似珠也山海經曰崐崘山有琅玕樹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幽都山名謂多野牛筋角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虎豹之屬皮有縟綵者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言一山有魚鹽之饒

五方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狀似牛脾鱗細紫黑色一眼兩片相合乃得行今水中所在有之江東又呼為王餘魚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似鳧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為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其名為蟨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然則邛邛岠虛亦宜鼠後而兔前前高不得取甘草故須蟨食之今鴈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為蟨鼠音厥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此即半體之人各有一目一鼻一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鳥之相合更望備驚急中有枳首蛇焉歧頭蛇也或曰今江東呼兩頭蛇為越王約髮亦名弩絃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

野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下溼曰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可食者曰原可種穀給食陂者曰阪陂陀不平下者曰溼公羊傳曰下平曰隰田一歲曰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二歲曰新田詩曰于彼新田三歲曰畬易曰不菑畬

四極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鉛北

至於邠國至於祝栗謂之四極（皆四方極遠之國）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觚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皆四方昏荒之國次四極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岠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岠去也齊中也）北戴斗極為空桐（戴值）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西至日所入為太蒙（即蒙汜地也）太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太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地氣使之然也）

釋丘

〔丘〕丘一成為敦丘（成猶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今江東呼地高堆者為敦）再成為陶丘（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再成銳上為融丘（纖頂者）三成為崐崘丘（崐崘山三重故以名云）如乘者乘丘（形似車乘也或云乘謂稻田塍埒）如陼者陼丘（水中小洲為陼）水潦所止泥丘（頂上汙下者）方丘胡丘（形四方）絕高為之京（人力所作）非人為之丘（地自然生）水潦所埒丘（謂丘邊有界埒水繞環之）上正章丘（頂平）澤中有丘都丘（在池澤中）當途梧丘（途道）途出其右而還之畫丘（言為道所規畫）途出其前戴丘（道出丘南）途出其後昌丘（道出丘北）水出其前渻丘水出其後沮丘水出其右正丘水出其左營丘（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如覆敦者敦丘（敦盂也）邐迤沙丘（旁行連延）左高咸丘右高臨丘前高旄丘（詩云旄丘之葛兮）後高陵丘偏高阿丘（詩云陟彼阿丘）宛中宛丘（宛謂中央隆高）丘背有丘為負丘（此解宛丘中央隆峻狀如負一丘於背上）左澤定丘右陵泰丘（宋有太丘社亡見史記）如畝畝丘（丘有壟界如田畝）如陵陵丘（陵大阜也）丘上有丘為宛丘（嫌人不了故重曉之）陳有宛丘（今在陳郡陳縣）晉有潛丘（今在太原晉陽縣）淮南有州黎丘（今在壽春縣）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說者多以州黎宛營為河南潛敦為河北者案此方稱天下之名丘恐此諸丘碌碌未足用當之殆自別更有魁梧桀大者五但未詳其名號今者所在耳）

〔厓岸〕望厓洒而高岸（厓水邊洒謂深也視厓峻而水深者曰岸）夷上洒下不漘（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為漘不發聲）隩隈（今江東呼為浦隩淮南子曰漁者不爭隈）厓內為隩外為隈（別厓表裏之名）畢堂牆（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重厓岸（兩厓累者為岸）岸上滸（岸上地）墳大防（謂隄）涘為厓（謂水邊）窮瀆汜（水無所通也）谷者溦（通於谷）

釋山

河南華（華陰山）河西嶽（吳嶽）河東岱（岱宗泰山）河北恒（北嶽恒山）江南衡（衡山南嶽）山三襲陟（襲亦重）再成英（兩山相重）一

成坏[書曰至于太坏]山大而高崧[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山小而高岑[言岑崟]鋭而高嶠[言纖峻]卑而大扈[扈廣貌]小而衆巋[小山叢羅]小山岌大山峘[岌謂高過]屬者嶧[言絡繹相連屬]獨者蜀[蜀亦孤獨]上正章[山上平]宛中隆[山中央高]山脊岡[謂山長脊]未及上翠微[近上旁陂]山頂冢[山巔]崒者厜㕒[謂山峯頭巉巖]山如堂者密[形似堂室者尸子曰松栢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如防者盛[防隄]巒山墮[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詩曰墮山喬嶽]重甗隒[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狀似之因以名云]左右有岸厒[夾山有岸]大山宮小山霍[宮謂圍繞之禮記曰君爲廬宮之是也]小山別大山

鮮[不相連]山絕陘[連山中斷絕]多小石磝[多礓礫]多大石礐[多盤石]多草木岵無草木峐[皆見詩]山上有水埒[有停泉]夏有水冬無水澩[有停潦]山瀆無所通谿[所謂窮瀆者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石戴土謂之崔嵬[石山上有土者]土戴石爲砠[土山上有石者]山夾水澗陵夾水澞[別山陵間有水者之名]山有穴爲岫[謂巖穴]山西曰夕陽[暮乃見日]山東曰朝陽[旦即見日]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即天柱山潛水所出]恒山爲北嶽[常山]嵩高爲中嶽[大室山也]梁山晉望也[晉國所望祭者今在馮翊夏陽縣西北臨河上]

釋水

水泉　泉一見一否爲瀸[瀸纔有貌]井一有水一無水爲瀱汋[山海經曰天井夏有水冬無水即此類也]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公羊傳曰直出直猶也也]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從上溜下]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從旁出也]湀闢流川[通流]過辨回川[旋流]灉反入[即河水決出復還入者河之有灉猶江之有沱]潬沙出[今江東呼水中沙堆爲潬音但]汧出不流[水泉潛出便自停成汙池]歸異出同流肥[毛詩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瀵大出尾下[今河東汾陰縣有水口如車輪許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名之爲瀵馮翊郃陽縣復有瀵亦如之相去數里而夾河河中陼上又有一瀵瀵源皆潛相通在汾陰者人壅其流以爲陂種稻呼其本所出處爲瀵魁此是也尾猶底也]

水醮曰厬[謂水醮盡]水自河出爲灉[書曰灉沮會同]濟爲濋汶爲瀾洛爲波漢爲潛[書曰沱潛既道]淮爲滸江爲沱[書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過爲洵潁爲沙汝爲濆[詩曰遵彼汝濆皆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水決之澤爲汧[水決入澤中者亦名爲汧]決復入爲汜[水出去復還]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爲瀾[言渙瀾]小波爲淪[言蘊淪]直波爲徑[有徑挺]江有沱河有灉汝有濆[此故上水別出耳所作者重見]滸水厓[水邊地]水草交爲湄[詩曰居河之湄]濟有深涉[謂濟渡之處]深則厲淺

則揭揭者揭衣也(謂褰裳也)以衣涉水爲厲(衣謂褌)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繇自也)潛行爲泳(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汎汎楊舟紼縭維之紼繂也(繂索)縭緌也(緌繫)天子造舟(比船爲橋)諸侯維舟(維連四船)大夫方舟(併兩船)士特舟(單船)庶人乘泭(併木以渡)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瀆(此皆道水轉相灌注所入之處名)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皆見詩)正絶流曰亂(直橫渡也書曰亂于河)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水中

水中可居者曰洲小洲曰陼小陼曰沚小沚曰坻人所爲爲潏(人力所作)

河曲

河出崐崘虛色白(山海經曰河出崐崘西北隅虛山下基也)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潛流地中汩漱沙壤所受渠多衆水溷淆宜其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

九河

徒駭(今在成平縣義所未聞)太史(今所未詳)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覆鬴(水中可居往往而有狀如覆釜)胡蘇(東莞縣今有胡蘇亭其義未詳)簡(簡易)絜(水多約絜)鉤盤(水曲如鉤流盤桓也)鬲津(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

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名也

卷終

爾雅卷下

郭璞註

釋草

藿山韭茖山葱葝山䪥蒚山蒜(今山中多有此菜皆如人家所種者茖葱細莖大葉)薜山蘄(廣雅云山蘄當歸當歸今似蘄而麤大)椴木槿櫬木槿(別二名也似李樹華朝生夕隕可食或呼曰及亦曰王蒸)朮山薊(本草云朮一名山薊今朮似薊而生山中)楊枹薊(似薊而肥大今呼之馬薊)莌王蔧(王帚也似藜其樹可以爲埽蔧江東呼之曰落帚)菉王芻(菉蓐也今呼鴟脚莎)拜蔏藋(蔏藋亦似藜)蘩皤蒿(白蒿)蒿菣(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蔚牡菣(無子者)齧彫蓬薦黍蓬(別蓬種類)虇鼠莞(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須可以爲席蜀中出好者)葝鼠尾(可以染皁)菥蓂大薺(似薺葉細俗呼之曰老薺)蒤虎杖(似紅草而麤大有細刺可以染赤)孟狼尾(似茅今人亦以覆屋)瓠棲瓣(瓠中瓣也詩云齒如瓠棲)茹藘茅蒐(今之蒨也可以染絳)果蓏之實栝樓(今齊人呼之爲天瓜)荼苦菜(詩曰誰謂荼苦苦菜可食)萑蓷(今茺蔚也葉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又名益母廣雅云)虉綬(小草有雜色似綬)

粢稷 今江東人呼粟爲粢 衆秫 謂黏粟也 戎叔謂之荏菽 即胡豆也 卉草 百草總名 芜雀弁 未詳 蘥雀麥 即燕麥也 蘾烏蘾 萰菟荄 蘩菟蒵 未詳 黃菟瓜 菟瓜似土瓜 茢薽豕首 本草曰彘盧一名蟾蠩蘭今江東呼豨首可以煼蠶蛹 荓馬帚 似蓍可以爲埽篲 藱懷羊 未詳 茭牛蘄 今馬蘄葉細銳似芹亦可食 葖蘆萉 萉宜爲菔蘆菔蕪菁屬紫華大根俗呼雹葖 逌灌 未詳 苬芝 芝一歲三華瑞草 筍竹萌 初生者 簜竹 竹別名儀禮曰簜在建鼓之間謂簫管之屬 莪蘿 今莪蒿也亦曰藾蒿 苨菧苨 薺苨 經履 未詳 莕接余其葉苻 叢生水中葉圓在莖端長短隨水深淺江東食之亦呼爲莕音杏 白華野菅 菅茅屬詩曰白華菅兮 薜

白蘄 即上山蘄 菲芴 即土瓜也 葍當 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 熒委萎 藥草也葉似竹大者如箭竿有節葉狹而長表白裏青根大如指長一二尺可啖 葋艼熒 未詳 竹萹蓄 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又殺蟲 葴寒漿 今酸漿草江東呼曰苦葴音針 薢茩英茪 英明也葉黃銳赤華實如山茱萸或曰陵也關西謂之薢茩音皆 莁荑蔱薔 一名白蕢 瓞瓝其紹瓞 俗呼瓝瓜爲瓞紹者瓜蔓緒亦著子但小如瓝 芍鳧茈 生下田苗似龍須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 蘱薡董 似蒲而細 蕛苵 蕛似稗布地生穢草 鉤芺 大如拇指中空莖頭有臺似薊初生可食 䪥鴻薈 即䪥菜也 蘇桂荏 蘇荏類故名桂荏 薔虞蓼 虞蓼澤蓼 蓧蓨 未詳 虋赤苗 今之赤粱粟 芑白苗 今之白粱粟皆好穀

秬黑黍 詩曰維秬維秠 秠一稃二米 此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 稌稻 今沛國呼稌 葍藑茅 葍華有赤者爲藑藑葍一種耳亦猶菱苕華黃白異名 臺夫須 鄭箋詩云臺可以爲禦雨笠 藆䔲 未詳 莔貝母 根如小貝員而白華葉似韭 荍蚍衃 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又翹起 艾冰臺 今艾蒿 䔖葶藶 實葉皆似芥一名狗薺廣雅云音典 苻鬼目 今江東有鬼目草莖似葛葉員而毛子如耳璫也赤色叢生 薜庾草 未詳 蔜蕿 今蘩蔞也或曰雞腸草 離南活莌 草生江南高丈許大葉莖中有瓤正白零陵人祖曰貫之爲樹 蘢天蘥 須葑蓯 未詳 蒡隱荵 似蘇有毛今江東呼爲隱荵藏以爲葅亦可瀹食 茜蔓于

草生水中一名軒于江東呼䔿音猶 菌蘆 作屨草 柱夫搖車 蔓生細葉紫華可食今俗呼曰翹搖車 出隧蘧蔬 蘧蔬似土菌生菰草中今江東啖之甜滑音氍毹 蘄茝蘪蕪 香草葉小如萎狀淮南子云似蛇牀山海經云臭如蘪蕪 茨蒺藜 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見詩 蘮蒘竊衣 似芹可食子大如麥兩兩相合有毛著人衣 髦顛蕀 細葉有刺蔓生一名商蕀廣雅云女木也 雚芄蘭 雚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 薚莐藩 生山上葉如韭一曰提母 蕍蕮 今澤蕮 蔨鹿藿其實莥 今鹿豆也葉似大豆根黃而香蔓延生 薃侯莎其實媞 夏小正曰薃也者莎隨也媞者其實 莞苻蘺其上蒚 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蒚謂其頭臺首也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中莖爲蒚用之爲席音羽翮 荷芙

渠別名芙蓉江東呼荷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其華菡萏見詩其實蓮蓮謂房也其根藕其中的蓮中子也的中薏中心苦紅蘢古其大者蘬俗呼紅草爲龍鼓語轉耳蒫薺實薺子名蕡枲實禮記曰苴麻之有蕡枲麻別二名須蕵蕪蕵蕪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菲息菜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蕢赤莧今之莧赤莖者蘠蘼虋冬門冬一名滿冬本草云萹苻止未詳濼貫衆葉員銳莖毛黑布地冬不死一名貫渠廣雅云貫節莙牛藻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蓫薚馬尾廣雅曰馬尾蔏陸本草云別名薚今關西亦呼爲薚江東呼爲當陸萍蓱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音瓢其大者蘋詩曰于以采蘋莃

菟葵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藜有毛汋啖之滑芹楚葵今水中芹菜藬牛蘈今江東呼草爲牛蘈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爲飲藚牛脣毛詩傳曰水蕮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生苹藾蕭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連異翹一名連苕又名連草本草云澤烏薞即上蕵也傅橫目一名結縷俗謂之鼓箏草釐蔓華一名蒙華蔆蕨攈今水中芰大菊蘧麥一名麥句薑即瞿麥薜牡贊未詳葥山莓今之木莓也實似藨莓而大亦可食齧苦堇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藫石衣水苔也一名石髮江東食之或曰藫葉似䪥而大生水底亦可食蘜治蘠今之秋華菊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別四名詩云爰采唐矣苗蓨未詳茥蒛葐

覆盆也實似莓而小亦可食芨堇草即烏頭也江東呼爲堇音靳虃百足未詳菺戎葵今蜀葵也似葵華如木槿華蘩狗毒樊光云俗語苦如蘩垂比葉未詳蕧盜庚旋蕧似菊莩麻母苴麻盛子者瓝九葉今江東有草五葉共叢生一莖俗因名爲五葉即此類也藐茈草可以染紫一名茈莀廣雅云倚商活脫即離南也蘵黃蒢蘵草葉似酸漿華小而白中心黃江東以作葅食藒車芞輿藒車香草見離騷權黃華今謂牛芸草爲黃華華黃葉似苜蓿葞春草一名芒草本草云蔠葵蘩露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菋荎藸五味也蔓生子叢在莖頭蒤委葉詩云以茠蒤蓼皇守田似燕麥子如彫胡米可食生廢田中一名守氣鉤藈姑鉤瓤也一名王瓜實如瓝瓜正

赤味苦望乘車可以爲索長丈餘困衱袶未詳攫烏階即烏杷也子連相著狀如杷齒可以染皂杜土鹵杜衡也似葵而香盱虺牀蛇牀也一名馬牀廣雅云蔝蔜未聞赤枹薊即上枹薊菟奚顆凍款凍也紫赤華生水中中馗菌地蕈也似蓋今江東名爲土菌亦曰馗厨可啖之小者菌大小異名敢小葉未聞苕陵苕一名陵時本草云黃華蔈白華茇苕華色異名亦不同音沛蘪從水生生於水中薇垂水生於水邊薜山麻似人家麻生山中莽數節竹類也節間促桃枝四寸有節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粼堅中竹類也其中實簢筡中言其中空竹類仲無笐亦竹類未詳篙箭萌萌筍屬也周禮曰篙菹鴈醢篠箭別二名

枹霍首素華軌鬷皆未詳
芏夫王芏草生海邊似莞蘭今南方越人采以為席
綦月爾即紫綦也似蕨可食
葴馬藍今大葉冬藍也
姚莖涂薺未詳
苄地黃一名地髓江東呼苄音怙
蒙王女蒙即唐也女蘿別名
拔龍葛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為龍尾亦謂之虎葛細葉赤莖
䔮牡茅白茅屬
卷耳苓耳廣雅云枲耳也亦云胡枲江東呼為常枲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
蕨虌廣雅云紫蕨非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虌
蘢邛鉅今藥草大戟也本草云
繁由胡未詳
菤杜榮今菤草似茅皮可以為繩索履屩也
稂童梁稂莠類也
藨麃麃即莓也今江東呼為藨莓子似覆盆而大赤酢甜可啖
的薂即蓮實也
購蔏蔞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
茢勃茢一名石芸本草云
葽繞蕀蒬今遠志也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其上謂之小草廣雅云
茦刺草刺針也關西謂之刺燕北朝鮮之間曰茦見方言
蕭萩即蒿
薚海藻藥草也一名海蘿如亂髮生海中本草云
長楚銚芅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
蘦大苦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
芣苢馬舄馬舄車前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為蝦蟆衣
綸似綸組似組東海有之綸今有秩嗇夫所帶糾青絲綸組綬也海中草生彩理有象之者因以名云
帛似帛布似布華山有之草葉有象布帛者因以名云生華山中
芫東蠡未詳
緜馬羊齒草細葉葉羅生而毛有似羊齒今江東呼為鴈齒繅者以取繭緒
落麋舌今麋舌草
春生葉有似於古
摹柜朐未詳
蘩之醜秋為蒿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為蒿
芺薊其實荂芺與薊莖頭皆有蔓臺名荂荂即其實音俘
蔈荂荼即芀
猋藨芀皆芀荼之別名方俗異語所未聞
葦醜芀其類皆有芀秀
葭華即今蘆也
蒹薕似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為蒹藡音廉
葭蘆葦也
菼薍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為烏蓲音丘
其萌虇今江東呼蘆筍為虇然則萑葦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虇音繾綣
蕍芛葟華榮釋言云華皇也今俗呼草木華初生者為芛音豬蕍猶敷蕍亦華之貌所未聞
卷施草拔心不死宿莽也離騷云
荺茭今江東呼藕紹緒如指空中可啖者為茭茭即此類
荄根俗呼韭根為荄
欔橐含未詳
華荂也今江東呼華為荂音敷
華荂榮也轉相解
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釋木

稻山榎今之山楸
栲山樗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
柏椈禮記曰鬯臼以椈
髡梱未詳
椵柂白椵也樹似白楊
梅柟柟似杏實酢
被煔煔似松生江南可以為船及棺材作柱埋之不腐
櫠椵柚屬也子大如盂皮厚二三寸中似枳食之少味
杻檍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
楙木瓜實如小瓜酢可食
椋即來今椋材中車輞
栵栭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可食今江東亦呼為栭栗
檴落可以為杯器素
柚條似橙實酢

生江南 時英梅 雀梅 援柜柳 未詳或曰柳當爲柳柜柳似柳皮可以煑作飲 栩杼 柞樹 味荎著 釋草已有此名疑誤重出 蘵荎 今之刺榆 杜甘棠 今之杜梨 狄臧槔 貢綦 皆未詳 杭繫梅 杭樹狀似梅子如指頭赤色似小柰可食 枓者聊 未詳 魄榽橀 魄大木細葉似檀今江東多有之齊人諺曰上山斫檀榽橀先殫 梫木桂 今南人呼桂厚皮者爲木桂桂樹葉似枇杷而大白華華而不著子叢生巖嶺枝葉冬夏常青間無雜木 楡無疵 楡柀屬似豫章 椐櫃 腫節可以爲杖 檉河柳 今河旁赤莖小楊 旄澤柳 生澤中者 楊蒲柳 可以爲箭左傳所謂董澤之蒲 權黃英 輔小木 權輔皆未詳 杜赤棠白者棠 棠色異異其名 諸慮山櫐 今江東呼櫐爲藤似葛而麤大 欇虎櫐 今虎豆纏蔓林樹而生莢有毛刺今江東呼爲欇欙音涉 杞枸檵 今枸杞也 杬魚毒 杬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藏卵果 檓大椒 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檓 梫鼠梓 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 楓欇欇 楓樹似白楊葉員而岐有脂而香今之楓香是 寓木宛童 寄生樹一名蔦 無姑其實夷 無姑姑楡也生山中葉員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無夷 櫟其實梂 有梂彙自裹 檖蘿 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 楔荊桃 今櫻桃 旄冬桃 子冬熟 榹桃山桃 實如桃而小不解核 休無實李 一名趙李 痤椄慮李 今之麥李 駁赤李 子赤 棗壺棗 今江東呼棗大而銳上者爲壺壺猶瓠也 邊要棗 子細腰今謂之鹿盧棗 櫅白棗 即今棗子白熟 樲酸棗 樹小實酢孟子

曰養其樲棗 楊徹齊棗 未詳 遵羊棗 實小而員紫黑色今俗呼之爲羊矢棗孟子曰曾晳嗜羊棗 洗大棗 今河東猗氏縣出大棗子如雞卵 煑填棗 未詳 蹶泄苦棗 子味苦 皙無實棗 不著子者 還味稔棗 還味短苦 櫬梧 今梧桐 樸枹者 樸屬叢生者爲枹詩所謂棫樸枹樕 謂櫬采薪采薪即薪 指解今樵薪 棪樕其 樕實似柰赤可食 劉劉杙 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酢甜核堅出交阯 櫰槐大葉而黑 槐樹葉大色黑者名爲櫰 守宮槐葉晝聶宵炕 槐葉晝日聶合而夜炕布者名爲守宮槐 槐小葉曰榎 槐當爲楸楸細葉者爲榎 大而皵楸 老乃皮麤皵者爲楸 小而皵榎 小而皮麤皵者爲榎左傳曰使擇美榎 椅梓 即楸 桋赤楝白者楝 赤楝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白楝葉員而岐爲大木 終牛棘 即馬棘也其刺麤而長 灌木叢木 詩曰集於灌木 瘣木苻婁 謂木病尩傴癭腫無枝條 蕡藹 樹實繁茂菴藹 枹遒木魁瘣 謂樹木叢生根枝節目盤結磈磊 棫白桵 桵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 梨山樆 即今梨樹 桑辨有葚梔 辨半也 女桑桋桑 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樹 榆白枌 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 唐棣栘 似白楊江東呼大栘 常棣棣 今山中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 檟苦荼 樹小似梔子冬生葉可煑作羹飲今呼早采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 樕樸心 樕樸別名 榮桐木 即梧桐 棧木干木 僵木也江東呼木䠒 檿桑山桑 似桑材中作弓

及車軶　木自獘神獘踣　立死椔不弊頓椔　蔽者翳樹蔭翳覆地者
詩云其椔其翳　木相磨槸樹枝相切磨　棤皵謂木皮甲錯　梢梢擢
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殺者　樅松葉柏身今大廟梁材用此木尸子所謂松柏
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　檜柏葉松身詩曰檜楫松舟　句如羽喬樹枝
曲卷似鳥毛羽　下句曰朻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楸樹性上
竦　如竹箭曰苞篠竹性叢生　如松柏曰茂枝葉婆娑　如槐
曰茂言亦扶疏茂盛　祝州木髦柔英皆未詳　槐棘醜喬皆枝
翹竦　桑柳醜條阿那垂條　椒榝醜荥荥萸子聚生成房貌今江東亦呼荥
榝似茱萸而小赤色　桃李醜核核子中有核人　瓜曰華之桃曰膽
之棗李曰疐之樝梨曰鑽之皆啖食治擇之名樝似梨而酢澀見禮
記　小枝上繚為喬謂細枝皆翹繚上向者名為喬木　無枝為檄
檄擢直上　木族生為灌族叢

釋蟲

螜天螻螻蛄也夏小正曰螜則鳴　蜚蠦蜰蜰即負盤臭蟲　螾衘入耳
蚰蜒　蜩蜋蜩螗蜩夏小正傳曰蜋蜩者五彩具　螗蜩夏小正傳曰螗蜩者蝘俗呼為
胡蟬江南謂之螗蛦音夷　蚻蜻蜻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蠽夏小正曰鳴蚻虎
懸　蠽茅蜩江東呼為茅截似蟬而小青色　蝒馬蜩蜩中最大者為馬蟬　蜺
寒蜩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赤月令曰寒蟬鳴　蜓蚞螇螰即蝭蟧也一名蟪蛄

齊人呼螇螰　蛣蜣蜣蜋黑甲蟲噉糞土　蝎蛣蝠木中蠹蟲　蠰齧桑
似天牛長角體有白點喜齧桑樹作孔入其中江東呼為齧髮　諸慮奚相未詳　蜉
蝣渠略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啖之　蛂蟥
蛢甲蟲也大如虎豆綠色今江東呼黃蛢音瓶　蠸輿父守瓜今瓜中黃甲小
蟲喜食瓜葉故曰守瓜　蝚蛖螻蛄類　不蜩王蚥未詳　蛄𧍧
強蛘今米穀中蠹小黑蟲是也建平人呼為蛘子音芉姓　不過蟷蠰螗蜋
別名　其子蜱蛸一名蟳蟭螗蜋卵也　蒺藜蝍蛆似蝗而大腹長角能食蛇
腦　蝝蝮蜪蝗子未有翅者外傳曰蟲舍蚳蝝　蟋蟀蛬今促織也亦名青蛚
蟼蟆蛙類　蛝馬蠲馬蠲蚐俗呼馬蝬　阜螽蠜詩曰趯趯阜螽　草螽
負蠜詩云喓喓草蟲謂常羊也　蜇螽蜙蝑蜙蝑也俗呼蝽蝽　蟿螽螇
蚸今俗呼似蚣蝑而細長飛翅作聲者為螇蚸　土螽蠰谿似蝗而小今謂之土
螇　螼蚓蜸蚕即蛩蟺也江東呼寒蚓　莫貈蟷蜋蛑螗蜋有斧蟲江
東呼為石蜋孫叔然以方言說此義亦不了　虰蛵負勞或曰即蜻蛉也江東呼狐黎所
未聞　蜭毛蠹即載屬也　螺蛅蟴蛅蟴載屬也今青州人呼載為蛅蟴孫叔然云八角螫蟲
失之　蟠鼠負瓮器底蟲　蟫白魚衣書中蟲一名蛃魚　螒天
雞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雞又曰樗雞　傅負版未詳　強蚚即強醜捋　蛶螪
何未詳　蜆縊女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縊女　蚍蜉大
螘俗呼為馬蚍蜉　小者螘齊人呼蛾蛾蛘　蠪朾螘赤駮蚍蜉　𧒆飛螘

有翅其子蚔蚔蟻卵周禮曰蜃蚔醬次蟗鼅鼄鼅鼄蝃蝥今江東呼蝃蝥音掇土鼅鼄在地中布網者草鼅鼄絡幕草上者土蜂今江東呼大蜂在地中作房者為土蜂啖其子即馬蜂今荊巴間呼為蟺音憚木蜂似土蜂而小在樹上作房江東亦呼為木蜂又食其子蟦蠐螬在糞土中蝤蠐蝎在木中今雖通名蠐所在異蛜威委黍舊說鼠婦別名然所未詳蟰蛸長踦小鼅鼄長腳者俗呼為喜子蛭蝚至掌未詳國貉蟲蠁今呼蛹蟲為蠁廣雅云土蛹蠁蟲蠖蚇蠖今蝍蝛果蠃蒲盧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蠮螉螟蛉桑蟲俗謂之桑蟃亦曰戎女蝎桑蠹即蛣蝠熒火即炤夜飛腹下有火密肌繼英未詳蚅烏蠋大蟲如指似蠶見韓子蠓蠛小蟲似蚋喜亂飛王蛈蝪即蛈蝪似鼅鼄在穴中有蓋今河北人呼蛈蝪蟓桑繭食桑葉作繭者即今蠶雔由樗繭食樗葉棘繭食棘葉欒繭食欒葉蚢蕭繭食蕭葉者皆蠶類翥醜罅剖母背而生螽醜奮好奮迅作聲強醜捋以腳自摩捋蜂醜螸垂其腴蠅醜扇好搖翅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皆見詩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

釋魚

鯉今赤鯉魚鱣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鰋今鰋額白魚鮎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為鮧鱧鮦也鯇今鯇魚似

鱒而大鯊鮀今吹沙小魚體員而有點文鮂黑鰦即白儵江東呼為鮂鰼鰌今泥鰌鰹大鮦小者鮵今青州呼小鱺為鮵魾大鱯小者鮡鱯似鮎而大白色鰝大鰕鰕大者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鰕魚為鰝音鄗鄗鯤魚子凡魚之子總名鯤鱀是鱁鱀䱊屬也體似鱏尾如䱎魚大腹喙小銳而長齒羅生上下相銜鼻在額上能作聲少肉多膏胎生健啖細魚大者長丈餘江中多有之鱦小魚家語曰其小者鱦魚也今江東亦呼魚子未成者為鱦音繩鮥鮛鮪鮪鱣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鮛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中通出鱏鱣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即此魚也音洛鯦當魱海魚也似鯿而大鱗肥美多鯁今江東呼其最大長三尺者為當魱音胡鮤鱴刀今之鮆魚也亦呼為魛魚鱊鮬鱖鯞小魚也似鮒子而黑俗呼為魚婢江東呼為妾魚魚有力者鰴強大多力魵鰕出穢邪頭國見呂氏字林鮅鱒似鱓子赤眼魴魾江東呼魴魚為鯿一名魾音毗鯬鰊未詳蜎蠉井中小蛣蟩赤蟲一名孑孓廣雅云蛣蟩蟣今江東呼水中蛭蟲入人肉者為蟣科斗活東蝦蟆子魁陸本草云魁狀如海蛤員而厚外有理縱橫即今之蚶也蜪蚅未詳鼁鱦蟾諸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蚥在水者黽耿黽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蜌螷今江東呼蚌長而狹者為螷蚌含漿蚌即蜃也鼈三足能龜三足賁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大若山多三足龜今吳興郡陽羨縣君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鼈又有六眼龜蚹蠃螔蝓即蝸牛也蠃小者蜬螺大者如斗出日南漲海中可以為

酒杯 螖蠌小者蟧 螺屬見埤蒼或曰即彭螖也似蟹而小 蜃小者珧 珧玉珧即小蚌 龜俯者靈 行頭低 仰者謝 行頭仰 前弇諸果 甲前長 後弇諸獵 甲後長 左倪不類 行頭左庳今江東所謂左食者以甲卜審 右倪不若 行頭右庳爲右食甲形皆爾 貝居陸贆在水者蜬 水陸異名也貝中肉如科斗但有頭尾耳 大者魧 書大傳曰大貝如車渠車渠謂車輞即魧屬 小者鰿 今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 玄貝貽貝 黑色貝也 餘貾黃白文 以黃爲質白爲文點 餘泉白黃文 以白爲質黃爲文點今之紫貝以紫爲質黑爲文點 蚆博而頯 頯者中央廣兩頭銳 蜠大而險 險者謂汚薄 蟦小而橢 即上小貝橢謂狹而長此皆說貝之形容 蠑螈

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 轉相解博異語別四名也 镻蝁 蝮屬大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蝁子音惡 螣螣蛇 龍類也能興雲霧而遊其中淮南云蟒蛇 蟒王蛇 蟒蛇最大者故曰王蛇 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 身廣三寸頭大如人擘指此自一種蛇名爲蝮虺 鯢大者謂之鰕 今鯢魚似鮎四腳前似獼猴後似狗聲如小兒啼大者長八九尺 魚枕謂之丁 枕在魚頭骨中形似篆書丁字可作印 魚腸謂之乙 魚尾謂之丙 此皆似篆書字因以名焉禮記曰魚去乙然則魚之骨體盡似丙丁之屬因形名之 一曰神龜 龜之最神明 二曰靈龜 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瑇瑁俗呼爲靈龜即今觜蠵龜一名靈蠵能鳴 三曰攝龜 小龜也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好食蛇江東呼

爲陵龜 四曰寶龜 書曰遺我大寶龜 五曰文龜 甲有文彩者河圖曰靈龜負書丹甲青文 六曰筮龜 常在蓍叢下潛伏見龜策傳 七曰山龜 八曰澤龜 九曰水龜 十曰火龜 此皆說龜生之處所火龜猶火鼠耳物有含異氣者不可以常理推然亦無所怪

釋鳥

隹其鳺鴀 今鵓鳩 鶌鳩鶻鵃 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爲鶻鵃 鳲鳩鴶鵴 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獲穀 鷑鳩鵧鷑 小黑鳥鳴自呼江東名爲烏鳴 鴡鳩王鴡 鵰類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毛詩傳曰鳥摯而有別 鵅鵋鶀 今江東呼鵂鶹爲鵋鶀亦謂之鴝鵅音格 鶹鵵軌 未詳

鴗天狗 小鳥也青似翠食魚江東呼爲水狗 鷚天鸙 大如鷃雀色似鶉好高飛作聲今江東名之天鸙音綢繆 鵱鷜鵝 今之野鵝 鶬麋鴰 今呼鶬鴰 烏鸔 水鳥也似鶂而短頸腹翅紫白背上綠色江東呼烏鸔音駁 舒鴈鵝 禮記曰出如舒鴈今江東呼鳫音加 舒鳧鶩 鴨也 鳽鵁鶄 似鳧腳高毛冠江東人家養之以厭火災 鵜鴮鸅 今之鵜鶘也好群飛沉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 鶾天雞 鶾雞赤羽逸周書曰文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 鷽山鵲 似鵲而有文彩長尾觜腳赤 鷣負雀 鷣鷂也江南呼之爲鷣善捉雀因名云音淫 齧齒艾 未詳 鶨鵋老 鵋鶀也俗呼爲癡鳥 扈鴳 今鴳雀 桑鳸竊脂 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 鳭鷯剖葦 好剖葦皮食其中蟲因名

云江東呼蘆虎似雀青班長尾 桃蟲鷦其雌鴱 鷦鷯桃雀也俗呼爲巧婦 鶠
鳳其雌皇 瑞應鳥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彩色其高六尺許 䳭鴒雝
渠 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 鷽斯鵯鶋 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爲鵯
烏音匹 燕白脰烏 脰頸 鴽鴾母 鵪也青州呼鴾母 密肌繫英
釋蟲以有此名疑誤重 巂周 子巂鳥出蜀中 燕燕䴏 詩云燕燕于飛一名玄鳥
齊人呼䴏 鴟鴞鸋鴂 鴟類 狂茅鴟 今鳩鴟也似鷹而白 怪鴟 即鴟鵂也
見廣雅今江東通呼此屬爲怪鳥 梟鴟 土梟 鶹鷅劉疾 未詳 生哺鷇 鳥子
須母食之 生噣雛 能自食 爰居雜縣 國語曰海鳥爰居漢元帝時琅邪有
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 春鳸鳻鶞夏鳸竊玄秋鳸竊藍

冬鳸竊黃桑鳸竊脂棘鳸竊丹行鳸唶唶宵鳸
嘖嘖 諸鳸皆因其毛色音聲以爲名竊藍青色 鵖鴔戴鵀 鵀即頭上勝今亦呼
爲戴勝鵖鴔猶鶝鶔語聲轉耳 鶭澤虞 今婟澤鳥似水鴞蒼黑色常在澤中見人輒鳴
喚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云俗呼爲護田鳥 鷧鸕 即鸕鷀也觜頭曲如鉤食魚 鷯
鶉其雄鶛牝痺 鶉屬 鸍沈鳧 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
呼爲鸍音施 鴢頭鵁 似鳧腳近尾略不能行江東謂之魚鵁音髐箭 鵽鳩寇
雉 鵽大如鴿似雌雉鼠腳無後指岐尾爲鳥憨急羣飛出北方沙漠地 萑老鵵 木兔
也似鵂鶹而小兔頭有角毛腳夜飛好食雞 鵋鶀鳥 似雉青身白頭 狂寢鳥
狂鳥五色有冠見山海經 皇黃鳥 俗呼黃離留亦名摶黍 翠鷸 似燕紺色生鬱

林 鴩山烏 似烏而小赤觜穴乳出西方 蝙蝠服翼 齊人呼爲蟙蠌或謂
之仙鼠 晨風鸇 鷂屬詩曰鴥彼晨風 鸉白鷢 似鷹尾上白 寇雉泆
泆 即鷂鳩也 鷏蟁母 似烏鸔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鴿聲今江東呼爲蚊母俗說此鳥
常吐蚊故以名云 鷉須鸁 鷿鷉似鳧而小膏中瑩刀 鼯鼠夷由 狀如
小狐似蝙蝠肉翅翅尾項脇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腳短爪長尾三尺許飛
且乳亦謂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上高 倉庚商庚 即鵹
黃也 鳺餔枝 未詳 鷹鶆鳩 鶆當爲鷞字之誤耳左傳作鷞鳩是也 鶼鶼
比翼 說已在上 鵹黃楚雀 即倉庚也 鴷斲木 口如錐長數寸常斲樹食
蟲因名云 鸄鶶鷉 似烏蒼白色 鸕諸雉 未詳或云即今雉 鷺舂鉏

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縗 鷂雉 青質五彩
鷮雉 即鷮雞也長尾走且鳴 鳪雉 黃色鳴自呼 鷩雉 似山雞而小冠背毛
黃腹下赤項綠色鮮明 秩秩海雉 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 鸐山雉 長尾
者 雗雉鵫雉 今白鵫也江東呼白雗亦名白雉 雉絕有力奮 最健
鬪 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 翬亦雉屬
言其毛色光鮮 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 即鷂
雉也 南方曰翯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 說四
方雉之名 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 鼵如人家鼠而短尾
鵌似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中孔氏尚

書傳云共爲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 鸛鷒鶝鶔如鵲短尾射之銜矢射人或說曰鸛鷒鶝鶔一名瞶羿 鵲鶪醜其飛也翪竦翅上下 鳶烏醜其飛也翔布翅翱翔 鷹隼醜其飛也翬鼓翅翬翬然疾 鳧鴈醜其足蹼脚指間有幕蹼屬相著 其踵企飛即伸其脚跟企直 烏鵲醜其掌縮飛縮腳腹下 亢鳥嚨嚨謂喉嚨亢即咽 其粻嗉嗉者受食之處別名嗉今江東呼粻 鶉子鳼 鴽子鸋別鶵雛之名 雉之暮子爲鷚晚生者今呼少雞爲鷚 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鶹鷅猶留離詩所謂留離之子 二足而羽謂之禽 四足而毛謂之獸 鵙伯勞也似鶷鶡而大左傳曰伯趙是 倉庚黧黃也其色黧黑而黃因以名云

釋獸

麋牡麔牝麎其子麇國語曰獸長麛麇 其跡躔脚所踐處 絕有力狄 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 絕有力麉 麕牡麌詩曰麀鹿麌麌鄭康成解即謂此也但重言耳 牝麜其子麆其跡解 絕有力豣 狼牡貛牝狼其子獥 絕有力迅 兔子嬎俗呼曰䨲 其跡迒 絕有力欣 豕子豬今亦曰彘江東呼豨皆通名 豶豮俗呼小豶豬爲豶子 幺幼最後生者俗呼爲幺豚

奏者豱今豱豬短頭皮理腠蹙 豕生三豵二師一特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之名 所寢橧橧其所臥蓐 四豴皆白豥詩云有豕白蹢蹢蹄也 其跡刻 絕有力豝即豕高五尺者 牝豝詩云一發五豝 虎竊毛謂之虦貓竊淺也詩曰有貓有虎 貘白豹似熊小頭庳脚黑白駮能舐食銅鐵及竹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或曰豹白色者別名貘 甝白虎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骨爪牙 虪黑虎晉永嘉四年建平秭歸縣檻得之狀如小虎而黑毛深者爲斑山海經云幽都山多玄虎玄豹 貀無前足晉太康七年召陵扶夷縣檻得一獸似狗豹文有角兩脚即此種類也或說貀似虎而黑無前兩足 鼳鼠身長須而賊秦人謂之小驢鼳似鼠而馬蹄一歲千斤爲物殘賊 熊虎醜其子狗 絕有力麙律曰捕虎一購錢三千其狗半之 貍子貄今或呼豾貍 貈子貆其雌者名貜今江東呼貉爲貅猤 貒子貗貒豚也一名貛 貔白狐其子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 麝父麕足脚似麕有香 貙獌似貍今山民呼貙虎之大者爲貙豻音岸 羆如熊黃白文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 麢大羊麢羊似羊而大角員銳好在山崖間 麐大麃牛尾一角漢武帝郊雍得一角獸若麃然謂之麟者此是也麃即麞 麔大麢旄毛狗足旄毛獵長 魋如小熊竊毛而黃今建平山中有此獸狀如熊而小毛麤淺赤黃色俗呼爲赤熊即魋也 猰貐類貙虎爪食人迅走迅疾 狻麑如虦貓

食虎豹即師子也出西域漢順帝時疏勒王來獻犎牛及師子穆天子傳曰狻猊日走五百里　驨如馬一角不角者騏元康八年九真郡獵得一獸大如馬一角角如鹿茸此即驨也今深山中人時或見之亦有無角者　羱如羊羱羊似吳羊而大角角橢出西方　麐麕身牛尾一角角頭有肉公羊傳曰有麕而角　猶如麂善登木健上樹　貄脩毫毫毛長　貙似貍今貙虎也大如狗文如貍　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　犀似豕形似水牛豬頭大腹庳腳腳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一角者　彙毛刺今蝟狀似鼠　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梟羊也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及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俗呼之曰山都　貍狐貒貈醜其足蹯其跡厹皆有掌蹯厹指頭處　蒙頌猱狀即蒙貴也狀如蜼而小紫黑色可畜健捕鼠勝於貓九真日南皆出之猱亦獼猴之類　猱蝯善援便攀援　貜父善顧貑貜也似獼猴而大色蒼黑能攫持人好顧盼　威夷長脊而泥泥少才力　麔麚短脰脰項　贙有力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　麢迅頭今建平山中有麢大如狗似獼猴黃黑色多髯鬣好奮迅其頭能舉石擿人貜類也　蜼卬鼻而長尾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縣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為物捷健　時善乘領好登山峰　猩猩小而好啼山海經曰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阯封谿縣出猩猩狀如貛㹠聲似小兒啼　闕洩多

狃說者云脚饒指未詳

鼠屬　鼢鼠地中行者　鼸鼠以頰裏藏食　鼷鼠有螫毒者　鼶鼠夏小正曰鼶則穴　鼬鼠今鼬似鼦赤黃色大尾啖鼠江東呼為鼪音牲　鼩鼠小鼱鼩也亦名鼩鼱　鼭鼠未詳　鼣鼠山海經說獸云狀如鼣鼠然形則未詳　鼫鼠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為鼩鼠見廣雅音瞿　鼤鼠　鼨鼠皆未詳　豹文鼮鼠鼠文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　鼰鼠今江東山中有鼰鼠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木上音巫覡

齸屬　牛曰齝食之已久復出嚼之　羊曰齥今江東呼齝為齥音漏洩　麋鹿曰齸江東名咽為齸齸者鳥食之所在依名云　鳥曰嗉咽中裹食處　寓鼠曰嗛頰裏貯食處寓謂獼猴之類寄寓木上

須屬　獸曰釁自奮釁　人曰撟頻伸夭撟　魚曰須鼓鰓須息　鳥曰狊張兩翅皆氣體所須

釋畜

馬屬　騊駼馬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騊駼色青　野馬如馬而小出塞外　駮如馬倨牙食虎豹山海經云有獸名駮如白馬黑尾倨牙音如鼓食虎豹　騉蹄趼善陞甗甗山形似甑上大下小騉蹄蹄如趼而健上山秦時有騉蹄苑　騉駼枝蹄趼善陞甗騉駼亦似馬而牛蹄　小領盜驪穆天子傳曰天子之駿盜驪綠耳又曰右服盜驪盜驪千里馬領頸　絕有力駥

所馬高八尺膝上皆白惟馵四骹皆白驓骹膝下也四蹢皆白首俗呼為踏雪馬前足皆白騱後足皆白狗前右足白啓左傳曰啓服左白踦前右脚白後右足白驤左白馵後左脚白易曰震為馵足駵馬白腹騵駵赤色黑鬣驪馬白跨驈驪黑色跨髀間白州驠州竅尾本白騴尾株白尾白駺俱尾毛白馰顙白顛戴星馬也白達素縣素鼻莖也俗所謂漫顱徹齒面顙皆白惟駹顙額回毛在膺宜乘樊光云俗呼之官府馬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若千里馬在肘後減陽在幹茀方幹脅在背闋廣皆別旋毛所在之名逆毛居馻馬毛逆刺騋牝驪牡詩云

騋牝三千馬七尺已上為騋見周禮玄駒褭驂玄駒小馬別名褭驂耳或曰此即騕褭古之良馬名牡曰騭今江東呼駁馬為騭音質牝曰騇草馬名駵白駁黃白騜詩曰騜駁其馬駵馬黃脊騝驪馬黃脊騽皆背脊黃毛青驪駽今之鐵驄青驪驎驒色有深淺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驄青驪繁鬣騥禮記曰周人黃馬繁鬣繁鬣兩被毛或云美毛鬣驪白雜毛駂今之烏驄黃白雜毛駓今之桃華馬陰白雜毛駰陰淺黑今之泥驄蒼白雜毛騅詩曰有騅有駓彤白雜毛騢今之赭白馬彤赤白馬黑鬣駱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白馬黑脣駩黑喙騧今之淺黃色者為騧馬一目白瞯二目白魚似魚目也詩曰

有驔有魚既差我馬差擇也宗廟齊毫尚純戎事齊力尚強田獵齊足尚疾

牛屬

摩牛出巴中重千斤犦牛即犎牛也領上肉犦胅起高二尺許狀如橐駝肉鞍一邊健行者日三百餘里今交州合浦徐聞縣出此牛犤牛犤牛庳小今之㹇牛也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㸧牛即犪牛也如牛而大肉數千斤出蜀中山海經曰岷山多犪牛犣牛旄牛也髀膝尾皆有長毛犝牛今無角牛犑牛未詳角一俯一仰觭牛角低仰皆踊觢今豎角牛黑脣犉毛詩傳曰黃牛黑脣此宜通謂黑脣牛黑眥牰眼背黑黑耳犚黑腹牧黑脚犈皆別牛黑所在之名其子犢今青州呼犢為狗體長牬長身者絕有

力欣犌

羊屬

羊牡羒謂吳羊白羝牝牂詩曰牂羊墳首夏羊黑羖攊牡羭黑羝也歸藏曰兩壺兩羭牝羖今人便以牂羖為白黑羊名角不齊觤一短一長角三觠羷觠角三匝羳羊黃腹腹下黃未成羊羜俗呼五月羔為羜絕有力奮

狗屬

犬生三猣二師一玂此與猪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未成毫狗狗子未生䩗毛者長喙獫短喙猲獢詩曰載獫猲獢絕有力狣尨狗也詩曰無使尨也吠

雞屬

雞大者蜀今蜀雞蜀子雓雓子名未成雞健今江

東呼雞少者絕有力奮 諸物有氣力多者無不健自奮迅故皆以名云

六畜

馬八尺為駥 周禮云馬八尺以上為駥

牛七尺為犉 詩曰九十其犉亦見尸子

羊六尺為羬 尸子曰大羊為羬六尺

彘五尺為豝 尸子曰大豕為豝五尺今漁陽呼豬大者為豝

狗四尺為獒 公羊傳曰靈公有害狗謂之獒也尚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獒即此義

雞三尺為鶤 陽溝巨鶤古之名雞

爾雅卷終

此聖門自得之學有若將終身之者學不甚知行者知即行也

人之生也必本其父母一本之然無性而不慙故有了

以務本言之

友不如已以其所不如者教之而已弗棄也

十三經解詁論語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 此三節乃聖門自得之學 不亦說乎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君子務本 本立而道生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為人謀而不忠乎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 子曰道千乘之國 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 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入則孝 出則弟 謹而信 汎愛衆而親仁 行有餘力 則以學文 子夏曰賢賢易色 事父母能竭其力 事君能致其身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雖曰未學 吾必謂之學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 學則不固 主忠信 無友不如己者 過則勿憚改 曾子曰慎終追遠 民德歸厚矣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 必聞其政 求之與 抑與之與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夫子之求之也 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曰

不知人則不能修己亦不能治人矣

政刑非德禮不立德禮非政刑不行並行不悖

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

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終日所言皆群弟子所不得聞也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子曰溫故而知

新可以爲師矣子曰君子不器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使民

此章以禮爲主禮者制度文爲之謂所因者以此所損益者亦以此

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本註三綱五常文質三統皆非

八佾第三

人而不仁亦爲僭役樂者而言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

此章專爲射而發

此章爲射而發也觀於大射而序賓以賢……

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子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

管仲之功誠大矣乃不能居之以讓三歸反坫其器易盈也

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

木鐸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此必有爲而發不然比[illegible]成周之[illegible]安在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

仁不仁即前章富貴貧賤

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

人之生以聞道爲先未聞道之先雖生尚未嘗生既聞道之後雖死而未嘗死

斯知仁矣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子曰君子

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子曰三年無

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
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子曰古者言之不出
恥躬之不逮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子曰君
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子
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
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
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子謂子賤君子哉若

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貢問曰賜也何如
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或曰雍也仁
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
知其仁焉用佞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
能信子說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
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
材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
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
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

子貢方人故有此問

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
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謂子
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
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
與女弗如也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
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
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
其行於予與改是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
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

文章非外也一悟則入天道矣

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
也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
唯恐有聞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
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子謂子
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
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子曰晏平仲善與人
交久而敬之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
其知也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

仁不外乎心清

色三巳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不念舊惡 爲大高明

之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子曰巳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

丘之好學也

雍也第六

觀聖賢之問答則知臨民之要在簡又知簡之正路在敬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

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巳矣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

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伯牛有疾子問
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
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冉求
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
道而廢今女畫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
小人儒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
之室也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

樊遲三問 知夫子 之則一

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子曰不有祝鮀之佞
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曰誰能
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
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子曰人之生也
直罔之生也幸而免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
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樊遲問知子曰務
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
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

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子曰齊一變
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
也不可罔也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
可以弗畔矣夫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
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子曰中庸之爲德
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
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

博文爲約禮也約禮約其所博也一路工夫無先後

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子曰
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子
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
改是吾憂也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
也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
公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子曰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子之所慎齊戰疾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

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虚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子曰文莫吾猶

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愼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偸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

其有文章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巳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巳矣子曰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畏於匡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子曰吾

二禮並稱蓋以隨時而變者形容百世而不可奕者森秋之義也

夫[illegible]受[illegible]常在言外行之在[illegible]入則其失總解也

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巳矣夫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巳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子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子謂顔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

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顔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

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鄉人飮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入太廟。每事問。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

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魯人爲長
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
人不言言必有中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季氏富於周公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
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
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
焉億則屢中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
不入於室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
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
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
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子畏於匡顏淵
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季子
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

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
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子路使子羔爲
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
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
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
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
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
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
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
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
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
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
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
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

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
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
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
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
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
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
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
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仲弓問
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
不敏請事斯語矣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
也訒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
言之得無訒乎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
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
不疚夫何憂何懼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
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

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
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子張問明子曰浸潤
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
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子貢問政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
不立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
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
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哀公問於有
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
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子張問崇德辨惑
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
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
祇以異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子曰片言可

博學事半爲約我之功約禮念念從博

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問仁

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

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子謂衛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旣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旣富矣又何加焉曰敎之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

和同之辨

鄉人之好惡

為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曰剛毅木訥

近仁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子曰有德

為富特尚言尚勇而驕

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疏食沒齒無怨言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

匹夫匹婦不指召忽言

忽亦夫子所取

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
寮其如命何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
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子路宿於石門
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
爲之者與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
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
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
之難矣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
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

以聽於冢宰三年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子
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
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
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原壤夷俟子曰幼
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
叩其脛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
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
者也欲速成者也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
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
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
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曰賜也女以
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
一以貫之子曰由知德者鮮矣子曰無爲而治
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子
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
張書諸紳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
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
卷而懷之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
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
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子
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
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顏淵問
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

慮不遠則所慮之事即在目前矣

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遠慮即近憂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子

病無能則無見知之實

没世名不稱則終身見知可知矣求諸己所以稱名也求諸人則没也不稱矣

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已夫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曰過而

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子曰當

此章言治人之道

仁不讓於師子曰君子貞而不諒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子曰有敎無類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子曰辭達而已矣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

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毁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曰祿之去

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

性分在求故見聞可得公世達故未

見其人益傷也之不偶也

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

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子曰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子曰郷原徳之賊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徳之棄也。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戸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巳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巳矣子曰食夫稻

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巳。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巳。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

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

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

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illegible]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子

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

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絶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絶世擧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屛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論語終

深於老泉批點孟子句非今人節其間只者而存其精神骨髓者為之品題若為文已沒世自今觀之為窺其斑者八耳目其神品中學者勿玩而狎之

蘇老泉批點孟子

朱墨辯 [notation marks] 以上皆朱

[notation marks] 以上皆墨

老泉批點原本朱墨錯雜然既入梓而槩以墨印殊失其真今用虛者爲朱實者爲墨其文之精華關鍵亦各有所屬若其所以用朱用墨及旁註批評之微意要在讀者自得之

蘇老泉批點孟子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爲標孟子傳於書而明之國其惻而利道之此古今對君之體不激不阿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

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

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

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

此章大抵欲其推愛牛之心然不能推者必有以害之以下故反覆開示以攻擊之

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

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

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
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
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
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
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
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
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
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
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
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
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
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
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
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
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
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
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曰可得聞與曰獨樂
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
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為王言樂今王
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
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
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
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
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
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
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
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
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
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
則王矣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

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進賢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

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

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公孫丑章句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知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鷄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

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
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
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
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
惡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
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
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
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

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
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
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
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
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
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
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
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
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
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
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
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
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

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
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
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
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
害之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
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
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
言矣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
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

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

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
乎與人爲善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
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
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
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
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

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
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
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
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
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孫丑下

鍵鈎立二句爲柱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
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
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
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
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
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
必勝矣

波翻浪湧一瀉千里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
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

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
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
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
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
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
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
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
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

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

之罪也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

奇品

前段內擇一段曰喻後段內亦擇一段

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末句透出本意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

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

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
君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
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
之曰士誠小人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
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
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
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
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
豫哉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
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
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
我志也

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
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
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成覸謂齊景
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顔淵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
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今滕絶長補短將
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
疾不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
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
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
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
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
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
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
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
有所受之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
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

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
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
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
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
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
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
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
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之
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
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
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陽虎曰
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
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
者徹也助者藉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
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

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
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
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
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夫世祿滕固
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
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
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
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
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
爲王者師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
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使畢戰問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
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
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
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
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
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
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

叙事細密

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
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
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
之則在君與子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
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
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
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

此二人乃聖世之奇民彼以許來見文公以誠待之

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
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
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
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
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
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
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
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
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

三字何

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
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
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
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
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
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
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
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

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
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
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
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
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
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
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
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
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

此章是攻許行陳相之文看他節奏相承儘有餘是大文字

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敎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塲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

許行與之一章皆是闢異端許行不受命夷子受命益見有淺深

欲闢其心即以其道折之

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

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
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
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
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
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
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
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
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
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
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
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
矣

滕文公下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
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
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
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
尺而利亦可爲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
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
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
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
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
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
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
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
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
直人者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
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
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
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
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
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
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
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
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
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

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
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
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
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
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
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
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
之類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
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
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
以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曰子不通
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
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
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
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
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

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
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
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
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
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
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
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

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

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汚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汚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孟子下

離婁上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

賊民與喪無日矣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强酒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而正天下歸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淳于髠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孟子曰勢不行

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毁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

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
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
民則士可以徙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
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
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
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
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
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
人然後能服天下（乃成一句）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
也孟子曰原泉混混（正）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
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爲無本七八
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

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
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
行仁義也

（自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以至於已之身統緒相承四章共一貫意）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
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
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逄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

君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顔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顔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毁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

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萬章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

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謂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

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

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此之謂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

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況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顔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

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

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

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
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
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
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
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顔
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國
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
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

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
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
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
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
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
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
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
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

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
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
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
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
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
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
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
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
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

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
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
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
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
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
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
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
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
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

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
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
貧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
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
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
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
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
禮也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
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曰周之則受賜
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
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
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
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
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
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
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
謂悅賢乎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
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
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
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堯之於
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
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
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
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
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
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
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
也哉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
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
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
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
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
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

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
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齊景公田招
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
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
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
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
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
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
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
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
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
以其官召之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
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
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
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
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
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
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
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
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
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
義猶以杞柳為桮棬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
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
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
夫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
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
分於東西也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
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
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

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爲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爲君而有象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

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
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
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
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
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
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
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今夫麰
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
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
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故凡同類者舉相似
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故龍
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
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
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
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
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
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
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
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
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
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
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
之悅我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
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
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
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
此豈山之性也哉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
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
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
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
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
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
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

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為狼疾人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為大人或為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為大人從其小體為小人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也此為大人而已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孟子曰羿之敎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色與禮孰重曰禮重曰以禮食則饑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

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與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

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

三段[illegible]齊莊重錯綜古[illegible]氣勢甚稱

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

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

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

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盡心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
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
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
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
士雖無文王猶興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
人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
死不怨殺者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皥皥如
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
為之者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
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
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
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

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
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
已矣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獨孤
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有
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有天民者達
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
物正者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
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
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
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已歸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

不爲發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敎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敎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敎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

盡心章句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

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爲馮婦也（以一句終却斷亦文法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

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將見殺曰其為人
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也則足以殺其軀
而已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
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
為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
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
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
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踰之
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
所往而不為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
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
踰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
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
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動容周旋中
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
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
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
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
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
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
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
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
矣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公孫丑問曰
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
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
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
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

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
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
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
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
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
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
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
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
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
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
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
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萬章曰
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
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
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
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
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
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
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
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
興斯無邪慝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
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
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
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
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
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
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
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十三經解詁五十六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陳深撰深有周禮訓雋已著錄是編凡易三卷書三卷詩四卷周禮六卷儀禮四卷禮記十卷左傳十四卷公羊傳三卷穀梁傳二卷論語一卷孝經一卷爾雅三卷孟子二卷其易惟取程傳及本義各標其名書惟取孔傳蔡傳不復分別詩取小序及朱子集傳亦兼採子貢詩傳周禮分序官於各職之前使長屬相統用王應電本稱曰古本禮記增入夏小正一篇置曾子問前左傳主夏正之說謂用周正爲誣論語孝經孟子俱無註惟孟子加以評點用世所稱蘇洵本餘亦皆鈔錄舊註無所發明